

注校秋春子晏



張純一著

晏子春秋



注

世界書局印行



3 0661 7279 6

A 230621



晏子春秋校注敘

周季百家之書。有自箸者。有非自箸者。晏子書非晏子自作也。蓋晏子歿

後。傳其學者。采綴晏子之言。行而爲之也。計孔子之僞九。

見諫上二十章諫下五章廿一章問上三十章

問下廿九章雜上十六章廿一章三十章外上廿七章

其最惜曰。雖事情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曰不出尊俎

之間。折衝千里之外。曰救民之生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

也。吾今乃知晏子時。知晏子者孔子一人而已。墨子之僞二。

見問上五章雜上五章

其最

惜曰。爲人者重。自爲者輕。吾今乃知晏子後。知晏子者墨子一人而已。綜

核晏子之行。合儒者十三四。合墨者十六七。如曰先民而後身。薄身而厚

民。是其儉也。勤也。兼愛也。固晏子之主惜也。夫儒非不尙儉。未若墨以儉

爲極。儒非不尙勤。未若墨勤生之亟。儒非不兼愛。未若墨兼愛之力。此儒

墨之辯也。然儒家囊括萬理。允執厥中。與墨異趣也。晏子儒而墨。如止莊

公伐晉。止景公伐魯。伐宋。是謂非攻。曰男不羣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

功。是謂非樂。曰不遁於哀。恐其崇死以害生。是謂節葬。曰粒食之民。一意

同欲。是謂尙同。曰稱事之大小。權利之輕重。是謂大取。曰舉賢以臨國。官

能以救民。是謂尙賢。曰獨立不慚於影。獨寢不慚於魂。行之難者在內。是

謂修身。皆其墨行之彰彰者。又必墾闢田疇。而足蠶桑豢牧。使老弱有養。寡寡有室。其爲人也多矣。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富。不以養嗜欲。所謂事必因於民者矣。政尙相利。教尙相愛。罔非兼以正別。況乎博聞強記。捷給善辯。前有尹佚。後有墨翟。其揆一也。劉略班志。列之儒家。柳子厚以爲不詳。謂宜列之墨家。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承之。是已。法言云。墨晏儉而廢禮。張湛云。晏嬰墨者也。均可證。晏子生爲貴胄。而務刻上饒下。重民爲治。進賢退不肖。不染世祿之習。故能以其君顯。純臣也。其學蓋原於墨儒。兼通名法農道。尼父兄事之。史遷願爲之執鞭。有以夫。吾服膺晏子書久矣。竊歎其忘己濟物。不矜不伐。駸駸有大禹之風。覃思積年。錄爲校注八卷。俾有志斯學者研尋云爾。中華民國十有九年歲在庚午六月漢陽張純一敘

墨晏尙儉。儉在心不在物。所以不感於外也。尙勤。常行而不休。所謂道在爲人也。本儉無爲。而勤無不爲。是之謂能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呂氏春秋知度篇云。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旨哉言乎。墨晏有焉。純一又記

晏子春秋校注凡例

晏子春秋。孫氏淵如、有明沈啓南本、吳懷保本、黃之案本、盧氏抱經、有吳勉學本、李從先本、黃氏元同、有凌澄初本、並梁處素孫頤谷二校本、孫盧二氏後見元刻本、均加勘補。孫以元刻贈吳氏山尊。山尊屬顧氏潤菴校而刻之。每卷首皆有總目、又各標題於其章、悉復劉子政之舊、誠善本也。然元刻間有譌脫、不及孫校本者。今湖北局刻即元本、浙江局刻即孫本、二本並僭最善。是篇以元本爲主、輔以孫本。參考孫盧黃藏諸本、並江南圖書館藏明活字本、料簡短長。凡一字可疑者、必反復審校、誼求其安而後已。

考訂書。如孫淵如音義、盧抱經羣書拾補、王懷祖伯申讀書雜誌、洪筠軒讀書叢錄、俞蔭甫諸子平議、黃元同校勘、孫仲容札迯、劉申叔補釋、蘇輿校、皆有功於晏子者。是篇盡量采集。惟原文過繁、或二家重見者、則斟酌節省。至諸書詮證、於晏子旨趣間有未徹、或不切要者、概不輯錄。然有誼涉兩可、未能質定、且此非彼是、理須互證而明者、仍並掇之、以資宣究。諸家校讐。所引孟子荀子、呂覽淮南、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諸書、並文選

後漢書等注。是篇校及。莫不搜檢原書。詳加尋討。確足以正譌補脫者。則據以補正。義可並存。及反證者。均錄入注。用備研覈。否則從略。庶免冗繁。至諸家引書。不無簡略差異。今以不敢掠美。及取文便故。字句間時有增訂。冀便閱者復案。用竟先民之志耳。

晏子書。著自二千四百年前。今讀其書。有要綱二。(一)如義爲儀本字。敝爲對段字。而通作能也。讀爲邪之類。非詳究爾雅說文等書。及古書聲類通轉之法。則古字古義不能明辨也。(二)如齊歸田氏事。見左傳。桓公管仲事。見管子。乃至墨子列子。往往文同義合。說苑新序。引用尤夥。非窮探周秦兩漢書。無以供參稽也。

晏子向無注本。今以其文章可觀。義理可法。允宜推行於世。除甄錄舊注外。間附己意。自惟學識譾陋。闕與罕窺。雖寒暑雨更。稿經五易。恐誤解偏義。所在多有。幸世碩儒。匡其不逮。

余友黃君虛齋。與余論學。攻錯窮真。相視莫逆。審覽是篇一過。斧藻文字。補綴勝義。有稽商之益。既質之陳君匪石。亦加謚正。此詩所以重嚶求也。

晏子春秋總目

內篇諫上第一凡二十五章

內篇諫下第二凡二十五章

內篇問上第三凡三十章

內篇問下第四凡三十章

內篇雜上第五凡三十章

內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凡二十七章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凡十八章

右晏子凡內外八篇總二百一十五章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

孫星衍云漢書楚元王傳向字子政成帝即位召拜為中郎使領護三輔都水還光祿大夫蘇林注三輔多既靡集悉主

之故言都水百官公卿表大夫掌論議有中大夫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

所校中書

孫云漢書楚元王傳詔向領校中五經祕書顏師古注言中者以別于外唐六典劉向揚雄典校皆

在紫中謂之中書

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

孫云列子別錄亦有參名爾雅釋詁讎匹也匹合也俞樾

云管子有臣富參四十

太史書五篇

孫云史記集解引如淳曰漢儀往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

臣向書一篇參

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為八百三十八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

十八章孫云復讀樓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

孫云著从竹緯書竹緯外藝文志傳家晏子八篇蓋內篇六說上諫下問上問下諫上諫下外篇二俗本

始刪並為一也

外書無有二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中書以

天為芳又為備先為牛章為長

孫云天芳先牛形相近又備章長聲相近又讀異或云當為又章疑即問下其意久乎竟字也當為長久

如此類

者多謹頗略櫛

孫云列子別錄作棹殿敬順音剪謂盡斷也略（七略）作刻又一作櫛皆同尊字星衍謂殿說非也櫛即箋異文說文後表讀書也玉篇釵子田切古文釵字

已定以殺青書可繕寫

孫云殷勤順列子音義殺青謂并簡刮去青皮也

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

東萊地也

孫云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正有此語明人或題為晏子序或題表者妄也

晏子博聞彊記通于古今事齊靈公

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

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習

孫云習當為習若劍錄加凡此皆唐宋人寫書

之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

孫云懸當為懸俗加心僕書高紀縣隔千里縣而至言遠而切至

順而刻及使

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

位受萬鍾之祿故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

衆晏子衣苴布之衣

孫云詩傳苴麻子也高誘注呂氏春秋苴草也苴音同餘

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

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晏子益短

孫云晏子長不滿六尺故云短明本注云疑缺非也盧文昭云疑有缺文李從先本無此四字

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

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為一篇

孫云謂外篇第七也俗本或以此附內篇變亂向篇弟明人之妄如是

又有頗不合經術

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辯士所為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為一篇

孫云謂外篇第八也俗本以為第七

凡八篇

孫云史記正義引七略云晏子春秋七篇在儒家者是時即以爲後人采擧行事爲書故卷頗多于前志文獻通考

亦十二卷蓋宋時分析其篇上下各爲卷二或四字之誤即七略之七篇也若因卷頗多于前志

其六篇

可常置旁御觀

孫云蔡邕獨斷御者進也詩箋御侍也

謹弟錄

孫云說文弟章束之次弟也

臣向昧死上

孫云獨斷漢承秦法上書皆言昧死

殷敬順列子音義上時掌反此唐人之音以利于上下實不足律古人也荀子別錄作上言明吳懷保本改此文如八篇作四篇上改上聞及增斯書也之類太謬不足駁之



晏子春秋校注目錄

內篇諫上第一 凡二十五章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一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爲禮晏子諫第二	三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四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絃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五
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六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八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一〇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一一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一二
景公敕五子之傳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一四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荼晏子諫第十一	一五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一六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一八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晏子諫第十四	一九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二一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二三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二四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二五
景公遊寒途不卹死將晏子諫第十九	二七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二八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二九
景公將伐宋瞽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	三〇
景公從政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三	三一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三四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	三四

內篇諫下第二 凡二十五章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三七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	三八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	四一
景公以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	四二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四二
景公爲長床 <small>音來</small> 欲笑之晏子諫第六	四四
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四四
景公春夏遊獵興役晏子諫第八	四五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四六

景公獵逢蛇虎以爲不祥晏子諫第十	四七
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第十一	四七
景公爲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二	四八
景公爲履而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	四八
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四九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五二
景公爲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五三
景公朝居巖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五四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八	五四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	五五
景公路寢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	五七
景公嬖妾死守之三日而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	五九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六一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三	六三
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六三
景公登射思得勇士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	六五
內篇問上第三 凡三十章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耶晏子對以行也第一	六七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第二	六八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脩政以待其亂第三	六九
景公伐萊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	七〇
景公問聖王之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五	七〇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	七二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	七四
景公問莒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莒先第八	七六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七八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	七九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何如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一	八〇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對以度義因民第十二	八二
景公問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三	八四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	八五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五	八六
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以三者第十六	八七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	八八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若何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	八八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若何晏子對以不與君陷于難第十九	八九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對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	九〇
景公問倭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第二十一	九一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	第二十一	九二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	第二十二	九三
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	第二十四	九四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讎	第二十五	九四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對以信順儉節	第二十六	九五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	第二十七	九六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報以德	第二十八	九六
景公問臨國莅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	第二十九	九七
景公問爲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	第三十	九七

內篇問下第四 凡三十章

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對以省耕實第一	九九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第二	一〇一
景公問欲逮桓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第三	一〇一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四	一〇二
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	一〇三
景公問賢不肖 <small>二字疑衍</small> 可學乎晏子對以彊勉爲上第六	一〇三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中聽第七	一〇四
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義第八	一〇四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以莒其先亡第九	一〇四

晏子使吳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以視國治亂第十	一〇五
吳王問保威強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第十一	一〇六
晏子使魯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晏子對以庇族第十二	一〇六
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爲一心第十三	一〇七
魯昭公問安國衆民晏子對以事大養小謹聽節斂 <small>舊作儉從俞校</small> 第十四	一〇八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以如美淵澤第十五	一〇九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第十六	一一〇
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德衰民歸田氏第十七	一一〇
叔向問齊德衰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忠退不失行第十八	一一二
叔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下順逆第十九	一一三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以大賢無擇第二十	一一四
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以民爲本第二十一	一一六
叔向問意孰爲高行孰爲厚晏子斂以愛民樂民第二十二	一一六
叔向問嗇吝愛於行何如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三	一一七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退不肖第二十四	一一七
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惑也第二十五	一一八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第二十六	一一九
叔向問人何以則可保身晏子對以不要幸第二十七	一一九
會子問不諫上不顧民以成行義者晏子對以何以成也第二十	一二〇

八……………一二〇

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以事百君第二十二

九……………一二〇

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第二十三

內篇雜上第五 凡三十章

莊公不說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一二三

莊公不用晏子晏子二字從盧校增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難第二……………一二三

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一二四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第四……………一二六

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一二八

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一二八

景公欲墮東門之堤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一二九

景公憐飢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一二九

景公探雀穀穀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一三〇

景公睹乞兒於塗晏子諷公使養第十……………一三一

景公慙則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第十一……………一三一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一三二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第十三……………一三三

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四……………一三四

晏子飲景公酒公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	一三四
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待而折其謀第十六	一三五
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罷伐魯第十七	一三七
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八	一三七
景公游紀得金壺中書晏子因以諷之第十九	一三八
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第二十	一三九
晏子使魯有事已仲尼以爲知禮第二十一	一四一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	一四二
會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	一四二
晏子之晉睹齊纍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第二十四	一四四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爲大夫第二十五	一四六
泯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六	一四六
晏子遺 _乞 _{原請} 北郭騷米以養母騷殺身以明晏子之賢第二十七	一四七
景公欲見高糾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	一四九
高糾治晏子家不得其俗乃逐之第二十九	一四九
晏子居喪遜答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	一五〇
內篇雜下第六 凡三十章	
靈公禁婦人爲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第一	一五一
齊人好轂擊晏子給以不祥而禁之第二	一五一

景公薨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冤第三	一五二
柏常騫襁梟 <small>原諺</small> 死將爲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四	一五三
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一五四
景公病水薈與日鬪晏子教占薈者以對第六	一五五
景公病瘍晏子撫而對之迺知羣臣之野第七	一五六
晏子使吳吳王命偵者稱天子晏子詐惑第八	一五七
晏子使楚楚爲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	一五七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爲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	一五八
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食第十一	一六〇
晏子布衣棧車而朝陳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第十二	一六〇
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第十三	一六二
田無宇勝欒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	一六三
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亡第十五	一六四
景公祿晏子平陰與橐邑晏子願行三言以辭第十六	一六五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第十七	一六六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	一六七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第十九	一六八
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第二十	一六八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所求諷公省刑第二十一	一六九

景公毀晏子隣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第二十二……………一七〇

景公欲爲晏子築室於宮內晏子稱是以遠之而辭第二十三……………一七〇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內愛女晏子再拜以辭第二十四……………一七一

晏公以晏子乘弊車駕馬使梁丘據遺之

晏脫轡車乘馬四字

三返不受第二

十五……………一七一

景公睹晏子之食菲薄而嗟其貧晏子稱有參士之食第二十六……………一七二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以常爲常行第二十七……………一七三

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十八……………一七三

晏子病將死妻問所欲言云毋變爾俗第二十九……………一七四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一七五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凡二十七章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一七六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一七八

景公夢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一八〇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一八〇

景公謂梁丘據與己和晏子諫第五……………一八一

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一八二

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一八三

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諫第八……………一八五

景公欲誅斷所愛儲者晏子諫第九	一八六
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	一八七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	一八八
景公築長康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	一九一
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	一九一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	一九二
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者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	一九四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	一九五
吳王問齊君侵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	一九六
司馬子期間有不干君不卹民取名者乎晏子對以不仁也第十八	一九六
高子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	一九七
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	一九七
太卜給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	一九八
有獻書譖晏子 <small>當重晏子二字</small> 退耕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二十二	一九九
晏子使高糾治家三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二十三	二〇〇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十四	二〇一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	二〇一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第二十六	二〇二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二十七……………二〇三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凡十八章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爲不可第一……………二〇五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二〇七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平第三……………二〇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二〇八

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五……………二〇九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二一〇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彊足恃乎晏子對不足恃第七……………二一一

景公游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二一一

景公爲大鐘晏子與仲尼柏常騫知將毀第九……………二一二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第十……………二一二

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二一三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爲法不宜殺第十二……………二一四

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對第十三……………二一四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二一五

莊公圖莒國人擾給以晏子在迺止第十五……………二一六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二一六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吾過第十七……………二一八

晏子歿左右諛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二一八
舊目分列入篇之前今合錄之以便檢閱

晏子春秋校注題辭

巍巍晏子三代之英抗睟神禹勤儉弗矜追蹤尹佚博辯靡爭行難在內
治要性存僅以君顯匪顧所乘耻躬不逮弗以學鳴纂茲經術功莫與京
名曰春秋迴轍虞卿

先後知者唯孔與墨孔譽以敬兄事毋貳墨契以愛亟偁兼德救民不夸
補君是力自爲者輕爲人者急齊未殫用時未閱澤厥爲天民政教垂則
等之諸子于焉太息

秦漢以還學張空幟陵夷洎今萬象狡肆物蔽智盲剗心逞喙醜言大同
種姓迫礙侈求善羣生靈顛顛敬罔克躋愛無所寄我思孔墨覲得其次
茫茫六合德音誰嗣

漢陽張子古處夙敦閔亂孔撫垂老彌懃會通儒墨汲汲求仁庶幾晏子
洞見本原舊注輯校與義勇宣批稊迅埽精一允傳斯學不弘斯士難安
瞻懷名世繹此卮言

民國第一乙亥季夏既望蘄春陳敦復敬撰

晏子春秋校注卷一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諫上第一 凡二十五章

莊

莊公矜勇力不顧行義晏子諫第一

莊公奮乎勇力。荀子子道篇、奮於言者華、奮於行者伐。楊倞注、奮、振聿也。列子說符篇、色威者驕、力威者奮。張湛注、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案標題作矜勇力。矜、夸也。自伐也。是奮字增註。不顧于行義。盧文昭羣書拾補曰、於與于舊多參錯、新本一例作于矣。勇力之士無忌于國。義曰、行

義一本作仁義。勇力之士、太平御覽作尙勇力之士。下文同。盧云、御覽四百三十六、義字作尙、屬下句。下文亦同。黃以周校勘曰、行義一本作仁義、非。元刻標題亦作行義。盧後校本云、不顯于

行義作一句是。盧氏不從御覽、當已。蘇輿云、黃說是也。下文推侈、大戲、費仲、惡來。皆古勇力無忌、爲亂于國者。引此以警莊公、是無忌于國、本屬勇力之士說。御覽義作向者、蓋錄下文崇向

勇力而誤。絕一案鉤崇城刻仿宋御覽文同此、惟勇力之士上衍尙字。不顯于行義、屬莊公言。下文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又古之爲勇力者、行禮義也。皆所以對治之。無忌于國、屬勇力之

士言。下文任之以力、峻轅天下、威戮無罪、行本姪暴、皆勇士無忌之例證。

貴戚不薦善。同姓之與不進善言。

逼爾不引過。蘇云、逼爾、近臣

也。門上篇求君還鑄而陰稱之與、義同。純一寨
還鑄、異姓之卿。引過如禮坊記云、過則稱己是。
故晏子見公公曰古者亦有徒以勇

力立于世者乎。莊公之意、固知古無徒以勇力立于世者。晏子對曰：「嬰聞之：輕死以行禮，謂之勇。」晏子對

莊公之問、言唯避禍而行、舍命不
 恤者、是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誅暴不避疆**謂之力
 蘇云、舊刻作暴非、說文一作暴、

說文日部、暴。卒部、暴。段玉裁注尤詳。該暴不避強弱之力、言能不畏強禦、爲天下除非禮之暴

故勇力之立也。以行其禮義也。蓋勇者貴義於其身。如文王武

是。王皆一怒而天下之目。曹曹麟亦一怒而去其惡之。有有千乘之。湯武用兵而不爲逆革。

卷一 內篇諫上第一

卦象傳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黃初云。莊子大宗師篇曰、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是此篇語。並國而不為貪、弔民伐罪故。黃初云。孟子滕文公下、武王滅國者五十、天下大悅。是其義。仁義之理也。孫云、韓非解老篇、理者成物之文也。誅暴不避彊、替罪不避衆。孫云、釋言、替、廢也。統一案桀紂人民之衆兆億、(墨子明鬼)而湯武必誅之。勇力之行也。古之為勇力者、行禮義也。如軒轅相侵伐、墨虛百姓、乃修德振兵、撫其民、度四方是。(史記黃帝本紀)今上無仁義之理、奮乎勇力、不顧于行義。下無替罪誅暴

之行、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則諸侯行之以以國危。如墨子非攻中篇云、吳九夷賓服。於是自恃其力、伐其功、而吳有韓魏之心、句踐圍王宮而國亡。晉智伯攻中行氏而有之、又攻茲范氏而大敗之、又圍趙襄子於晉陽。及若此、韓魏相謀、擊智伯大敗之、而亡。皆舍禮義、徒逞勇力故爾。匹夫行之以以家殘。本書諫下二十四章、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以勇力搏虎聞。無長幼之禮。晏子請景公饒二桃、使自殺之。昔夏

之衰也、有推侈。孫云、墨子明鬼篇作推侈。韓非說疑篇云、桀有侯侈。古今人表作稚侈。黃云、音義作推移。統一案墨子所染篇、抱朴子良規篇、均作推移。賈子新書連語篇作推移、同此。淮南主術訓作推移。劉師培墨子春秋補釋云、呂覽佚文作惟多。(路史注引)賈子新書連語篇作推侈、亦作愚侯。漢書古今人表作推移、與此同。蓋推惟雖三字、字形相似。侈侈移多四字、亦字形相似、故多通用。惟據抱朴子崇教篇、以推移與崇侯虎並稱為崇推、則侈字當從新書或本作侯。推蓋國名、新書或本作愚、亦係說文。自侯說為侈。而其義不可考矣。大

戲。孫云、墨子明鬼篇、桀有勇力之人、推侈大戲、生裂兕虎、指畫殺人。又云。湯呼禽推侈大戲。呂氏春秋簡選篇、湯以戊子戰於鳴、遂禽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

費仲。孫云、費仲、名仲濁、黃廉父。說紂誅西伯昌、見韓非子外儲說左。統一案墨子明鬼篇作費中、中仲同。惡來。墨子所染篇、明鬼篇、並有惡來。呂氏春秋當染篇高誘注、

惡來、惡姓。飛廉之子、紂之諛臣。足走千里、手裂兕虎、任之以力、凌轢天下。御覽引脫下字。唐韻正三十五馬下引此與虎為韻。蘇云、凌轢、謂踏踐之也。史記離夫傳、凌轢宗室。威戮無罪。盧云、御覽無此句。統一案御覽有威字、脫戮無罪三字。崇尚勇力。孫云、太

專行威力。盧校同。統一不顧義理。黃云、凌轢初本作理義。是以桀紂以滅殷、夏以衰。孫云、戲案鉅刻御覽作專行勇力。理戲衰為韻。虎下為韻。周秦之語多相協、以輕重開合緩急讀之。王念孫讀書雜誌曰、案戲字古韻在歌部、來字在之部、里理在止部、力在職部、罪在旨部。絳在月部。衰在脂部、此十三句唯虎下

為韻。理字或可為合韻、其餘皆非韻也。淵如於古韻未能洞徹、但知古人之合、而不知古人之分、故往往以非韻者為韻。又見高注呂覽淮南、有急氣緩氣閉口籠口諸法、遂依放而為之、不自知其似之而非也。故音義中、凡言某某為韻、某某聲相近、及急讀緩讀者、大半皆謬於古音。若今公

自奮乎勇力、不顧乎行義、勇力之士、無忌于國、身立威彊、行本淫暴。孫云、本御覽作德、古今貴戚不薦善、逼邇不引過、反聖王之德。聖王勇於行義、求善若渴、不待薦、知過即改、無勢引、今適相反。

而循滅君之行。孫云、循御覽作修。蘇云、循、猶依也、與反字對文。下篇循靈王之迹、文與此同。御覽作修非、古循循字多相亂。純一案、滅君指桀紂。用此

存者。嬰未聞有也。孫云、未聞、御覽作未嘗聞。純一案、此章即墨家非攻之指。

景公飲酒酣願諸大夫無為禮晏子諫第二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黃初云、不願受禮文束縛。晏子蹴然

改容。孫云、莊子大宗師、仲尼蹙然。陸德明音義、蹙、子六反。崔云、變色貌。曰、君之言過矣。遺猶失羣臣固欲君之無

禮也。無禮則可恣其所欲。蓋禮者、所以嚴等衰、靖暴亂也。故儒家以禮為經世之綱維。力多足以勝其長。孫云、讀令長之長。勇多足以

弑其君。舊脫其字、今據上句增、文同一例。而禮不使也。不使、猶不許也。劉云、使字當作便。禮不便一語、與上固欲君無禮相應。便使二字、因形相近而說。

禽獸以力為政。以從元刻。孫本講矣。彊者犯弱。孫云、彊本多作強、通。下文或作強、皆寫者亂之。蘇云、強俗字、今一例从彊。故曰易

主。孫云、日、本多作曰、非。盧云、國策寧為雞口、一云當為雞尸、尸即主也。禽獸以強者為主、更有強者、則易主矣。雞尤人之所常見者也。今君去禮、則是

禽獸也。黃初云、列子說符篇、人而無義、唯食而已、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也。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純一案、義古

字。羣臣以力為政、彊者犯弱、而曰易主、君將安立矣。君將何所立足。凡人之所以

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故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孫云、國風相鼠之詩。純一案、傳遄、速也。禮

不可無也。黃初云、孟子盡心篇曰、無禮義則上下亂。公餽而不聽。孫云、餽、說文沈于頤也。周書曰、罔敢侮言公之不聽耳、非必言其沈頤也。頤、頤頤字之誤、禮記頤頤矩而改錯、王逸注曰、傾背也。少間、

言公之不聽耳、非必言其沈頤也。頤、頤頤字之誤、禮記頤頤矩而改錯、王逸注曰、傾背也。少間、公聞晏子之言而不樂、故背之而不聽耳。傾頤同聲、又因本篇言飲酒事、遂誤為頤矣。公出、晏子不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孫云、說文抑、按也、俗作抑。曰、

屬者夫子之教寡人、無禮之不可也。兩切。向乃曰之誤在下耳。純一案衛同向、與此義不合、今從孫校改。寡人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禮也。乃詰問之詞、古也邪字通用。故陸德明經

與釋文曰、邪也弗殊。顏氏家訓音辭篇曰、邪者未定之詞、北人即呼為也、並其證矣。荀子正名篇、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楊倞注曰、也皆當為邪、問之詞、正與此同。晏子避席、再拜稽首而請曰、嬰敢與君言而忘之乎。拜、說文手部云、首至手也。揚雄說拜

起。臣以致無禮之實也。君若欲無禮、此是已。此指公出入不起、交舉則先飲言。公曰若是孤

之罪也。晏子致無禮之實以悟公、公知咎由自取。夫子就席、寡人聞命矣。觴三行、遂罷酒。孫云、春秋左傳三爵非禮也。蓋是後也、飭法修禮。法無禮則失本。禮無法則易弛。以治國政而百姓肅也。孫云、禮一本

案此與外上一章為一事。

景公飲酒醒三日而後發晏子諫第三

景公飲酒醒。孫云、詩傳病酒曰醒、玉篇作醉未醒。純一案小雅節南山、憂心如醒。三日而後發。蘇云、發、發起也。言醉寢三

日而後發之、是其證。純一案蘇說亦通。發讀為廢、墨子非命中篇發而為刑政、上篇作廢以為刑政。陳第毛詩古音考云、發音廢、廢亦可音發。僕郊祀歌、含秀瑩穎、續舊不廢。顏師古曰、廢音發、蓋發廢古音也。廢止也。三

日而後廢、謂病酒三日而後止也。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公曰然。晏子曰、古之飲酒也、足以通氣合好而已矣。通氣、謂助血脈之流行。合好、謂樂賓朋之歡。故男不羣

樂以妨事，女不羣樂以妨功。

蘇云、事謂本業。功、女工也。古工功通用。

男女羣樂者，周觴五獻。

孫札

後曰、周當爲酬之段字。儀禮鄉飲酒注云、酬之言周。五疑當爲三。前章云、觴三行、

後曰、外上一章亦云、用三獻、是不得過三獻也。宜二年左傳云、過三爵、非禮也。

過之者

誅。

孫云、鄭氏注周禮、誅責讓也。一察周禮太宰八曰誅以馭其過。

君身服之。

蘇云、服、行也。言上必身自行之、以率下也。管子權修篇、上身服以先之。荀子宥坐

篇、上先服之。義並同。彼房得二注、服俱訓行。劉校同。

故外無怨治，內無亂行。

王云、晏子書以怨爲怨、積怨一聲之轉。言君勤於政則外無怨積之治、內

無昏亂之行也。說見雜下十四章、怨利生孽注。劉云、怨當作積。說文云、積、積也。亦作積。廣雅云、積、聚也。文選蜀都賦云、雅以積藻。注云、叢也。又詩雲漢、積隆峻嶺、韓詩作積。則積

即叢聚之意矣。外無積治者、言外無叢聚之政也。國治積者、言國政叢聚、或之莫理也。積治與亂行對文、積即左傳昭二十五年蓄而不治將積之積。蓋積宛二字、聲近義同。如荀子富國篇夏不宛喝、宛當訓積是也。怨宛均從宛聲、故又借

宛爲怨。若以怨字本義訓之、失其旨矣。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之、國治怨乎外、一本

怨作怒。非。左右亂乎內、以刑罰自防者、勸乎爲非。

蘇云、勸疑作勤、緣下勸字誤也、勤與情對文。言刑罰不準、故人弛其防、而

爲非之心轉動也。劉校同。

以賞譽自勸者、情乎爲善。

劉云、防勸對文。

上離德行。

無以民輕賞罰、失所

以爲國矣。治國之大柄、不外刑賞兩途、所以止惡勸善也。若德行既無足觀、賞罰又失其用、尙能立國乎。

願君節之也。

節其淫佚之行、身

無須于賞罰矣。

景公飲酒七日不納弦章之言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

盧云、呂氏春秋勿躬篇、說苑君道篇、皆以弦章在桓公時。韓非外儲說左下作弦章、當即弦章。

唯新序雜事四、在桓公時者乃弦寧。後問上作弦寗、實一字。據此、則弦章正事景公者。純一索盧

是。問上六章侍桓公者、孫本作弦章、誤。元本作弦寗、是。羣書治要引作弦寧、可證。說苑君

道篇、又載晏子殺十七年、景公射出質、播弓矢、弦章入、與本書外下末章同、則弦章事景公無疑。侍桓公者、當爲弦寗。弦章疑即弦寗之後。孫志祖讀書錄四說弦章乃景公時人、據新序定桓公時

章賜死。章賜死、文義不順。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章上當有章字。願君之廢酒也。

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爲制也。蘇云、臣爲制、言制于臣也。下云則是婦人爲制也、義同。第一案景公謂臣爲制、不知是制爲制也。

不聽、又愛其死。又不忍賜章死。晏子曰、幸矣、章遇君也、令章遇桀紂者、令、設詞。者字衍。

章死久矣。言君非桀紂、當納其諫而施其忠。於是公遂廢酒。

景公飲酒不卹天災致能歌者晏子諫第五

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孫云、爾雅釋天、淫謂之霖。左傳凡雨自三日已往爲霖。公飲酒、日夜相繼、晏子請

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晏子獨憂民之憂、公酒囊耳。公命柏遽巡國、致能歌者。孫云、姓柏名遽。陳匪石云、孫說恐不確、下文命寧命柏、則柏應爲名。周禮太僕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鄭司農注、遽傳也、若今時驛馬。

檀玉藻士曰傳遽之臣、往傳遽、以車馬給使者也。左傳僖三十三年且使遽告于鄭、往遽傳也。言命柏傳遽巡國、致能歌者。第一案說文是部巡、視行也。周禮小司寇以致萬民而詢焉。鄭司農注、致、聚也。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

任器于陌。孫云任器、任用之器、可以負載。玉篇南北曰阡、東陌、徒行見公。馬而不乘、蓋以不恤民憂非義也。日霖雨十有七日矣。元本孫校本俱脫霖雨二字、今從王校據上文補、蘇校同。壞室鄉有數十、壞室舊讀

云、自此句以下、皆言百姓飢寒困苦之事。懷實嘗爲壞室、壞室與飢氓對文、下文云室不能禦者予之金、是其證也。懷與壞字相似。俗書寶字作室、與室亦相似。故壞室誤爲懷室。後人不達、又改室爲寶耳。供頤煊讀書叢錄說。飢氓里有數家、孫云、飢一本作餓。說文

同。餓一今並據正、下同。百姓老弱、凍寒不

得短褐。墨子非樂篇、其人不得衣短褐。孫詒讓注云、短褐即短褐之借字。史記秦本紀、夫寒者利短褐。徐廣云、一作短、小襦也。索隱云、蓋謂褐布豎裁、爲勞役之衣、短而且狹、

故謂之短褐。飢餓不得糟糠。孫云、當爲糠。敝撤無走、孫云、敝撤、即敝蹠假音字。說文蹠亦謂之豎褐。

俗字。蘇云、無走、卽靡有。四顧無告、而君不卹。孫云、說文卹、憂也。一本作恤。日夜飲酒、令國致

家室意。正與上壞室相承。

樂不已。墨子非樂篇曰、孰為而廢大人之樂治、廢人之從事、曰樂也。晏子非樂之意同。馬食府粟、狗饜芻豢。孫云、饜當為厭。玉篇饜、飽也。於

舊切。約一案孟子梁惠王上、二保之妾、考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蓋天子六宮有九

室、諸侯三宮則三室也。此篇宮字多誤為妾、實又謂為保、豈不可通耳。保妾亦室妾之誤。俱足梁肉、狗馬保妾、不已厚乎。民氓百

姓、不亦薄乎。厚於狗馬、玩物喪志。厚於保妾、玩人喪德。民為邦本、宜厚其生。乃薄於狗馬可乎。故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

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俞云、按里窮而無告、義不可通。據下文云民飢餓窮約而無告、即承此文言之。則此文亦當作窮約而無告矣。里字上疑當有鄉

字、據上文云懷寶鄉有數十、飢餓里有數家、以鄉里並言、是其證也。晏子原文、蓋云故鄉里窮約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因奪鄉字約字、遂不可通耳。上文懷寶乃壞室之

謀、說本王氏讀書雜誌。此所謂窮約者、即承壞室鄉有數十而言。嬰奉數之策、孫云、左傳策

注、古者始仕、必先書名於策。奉數之策、謂持策以待書事也。策當為以隨百官、使民飢

餓窮約而無告。使舊作之吏、屬上句。劉云、吏當作使、與下對文、之為衍字。約一案劉說是也、今據刪正。使上淫涵失本而不

恤。失從孫校本、元本論失。失本、謂失民心。嬰之罪大矣。臣道然也。再拜稽首、請身而去。事君當致其身、

得請罪于君、全身而去。史記趙充國乞骸骨、義與請身同。遂走而出。公從之、兼于塗而不能逮。孫云、兼于塗、言兼程以進。塗當為

徐。爾雅釋言、遂、及也。令趣駕追晏子其家不及。孫云、詩傳、趣、趙也。盧云、趣與促同。粟米盡于氓、任器存

于陌。此晏子不言之諫、感公至深者也。公驅及之康內。孫云、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公下車從晏子曰、寡人有

罪、夫子倍棄不援。盧云、倍與背同。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

夫子之幸存寡人。之字疑衍。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委、謂輸也。多寡

輕重、惟夫子之令。命也。孫云、一本作塗、徐遂拜于途。遂古字、塗俗字。晏子乃返。命稟巡氓家

有布縷之本而絕食者。孫云、稟臣名。使有終月之委。集韻於爲切、音葵。委積牢米薪絕

本之家。孫云、言並無布縷。使有期年之食。黃云、期元刻本並作若、孫校本期若

與之薪櫟使足以畢霖雨。孫云、薪櫟御用之具。令柏巡氓家室不能禦者予之金。孫云、

命、與上文一律。巡求氓寡用財乏者死三日而畢後者若不用令之罪。黃云、

命稟巡命柏巡之巡。求氓寡與用財乏對文、死句絕。言有隱匿其數、少與金者死。後三日之期者、

如不用令之罪也。下文三日吏告畢上、言無後期。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云云、言其求氓

衆、用財多。公出舍損肉撤酒。孫云、撤當爲徹。馬不食府粟狗不食飢肉。孫云、飢、說文謂、

飢、記言切。辟拂噪齊。黃云、辟拂、亦侍御之倖臣、此言儲倖臣之祿。劉云、黃說是。齊卽資之段

齊資古通之證。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惟是賄資饋牽竭焉、杜注、資糧也。國語晉語、資困窮、韋注、

資稟也。噉資者、卽減省所給之祿養也、故與饋賜並文。齊假爲資、猶采齊之或作采養、齊成之或

作資成也。酒徒減賜三日吏告畢上貧氓萬七千家用粟九十七萬鍾薪櫟萬

三千乘壞室二千七百家用金二千。孫云、一本脫用字、非。公然後就內退食琴瑟不

張鐘鼓不陳。鐘、舊多作鍾。說文鐘、樂器也、秋分之音。萬物種成、故謂之鐘。从金、童聲。

鐘、古者垂作鐘。職其切。鍾酒器也。从金、重聲。職容切。案鐘鼓以鐘爲正、今一

例从晏子請左右與可令歌舞足以留思虞者退之。孫云、虞同娛。辟拂三千、黃云、

者三千人皆謝去之、上云請退歌舞謂此。謝于下陳。陳、猶辭去不與于後列耳、下篇願得充數乎下陳、是其證。

人侍三士侍四出之關外也。侍從元刻、孫校本請待。黃云、人侍士侍、記所謂嬖御人嬖

景公夜聽新樂而不朝晏子諫第六

晏子朝。杜局望羊待于朝。孫云、杜姓、局名。望羊、魯仿伴也。黃晏子曰：君奚故

不朝？對曰：君夜發不可以朝。朝字舊脫、從盧校補、蘇校同。盧云、詩明發不昧、此謂晏

子曰：何故？對曰：梁丘據。舊衍局字、從盧校刪。孫云、姓梁丘名據、字子猶。入歌人虞。王篇入、造也。文選嘯賦注引此作虞公善歌、

以新聲感景公。與下文以新樂淫。君相淫、今本有脫文、語意不完。變齊音。晏子退朝，命宗祝修禮而拘虞。孫云、宗祝、

作晏子退朝而拘之。總一案拘虞以害治故、晏子可謂社稷之臣矣。公聞之而怒曰：何故而拘虞？晏子曰：以新樂淫

君。淫、惑也。晏子心存非樂、惡其樂之微繁。公曰：諸侯之事，百官之政，寡人願以請

子。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夫子無與焉。孫云、與讀如豫。夫樂何必夫故哉？孫云、今

必攻哉、據下文君奚輕變夫故哉訂正、言故以則于新音也。黃云、元刻本作夫樂何夫必攻哉、凌本作夫樂何失必攻哉。蘇云、元刻本及凌本非也、故古義通、何必夫故、言何必定須古樂、以明新樂

無害、當依孫正。對曰：夫樂亡而禮從之。樂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奸之氣、無由得接、率一

禮與天地同節、知樂則幾於禮矣。（說本禮樂記）今經於新樂而無節、是先王立樂之方亡、而禮亦從之而亡矣。禮亡而政從之。上有道揆、下有法

禮亡政將焉傳。北堂書鈔八十引說苑脩文篇、晏子對景公曰：禮以治國、所以御民也。政亡而國從之。政者正也、以禮義廉恥為節者也。

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衰而國從之衰為句、之下國字衍。臣懼。君之逆政之行，有歌。孫云、

文、文選注引此書樂作東歌南音、當在此。純一案文選注見吳都賦。有歌疑當作在有歌人、明拘虞之故在此。紂作北里。孫云、歌名。純一案史記殷

星之舞。淮南子泰族訓高誘注、紂作朝歌北鄭之音。此與東歌南音僂文、疑脫二字。幽厲之聲。孫云、幽厲顧夫淫以鄙。五字不成

上下脫文甚多。蓋晏子向儉非樂、敘述甚詳、後世陋儒大惑不快、妄刪之。而僭亡。君奚輕變夫故哉？言樂紂幽厲僭作新樂、皆

景公燕賞無功而罪有司晏子諫第七

景公燕賞于國內萬鍾者二千鍾者五、問下十七章、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爲四鍾六斛四斗。以登于釜、釜十則鍾。昭三年左傳杜注、

令三出而職計莫之從、元刻注云、一作職計莫之、並下士師亦同。明沈啓南本、住

職計猶今言會計。孫云、職計、官名。爾雅釋詁職、主也。俞云、職計莫之從、士師莫之從、文義甚明。令三出而莫之從、正見其持之堅。下文晏子曰、今君賞職諫之民、而令吏必從、正指用莫之從者而言。蘇云、下文君正臣從君僻臣從之從、亦是承莫之從說。公怒、令免職計、蘇云、治

觀於文曰公怒、曰公不說、令莫之從斯怒而不說耳。俞說是也。公怒、令免職計、要令下有

之。令三出而士師莫之從。以監賞害政故、職計士公不說。晏子見公謂晏子曰、

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墨子尚同中篇曰、上唯毋立而爲政乎國家爲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

之、人可罰吾將罰之、義同。今寡人愛人不能利、魯語甚太子僕弒甚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爲我予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

革（魯太史克）獨之而更其書曰、夫甚太子殺其君、而竊其寶來、爲我疏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此亦國君愛人不能利之之例。惡人不能疏失君道

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臣皆順于道、是之謂君君臣臣。荀子臣道篇曰、儉合苟容、若君僻

臣從謂之逆。君臣皆逆於道、是之謂君不君臣不臣。荀子臣道篇曰、儉合苟容、若今君賞

讒諛之臣、臣舊諂民。王云、民本作臣。凡以讒諛事君者、皆臣也、非民也。下篇云景公信用讒佞、賞無功、罰不辜。則此篇之萬鍾千鍾、皆是賞讒諛之臣、而非賞民也。羣書

治要、正作賞讒之臣。純一案民爲臣而令吏必從、所謂唯其言而則是使君失其道、臣

失其守也。呂氏春秋直諫篇、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嬭、政三月不反。（月疑日諫）得丹

死罪。文王曰、此不殺之罪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嬭、放丹之嬭。案臣如葆申、可謂不失其守矣。先王之立愛、以勸善

也。蘇云、治要勸作親其立惡、治要立作以禁暴也。俞云、此惡字、乃愛惡之惡、非善惡之惡。禮記祭義篇、立愛自親始、教民睦

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此云立愛立惡、義與彼同。蘇云、俞昔者二代之興也、三代、

說是、此承上文愛人惡人言。約一案荀子王制篇曰、君者善羣也。故凡有利於國者、

指禹湯文。利于國者愛之、害于國者惡之。國者、羣之所以託命也。故凡有利於國者、

武時言。不害於己、猶害己者也、必惡之。如是羣自善而治矣。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愛惡公則人心正、

是以天下治平。蘇云、治要作平治。百姓和集。和則親睦而不讎、集則團聚而不散。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

安逸樂。簡、簡略也、簡慢也。易、輕忽也。行安簡易、必不致德修業、而苟且因循。逸、放逸也。樂、樂聲色也。身安逸樂、必不思患預防、而縱欲敗度。順于己

者愛之、逆于己者惡之。順己者必諂佞、逆己者必忠貞、愛惡顯倒。故明所愛而邪僻繁、害國者待愛而

百姓。離則乖遠而不和、微則逃亡而不集。危覆社稷。危、敗也。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

君之衰。聖王勤於謀國、無我之見存、故興。臣懼君之逆政之行。蘇云、治要無臣有司

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蘇云、治要有矣字。純一案此文語意不完、句末當據治要補矣

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策、謀也。從士師之策、國內之祿所收者三

也。九字意不明了、治要無、疑衍文。

景公信用讒佞賞罰失中晏子諫第八

景公信用讒佞。說文言部讒、誹也。女部佞、巧謂高材也。謂、諛也。賞無功、罰不辜。賞虛則不足以勸善、罰虛則

失其用。晏子諫曰、臣聞明君望聖人而信其教。韻會爲人所仰曰望。望聖人、景仰聖

也。不聞聽讒佞以誅賞。今與左右相說頌也。孫云、說今本作悅、非。本書多作說、

悅也、或言謂說。曰比死者勉為樂乎。孫云、比死言將及死。蘇云、即唐風且以喜樂、知其死矣意。吾安能為仁而愈黥

民耳矣。孫云、黥一本作黔。蘇云、愈猶安養意、為仁乃安民之事。黥當為黔、黔民即黎民。言吾但勉為樂耳、不欲為仁以為安民之事也。下文云云、正申明此意。故內

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蘇云、左傳作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留令於鄙、詐為教令於段鄙。蘇云、滯、古法字。舊刻及所局本皆作法、音肆奪即迫奪、留令即矯義。

執儻之吏。蘇云、儻、古法字。舊刻及所局本皆作法、音義作滯、云一本作法、古今字、今一例從滯。並荷

百姓。孫云、荷讀如苛、經典多以荷為苛。供云、荷即苛字、禮記檀弓下無苛政、釋文本亦作荷。民愁苦約病、而效驅尤佚。王云、尤、道也。甚也。

見左傳襄二十六年注。伏與溢同。昭三年左傳曰、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此云民愁苦約病、而效驅尤佚、句法正相似。尤佚即溢尤。隱情奄惡、蔽諂其上。

盧云、奄、掩同。王云、蔽者掩蔽、諂者諂諛、二字義不相近、不當以蔽諂連文。諂當為諂、字之誤也、諂讀若陷。諂者、惑也。謂隱其情掩其惡、以蔽惑其君也。爾雅釋詁諂、疑也。疑即惑也。

管子五輔篇曰、上誦君上而下惑百姓。是以忠臣常有災傷也。故雖有至聖大賢、豈能勝若讒哉。是以忠臣常有

災傷也。臣下舊衍之字、從王校刪。臣聞古者之士、可與得之、不可與失之。可共適道、不可失道。可與

進之、不可與退之。可與圖治則進、否則退。臣請逃之矣。遂鞭馬而出。公使韓子休追之

孫云、姓韓名子休。孫詒讓云、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景公趨韓子休、疑即彼韓子韓梧也。曰孤不仁、醫家謂手足痿痺不能運動曰不仁、此言心

失其用。不能順教以至此極。蘇云、言不能順承其教以至此極。夫子休國焉而往。孫云、言棄國而去。寡人將

從而後。蘇云、而、猶後也。晏子遂鞭馬而返。其僕曰、嚮之去何速。嚮當為歸。今之返又何

速。晏子曰、非子之所知也。公之言至矣。

景公愛嬖妾隨其所欲晏子諫第九

翟王子羨臣于景公以重駕。孫云、翟王子之子名羨。重駕、駕十六馬。盧云、以上似當有于景公三字。蘇云、于于形近、此疑傳寫者誤于為于、遂謬加

臣字於上耳、臣字當衍、虞臧增未可從。竊一案蘇說是。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晏子欲觀之。孫云晏子、景公妾。公曰及

晏子寢病也。及、逮也。因時乘便、不令晏子知之。居囿中臺上以觀之。晏子說之、因爲之請曰、厚

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蘇云、起病、病愈也。公曰、翟王子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

請使之示乎。示爲眡視之本義。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拒絕不視。公曰、寡人一樂之、

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一字是字俱疑衍。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孫云、衛國之士姓東野。荀子哀

公簪、定公問于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又曰東野畢之馬失、未知卽其入否。黃初云、莊子達生篇、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或卽其說。

公說之、晏子不說、公因不說、遂不觀。因從元刻。孫校本作曰、今翟王子子羨之駕

也。公不說、晏子說、公因說之、爲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爲制也。言爲婦人所制。且不

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下有脫文。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

于今、孫云、狹當爲狹、說文隘也、玉篇陝或作狹。修德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

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

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忘國甚矣。公字疑衍。且詩曰、載驟載駟、

君子所屆。屆舊作誠、從王校改。孫云、小雅采芣之詩誠作屆、箋極也。按當從此。說文誠、數也。王云、孫說非也。晏子引詩亦作屆、今作誠者、俗音亂之也。屆者、至也。

君子所屆者、君子至也。所、語詞耳。說見經傳釋詞按君子謂來朝之諸侯也。鄭箋屆極也。諸侯將朝王則聘乘乘四馬而往此之服飾君子法制之極也。與詩意不合。若改屆爲誠而訓爲誠教、則其不可屆者有二。屆字以由爲聲、（由古塊字於古音屬至部）於古音屬至部、其上聲則爲旨部、其入聲則爲質部。詩中用屆字者、小雅節南山、與惠風爲韻。小弁與嘒嘒爲韻。采芣與嘒嘒爲韻。大雅瞻

卬、與疾爲韻。以上與屆爲韻之字、古音皆在至部。若誠字則以戒爲聲、于古音屬志部。其上聲則爲止部、其入聲則爲職部。詩中用戒字者、小雅采芣與翼服轉爲韻。大田與事耜轉爲韻。大雅常武

與國爲韻。易震象傳與得爲韻。楚辭天問與代爲韻。以上與戒爲韻之字、古音皆在志部。此兩部之音、今人讀之相近、而古音則絕不相通。至於老莊諸子、無不皆然。此非精于三代兩漢之音者、固不能辨也。今改屈爲誠、則與泃噍駟之音不協。此其不可通者一也。下文云、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微甚乎。是晏子之意、謂古之諸侯、所駕不過四馬、今駕八則非制矣、況又倍之乎、故引詩駟騶駟云云以諫也。若云駟騶駟駟君子所誠、則三馬四馬亦當誠矣。三馬四馬當誠、則諸侯但可駕兩馬矣、豈其然乎。此其不可通者二也。檢王伯厚詩攷所載異字、會無君子所誠之文。蓋伯厚所見本、尙未誤作誠也。乃反以子書中之誤字爲是、而以經文爲非。見異思遷、而不顧其安、是惑也。蘇云、王說是。馬瑞辰釋詩引此、遂據以爲段借字、殆不然歟。夫駕八固非制也。孫云、書正義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今又重此其爲非制也、不微甚乎。且

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爲之。即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意。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據上句字疑

然而用馬數倍。不惜物命、耗費又多。此非御下之道也。淫于耳目、不當民務。墨子非命篇

日、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顧其國家百姓之政、義同。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

又恐奸染諸侯。君無厚德善政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

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不振濟孤寡。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

以與此同、本王引之說、言因此蓄怨于民。與民爲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孫云、大雅瞻卬之詩。純一案鄭箋云、哲謂多謀慮也。城猶國也。大夫多謀慮則成城、婦人多謀慮乃亂國。

今君不思成城之求。盧云、思元刻作免、疑是克誤。俞云、免疑當作勉。而

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

爰、而疏嬖人嬰子。

景公敕五子之傅而失言晏子諫第十

景公有男子五人。孫云、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公子鉏、公子陽生、時茶尙未生。所使傅之者、釋名釋言諸扶、傅也、傳近之也。將教護之

也。賈誼新書。皆有車百乘者也。孫云、馬四百匹。晏子爲一焉。公召其傅曰。勉之。將以而

所傳爲子。而、役也。意謂魯教役所傳者、將以之爲太子。及晏子也。及、至。晏子辭曰。君命其臣。據其肩以盡

其力。據其本分能肩任者。臣敢不勉乎。今有車百乘之家。舊脫車百乘三字。俞云、今有之家、文義未明。上文云景公

有男子五人、所使傳之者、皆有車百乘者也。疑此當云今有車百乘之家、傳寫奪之耳。納一案俞說是、今據補。此一國之權臣也。人人以君

命命之曰。將以而所傳爲子。世子一、而命之爭者五。此離樹別黨。傾國之道也。孫云、已樹

之。又別立黨。嬰不敢受命。願君圖之。

景公欲廢適子陽生而立茶晏子諫第十一

淳于人納女于景公。孫云、括地志、淳于國、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二十里。左傳魯似之子茶、

其母賤、立爲晏孺子。孫云、公羊傳作舍。左傳云安孺子、史記作晏。景公愛之。諸臣謀欲廢公

子陽生而立茶。公以告晏子。晏子曰。不可。蘇云、治要無曰字、疑奪。夫以賤匹貴國之害

也。置大立少。亂之本也。治要大作子。俞云、下文云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又云今君用讒

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並以長少對言。純一案晏子原文、本作置長立少、亂之本也。下文陽生

長而國人戴之、正承此而言。又云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

本也。均可證。今本長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長而舊倒。孫云、本作夫陽生生而長、今本

孫加生字、非也。此文本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言陽生長于茶、而爲國人所戴也。今本長而、誤

作而長。又加生字於其上、則贅矣。羣書治要正作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純一案王說是也、今據乙正。

君其勿易。孟子告子下記蔡丘之會、初命曰毋易樹子。夫服位有等。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

宗。擊。庶子。宗。適長子。願君教茶以禮。而勿陷于邪。導之以義。而勿湛于利。蘇云、從、音義同沈。

第一案。繼、斷續也。利者、害之本也。

長少行其道。宗孽得其倫。夫陽生敢毋使茶餐梁肉之味。

玩金石之聲而有患乎。

孫云、言陽生雖為君、茶亦得享聲色而無患也。

廢長立少、不可以教下。尊孽卑

宗、不可以利所愛。

終不利於所愛之人。

長少無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茲之本也。設、施也。

賊、害也。樹、植也。森、亂也。

君其圖之。古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為樂淫則哀。樂紂樂矣、哀莫甚焉。

非不知立愛也、以為義失則憂。

黃云、元刻脫為字。蘇云、治要則作而。第一案。天下一切稱患、從不義生。

是故制樂以

節立子以道。若夫恃讒諛以事君者。

蘇云、治要特作持是、此因形近譌。

不足以責信。

蘇云、言皆欺罔也。

今君用讒人之謀、聽亂夫之言也。

蘇云、治要無聽字也字、文義較適、此也字係誤文。陳匪石云、治要雖無也字、而也讀為邪、為本書文例、

觀上下文作邪亦通。純一案也字衍。

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

以成其利者。

為田氏殺茶、至取齊國張本。

乃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君茶。

孫云、田氏、陳乞陳常也。

田陳聲相近、經典通用。乞殺茶、常殺簡公者。陽生則鮑牧所殺。以為田氏者、乞使之。盧云、殺讀殺、下並同。蘇云、治要無君字。

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

孫云、名王、悼公子。

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病久不愈欲誅祝史以謝晏子諫第十二

景公疥且瘧。

左傳昭二十年齊侯疥遂瘧。杜預注瘧、瘧疾。釋文云、疥舊音戒、梁元帝音該、依字當作瘧。說文云、兩日一發之瘧也。瘧音皆。後學之徒、僉以疥字為誤。案傳例

因事曰瘧。若瘧已是瘧疾、何為復言遂瘧乎。瘧、失廉反。正義曰、後魏之世、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云、疥當為瘧。瘧是小瘧、瘧是大瘧。疹患積久、以小致大、非疥也。

狎之所云、梁王之說也。案說文疥、搔也。瘧、熱寒休作。瘧、有熱瘧。瘧、二日一發瘧。今人瘧有二日一發、亦有頻日發者。俗人仍呼二日一發久不差者為瘧瘧。則梁王之言、信而有徵也。是齊

侯之瘧、初二日一發、後遂頻日熱發、故曰疥遂瘧。以此久不差、故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齊也。若其不然、疥搔小患、與瘧不類、何云疥遂瘧乎。徐仙民音作疥是。先儒舊說、皆為疥遂瘧、初疥後

癰耳。今定本亦作疥。顏氏家訓書證篇、引作齊侯疥、遂虐。謂世間傳本、多以疥為疥。俗儒就為通云、病疥令人惡寒、變而成癰、此臆說也。疥癰小疾、何足可論、寧有患疥患作瘡乎。純一案釋文引傳例因事曰癰、非。疥皮膚病、癰內臟病、實不類。故梁元帝、袁狎、顏之推、均以疥當為瘡、蓋為一途字所誤耳。竊以癰字浮夸、當從本書作且、且猶復也。言病疥復病瘡、久不愈也。期

年不已。外上七章全用左傳作期而不癰。召會諸梁上據晏子而問焉。孫云、會諸、姓會名諸。盧云、即左傳之裔款、外篇所載與傳同。

曰寡人之病病矣。孫云、說文病、疾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病、困也。使史固與祝佗。孫云、周禮史以書敘昭穆、蓋小史也、名固。

祝佗、祝官名佗。盧云、左傳作祝固史固、外篇同。俞云、按魏祝鮀、漢書古今人表作祝佗。是祝佗衛人、未聞齊亦有祝佗也。佗疑佗字之誤、昭二十年左傳、君盍誅於祝固史固。此云史固祝佗、即彼祝固史固也。祝史互錯、蓋與佗聲近而誤耳。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其數常多于先君桓

公。舊作數其常多先君桓公、王云、文不成義、當作其數常多于先君桓公、謂所用犧牲珪璧之數、常多於桓公也。故下文曰桓公一則寡人再。今本其數誤作數其、又脫於字。純一案王說是、今

據乙桓公一則寡人再。左傳作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

上帝其可乎。會諸梁上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

為有益乎。公曰然。晏子免冠曰。此五字舊脫。孫云、疑脫晏子曰三字。黃云、盧校本旁注晏子免冠曰五字、云下有加冠二字、則此當有晏子免

冠之文。純一案盧說是也、今據增。若以為有益則詎亦有損也。左傳作祝有益也、詎亦有損。君疏輔而遠拂。蘇云、

弱、弱所以輔正弓弩者也。荀子臣道篇、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彌君者、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

是輔拂原有分別。純一案輔當作備、備正字、輔段字。

臣嚶遠臣瘖。蘇云、嚶當為默。說文瘖、不能言也。玉篇於深切。衆口鑠金。蘇云、此言見周

也。紅有誥先秦韻讀云、瘖金為韻。侵鄰。姚文田古音讀二侵引此。今自聊攝以東。孫云、杜預注左傳聊攝、齊西界也、平原

攝行往、引左傳杜往作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者。孫云、杜預注左傳姑尤、齊東界也。此其人民衆矣。

姑尤以西者、孫云、杜預注左傳姑尤、齊東界也。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

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子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

也。左傳作民人苦病，夫婦皆詛，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且夫祝直言情。情、實也。則謗吾君

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左傳作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

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無罪。孫云一本刑。夏商所以滅也。言罪在君與。若枉殺之，則夏商所以滅亡之道也。公曰：善解予惑。予本元刻、孫校本作余。加冠，命會諸毋

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公不許。受

命相退。會諸、梁丘據、不以晏子爲貪、相與俱退。把政。晏子兼秉會諸梁丘據之政。改月而君病悛。孫云、說文悛、止也。玉篇且泉切。純一案

改、更也。言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爲有力。力、功也。邑狐與穀。孫云、狐一未詳。吾友俱亮吉曰、狐貍近是。左傳昭十一年申無宇曰、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焉。杜預釋例濟北穀城中、有管仲井。以共宗廟之鮮。共、供賜其忠

臣，則是多忠臣者。多、嘉許也。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孫云、地名未詳。辭曰：管子

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爲也。其宗廟之養鮮也。孫云、言非宗廟常禮、故以爲惡。左傳、鳥終辭而

不受。繩墨自矯、以正君心之非。外上七章皆同。

景公怒，封人之祝不遜。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遊于麥丘。孫云、韓詩外傳作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新序雜事篇作桓公田至麥丘。純一案桓譚新論、作齊桓公行見麥丘人。問其封人曰：

劉云、韓詩外傳十曰、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偶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新序雜事篇、作臣麥丘之邑人。雖所記與此殊。然足證此文之封、即邦字之段、猶書序邦諸侯之段封爲邦

事篇、作臣麥丘之邑人。雖所記與此殊。然足證此文之封、即邦字之段、猶書序邦諸侯之段封爲邦

事篇、作臣麥丘之邑人。雖所記與此殊。然足證此文之封、即邦字之段、猶書序邦諸侯之段封爲邦

事篇、作臣麥丘之邑人。雖所記與此殊。然足證此文之封、即邦字之段、猶書序邦諸侯之段封爲邦

也。邦人即邑人、非官名之封人也。治要無矣字。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孫云、韓詩外傳、新

治要引作五、桓子新論作三。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于胡。俞云、胡孝、蓋謂

詩齊譜正義言胡公歷懿王孝王夷王、是其享國久矣。證法保民書艾曰胡、則胡公壽考令終可知。故

封人以爲祝詞。蘇云、治要作長于國家、無胡宜二字、非。純一案桓子新論、作公曰以子壽祝寡人

乎。答曰、使主君甚壽。宜國家。孫云胡家爲韻。純一案家古音姑。曹大家是。詳唐韻正九

金玉是賤、以人爲寶。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人之年。舊曰上脫封人二字、鄙人

書治要補正、與上下文同一例。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于民。韓詩外傳十曰、無

百姓。古音諧七真。公曰、誠有民得罪于君則可、民上舊衍鄙字、

引此、年民諧。安有君得罪于民者乎。周厲王出奔於虢而死、幽王被殺於

驪山下、何非君得罪于民之證。晏子諫曰、君過矣。治要諫

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此六句治

乎、民誅乎。韓詩外傳十曰、子得罪于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使左右

於傷、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之得罪公曰、寡人固也。蘇云、固、猶鄙也。見禮記哀公問鄭注

於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蘇云、韓詩外傳載此事、辭詳

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爲邑。而略異。治要載此章在離上。

景公欲使楚巫致五帝以明德。明活字本作晏子諫第十四

楚巫微道商款以見景公。道舊作導、孫云、楚之巫名微。導、引之也。商款、姓商名款。王

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道者、由也。商款、齊之佞臣、故薦楚巫於景公、是楚巫由商款以見景

公也。下文曰商款以楚巫命寡人、是其證。若作導而訓爲引、則是楚巫引商款以見景公、與本專相

文訂正。純一案元刻作明神之主。御覽主作王、非。

帝王之君也。公即位十有七年矣。十字舊脫、從王校據御覽補。事未

大濟者、神明未至也。

元本孫本俱作明神、從御覽乙。孫云、爾雅釋言濟、益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孫云、五帝、

蘇云、五帝之名、見于孔子家語及大戴禮、其說有二。其一、孔子答季康子以伏羲配木、神農配火、黃帝配土、少昊配金、顓頊配水、此言數聖人革命改號、取法于五行之帝、非五帝定名也。其一、則孔子所答率予五帝德、曰黃帝、曰顓頊、曰帝嚳、曰堯、曰舜、史公所述五帝紀是也。竊謂景史公說、較爲有據。純一案景公不知自心備具五帝之德、務大明之、而特巫祈福於外、謬已。

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孫云、水經注、

施運牛山西、又逕臨淄縣故城南。元和郡縣志、牛山在臨淄縣南二十五里。曰、五帝之位在于國南、請齋而後登之。孫云、

下有具字。蘇云、請齋、謂請致齋也。言致齋而後能登、非請齋具而後登之也。御覽具字、緣下齋具而衍耳。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

商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于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

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

者、德厚足以安世。本天下之公心、兼施仁愛。行廣足以容衆。率兆民以正義、無有偏私。諸侯戴之以爲君

長。馬融忠經兆人章鄭玄注云、一人以百姓歸之、以爲父母。德化漸孚、兆民相感而歸。是故大善撫萬國、萬國以忠貞戴一人。

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天人一氣、本自相通。德洽太和、休徵備至。禮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

育焉。德厚行廣、配天象時。晏子攝外於內、知性道矣。墨子法儀篇曰、聖王動作有爲、必度於焉。易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四時合其序、先天而

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然後爲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縣祭、動於身者無以竭恭、不縣祭優於祭。

不輕身而恃誣。聖君克勤民務、自重以教化。不自僭薄、恃巫以求福。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

蘇云、也當讀邪、下同。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蘇云、言必有實德、而後民德之。不能無

德、而苟謂之德也。福難幸邀。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夫君

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命、教也。

試也。小爾雅廣言篇曰：嘗試也。嘗試義同。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

試蓋後人旁注之字，嗣解入正文，今當刪。譏之也。非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

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于內，不知。孫云：知讀如智。蘇云：過于內，言使公獲過于內也。出以易諸

侯于外，不仁。盧云：言我不信，而使外諸侯信之，是之謂易。黃云：書殷庚無俾易種於茲新邑。孔疏云：易，即今俗語云相染易。請東楚巫而拘

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盧云：故下曰字衍。東濱海，不與外諸侯鄰。純一案故曰疑本作故即。而拘裔款于

國也。

景公欲祠靈山河伯以禱雨晏子諫第十五

齊大旱逾時。孫云：時一本作昔、古今字。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飢色。飢本

元刻。孫云：今本作饑，據藝文類聚訂正。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王云：卜云本作

純一案類聚卷一百作饑是，卷七作饑非。誤也。若作云則當別為一句，破碑不成文理矣。藝文類聚災異部、太平御覽俗

微部六、並引作吾使人卜之。說苑辨物篇同。黃云：廣水、類聚御覽作廣澤。寡人欲少賦斂

類聚一百無欲字。以祠靈山，可乎？孫云：言少賦民以為祭山之費。祠、初學記太平御覽作祀。盧云：無益也。公曰：吾欲祠河伯，其字皆作祠。又此章標題云景公欲祠靈山河伯，其字亦作祠。則此文之

本作祠靈山明矣。初學記天都下、御覽時序部二十、並引作祀靈山。祀祠古字通、則仍是祠字。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天都十一、並引作祠靈山。說苑同。純一案羣臣莫對。晏子進

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孫云：固、初學記作故。髮、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

毛髮。純一案初學記草上無以字。

天久不雨。

孫云、久初學記御覽作苟。純一案御覽三十五引作久。

髮將焦身將熱。

初學記無雨將字。

彼獨

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何舊作無、孫云、藝文類聚御覽作何益。王云、無益本作何益、上文已言祠此無益矣、故復作問詞以終之曰祠之何益。若云祠之無益、上文直與上文相複矣。說苑作無益、亦後人依誤本晏子改之。下文論祠河伯之事、先言無益、而後言何益、正與此文相應。藝文類聚山部災異部、及御覽天部各徵部地部三、並引作祠之何益。御覽時序部作祀之何益、皆是。何字。純一今據正。

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爲國。

以魚鼈爲民。

龜本元刻、孫校本作鱉、云說苑作鱉是、俗从魚。純一案類聚九十六引亦作鱉、蘇校同。

天久不雨。水泉將下。百川

將竭。

舊說水字下將字、今從盧。校據御覽各徵部六補。

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

景公曰。今爲之奈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

初學記無誠字。宮字。暴、元本孫校本並作暴。孫云、說文暴、晞也。

从日出升米。玉篇步卜。蘇校同。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

孫云、初學記太平御覽作其當用。

于是景公

出野暴露。

野下舊有居字、王云、野下本無居字。出野暴露四字連讀、後人誤以出字絕句、故又於野下加居字耳。初學記太平御覽引此皆無居字、說苑同。純一今據刪。

三

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

孫云、時讀如時、說文更別種。說苑作樹。

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

用乎。其維有德。

孫云、說苑辨物篇用此文。黃云、說苑作其惟有德也。

景公貪長有國之樂。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觀于淄上。

舊作將觀、王云將字後人所加、與晏子閑立、即謂立于淄上也、則上句本無將字明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皆無將字。純一今據刪。孫云、

淄當爲淄。地理志泰山萊蕪、淄水所出、東至博昌入於渤海。括地志、淄州縣東北七十里原山、淄水所出。俗傳云、禹理水功畢、土石黑、數里之中波如漆、故謂之淄水也。

與晏

子閑立。公喟然歎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于子孫。豈不樂哉。

治要無于字。黃云、御覽于

作。晏子對曰。嬰聞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

蘇云、治要聞下有之字。純一案明王嘗以百姓之心爲心、百姓非有德者不

心。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前八章云、信用譏佞、賞無功、罰不辜、是之謂以政亂國。又云、內寵之妾迫奪于國、外寵之臣矯奪于鄙、執法之吏並苛百姓、是之謂以行棄民。

而欲保之，不亦難乎？舊而下衍聲字、義不可通、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善者也。能終者、無間斷之謂。

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政化傳故德出衆。列士並學，蘇云、治要作立、能終善者為師。躬修密故道獨尊。

昔先君桓公，方任賢而贊德之時。方上舊衍其字、從蘇校

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萬國咸寧、該於一德。是以民樂其政，值之以德、至公平故。而世高

其德。有得世開故。行遠征暴，勞者不疾。本大義征不義、故雖勞不怨。驅海內使朝天子，而諸侯不

怨。治要無而字、賈子新書道術篇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諸侯不怨、足證施行得理、故能一匡天下。當是時也，也字舊脫、今據下文補、文同一例。盛君

之行，不能進焉。盧云、言不能有加也。及其卒而衰，怠于德而并于樂，身溺于婦侍，而謀

因于豎刀。舊因下脫于字、刀作刁。孫云、內豎名刁也。左傳云、寺人貂。刁當為刀、見玉篇。今據正。于字從王校據治要補、與上句對文。是以民苦其

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乎胡宮而不舉。治要無乎字、孫云、史記正義引顏師古云、身死乎壽宮、胡之言胡壽、蓋一宮二名。純一案

蟲出而不收。孫云、管子小稱篇、堂巫、易牙、豎刀、公子開方、胡公壽考、故亦解壽宮。四子作難、國公一室、不得出、乃援素機以裹首而

絕。死十一日、蟲出戶、乃知桓公之死也。葬以楊門之扇。史記齊世家、桓公尸在牀六十日、尸蟲出于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

孫云、不能更惡于此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孫云、大雅蕩之詩。不能終善者，不遂其君。言不能終

其君之位。蘇云、君、治要作國。今君臨民若寇讎，問上二十五章曰、今民聞公令如寇讎。問下十七章曰、民聞公令如逃寇讎。見善若避熱，

于民而虐誅于下。民益不堪命、故恐禍及于身。虐誅舊倒、王云、虐誅與肆欲對文、倒言之則文義不順、羣書治要正作虐誅。純一今據乙。治要于作其。肆欲

及于身。蘇云、治要、有矣字。嬰之年老不能待君使矣。

君上舊有于字、王云、于字涉上四千字而衍。外上篇曰、嬰老不能待君之事、文義

與此同、則本無于字明矣、行不能革、

孫云、倉頡篇革、戒也。說文諱、更也。革省文。則持節以沒世耳。耳、治要作矣。

言嬰老矣、不能久事君、願君改行。萬一不能、亦當有節、持之以終身。

景公登牛山悲去國而死晏子諫第十七

景公遊于牛山。

孫云、文選注作牛首山。括地志、齊桓公墓、在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山。純一案文選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注、引此文同。

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

列子有美哉國乎。鬱鬱芊芊八字。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

或作滂滂、並皆步郎反。流涕貌。黃云、文選劇秦美新注、引作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韓詩外傳十、作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純一案文選陸士衡樂府齊護行注、引作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列子此下有國字、滂滂當爲滂滂之形誤、乎下有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何之二句。韓詩外傳十、景公遊牛山章、湖北局本、漢魏叢書本、均無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句。

句見文選秋興賦注。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

孫云、姓艾名孔、列子作史孔。盧云、列子史釋文仍作艾、五蓋切。蘇云、艾、齊地。孔蓋以地爲民、純一案齊護行注、無從而二字。列子有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棧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

晏子獨笑于旁。

孫云、笑當爲笑、漢書作笑、可證也。或曰說文有笑字、但闕其義。純一案晏子了達生死之理、見景公艾孔梁丘據皆泣、故獨笑之。

公刷涕而顧晏子。

孫云、刷、列子作雪、文選注作收。涕泣。

列子無涕字。子之獨笑何也。

也讀爲邪。齊護行注、祇作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

列子勇上有有字。使勇者常守之、則靈公莊公。

舊作莊公靈公、孫云、靈公名環、莊公父。史記齊世家、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淄、晏嬰止靈公、靈公勿從曰、君亦無勇矣、亦好勇之證、蘇云、莊公當在靈公下、傳寫誤倒、純一今據乙。將常守之矣。

孫云、文選注祇作莊公有之、純一案數君者將守之、文選見齊護行注、祭顏光祿文注同。

列子有吾君方將被義笠而立乎吹畝之中、唯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列子安上有又字。外上二章之中、唯事之恤、何暇念死乎。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日、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

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獨欲常處而悲其去、故爲不仁。文選秋與賦往引曰、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曷爲悲老而哀死。外上二章文微異。此大禹生寄死歸之指。

臣見一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齊譚行往、作吾君安得有此、而爲流涕、是不仁也。見外上二章指同。孫云、列子力命篇、韓詩外傳、用此文。

景公遊公阜一日有三過言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出遊于公阜。孫云、初學記作公阜、地名未詳。一案羣書治要無于公阜三字、非。北面望、睹齊國。初學記十八引作望齊國三字。

日、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初學記無使字。蘇云、治要作如何。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死爲善、

孫云、死一本作段、非。王云、孫本改段爲死、非。段亦死也。不必依上下文改段爲死、元刻本及治要皆作段、自是舊本如此。純一案前十二章云、上帝不神、祝亦無益、是晏子於上帝懷疑之明徵。此文蓋後人有意改之、當據列子舊哉古之有死也訂正。

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列子天瑞篇張湛注曰、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人不樂生而惡死也。修身慎行、恒懷兢懼、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無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惟死而後休息寢伏之。案息伏爲韻、見唐韻正一屋伏下。古音諸一戠引此。

若使古而無死、初學記無若使二字。太公丁公將有齊國。孫云、丁公名伋、太公子、諱文作丁。證法解、述義不克曰丁。蘇云、治要無太公二字。純一案初學記無丁公二字、將字作長、義似較勝。此文太公丁公舊倒、今校乙。

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孫云、襄公名諸兒、文公名赤、武公名壽、皆齊君。純一案言太公丁公不死、則桓襄文武、皆不得爲君、祇得久爲齊相、君並欲爲相而不可得。

君將戴笠衣褐執鉞耨。孫云、說文鉞、田器。耨、耨器也。玉篇鉞、弋昭切。耨當爲耨。

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說。蘇云、治要無忿然作色四字、下並同。純一案初學記亦無。

無幾何、而梁丘據乘六馬

而來。治要無上而字、初學記同。乘舊作御、孫云、御、初學記作乘。景公駕八、則據御六、皆僭也。王云、御本作乘、此後人以意改之也。梁丘據乘六馬而來、言其僭也。若改乘為御、則

似為景公御六馬矣。羣書治要、及初學記人部中引此、並作乘六馬。統一今據改。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以知之。

四字舊作何如、王云、何如二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疑當作何以知之、言何以知其為據。故晏子對曰、大暑而疾馳、非據孰敢為之。今本知誤作知、又脫以之二字。統一案王說是也、今據補正。

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此知晏子兼愛及物。非據孰敢為之。小人肆欲無忌憚故。公

曰據與我和者夫。者夫、初學記作乎。晏子曰此所謂同也。初學記作此同也。所謂和者。御覽引止

者、蓋省其文。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君甘亦甘。君甘舊倒、王云、今據也甘君亦甘、本作今據也君甘亦甘。

君甘亦甘、謂據之同於君、非謂君之同於據也。若倒言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六十九、並作今據也君甘亦甘。蘇云、王說是。君甘亦甘、即左傳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

否據亦曰否意。統一今據乙。御覽亦作則。所謂同也安得為和。說詳外上五章。公忿然作色不說無幾何

日暮。孫云、暮當為暮。蘇云、治要面作北、暮作暮、下同。召伯常騫使禳去之。

孫云、伯常騫、字伯常名騫。蘇云、治要禳作禳、下有而字。統一案日本天明七年刊治要作禳。周禮、女祝掌以時招梗禳禳之事。注、卻變異曰禳。禳、禳也。晏子曰不可

此天教也。天者、人心之廟都。天之為教、莫非人心之表現。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

見之。天人一氣、感無不應。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人敬事、則與天合德而吉。不敬事、則與道僻離而凶。蘇云、治要戒作諫、今君若

設文而受諫。設、治要同。俞云、設疑說字之誤、說讀為悅。下謁聖賢人。言請教于聖賢之人。雖

不去彗星將自亡。星疑本作彗、承上句末彗字言、後人以彗重複。依上文妄改之。此言德洽人天、彗不能稱。今君嗜酒而並於樂

不勤民政不飾而寬于小人。玉篇修、飾也。言政不加修、而容悅小人。近讒好優。國語越語下信讒喜優優謂俳優。惡文而

疏聖賢人。邪與正不並立。何暇去彗。去舊作在、蘇云、在疑作去。統一案治要校勘同、今據改。弗又將見矣。孫云、弗、穀梁傳字之

為言論。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蘇云、治要及作無幾何。公出屏而立。屏舊作背、孫改立為位、云初學記作位屏

而位、自帖三十九亦作位、今本位作立、非。王云、此文本作公出屏而立、立即位字也。古者天子外屏、諸侯內屏。此言晏子卒、而朝無諫言。景公出屏而見羣臣、因思晏子而位也。今本出屏作出

背、則義不可通、初學記引作出位屏而位、位字乃衍文耳。位各本皆作立、考集韻位字又音立、云森位疾兒、是位與立同音、故哭位之位、亦通作立。羣書治要正作公出屏而立、蘇云、王說是。純

一今據。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公阜。治要無公阜二字。夫子一日而三責我。蘇云、謂諫古而無死、

據與我和、及殯彗星。左傳齊景公言古而無死、及據與我和事、在魯昭二十年。齊有彗星事、在魯昭二十六年。與景公自云一日三責者不合。然春秋經不書齊彗星、或左氏於二十六年、舉齊侯與晏

子論陳氏之事、並彌晏子彗星之對、亦以彗星為陳氏之祥也。是此書。今誰責寡人哉。外下十七章曰、昔者吾與夫子游于公阜之上、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初學記作今孰責寡人乎。蘇云、誰、

一本作孰。新序雜事篇用此文。蘇云、韓詩外傳十載此事、辭略而小異。純一案外上二章至六章、大情均同。新序雜事四、用上上

六章文、非用此文、孫說誤。

景公遊寒途不卹死齒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出遊于寒途。途從元刻、孫校本作塗、太睹死齒。孫云、御覽作瘠。下同。說文瘠或从肉。漢書注臣瓚曰、枯骨曰瘠、

有肉曰齒、師古曰、才。默然不問。孫云、默、太平御覽作嘿、俗。晏子諫曰、昔吾先君桓公出遊、睹

飢者與之食。飢從元刻。孫校本作饑非。睹疾者與之財。孫云、疾太平御覽作病。使令不勞力。不過勞民力。藉斂

不費民。不多斂民財。藉、元本孫本均與籍錯出、盧校並改作藉、蘇從之。先君將遊、百姓皆說曰、君當幸游吾鄉

乎。望惠施也。今君遊于寒途、據四十里之氓、殫財不足以奉斂、盡力不能以周

役。財盡而斂不已、力竭而役未周。能下舊脫以字、今據上句增、文同一例。民氓飢寒凍餒。孫云、餒當為餒。純一案氓與民、凍餒與飢寒、義並複。疑并注入正文、

本作民以飢。死齒相望。而君不問、失君道矣。無保民之仁心故。財屈力竭、下無以親上。民徯虐政

如仇。屈與窮。驕泰奢侈，上無以親下。上且逆衆，君臣不慮忠。此

三代之所以衰也。孫云、衰、一本作哀、非。今君行之，謂三代之覆轍。嬰懼公族之危，以爲異姓

之福也。公無德於民，安能保其族。田氏布私惠，因以資其福。公曰：然爲上而忘下，厚藉斂而忘民，此與上句

字疑衍。吾罪大矣。于是斂死，發粟于民。于民，御覽作賑貧。據四十里之氓，氓從元刻，黃蘇校同。舊本

及孫本俱作民。不服政其年。王云、其讀爲著，不服政其年，即王制所云期不從政也。下文公三月不出遊，三月與著年正相對。純一案期不從政，謂一年不服政役也。

公三月不出遊。稍自斂抑。此與外上八章詞異旨同。

景公衣狐白裘不知天寒晏子諫第二十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藝文類聚引作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孫云、被、藝文類聚作披。純一案太平御覽六百九十四引作披，又卷十二、卷三十四、及文選曹子建贈丁儀詩注、謝玄暉郡內登望詩注、俱作披。意林同。坐于堂側階，舊作坐堂側階，王云、此本作坐於堂側階。今

本脫於字、階字又誤作階。凡經傳中言坐於某處者、於字皆不可省。羣書治要、及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三、並引作坐於堂側階。書鈔明陳禹謨本、依俗本晏子改階爲階、而於字尙未刪。意林、及文選何宴景福殿賦注、曹植贈丁儀詩注、謝朓郡內登望詩注、並引作坐於堂側。雖詳略不同、而皆有於字。又經傳皆言側階、顧命立于側階、雜記升自側階、無言側階者。當依羣書治要、北堂書鈔、作坐于堂側階。晏子入見立有間，此七字、御覽卷十二引省作見晏子、類聚同。公曰：孫云、意林作

純一今從之。晏子入見立有間，此七字、御覽卷十二引省作見晏子、類聚同。公曰：孫云、意林作

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孫云、意林作天下何不寒、純一案治要同此。御覽卷十二、卷三十四、

子建贈丁儀詩注、引作天下不寒何也。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

人之飢，溫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治要同此。意林引作夫賢君飽則知人飢、溫則知人寒。文選雪賦注作古之賢者、飽而知飢、

溫而知寒。北堂書鈔百五十二、作古之賢君、溫飽而知民飢寒。曹子建贈丁儀詩注、作賢君飽知人飢、

人飢、飽而知人寒。太平御覽卷十二、及類聚。並作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御覽卷三

及類聚。並作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溫而知人寒。御覽卷三

十四同、推溫作暖。卷六百九十四、飽上溫上並加居字。均無逸而知人之勢句、今君不知也。竊以逸而知人之勢六字、與下文出裘發粟與飢寒無涉、疑係後人加入、當刪。

公曰善寡人聞命矣乃令出裘發粟書鈔作出裘衣、發倉廩。以與飢寒者。以字者字舊脫、從王校補。孫云、出裘、

意林作公乃出裘、御覽作脫裘。王云、案與上有以字、寒下有者字、而今本脫之、則語意不完。羣書治要、作以與飢寒。鈔本北堂書鈔天部四、作以與飢寒。陳依俗本改為與飢寒。文選雪賦注、作以與飢寒。藝文類聚天部下、太平御覽天部十二、時序部十九、並作以與飢寒者、今從類聚御覽。純一案書鈔有民皆悅之也五字。此章以衣被寒者為主情、因而發粟以周其急。出裘、大抵皮類可禦寒者。令所睹于塗者、無問其鄉。所睹于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

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歲。蘇云、兼月、兼一月之粟。兼歲、兼一歲之粟。事、謂已有職業可任者、故但兼月。疾則病苦無能為之人、故須兼歲、乃可也。

自給。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也。景公能知晏子之所欲以行仁政、故孔子善之、皆兼愛之心也。

景公異熒惑守虛而不去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時、熒惑守于虛、期年不去、公異之、召晏子而問曰、吾聞之、人行善

者天賞之、行不善者天殃之。人行善自獲福、似天賞之。人行不善自致禍、似天殃之。先秦韻讀引此、偏賞殃當當當五字。古音諸十六庚引此、偏當

當當三熒惑天罰也。孫云、史記索隱引春秋文耀鉤、赤帝赤熒惑之神為熒惑、位南方、禮失則罰出。今留虛其孰當之。晏子

曰、齊當之。公不說曰、天下大國十二、皆曰諸侯、齊獨何以當之。之字舊脫、從王校據上文補。

晏子曰、虛齊野也。孫云、御覽作齊之分野。且天之下殃、固于富彊。彊從元刻、孫蘇校同。黃本及新局本皆作疆、黃云疆字

誤。純一案下、降也。言特富彊而為惡、天必殃之。左傳云、天之假助不善、非助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為善不用。前十六章云、見善若避、作

當強為善、非。出政不行。音杭。言政令顛倒無理。賢人使遠。不從善而拒諫故。讒人反昌。問上三章云、辟邪阿黨、故讒諂之徒緣。

百姓疾怨自爲祈禱。

如前十二章云、一國
語、兩人祝是也。

錄錄疆食。

孫云、候書蕭曹贊、錄錄未有奇
節。師古曰、錄錄猶鹿鹿、言在

凡鹿之中也。純一案別雅五云、史記平原君傳、公等錄錄、廣韻引史記作錄錄。大
抵聲之相通、形之相類、古人隨手引用、初不以義理求也、今惟習用碌碌字耳。

進死何傷。

趨於死地、而
不知自傷。

是以列舍無次。

列舍卽列宿。文選郭景純遊仙詩注、引淮南許注、二十
八宿、一宿爲一舍。言天人相感應、列宿亦亂其次序。變星

有芒。

言彗星
見。

熒惑回逆。

回、返也。逆、迎也。言熒
惑應變、回返而預爲兆。

孽星在旁。

孽星、猶太平御覽天部七
之言秋星。謂秋星常守於

其分野而不去、如在旁也。
以上皆借天象以示警耳。

有賢不用安得不亡。

言總因在不用賢。孟子盡心下篇曰、不信
仁賢、則國空虛。墨子親士篇曰、緩賢忘

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會有也。孫云、上皆韻語。純一案唐韻
正十一庚行下引此文、先秦韻讀注陽部。古音諸十六庚引此。

公曰、可去乎。對曰、可致者

可去、不可致者不可去。公曰、寡人爲之若何。對曰、盍去冤聚之獄、使反田

矣。冤獄釋、則民心安。
耕者多、則民食足。

散百官之財、施之民矣。

易益彖傳曰、損上
益下、民說无疆。

振孤寡而敬老人

矣。振孤寡以興仁、敬老人以教孝。孫云、
田民人爲韻。純一案古音諸七真引此。

夫若是者、百惡可去、何獨是孽乎。

孽指熒惑。
言能行德

政、則太和翔洽、一切惡孽自
消。楚申包胥云、人定勝天。

公曰、善。行之三月、而熒惑遷。

此章要指、教主
政者修德也。

景公將伐宋、曹二丈夫立而怒。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舉兵將伐宋、師過泰山。

太平御覽三百七十八引古文瓌
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

公曹見二丈夫立而

怒、其怒甚盛。

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九、引作公夢見二大夫、意怒
甚盛。孫云、說文曹、目不明也。古借爲夢字。

公恐覺辟門。

孫云、辟
讀如開。

召

占曹者至。公曰、今夕吾曹二丈夫立而怒、不知其所言、其怒甚盛、吾猶識

其狀、識其聲。占曹者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

謂不祭泰
山之神。

故泰山之神怒也。請

趣召祝史、祠乎泰山、則可。公曰、諾。明日、晏子朝見、公告之、如占曹之言也。

公曰占蓍者之言曰師過泰山而不用事故泰山之神怒也今使人召祝

史祠之晏子俯俯首而思有間對曰占蓍者不識也此非泰山之神是宋之先

湯與伊尹也公疑以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嬰請言湯伊尹之狀也

湯哲而長頤以髯舊傷下有質字、頤謂頤。孫云、詩毛傳哲、白哲、說文人色白也。藝文類聚作傷長頭而髯、太平御覽作傷長頭而寡髮、一作長頭而髯、髯當為鬚。

盧云、論衡死偽篇無質字、因下哲字誤衍、顏論衡作頤。純一案論衡作哲以長、與黑而短對文、哲上不應有質字。毛詩顏、頤角豐滿也。與兌上矛盾、論衡作頤是。易頤鄭注、頤者、口車輔之名、哲釋名釋形體、輔車或曰頤車。凡繫於車、皆取在下載上物也。頤與豐下相應、今據論衡刪正。

兌上豐下孫云、兌讀如銳。盧云、論衡兌作銳、下同。倨身而

揚聲倨、論衡作倨。史記司馬相如傳、倨以驕驚。索隱引張揖倨、直頂也。義同。孫云、太平御覽作高聲。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

而髯孫云、蓬、太平御覽作蓬頭。純一案荀子非相篇云、豐上兌下、倨身而下聲。倨身、曲伊尹之狀、面無須、注與與膚同。義與此異。豐上兌下倨身而下聲

公曰然是已今若何論衡作今奈何。言今將如之何。晏子曰夫湯太甲武丁祖乙孫云、太甲、湯子。祖乙、武丁、小乙何。夏甲子。天下之盛君也威君、有德之君。不宜無後今惟宋耳而公伐之故湯伊尹

怒請散師以平宋以平宋、論衡作和於宋。言諸道散其師以與宋平、和好曰平。景公不用蘇云、不終伐宋。晏子

曰公伐無罪之國元刻如此。所局本脫公字。言伐無罪之國、具有非攻之意。以怒明神干湯伊尹之怒。不易行以續蓄

師若果進軍必有殂晏子言盡於此。軍進再舍軍行三十里為一舍。鼓毀將殪孫云、將讀將帥。說文殪、死也。

公乃辭乎晏子散師不果伐宋孫云、太平御覽引古文瑣語曰、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丈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者何如哉。純一案鮑刻御覽無者字。公曰、其實者甚短、大小上純一案鮑刻作大上小下應作小上大下其言甚怒、好倪純一案鮑刻作便是下同。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純一案鮑刻有大而短三字是。

大上小下，赤色而髻，其言好悅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越君師，不知遠之。遂不果伐宋。純一案此章要旨為非攻。謂不可以齊之強，凌宋之弱也。

景公從政十八日不返國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敗于署梁。

孫云、地名未詳。蘇云、韓詩外傳作齊景公出田。純一案藝文類聚二十四作景公敗、六十六改作田。御覽四百五十六作敗、三百七十六作田。

有八日而不返。

孫云、藝文類聚作反。純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六作返、四百五十六作反。類聚六十六無而字。蘇云、韓詩外傳八作七。

晏子自國往

見公。

類聚二十四作晏子往見公。蘇云、韓詩外傳作晏子乘而往。十六作晏子因往見公。御覽三百七十六同。四百五十六作晏子乘而往。

比至。

類聚六十六比至作而。

衣冠不正

類聚二十四不上有盡字。

不革衣冠望游而馳。

孫云、說文游、旌旗之驪也。韓云、韓詩外傳無此八字。

公望見晏子下車

逆勞曰。

舊作下而急帶曰、孫云、急東其帶也。藝文類聚（純一案六十六）作下車急曰、一作逆勞曰、（純一案類聚二十四）帶與勞字相似、或當為逆勞。蘇云、韓詩外傳、作景公見而怪之曰。純一案下而急帶、文不成義、當是下車逆勞之誤。今據孫校改。

義、當是下車逆勞之誤。今據孫校改。

夫子何為遽

孫云、藝文類聚作遽至。蘇云、韓詩外傳作夫子何遽乎、拾補按改。純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六作夫子何遽、四百五十六作夫子何遽乎、疾也。卒也。

六作何其遽。遽、疾也。卒也。

國家得無有故乎。

舊無得字、孫云、無有、藝文類聚作得無有、太平御覽作得無。王云、案無上有得字、而今本脫之。韓上篇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微、無也。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十作得無有急乎。藝文類聚人部八、產業部下、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七、九十七、並引作得無有故乎。

純一案據補。案故當從韓詩外傳作急。下文不亦急邪、正承此而言。今作故、則與急不相應矣。

晏子對曰不亦急也。

也讀為邪。孫云、藝文類聚作無急也。蘇云、韓詩外傳作晏子對曰然有急、無下句。

雖然晏願有復也。

復、白也。

國人皆以君為安于野而不安

于國。

兩于字舊脫、從黃校據御覽四百五十六補。案類聚二十四、無為字及兩于字、六十六省作國人皆謂君安野而好獸。御覽三百七十六同、惟謂作以。

好獸而惡民

民、類聚作人。蘇云、韓詩外傳作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此下載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乾淺云云、與此少異。

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

婦獄訟之不正乎。

王云、吾字不當有、蓋衍文也。韓詩外傳太平御覽皆無。劉云、吾字不可通、吾蓋若字之誤。純一案劉說是。

則泰士子

牛存矣。

孫云、泰士官、子牛名。孟子皋陶為士。韓詩外傳作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蘇云、泰士、即曲禮下六大中之大士。泰、大同。鄭注云、大士以神仕、大士正獄訟。蓋若秋

官士師、察獄訟之辭矣。

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

孫云、泰祝官、子游名。韓詩外傳作祝人泰宰在。蘇云、

泰祝、即曲禮六大中之大祝。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即此也。

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

孫云、行人官、子羽名。黃云、子羽、韓詩外傳作子牛。

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乎、

平字舊脫、從蘇校補、與上文一律。孫云、辟讀如闕。

則申田存矣。

此脫人名。矣舊作焉、據御覽三百七十六改、與上下文一律。孫云、韓詩外傳作焉、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俞云、申田、官名也。申

當為司。史記留侯世家、以良為韓申徒。徐廣曰、申徒即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莊子大宗師篇申徒狄、釋文曰、崔本作司徒狄。是申與司徒通、申田即司徒也。管子小匡篇、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為大司田、此齊有司田之證。黃云、俞說申田即司徒是也。但齊之司田、自有申田之名。管子立政篇、詳敘虞師之事、司空之事、申田之事、鄉師之事、工師之事。云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以時均修焉、為國家之有餘申田之事也。今本管子申又誤由、王氏雜志以為衍文、失之。蘇云、黃說是。

不足聘乎、

盧云、聘字衍。純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六引同。語意不明、疑有譌奪。

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

御覽、作吾子。

猶心之有四支、

類聚六十六、御覽四百五十六、並有也字。

心有四支、

孫云、韓詩外傳作肢。

故心得佚焉。

常人四支有佚時、心無佚時。此云心有四支而得佚者、妄也。

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

類聚作有四支故心有佚、寡人有吾子故寡人佚也。

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異。

孫云、太平御覽作言與君異。純一案鮑刻御覽四百五十六同此。孫所見本不同。此文疑當作

嬰所聞與君言異。

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

則可舊作可得、王云、可得二字、與上下文義皆不貫。可得本作則可。則可者、

承上之詞、與下文不亦久乎相應。今本作可得者、得字涉上文得佚而衍、又脫去則字耳。韓詩外傳作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文雖異而義則同。藝文類聚產業部、

引作若心有四支而得佚則可。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作乃若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則可。今據以訂正。純一從之。

令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亦

久乎。公于是罷政而歸。

御覽四百五十六改作田、無而字。三百七十六作公罷田而返。類聚六十六作公乃罷田而歸。孫云、藝文類聚(二十四)作罷田即日歸。

韓詩外傳(十)用此文。

景公欲誅駭鳥野人晏子諫第二十四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

孫云、驚鳥。令去也。

公怒令吏誅之。

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九百十四引、並脫怒字。

晏子曰野

人不知也。

御覽四百五十六引、人下有實字。

臣聞賞無功謂之亂。

蘇云、治要聞下有之字。一、案御覽四百五十六同。

罪不知

謂之虐。

御覽謂下有入字、非。

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君不明先

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輕誅。

蘇云、從、猶縱也。曲禮欲不可從、從亦

讀縱。治要有也字。一、案先王制禁、仁

民愛物、所以充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保合太和也。景公縱欲犯禁、失本性之真矣。呂氏春秋知度篇曰、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旨哉。

夫鳥獸固人之養也。

引作鳥獸故非人所養。

野人駭之不亦宜乎。公曰善。自今已來。

已來、來舊作後、王云、自今已後、本作自今已來。

後人習聞自古已來之語、罕見自今已來之文、故改來為後也。不知自今已來、猶言自今已往也。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羽族部一、引晏子皆作自今已來。純一今據改。案治要作自今已來。御覽四百五十六作自爾以來、九百十四作自爾已來。以、已同。

弛鳥獸之禁。

孫云、弛、太平御覽作未有。純一案御覽見四百五十六。又九百十四作一弛。無

以苛民也。

蘇云、治要苛作拘。純一案此章要旨、在仁民愛物、所以貴養也。此與下章並外十三章大旨同。

景公所愛馬死欲誅圉人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

羣書治要脫人字。

暴病死。

病字舊脫、從王校補。孫云、詩傳暴、疾也。說文暴、疾有所趣也。玉篇步到切。王云、此

本作景公使人養所愛馬、無圉字。今本有之者、後人依說苑正諫篇加之也。案說苑曰、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下文曰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二圉人上下相應。此文但言使人養馬、而無圉人之文。

故下文亦但言殺養馬者、而不言殺圉人。若此文作圉人、則與下文不相應矣。又此章標題、本作景公所愛馬死、欲誅養馬者。今本養馬者作圉人、亦後人所改。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獸部上、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獸部八、引此皆無圉字。又案暴死二字、文義不明。藝文類聚人事部八作暴死、

亦後人以俗本晏子改之。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皆作暴病死。藝文類聚獸部、太平御覽獸部、皆作馬病死。文雖不同、而皆有病字、于義為長。

蘇云、韓詩外傳載一事大同、彼作齊有得罪于景公者。

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

孫云、太

平御覽作持。蘇云、治要令作命。第一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字之

案治要脫起字、類聚九十三解作殺。而問于公曰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舊無古時

治要、及太平御覽四百五十六補。而問于公曰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二字、孫

云、軀太平御覽作體。王云、羣書治要作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是也。今本脫敢問古時

四字、則語意唐突。太平御覽人事部、亦有古時二字。盧云、曰下御覽有古者二字。第一案者或皆

之形譌。上文有問字、敢問二字可省、今據增古時二字。晏子此問、足以發景公之深省、啟迪其與

堯舜同具之仁心。韓詩外傳八作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

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公懼然曰懼舊作變、孫云、變太平御覽作懼。王云、變本

主、其肢解人、不容從何肢解始也。公懼然曰懼舊作變、孫云、變太平御覽作懼。王云、變本

知懼然即懼然也。說文舉、九遇切、舉目驚懼然也。經傳通作懼、檀弓公懼然失席是也。又通作懼、

大戴記用兵篇公懼焉曰、懼焉即懼然。莊子庚桑楚篇、南榮趺懼然顧其後。漢書惠紀贊、聞叔孫通

之諫則懼然。皆驚貌也。羣書治要、及鈔本御覽人事部、從寡人始俞云、晏子問支解人從

並作公懼然、刻本改爲懼然。第一案王說是、今據正。從寡人始何軀始、而公遽云從寡

人始、語殊不倫。據韓詩外傳作景公離席曰、懼之、罪在寡人。疑晏子本作公懼然曰從之。從即殺

也。寡人始三字、必有奪誤。或亦如外傳文、或文不必同、而意則必相近也。蘇云、從寡人始不誤。

蓋景公悔心乍萌、率爾而對。若既緩之矣、下何以云屬獄乎。治要無此句、及下六字。第一案此文

當作支解人從寡人始、今本脫支解人三字、故俞云語殊不倫。公因晏子之問、懼然驚悟堯舜不支解

人。乃曰支解人從寡人始、不可爲也、遂不支解。孫云、御覽從公曰蘇云、二字當

蓋是非之心、感於堯舜之盛德、一時頓現也。遂不支解。孫云、御覽從公曰蘇云、二字當

字之

舊無古時

二字、孫

云、變本

王云、變

本

何軀始、

而公遽云

從寡

人始

不誤。

第一案

此文

當作

支解

人從

寡人

始

不支

解

孫云、

御覽

從公

曰

蘇云、

二字

當

蓋是

非之

心、

感於

堯舜

之盛

德、

一時

頓現

也。

遂不

支解

孫云、

御覽

從公

曰

蘇云、

二字

當

蓋是

非之

心、

感於

堯舜

之盛

德、

一時

頓現

也。

遂不

支解

孫云、

御覽

從公

曰

蘇云、

二字

當

蓋是

非之

心、

感於

堯舜

之盛

德、

一時

頓現

也。

遂不

支解

孫云、

御覽

從公

曰

蘇云、

二字

當

蓋是

非之

心、

感於

堯舜

之盛

德、

一時

頓現

也。

遂不

支解

孫云、

御覽

從公

曰

蘇云、

二字

當

蓋是

非之

心、

感於

堯舜

之盛

德、

一時

頓現

也。

遂不

支解

孫云、

御覽

從公

曰

蘇云、

二字

當

蓋是

非之

心、

感於

堯舜

之盛

德、

一時

頓現

也。

遂不

支解

孫云、

御覽

從公

曰

蘇云、

二字

當

蓋是

非之

心、

感於

堯舜

之盛

德、

一時

頓現

也。

遂不

支解

孫云、

御覽

從公

曰

蘇云、

二字

當

蓋是

非之

心、

感於

堯舜

之盛

德、

一時

頓現

也。

遂不

支解

孫云、

御覽

從公

曰

蘇云、

二字

當

蓋是

非之

心、

感於

堯舜

之盛

德、

一時

頓現

也。

遂不

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

孫云、類聚作一當死也、下作二當死也、三當死也。純一案類聚見九十三。

又殺公之

所最善馬、

孫云、善御覽作愛。盧云、御覽無最字。

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

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

孫云、藝文類聚怨下有叛字、輕下有伐字。純一案此十六字、亦見諫下二十三章。

汝一殺

公馬、

舊脫一字、從孫校據御覽補。

使公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鄰國。

公字舊脫、據御覽補。四百五十六補。

當死罪三

也。

句首舊錄上文衍仲字、從蘇校刪。

今以屬獄。

蘇云、治要今作令、疑形近而譌。純一案御覽今亦譌令。墨子魯問篇曰、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晏子足以當之。

公喟然歎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

孫云、釋、藝文類聚作舍、一作赦。太平御覽作赦。

勿傷吾仁也。

孫云、說苑正

諫篇用此文。王云、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人部獸部、太平御覽人事部獸部、皆但有公喟然曰赦之六字。今本夫子釋之三句、皆後人依說苑加之。歎字亦後人所加。蘇云、治要載此章在雜上。

晏子春秋校注卷二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諫下第二 凡二十五章

景公藉重而獄多欲託晏子晏子諫第一

景公藉重而獄多

盧云、藉即藉斂。

拘者滿圜

追科爲罪。孫云、據此及左傳圍伯戲于韓陽之文、知圜非秦獄名。

說文圜、圜圍、所以拘罪人。

怨者滿朝

太平御覽四百八十三、又六百四十三、引此文並同。案怨因藉重而與、屬民言、則怨者必滿野。下文云左右爭之甚于胡狗、則怨者亦滿朝。此文疑本作拘者滿圜、怨者滿朝野。因傳寫脫圜字、校者又刪野字耳。

晏子諫公不聽

公謂晏子曰

夫獄國之重官也

願託之夫

子晏子對曰

君將使嬰勅其功乎

孫云、說文敕、戒也。勑、勞也。經典多用勑爲敕。

則嬰有壹妾能書

足以治之矣

此勑當讀勑也。盧云、勑通敕、功謂功效也。下云勑其意、謂革民之心也。則嬰有壹妾能書足以治之矣。妾舊作安、俞云、有一妾能書足以治之、極言治之之易、雖婦女可也。下文曰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蓋兩語皆借稽之詞、故景公不說也。純一案俞說是、今據改、下同。言能省刑恤民之苦、有如婦女之仁慈、足以收治獄之效。

君將使嬰勑其意乎

夫民無欲殘其家室之生

以奉暴上之僻者

則君使吏比而焚之而已矣

言民積怨、因暴斂耳。君欲使一廉吏、焚其比戶之租券、可立得其懽心。孫云、言焚其懽心也。蘇云、孫說是。勑意、所謂革心也。革心上德、故懽可焚。下云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正承此反言以詰公不焚懽之非耳。

景公不說曰

勑其功則使壹

妾勑其意則比而焚

舊脫而字、據上文補、蘇校同。云句絕。如是猶云若是、屬下爲義。

如是夫子無所謂能治國

乎

晏子曰

嬰聞與君異

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

孫云、貉當爲貉。

多者十有餘

寡者五六

然不相害傷

今東雞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

各足其欲故。

今東雞豚妄投之

其折骨決皮

豚而相傷也

可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立

見也。見舊讀得、俞云、得字誤不可通、乃見字之誤。史記趙世家未得一城、趙策得作見。留侯世家果見穀城山下黃石、漢書見作得。蓋得字古作見、其上也從見、故見得二字、往往相混。純一案俞說是、今據改。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蘇云、論讀爲倫。倫等也、言審其貴賤之等也。作論者、信字耳。易屯象傳君子以經綸、釋文音

倫。荀爽曰、論、理也。逸周書官人篇、辨小物而不知大倫、大戴記倫作論。並論倫通之證。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

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孫云、文選、

危無當。劉琨林注、當、底也。去聲。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

以奉上。晏子兼愛之心如揭。而君側皆彫文刻鏤之觀。彫從元刻、所局本作雕、孫云、彫正字。純一案此即墨家非樂之指。此無

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燔。燔舊讀燔、王引之云、火能燒薪、燔則不能燒薪、燔當爲燔、下操燔同。說文

燔、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燔避火也。淮南說林篇曰、一家失燔、百家皆燒。史記淮陰侯傳曰、燔至風起。漢書敘傳曰、勝廣燔起、梁籍扇烈。是燔即火也。故曰操寸之燔。天

下不能足之以薪。燔燔字相似、世人多見燔、少見燔、故諸書燔字多誤作燔、說見呂氏春秋燔火下、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改下同。天下不能足之以薪。之字

從王蘇校補、與上文一例。今君之左右、皆操燔之徒。而君終不知。鐘鼓成肆。蘇云、肆猶列也。千戚

成舞。此必奪民衣食之財而爲之。雖禹不能禁民之觀。墨子非樂篇曰、與君子聽之、廢賤人之從事。晏子意同。且

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飾者、加以文采之謂。民之欲難制而易緩、今引而侈之、又從而嚴禁之、猶決其隄而止水之不已益也、故聖人猶

難之。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飢之、勞其力而疲之。是之謂殘民之生。孫校

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是之謂暴上。非嬰所知也。

景公欲殺犯所愛之槐者晏子諫第二

景公有所愛槐、令吏謹守之。藝文類聚二十四又八十八引、並無謹字。植木縣之下、令曰。之下二字疑衍。犯

槐者刑傷槐者死。

下槐字舊作之、孫云、傷之、藝文類聚作傷槐。盧云、之列女傳作槐字。結一、案太平御覽四百五十六、又五百十九、又九百五十四引、之均作槐、今

並據有不聞令、醉而犯之者。

孫云、令御覽作命、同。醉、藝文類聚一作通、御覽作通、純改。一、案鮑刻御覽四百五十六、又五百十九、並作令。犯、類聚八

十八作

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加罪焉。

孫云、藝文類聚作君令收而拘之、將加罪焉、一作加刑。盧

云、且、御覽作將。

其子往晏子之家說曰、

舊往下有辭字、說作託。從黃校據太平御覽刪正。孫本

子為質、杜預注子、女也。孟子告子下險東家牆而擲其處子、趙岐注處子、處女也。凡言子者、男女之通稱。俗本、子上增女字、非是。黃云、元刻本作其子往、無女字。

負郭之

民賤妾、郭舊作賤、俗、從孫校改。與城郭相依曰負郭。

請有道于相國

言晉謁于有道之相國。

不勝其欲、願得

充數乎下陳。

言願充侍妾後列之數。

晏子聞之笑曰、嬰其淫于色乎、

其猶豈也、言嬰豈淫于色乎、何為年老而見奔女。雖下三

章曰、我其嘗殺不辜、豈無罪邪。其亦當譴豈、與此同。

何為老而見犇。

孫云、見淫奔也。

雖然、是必有故、令內之。

內、納同。言

女子入門、

女子、列女傳作既。

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

憂形於色。

進而問焉、曰所

憂何也。

對曰、君樹槐縣令、犯之者刑、傷之者死、妾父不仁、

孫詒讓云、仁讀為

部云、佞巧謂高材也。从女、仁、不聞令、醉而犯之、吏將加罪焉。妾聞之明君蒞國

聲、不仁即不佞、言不材也。

立政、不損祿、

不輕損人之祿。

不益刑、

不淫刑於法外。

又不以私害公儻、

孫云、說文恚、怒也。一、案犯槐所觸者私

恚、非公法所禁、故曰不以私恚害公法。

不為禽獸傷人民、

人民貴於禽獸故。

不為草木傷禽獸、

有情貴於無情故。

不為野

草傷禾苗、

人非禾苗不生活、故禾苗貴於野草、槐不損野草類耳。

吾君欲以樹木之故、殺妾父、

是以私恚害公法、且視民命

賤於草木。

孤妾身、

豈惟損人之祿。

此令行于民而儻于國矣、

文有脫誤、疑本作此今可行于民而法于國乎。言此令豈可通

行于民間而為一國之明法乎。今本令下脫可字、乎又訛矣、義遂不可通。

雖然、妾聞之勇士不以衆彊凌孤獨、

以衆強凌孤獨、不義可

明惠之君惠、通不拂是以行其所欲。是者、非之反。拂違戾也。言不違反正理以逞邪僻之欲。孫云、獨欲爲韻。地

一案古音諸六屋引此。此譬之猶自治魚鼈者也。去其腥臊者而已。盧云、此與下味墨教人危坐、兩喻俱不甚可了。或

以去其腥臊、則於魚鼈無傷也。味墨猶言黑暗、黑暗之中教人危坐、人其從之乎、言人不能從也。蘇云、腥臊、皆害魚鼈之味者。治魚鼈但去其害味之物、不全棄魚鼈。以喻治國者、但去其有害于

國之人、不欲以小味墨而與人比居。補、字舊脫、據下句庾肆而教人危坐。味墨猶言黑

與人比居、動輒恐遭危害。庾肆、無屋之露肆。於此教人危坐、身心烏得安甯。皆喻法令之苛、人民手足將無所措。下有脫文。今君出令于民、苟可儻于

國而益善于後世。孫云、可一本作有。則父死亦當矣。妾爲之收亦宜矣。收謂甚乎今

之令不然、以樹木之故、罪儻妾父。法疑當作殺、下文刑殺不辜謂之賊、可證。言以樹木之故、加罪于妾父而殺之、不能益善於後世甚矣。今

作罪法妾父、文義不明。妾恐其傷察吏之儻而害明君之義也。二句、太平御覽五百十九、作恐害明君之政、損明君之義。察吏、

列女傳作鄰國聞之、皆謂吾君愛樹而賤人其可乎。御覽九百五十四、作謂君愛槐而

且使費賤顛倒、僇刑之。聲傳遍各國、烏乎可。願相國察妾言、以裁犯禁者。裁者、量度體制而斷決之也。晏子曰、甚矣吾

將爲子言之于君、使人送之歸。明日、早朝。早從孫本、元刻作蚤。而復于公曰、復、白嬰聞

之窮民財力、以供嗜欲、謂之暴。孫云、供太平崇玩好、威嚴擬乎君、謂之逆。盧

言一玩好之物耳、而其威嚴乃擬乎君、犯之則有罪也。列女傳作嚴威令、下同、似非。刑殺不稱、謂之賊。稱舊作辜、王云、不辜本作不

謂不當也。下文曰刑殺不稱賊民之深者、即承此文言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刑殺不稱謂之賊。列女傳辯通篇作不正、亦是不稱之意、故知辜字爲後人所改。純一今據正。此

二者、守國之大殃也。也字舊脫、從黃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美飲食之具、

列女傳作美飲食之具。王云、飲食與鐘鼓宮室對文。純一今據正。懸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崇玩好、

縣愛槐之令載過者馳步過者趨威嚴擬乎君逆民之明者舊衍也字、據上下文、蘇校同。民

字舊脫、案列女傳作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威嚴令三字不詞、當從此作威嚴擬乎君、是逆民之明者。謂君尊槐而賤民、違反民意、甚顯明也。今據補。犯槐者刑、傷槐

者死、刑殺不稱孫云、藝文類聚作刑。然、黃云、元刻脫刑字。賊民之深者類聚者下有也字。賊民即賊自心。之仁、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君

享國孫云、享藝文類聚作饗。一案御覽四百五十六同。德行未見于衆孫云、衆、御覽作民。而三辟著于國類聚三作刑。蘇云、

三辟、桑嬰恐其不可以莅國子民也民、御覽作人、非。公曰孫云、類聚御覽、下有善字。微大夫教寡

人、幾有大罪、以累社稷。今子大夫教之、社稷之福、寡人受命矣。晏子出、公

令吏罷守槐之役吏舊作趣、從黃校據。御覽五百十九改。拔置縣之木、廢傷槐之德、出犯槐之囚。

孫云、列女傳齊傷槐女者、傷槐衍之女也、名靖云云。事與此同。純一案列女傳文與此異、宜參稽。此章與下章及外上九章外下十一章皆同。

景公逐得斬竹者囚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樹竹、令吏謹守之。藝文類聚二十四、初學記二十引、並無謹字。公出、過之、有斬竹者焉。類聚及初學記、並無焉。公以車逐盧云、初學記有之字。得而拘之、將加罪焉。晏子入見曰、君亦聞吾先君

丁公乎。上君字從孫校本、蓋據藝文類聚改。元刻作公。類聚無亦字。公曰、何如。晏子曰、丁公伐曲城。城舊作沃、王云、曲沃

本作曲城、此後人妄改之也。曲城一作曲成、漢書地理志、東萊郡有曲成縣。高帝六年、封蟲達為曲成侯者也。其故城在今萊州府掖縣東北。史記齊世家云、太公東就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邱。又云營邱邊萊。然則齊萊接壤、故丁公有伐曲城之事。若春秋之曲沃、即今之絳州聞喜縣。東距營邱二千餘里、丁公安得有伐曲沃之事乎。藝文類聚人部八引此、正作伐曲城。純一今據改。勝

之、止其財、禁止財物。出其民、公曰自莅之。日字從元刻、舊誤曰、黃蘇並從盧校作日。有與死人以出者、

公怪之、令吏視之。類聚無吏字。則其中有金與玉焉。有字舊脫、文義不明。從王校。據藝文類聚補。類聚無與字。吏請

殺其人收其金玉。公曰以兵降城。

孫云、降類聚作攻。

以衆圖財。

圖元刻孫本並譌圖、孫據類聚正、蘇從之。

不

仁。

說文仁、親也、从人二。言彼此密相親愛也。今以兵逞強、以衆行劫、不仁甚矣。

且吾聞之、君人者

君人舊倒、據類聚及初學記乙。

寬惠慈

衆不身傳誅。

孫云、傳讀爲專。類聚作身不安誅。

令捨之。

孫云、類聚作令吏舍之。

公曰善。晏子退。公令出斬竹

之四。

景公以搏治之兵未成功將殺之晏子諫第四

景公令兵搏治。

王云、治者、輒也。搏治、謂搏土爲輒。廣雅曰、治、輒也。

當牖冰月之間而寒。

孫云、牖當爲牖。左傳、虞不臘矣。

說文、冬至後二戌、臘祭百神。所刻本改臘。

民多凍餒而功不成。公怒曰爲我殺兵二人。晏子曰諾。

少爲聞。

爲字疑衍。

晏子曰昔者先君莊公之伐于晉也。

于字衍。

其役殺兵四人。

下有脫文。

義不可曉。問上二章、載莊公伐晉。事在左傳襄二十三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年、均未見殺兵四人事、今亦無考。揣晏子之意、或以莊公恣意殺兵四人、未幾身滅于崔氏。以好殺人者終被人殺、用示警耳。今令而殺兵二人、而字衍。是殺師之半也。

殺師從元刻、所刻本倒。盧云、元刻是、黃云、凌本同元刻。

公曰諾。

是寡人之過也。令止之。

景公冬起大臺之役晏子諫第五

晏子使于魯。比其返也。

此四字、蓋後人妄加。下文國人望晏子、望其返也。晏子至、晏子返也。則此處不應有比其返也四字明矣、當刪。

景公

使國人起大臺之役歲寒不已凍餒者鄉有焉。

舊餒下衍之字、從盧校刪。藝文類聚作景公起大臺、歲寒、役之凍餒

者鄉有焉。初學記同。北堂書鈔百五十六作役者凍餒、餘同類聚初學記。

國人望晏子晏子至已復事公延坐。

延從孫校本元刻作迺。

孫云、藝文類聚作公延晏子坐。今本延作迺、非。統一案初學記同類聚、書鈔作延晏子坐。

飲酒樂。晏子曰君若賜臣臣請歌之歌。

曰庶民之言曰、凍水洗我若之何、書鈔無曰字、水作冰是。凍水洗我、謂將太上靡

散我若之何。孫云、太上、尊辭。散、藝文類聚作解是。江有諸云、洗、叶音緣、散音緣、元文

也。書鈔太作奉。蘇云、此歌一作庶民之饒我若之何、奉上奏微我歌終、喟然歎而流涕。王

若之何、與此小異、見廣文選。靡散一作靡、見梅氏古樂苑引。

敬而二字、後人所加。上言喟然、下見流涕、則喟然之爲歎可知、無庸更加歎而二字。藝文類聚歲

時部下、初學記入部中、並引作喟然流涕、無歎而二字。諫上篇公喟然、後人加歎字、謬與此同。

純一案書鈔作喟然而流涕、數字當刪。晏子心誠愛民、故能動公。

夫、猶寡人將速罷之。類聚作公止之曰、子殆爲大臺之役夫、寡人將罷。案晏子再拜

拜也。爲凍饒者出而不言。魯則歸遂如大臺。如、往執朴、鞭其不務者。不務、不勤也。不勤

覺寒而增怨、故鞭之。蓋日、吾細人也、皆有蓋廬、以避燥溼。溼從孫本、元刻作濕。盧

下皆同。案此以宋子罕事傳會之耳。俞云、蓋乃盍字之誤、盍讀爲闔。襄十七年左傳、吾儕小人皆

有闔廬、以避燥溼寒暑、語意與此同。蘇云、左傳載子罕事大同、其下章即載晏子事、疑記者連上

章並誤以爲晏子事、因大臺之役以成其說耳。今君爲一臺而不速成。舊說今字、一作壹。從御覽何以爲役。

而君出令、趣罷役。趣、催車馳而人趨。各疾走仲尼聞之、喟然歎曰、古之善爲

人臣者、聲名歸之君、禍災歸之身。墨子魯問篇曰、美魯在上、而怨讐在下。安樂在入則

切磋其君之不善。孫云、磋當爲磋。純一案器出則高譽其君之德義。所以安民心是

以雖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諸侯、不敢伐其功。易繫辭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朝諸侯、致諸侯來朝也。不敢伐其功、言功成而不居也。此當此道者、其晏子是耶。此與下

知晏子不獨爲墨家、兼具道家儒家之要妙、蓋其道本同也。

上十二章
大旨同。

景公爲長康欲美之晏子諫第六

景公爲長康

元刻注云康、舍也。孫云、太平御覽注云、音來、舍也。玉篇同。當爲康省文。

將欲美之有風雨作公與晏

子入坐飲酒致堂上之樂酒酣晏子作歌曰穗令不得穫

今舊作乎、王云、穗乎本作穗令、與下句

文同一例。錄書今乎相似、故今誤爲乎。太平御覽人事部九十七引此。正作穗令。純一今據改。蘇云、虞喜志林云、禾有穗令不得穫、作令是。

秋風至今殫零落

殫、散之也。孫云、殺讀如殫。說文殫殫落爲韻。純一案古音諸五音引此。

風雨之拂殺也

太上之靡弊也

晏子之心、昭昭然爲百姓憂不足、與墨子同。孫云、殺弊爲韻。純一案唐韻正十四

黠殺、所八切。去聲則所介切。引此文爲古韻之證。古音諸二月引此。紅有誥云、穫落韻魚部。敝音雙、殺散韻、祭部。

歌終顧而流涕張躬而舞

日夫子爲賜而誠于寡人

孫云、誠御覽作讓。

是寡人之罪遂廢酒罷役不果成長康

景公爲鄒之長塗晏子諫第七

景公築路寢之臺

孫云、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

三年未息又爲長康之役

蘇云、治要又上有而字。

二年

未息又爲鄒之長塗

治要作途、下同。

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

勤、勞苦也。

公不息乎

息事以恤民力。蘇云、治要公作君。

公曰途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

民力者不得其樂

舊君上有明字。屈上窮上俱有不字。王云、此文本作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屈者、竭也。見呂氏春秋慎勢篇注。言君竭民之財、

將以求利也、而必不得其利。窮民之力、將以爲樂也、而必不得其樂。故下文云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今本君上、涉下文不遵明君之義、衍明字。屈窮二字上、又涉下文雨不得、各

份一不字、則義不可通矣。羣書治要、正作君居民。昔者楚靈王作頃宮。盧云、頃元刻作傾。黃云、凌本同元刻。蘇云、治要作下有為字、頃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之臺、五年又不息也。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息也。

孫云、左傳昭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杜預注臺在今華容城內。孫當從左傳為裕、昭十二年傳、楚子次于乾溪。

杜預注在譙國城父縣南。王云、自又為章華之臺以下、文有脫誤。羣書治要作又為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為乾溪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文義較為順適。純一案王說是、當據治要訂正。孫治要亦作裕、靈王死于乾溪。治要脫于字。而民不與歸。歸上舊衍君字、據治要當從孫校改。下同。靈王死于乾溪、而民不與歸。歸上舊衍君字、據治要當從孫校改。下同。今君不遵明王之義、而循靈王之迹。

比事皆切。蘇云、治要遵作道、循作脩、形近而相亂。嬰懼君有暴民之行、蘇云、治要有上有之字。而不睹長康之樂也、不若息之。

言君不息長塗之役、敢於行暴、公曰、善、非夫子、舊衍者字、據治要刪。寡人不知得罪于百姓深也、于是令勿委壤。

孫詒讓云、壤讓也。景公為鄭之長塗、須微委壤土。今罷役、故令勿委壤也。餘財勿收、收、斂也。斬板而去之。

盧云、檀弓斬板、鄭注板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縮謂縮板之繩。

景公春夏游獵與役晏子諫第八

景公春夏游獵與役晏子諫第八

景公春夏游獵、太平御覽十九脫春字。又起大臺之役。晏子諫曰、春夏起役且游獵、御覽脫且字。奪民農時、國家空虛、不可。景公曰、吾聞相賢者國治。

孫云、治太平御覽作成。純一案鮑刻御覽作治。臣忠者主逸。吾年無幾矣、御覽注言將老。欲遂吾所樂、卒吾所好、御覽注卒、即律反。子其息矣。

息、休息、言子無庸干預。晏子曰、昔文王不敢盤遊于田、元刻如此、孫本作盤于田、蓋據御覽改。案盤、樂也。故國昌而民安。

文王勤政養民、恤孤獨故。楚靈王不廢乾溪之役、孫云、孫、御覽作裕。今本從水俗。據此起知前孫亦裕誤也。純一案御覽脫王字。

章華之臺而民叛之。今君不革。革、改也。孫云、革御覽作思。將危社稷而為諸侯笑。臣聞

忠不避死。不畏死。諫不違罪。違、猶也。君不聽臣，臣將逝矣。逝從元刻，御覽同。各本作遊、誘。盧黃蘇校同。逝、往也。去也。

景公曰：唯唯。御覽引止此，注云：唯唯，從其諫也。將弛罷之。未幾，朝韋罔解役而歸。孫云、朝韋罔，或人名。俞云、

章罔、人名。朝者、召也。劉向九歎遠逝篇曰、朝四暨于九濱。王逸注曰朝、召也。上文景公曰唯唯特弛罷之、故未幾召韋罔解役而歸也。後人不知古書之段朝為召、故不得其解。若從孫氏以朝韋罔三字為人名、則彼自解役而歸、與景公無與、即不足見晏子匡諫之功矣。蘇云、俞說是。

景公獵休坐地晏子席而諫第九

景公獵休。息。坐地而食。晏子後至，滅葭而席。舊城上衍左右二字、太平御覽三百九十九文類聚六十九引此、並無、今據刪。席、類聚作坐。孫云、說文據、

批也。批、梓也。滅與滅同。蘇云、爾雅釋草葭華、郭注云即今蘆。公不說曰：寡人不席

而坐地。二三子莫席。說苑雜言篇、作寡人自以坐地、二三子皆坐地。而子獨搴草而坐之。孫云、搴、撝省

取也。藝文類聚作子獨席、純一案御覽七百九作子猶席、說苑而子作吾子。何也？晏子對曰：臣聞介冑坐陳不席。書鈔無坐陳二字。

獄訟不席，尸坐堂上不席。孫云、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獄尸不席。尸蓋尸之誤。說苑作唯喪與獄坐於地。蓋約此文也。尸坐堂上不席、言尸在堂則

坐者不席與。純一案書鈔亦作獄尸不席。王云、尸為死人、則不得言坐堂上。御覽百卉部七、引作尸在堂是也。今本在作坐者、涉上下諸坐字而誤。上字疑亦後人所加。案王說是。二者

皆憂也，故不敢以憂侍坐。類聚故上有臣字。說苑作今公曰：善。善舊作諾、王云、諾本作

席而後坐也。凡晏子有所請於公者、則下有公曰諾之文。此是晏子自言其所以設席之故、非有所請於公、公無為諾之也。蓋善與若字相似、善誤為若、後人因改為諾耳。後第十四善其衣服節儉、今

本善字亦誤作若。北堂書鈔服飾部二、藝文類聚服飾部上、御覽服用部十一引此、並作公曰善、純一今據改。令人下席曰：大夫皆席，寡人亦

席矣。孫云、說苑談叢篇用此文。純一案文見雜言篇、孫誤作談叢。

景公獵逢蛇虎以爲不祥晏子諫第十

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

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所謂不祥也也讀爲邪。說苑謂下衍之字、無。晏子對曰、無對

字、書鈔國有三不祥是不與焉是、指見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今本說苑同此、無對

字、下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不任、任、任以事也。總一案墨子向賢中篇曰、政令

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說苑有今上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

之穴也孫云、室穴爲韻。純一如虎之室如蛇之穴而見之蘇云、如窟于也、言于虎

充符篇、申徒嘉謂子產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言無執政于此者也。呂氏春秋愛士篇曰、

人之困窮甚如饑寒、言甚于饑寒也。史記汲黯傳曰、丞相宏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

景公爲臺成又欲爲鐘晏子諫第十一

景公爲臺孫云、意林臺成又欲爲鐘意林作欲復作鐘。蘇云、舊刻鐘鐘參錯、二字晏

子諫曰君國者不樂民之哀言爲一國之君者、當先民之憂而憂、後民之樂而樂。斷不可

諫篇無此君不勝欲既築臺矣今復爲鐘藝文類聚二十四、引作君今既已築臺矣、又是

重斂于民孫云、白帖作民必哀矣類聚民上有則字。說苑必作之。夫民無欲殘其室家之生、

而殘其生、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類聚作斂民哀以爲樂。是謂不祥孫云、意林作斂民作

民不哀乎。公乃止說苑公上有景字。孫云、

景公為泰呂成將以燕饗晏子諫第十二

舊說燕字據總目補

景公為泰呂成

舊本脫為字、今據標題補。孫云、呂氏春秋修樂篇、齊之衰也、作為大呂。高誘注大呂、陰律十二也。供云、呂氏春秋貴直篇、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

史記樂毅列傳、大呂陳於玄英。索隱、大呂齊鐘名、即景公所鑄。

謂晏子曰、吾欲與夫子燕。對曰、未祀先君而以

燕、非禮也。公曰、何以禮為。對曰、夫禮者民之紀。

紀謂別理、紛縷使不亂、喻彝倫攸敘也。

紀亂則民

失。

紀亂則民無所託命。亂紀失民危道也。公曰、善、乃以祀焉。

祀猶祭也、祭有四義。一、可以虛中致其誠敬。二、可以充不匱之孝

思。三、可使境內之民莫不敬。四、當有大澤惠及於下。如此則私欲滅而德配先祖矣。此與外下九章旨有相同者。

景公為履飾以金玉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為履

孫詒讓云、據下文云魯工不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又云令吏拘魯工。則此當云使魯工為履、今本蓋有脫文。純一案類聚八十三八十四兩引、均同此文。

黃金之綦

孫云、禮記內則履著綦。鄭氏注綦、履繫也。

飾以銀

御覽六百九十七、書鈔百三十六引、文並同。孫云、銀、藝文類聚作組。黃云、以銀孫頤谷云當依

文選馬融武帝文注作以組。蘇云、作組于義較長。

連以珠、良玉之絢

絢從孫本、元刻作絢、非。御覽六百九十七作絢。鄭氏注絢、履頭飾也。說文絢、縵縵約也。讀若鳩。

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晏子朝、公迎之、履重、僅能舉足。

黃云、御覽六百九十七、作不能舉之、純一案御覽八百十、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君作僅能舉之、之當為足、紳書形近之誤。類聚八十四引作足。

問天寒也。古聖人製衣服也。

孫云、藝文類聚古作古者。製作制。

冬輕而暖

孫云、暖類聚作暖。

夏輕

而清。

清從孫本、元刻作清。孫云、清、非。說文清、寒也。玉篇七姓切。純一案御覽四百九十三、引作古者聖人製衣服、冬輕而暖、夏輕而清。清字誤。六百九十七、引作古之制衣服、冬輕而

暖、夏重而清。重字更誤。墨子辭過篇曰、聖王為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今金玉之履、金足以為輕且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為輕且清。謹此則止。可為此文之增註。

今金玉之履

昔作君、王云、今君之履、本作今金玉之履。上文云景公為履、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絢、其長尺。冰月服之以聽朝。故曰今金玉之履、冰月服之、是重寒也。今本作今君之履、而無金玉

二字、則與重崇之義了不相涉矣。藝文類聚寶部下、御覽人事部 冰月服之是重寒也。御覽

一百三十四、服章部十四引此、並作今金玉之履、統一今據改。 九十七作是履重不節。御覽四百九十三 是過任也。失生之情矣。生讀為性、情、實也。 故魯工不

知寒溫之節、輕重之量、以害正生。蘇云、生、性也。正生猶言常性。統一案蘇說 其罪

一也。作服不常、以笑諸侯。蘇云、言作不常之服、以為笑于諸侯。 其罪二也。用財無功。蘇云、言無功于國。 以

怨百姓。厚費民財。 其罪三也。請拘而使吏度之。蘇云、言密度其罪之輕重、而置之罰。 公曰魯工苦

舊僅公苦二字、王云、公下脫曰字。苦上亦有脫文、蓋謂魯工之為此履甚苦也。下文晏子曰、苦身

為害者其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二苦字、正與此相應。今本公苦二字之間、脫去數字、則文不

成義。統一案王說是、今據補曰魯工。請釋之。晏子曰、不可。嬰聞之、苦身為善者其

賞厚、苦身為非者其罪重。公不對。晏子出、令吏拘魯工、令人送之境。孫云、境當為

境。純一案。使不得入。孫云、今本使作吏、公撤履、孫云、撤當為微。 不復服也。說文服、用也。

景公欲以聖王之居服而致諸侯。晏子諫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服聖王之服、居聖王之室。孫云、藝文類聚二王字皆作人、統一案類聚見卷六十四。 如此

則諸侯其至乎。晏子對曰、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 儻其節儉則可、儻其服室無益

也。室上舊有居其二字、王云、居其二字衍。上文以居聖王之室、與服聖王之服對文。此文則以法

其服室、與法其節儉對文。不當有居其二字。御覽居處部二引、無。統一案類聚亦無、今並據

刪。二王不同服而王。墨子公孟篇、子墨子曰、行不在服。公孟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子墨

文公大布之衣、弊屨之裘、章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越王句踐剪髮文身、以治其國、其國治。此四君者、其服不同、其行猶一也。

義若其衣服節儉而衆說也。

王云、若當爲善、字之誤也。懷其德、歸其義、善其節儉、三者相對爲文。惟其善之、是以悅之。今本善誤作若、則義不可通。劉云、

不可通。劉云、

若當訓善。

論語堯曰篇云、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不務其飾。衣足以掩形。舊有繫寒二字、爲

後人妄加。

蓋衣足以掩形、與冠足以修敬對文、不應有繫寒二字。意林引此、正作衣足以掩形、不務其美。今據刪。

不務其美。

論語泰伯篇曰、禹惡衣服。

衣無隅

差之削。

舊作衣不務于隅之削、孫云、淮南本經訓、衣無隅差之削。高誘注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爲衣裳無有邪角。削、殺也。盧校本、從淮南作隅差。王云、脫當爲說、字之誤也。或作臂。淮南齊俗篇、衣不務于奇麗之容、隅臂之制是也。隅臂者、隅差也。

之削也。原道篇又云、隅臂智故、曲巧僞詐。隅臂即隅差、亦即隅臂也。凡字之從此從差者、聲相近而字亦相通。鄭風、玼令玼令。沈重云、玼本或作差。小雅履舞雩雩、說文引作髮髮。月令、掩

節埋埋、呂氏春秋孟春篇爵作豔、皆其例也。蘇云、王說是。淮南隅差智故之隅字、或作偶。衣邪謂之隅差、人邪謂之偶豔、聲義並近矣。純一案此文、當依淮南作衣無隅差之削、與下句爲儻文。

今涉上文作不務、又加于字、奪無字、句法遂不類。茲據本經訓訂正。

冠無觚贏之理。

贏舊作贏、今從淮南本經訓武進莊氏校本改。孫云、高誘注觚贏之理、謂若馬目龍、

相闌干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贏讀指端贏文之贏。星衍謂觚方文、贏圓文也。

身服不雜綵、首服不鏤刻。且古者嘗有

紕衣學領而王天下者。

孫云、說文紕、縫也。學、係也。盧云、學領即卷領。亦云句領。淮南子、紀論訓、古有鑒而纒領以王天下者矣。荀子哀公篇楊注、引尙書大傳、

古之人衣上有冒而句領者。注云古之人、三皇時也。句領、纒頸也。蘇云、易有孚學如。馬注學、遠也。連亦係意、與說文合。純一案紕衣上、據上下文審校、當有服字。

其政好生

而惡殺、節上而羨下。

政舊作義、蘇云、其義疑當爲其政。今作義者、蓋緣下其義誘也。好生惡殺、節上羨下、言爲政之實。若云其義、便不可通。荀子哀公篇、

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矣、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指

天下不朝其服、而共歸其義。

淮南子紀論訓

正同此、亦義爲政誤之證矣。純一今據蘇校改。

古者嘗有處櫨巢窟穴而王天下者。

舊脫而王天下者五字、孫云、櫨太平御覽作層。明俗从木。初學記、太平御覽、窟穴下有王天下者四字、疑

今本脫之。純一今從孫校、據御覽七十六補而王天下者五字、與上文一律。

其政

二字據上而

不惡。

孫云、此當作好而不惡。純一案而上疑脫愛字。淮南子紀論訓曰、其德生而不辱。予而不

高誘注、刑措不用也。此與彼義相近。下文天下共歸其仁、以其愛之利之故。

取。淮南子汜論訓作予而不奪、高注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天下不朝其室、而共歸其仁。淮南子汜論訓曰、法訓禮儀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

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及三代作服、為益敬也。孫云、一本作蓋益、非。首服足以修

敬而不重也、身服足以行潔而不害于動作。孫云、服當為絮。第一案聖王之衣冠、資莊嚴而已。服之輕

重便于身、不為物役。用財之費順于民、賦斂極薄、恐違民心。其不為棺槨者、以避風也、其不

為窟穴者、寫字舊脫、據上文補。以避溼也。是故明堂之制、孫云、高誘注淮南云、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介。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頌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壁、謂之辟雍。諸侯之制、中天子之宮。

下之潤溼、孫云、溼淮南作歷。黃云、續漢書祭祀志中注、引作下之潤溼。純一案文選魏都賦注、引作下之潤溼。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

能入也。孫云、及入為韻。土事不文、木事不鏤、孫云、淮南本經訓、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露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鏤、金器不鏤。用此文。而增金器不鏤、謬也。明堂之上尚質、安有金器。以此知晏子書之是。黃云、木事續漢書注引作木工、與淮南本經訓合。純一案意林、御覽五百三十三、文選羽獵賦注、長楊賦注、並引作土事不文、木事不鏤。並引

示民知節也。知從孫校本、元刻作之。孫云、劉昭注續漢志、文選注、自帖太平御覽、皆作知。今本作之、非。意林作足以示民也。及其衰也、衣服之侈、過足以敬。蘇云、上言作服為益敬、侈過于修敬之具、極奢靡也。宮室之美、過避

潤溼。言宮室所以避潤溼、若足以避潤溼、而過于華美、非聖王之制也。墨子辭過篇曰、聖王作為宮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潤溼、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謹此則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用力甚多、用財甚費、與民為讎。言勞苦民力、苛斂民財、無異與民為讎。今君欲儻聖王之

服室、室字舊脫、據上文補。不儻其制。制字譌、當作節儉。上文法其節儉則可、法其服室無益、對文可知節言。不法其節儉、並為下文窮臺榭之高、極軒池之深而不止。務于刻鏤之巧、文章之觀、儻其而不儻本。下句法其節儉也、即承此反展以為言。今本節儉誤作制、與上下文義俱不協。儻其

節儉也、則雖未成治、庶其有益也。今君窮臺榭之高、孫云、樹當為榭、見荀子。古彝器銘、以宣射為宣榭。

赫云、孫說是、說文無樹字。純一案樹正字、謝段音字。墨子七患篇、生時治臺樹。本書臺樹皆作樹。爾雅釋宮闕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樹。又無室曰樹。古非無樹字、說文備耳。別雅四云、荀子王霸篇臺樹甚高、注謝與樹同。左傳襄三十二年無觀。極汙池之深而不止。孫云、說文務于刻臺樹、釋文謝本又作樹、皆以謝音同樹通用也。鏤之巧文章之觀而不厭、則亦與民為讎矣。為舊譌而、王云、而本作為、此草書之誤也。亦字正承上文與民為讎而言。一今據。若臣之慮恐國之危而公不平也。孫云、體不平安。公乃願致諸侯、不亦難乎。公之言過矣。

景公自矜冠裳遊處之貴晏子諫第十五

景公為西曲潢。孫云、說文潢、積水池。其深滅軌。北堂書鈔百二十九引、曲上無西字、其深上有使

投入水中也。高三仞、橫木龍蛇、立木鳥獸。蘇云、立木直木也。公衣黼黻之衣。孫云、考工記、白與黑謂之黼、黑與

青謂之黻。素繡之裳。孫云、說文素、白致繒也。考工記、五采備謂之繡。純一案御覽六百九十六、作衣縠繡之裳。書鈔繡作綉。一衣而五采具焉。采元刻作彩、孫本作綵。孫云、綵與彩皆當作采。純一案御覽書鈔並作采、今據正。下同。帶球玉而冠且。且、盧校作貝。俞云、且當

其小者以為冕纓。純一案俞說。是。球纓珠之纓、下同。被髮亂首、南面而立、傲然。自矜兒。晏子見、公曰、昔仲父之

霸何如。晏子抑首而不對。抑首、俯首也。公又曰、昔仲父之霸何如。仲父舊作管文仲、孫云、文疑敬字之

壞也。純一案孫說非。據公又曰三字審校、此文本作昔仲父之霸何如、了無疑義。今本父譌文、倒置仲上、後人又增一管字、遂與又曰之義不合。今改。晏子對曰、臣聞

之、維翟人與龍蛇比。孫云、言在水鄉、與龍蛇為伍。史記吳世家、太伯文身。集解應劭曰、常在水中、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今君橫

木龍蛇、立木鳥獸、亦室一就矣。五字不成文、當作一室亦就矣。說文就、高也。从京从尤。言今以龍蛇鳥獸聚於一室、亦甚高矣、何暇言爾。

何暇在霸哉。且公伐宮室之美、矜衣服之麗、一衣而五采具焉、帶球玉而

冠且二字舊增。據上文增。被髮亂首舊作亂首被髮。據上文乙。

亦室一容矣

五字義不可無。與當作一室亦容矣。說文容、盛也。增韻盛、大

也。言在一室之內。亦足以自大矣。萬乘之君而壹心于邪孫云、壹心一本。作一心、非。

君之魂魄亡矣言迷失正道、似乎亡矣。

是以竊襲此服竊、私也。襲、服也。

與據款為笑

款字舊脫、案上言梁丘據裔款、不言夫二子營君以邪、公何不去二子、此不應獨言據、今校補。

笑、喜弄也。一切經音義二十五引蒼頡。

又使夫子及寡人

七字文不成義、疑當作乃使夫子貴及寡人。諫上十八字、有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之文。今本乃諱又、又脫責

也。請改室易服而敬聽命其可乎。晏子曰：夫二子營君以邪孫云、說文營、惑也。營與營聲相近。

公安得知道哉。且伐木不自其根則藥又生也

藥從黃校、元刻作孽非、孫本作孽。

公何不去二

子者毋使耳目淫焉

淫、惑亂也。言毋使耳目惑于二子而亂其心也。

景公巨冠長衣以聽朝晏子諫第十六

景公為巨冠長衣以聽朝

孫云、公為太平御覽作公曰為。純一案鮑刻御覽四百五十六、又六百八十四引、並無日字與此同。

疾視矜

立此四字、御覽四百五十六省。

日晏不罷。晏子進曰：聖人之服中悅而不跼

孫云、淮南本經訓、其行悅而順

情、高誘注悅、簡易也、孫詒讓云、跼者、隨之借字。說文肅部云、隨合五采餘色。詩曰衣裳楚楚。故下文云、今君之服、跼華不可導衆。中悅正與跼華相反。

可以導衆其

動作悅順而不逆

悅疑涉上中悅而誤。字本作克。詩皇矣克順克比。克順正與中悅對。

可以奉生

奉、養也。

其服而民爭學其容

容、威儀也。禮記雜記威稱其服注。

今君之服跼華不可以導衆

舊衍民字、從盧校刪。

疾視矜立不可以奉生

勞形虧神、有害正生。

日晏矣君不若脫服就燕

御覽四百五十六、作君脫服就燕。

公曰御覽有諸字。

寡人受命

命、御覽有作命。

退朝遂去衣冠不復服

御覽有也字。

景公朝居巖下不言晏子諫第十七

晏子朝。說苑正諫篇無朝字。御覽四百五十五引說苑同。復于景公曰：朝居巖乎？孫云、詩傳巖威巖也。公曰：朝居巖。

巖居朝、王云、此本作朝居巖、寫者誤倒之耳。上下文皆作朝居巖、此文不當獨異。說苑正諫篇、正作朝居巖。統一今據正。則曷害于治國家哉？御覽無家字。

晏子對曰：朝居巖則下無言，下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吾謂之暗。孫云、

暗、說苑作暗。盧云、說苑正諫篇無吾字、下並同。上無聞，則吾謂之聾。子華子晏子問黨篇云、下無言謂之暗、上無聞謂之聾。聾暗之朝、上有放志、而下

多忌諱、齊聾暗非害治國家如何也？舊作非害國家而如何也、俞云、害下奪治字、家下衍而字。晏子原文、本作非害治國家如何也、古而

如通用、如何即而何。上文公曰則曷害于治國家哉、故晏子言非害治國家如何也。明其與治國家有

害也。今奪治字、則與上語不應。又衍而字、則文義複矣。皆由後人臆改。說苑正諫篇、作聾暗則

非害治國家如何也、當據以訂正。施一今從之。御覽無也字。墨子親士篇曰、且合升鼓之

微以滿倉廩。鼓從元刻、孫本作叫、音義作鼓。一云一本作叫、蓋鼓字之誤、鼓亦合疏縷之

緯以成幃幕。緯從說苑、元刻孫本並作緯。孫云、說苑作緯是。縷形近緯、太山之高非

一石也。累卑然後高。說苑有也字、御覽同、太山作且泰山、夫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元刻脫治

孫本脫夫治二字、今從盧校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受者哉？拒而不受、說苑作距而不入。孫云、說苑

據說苑補、御覽引說苑同。此文。

景公登路寢臺不終不說晏子諫第十八

景公登路寢之臺、不能終而息乎？陞忿然而作色不說曰：孰爲高臺？病人

之甚也。晏子曰：君欲節于身而勿高，使人高之而勿罪也。王云、兩而字並與則同義。而與則同義、

故二字可以互用。雖上篇曰、君子有力于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雖下篇曰、德厚而受祿、德薄則辭祿。而亦則也、詳見釋詞。今高從之

以罪卑亦從之以罪。之字據上句增、文同一例。敢問使人如此可乎。古者之爲宮室也足

以便乎生。乎、元刻在足下、孫本無、蘇云、乎字衍。今誤倒著以上、校乙。不以為奢侈也。禹卑故節于

身謂于民。供云、爾雅釋詁謂、勤也。黃蘇說同。此一案墨子辭過篇、是故聖王作爲宮室便於

于家。此節于身即儉于家、謂于民即勤于邦、蓋禹法也。及夏之衰也其王桀背棄德行作爲瑤室玉門。舊無

注引有。王云、爲上有作字、與下作爲傾宮靈臺對文。而今本脫之。文選甘泉賦、殷之衰也其王紂

作爲傾宮靈臺。傾從元刻、孫本作頃。孫云、劉惔林注吳都賦、級郡地中古文册書曰、桀築傾

臺。此一案太平御覽八十二引尸子、作桀爲瑤室瑤臺。文選甘泉賦注、卑狹者有罪、狹當爲

大者有賞、是以身及焉。孫云、及于難也。今君高亦有罪卑亦有罪甚于夏殷之王

民力殫乏矣。殫、盡也。而字疑衍。而不免于罪。嬰恐國之流失而公不得享也。俞云、流

也。問上七章曰、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疑此文流字、亦危字之誤。此一案俞說是、公曰善寡人自知誠費財勞民以爲

無功又從而怨之是寡人之罪也。非夫子之教豈得守社稷哉。遂下再拜

不果登臺。

景公登路寢臺望國而歎晏子諫第十九

景公與晏子登路寢之臺而望國。路寢之臺、舊止作寢。俞云、寢非可登之地、此本作

登路寢之臺、下章景公成路寢之臺、三章皆一時之事。此一案俞說是、今從之。公愀然而歎。孫云、愀、愁字異文。曰使後嗣世世有此

世世御覽四百九十二作
代代、蓋唐人避諱改。

豈不可哉。晏子曰：臣聞明君必務正其治，以事利民。然

後子孫享之。

言明德之君，必正其心以正天下，專以樂利於民為事，然後可永錫祚胤。

詩云：武王豈不事，貽厥孫謀，以

燕翼子。

孫云：大雅文王有聲之詩，事作仕，貽作貽。毛傳仕事二字通也。貽俗字，當為貽。

今君處佚怠，不勤於正心修身。逆政害民，有

日矣。

例如諫上十六章臨民若寇讎，前第一章藉重而獄多是。

而猶出若言，

蘇云：若猶此也。

不亦甚乎。

甚言其迷惑也。

公曰：然

則後世孰將把齊國。

把，握也。執處也。

對曰：服牛死，

孫云：服牛，服駕之牛。

夫婦哭，

哭，元刻孫本並譌笑。盧云：御

覽作夫婦共哭。牛死則失其利，故哭。俞云：哭字是，笑字誤也。言服牛于人，非有骨肉之親。然死而哭之者，為其有利于己也。左傳載晏子之言曰：陳氏之德，民歌舞之矣，即此意也。蘇從盧俞

正。非骨肉之親也，為其利之大也。蘇云：此言平日服駕之利大耳，本無骨肉之親，而哭者，為生原于我有大利也。欲知把

齊國者，則其利之者邪。

言唯利于齊民者，能把齊國。

公曰：然何以易之。

之字舊脫，王云：易下當有之字。下文晏子對曰：

移之以善政，移之即易之。純一今據補。以意審校，然下當有則字。蓋承上文，然則後世孰將把齊國作轉、文同一例。

對曰：移之以善政。

唯善政可得民心而

轉移。今公之牛馬老于闌牢，

舊闌作欄。孫云：欄當為闌。玉篇：欄，木欄也。力寒切。純一案御覽八百九十九，引作牛老于闌牢，牢讀罕。無馬字，是。

蓋牛老與車

不勝服也。

服，駕也。

車蠹于巨戶，

多藏而不

不勝乘也。衣裘襦袴，

孫云：說文襦，短

衣也。一曰襦衣。玉篇：人朱切。袴當為袴，說文：腰衣也。玉篇：袴，口護切。亦作袴。

朽弊于藏，

孫云：當為藏。

不勝衣也。

醢醢腐，

下文皆四

字句，二實字二虛字，此疑脫一臭字。

不勝沽也。酒醴酸酢，

酢字舊脫，盧據御覽補，純一案御覽見四百九十二。

不勝飲也。菽粟

鬱積，舊菽為府、積，謂而、盧據御覽正。

不勝食也。

也字舊脫，盧據御覽補。

又厚藉斂于百姓，而不以分餒民。

盧云：餒，御覽餒，乃本字。民御覽作人也。下有欲代之延，不亦難乎。無夫藏財以下語。案御覽似依唐本。蘇云：世作代，民作人，似避太宗諱，故云唐本。

夫藏財而不

用，凶也。

墨子魯問篇曰：多財而不以分貧，不祥也。義同。

財苟失守，下其報環至。

失疑矢之形誤。下同。爾雅釋言：矢，誓也。言財以分貧

其次昧財之失守、委而不以分人者、百姓必進自

故君人

請、求也。延世之權、非操于人、惟在求之于己、正其治以利民耳、此與問上八章後段、問下十七章、外上十

景公路寢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第二十二

北堂書鈔九十二、
作逢于何適晏子。

蘇云、挹與揖通。荀子論兵篇、挹而損之。淮南道應篇挹作揖。並挹揖指揮。宥坐篇、挹而損之。富國篇云、挹挹指麾。並

子何以命嬰也。對曰：子

壙、元刻孫本並訛隴、紅南圖書館藏明活字本作隴、羣書治要及書鈔引同。音義作隴、注云當爲壙。詩傳壙、

舊請下衍命字、蘇云、
治要無。純一案書鈔

雖然嬰將爲

孫云、則有以句。諸
一案君子、敏重晏子

盧云、文有脫誤。第一案者字當在「人下」。疑脫如之何句、與上文適爲不得子將若何相應。下文當如之何、宜從王叔作當牆下。如

盧云、粗當爲捫、叩椽也。王云、格卽輅字。謂板車輾上橫木、所以屬引者也。土表體下竊、賓奉

幣當前轂。釋文、轂音路。鄭注曰、轂轅縛、所以屬引。疏曰、謂以木縛于轅車轅上、以屬引于上而乾之。外上篇盆成适請合葬其母曰、若此而不得、則臣請輓尸車、而寄之于閭門外宇留之下。身

不致飲食、撓輶執輅、木乾鳥棲、袒肉暴骸、以望君愍之。輅爲輶縛、故云撓輶執輅。作格者、借字耳。盧以輶爲叩極是也。孟子滕文公篇、摺屨蔽席。賈注曰、摺猶叩也。說文篆傳曰、謂載屨

畢、以推叩之使平易也。然則細心云者、猶禮言拊心耳。蘇云、王說是。

立餓枯槁而死。望君慰之。

以告四方之士曰、于何

不能葬其母者也。不敢直言君之非、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

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蘇云、見、御覽作白。

有逢于

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墻下、

墻下舊作如之何、王云、本作當墻下。上文逢于何曰、于何告也。下文逢于何遂葬其母于路寢之臺墻下、即承此文言之。今本作當如之何、則與上下文全不相應。且不言兆在墻下、而但謂合葬、則不知合葬于何所矣。羣書治要、正作當墻下。純一今據改。

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說。治要作悅。曰、自古及今、

求葬公宮者也。今作古之及今、則文不成義、蓋涉下文古之人君而誤。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禮儀部十三、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四、並引作自古及今。純一今據改。

請合葬人主之宮者乎。舊脫合字、盧據北堂書鈔九十二補。晏子對曰、古之人君、其宮室節、

上有治字。不侵生人之居。孫云、侵御覽作奪。人舊作民、王云、生民本作生人。民與人雖同義、下文奪人之居、殘人之墓、亦其臺榭儉、其字舊脫、從以兩人字對文。純一今據改。

葬人主之宮者也。請上舊衍諸字、盧云、北堂書鈔無。純一案治要御覽並無、今據刪。今君侈爲宮室、奪人之居、廣

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安處。是下疑脫以字。蘇云、治要安作驪。死者離易、不得合

骨。蘇云、治要易作析。豐樂侈遊、兼傲生死。蘇云、治要作死生。非仁君之行也。仁舊作人、蘇云、人

案君字不誤。人今從治要作仁。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也字舊脫、據治要補。非存之道也、語意不完、存上疑當有圖字。與上文非仁君之行也、句法一律。

且嬰聞之、生者不得安、蘇云、治要無得字、下命之曰蓄憂。蘇云、命、死

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書鈔有也字。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書鈔無君字。公曰、

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古及今、古舊作昔、從蘇校據治要改、與上文一律。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

何許之。公曰：創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于生者無施。元

脫無字。于死者無禮也。也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詩云：蘇云、治要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孫云、王

詩、純一、案毛傳、生也。吾敢不許乎。逢于何途，葬其母于路寢之臺墉下。舊脫于字臺字、

北堂書鈔母下有于字、之下有臺字。又云：牆、改作牆。蘇云、治要亦有臺字、

經、喪服所用麻帶、束腰者也。逢于何既葬其母、故解衰去經也。此當是斬衰。

達會切。玄冠、苳武。孫云、說文苳、草也。禮記玉藻：冠元武、鄭氏注：武冠卷也。盧云：苳、紫同。

供說是。治要作布衣玄冠、無縗履、苳武四字。踊而不哭。跳躍為踊。禮記檀弓：下、辟踊哀之至也。疏。

孝經：親章、辟踊哭位注：擗、拊心也。拊、擊也。拍也。已乃涕洟而去。蘇云、治要

景公嬖妾死守之二日不斂晏子諫第二十一

景公之嬖妾嬰子死。意林作景公嬖妾死、名曰嬰子。公守之二日不食，膚著于席而不去。而

舊脫、據意林補。左右以復而君無聽焉。左右有所白、而晏子入復曰：御覽三百九十五有術

客與醫俱言曰：聞嬰子病死。孫云、術客、客有術者。聞嬰子病死、御覽作能生死者、聞嬰子疾。願請治之。御覽無公

喜，遽起。御覽無曰：病猶可為乎。御覽乎下有晏子曰：客之道也。孫云、道、御覽作以為

良醫也，請嘗試之。君請屏潔，沐浴飲食。孫云、君請御覽作使君。純一案：御覽無聞病

者之宮。闕、隔也。使遠離也。彼亦將有鬼神之事焉。自左右至此、意林省作晏子曰、公曰：諾。孫

意林作公信之。屏而沐浴。晏子令棺人入斂，已斂而復曰：御覽作晏子令棺人斂之而復曰。醫不能治病。

已斂矣。御覽已作也。不敢不以聞。公作色不說曰：夫子以醫命寡人，而不使視，將

斂而不以聞。自夫子至此，御覽略。吾之爲君，名而已矣。御覽作吾爲君給而已矣。無晏子曰以下語。晏子曰：君獨

不知死者之不可以生邪？孫云、意林作晏子令棺人斂死者、公大怒。晏子曰、已死不復生、公乃止。嬰聞之，君正臣從

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二句已見諫上七章。今君不道順而行僻，從逆者，導害者

遠。王云、導害二字、義不可通。導害當爲道害、字之誤也。道亦從也、見禮器注。道善與從邪正相反、下文譏諷萌通、言從邪者遠也。賢良廢滅、言道善者遠也。劉云、王讀導爲道、是也。

導害字不必改作善。道害者、即匡君之失、指陳弊政之謂也。此指犯顏敢諫之臣言、如祖伊以譏紂告紂是也。讒諛萌通而賢良廢滅，是以諂

諛繁于聞。王云、聞字義不可通、當是聞字之誤。聞、謂宮門也。月令、命奄尹申宮令、審門閭。成二年公羊傳、二大夫出、相與踰閭而語。何往閭、當道門。諂諛繁于聞、謂

門內皆諂諛之人也。繁于聞與處于國對文。俞云、王云聞字不可通、疑閭字之誤。然閭、里門也。諂諛之言、豈在里門乎？此聞字本不誤、王氏特以聞字與國字、虛實不倫、故疑其誤耳。問上篇曰、

嗜欲備于側、毀非滿于國。彼以側與國對文、則此以聞與國對文、亦何不可、而必改其字乎？純一案聞字欠妥、疑亦側字之誤。邪行交于國也。昔吾先君

桓公，用管仲而霸，嬖乎豎刀而滅。今君薄于賢人之禮，而厚嬖妾之哀。薄所當厚、厚所當薄。且古聖王，畜私不傷行。墨子辭過篇、雖上世至聖必蓄私、不以傷行。蓋古有是語。斂死不失愛。死即畢斂、不以親而送死不失哀。不以送死、而失之過哀。行傷則溺己。黃云、傷元刻作傷、誤。純一案溺己、謂溺于私欲、不克自拔。愛失則

傷生。愛情失之太過、適以戕賊生理。哀失則害性。黃云、元刻脫哀字。純一案顧校本元刻有哀字。孝經喪親章、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是故聖王

節之也。節之義取乎竹、有節則無過與不及之羞。死即畢斂。舊脫死字、語意不完、從王校補。蓋承上文斂死而言。不以留生事。以字舊

下二句補、文同一例。留字義不可通、疑本作害。不以害生事、言不以死入久不棺斂、妨害生人之事。下文不以害生養、不以害生道可證。今作留者、蓋涉下朽尸以留生而誤。棺槨

衣衾，不以害生養。不以棺槨衣衾之費、害生人衣食之奉。哭泣處哀，不以害生道。

不可過哀以滅性、此墨家節葬之指。

今朽尸以留生之、望其復生。

廣愛以傷行、廣行私惡之愛、以傷德行。

循哀以害性、循舊詩傳、王云、脩字

于義無取、當爲循字之誤。循之言遠也。遂哀、謂哀而不止也。喪服四制曰、毀不滅性、故曰循哀則害性。墨子非儒篇曰、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此循哀二字之證。循途一辭之轉。史記孔子世家、及孔叢子詰墨篇、皆作崇喪遂哀。是循哀即遂哀也。總一今據正。君之失矣。失、過。誤也。故諸侯之賓客、此與本朝之臣對文、客字涉下文而衍、當刪。

慙入吾國、君不道順而行僻、邪行交于國故。

本朝之臣、慙守其職、從邪者、道害者遠故。

崇君之行、邪不可

以導民、從君之欲、害

不可以持國。且嬰聞之、朽而不斂、謂之僂尸。猶陳尸臭

而不收、謂之陳尸。收、猶斂也。臭、腐肉也。孫云、臭、殯省文。說文殯、腐氣也。

反明王之性、反乎聖王遠邪崇正之性。行百姓

之誅、不畏百姓之非議而妄行。

而內嬖妾于僂尸、蘇云、內同納。此之爲不可。公曰、寡人不識、請

因夫子而爲之。晏子復曰、黃云、元刻脫日字。

國之士大夫、諸侯四鄰賓客皆在外、君

其哭而節之。疑此當有公從之句。而今本脫之、文義不完。

仲尼聞之曰、星之昭昭、不若月之噫噫。孫云、若月

意林作若日月。詩噫噫其陰、毛傳如常陰噫噫然。意林作噫、文選注作噫、皆俗字。黃云、孫頤谷云、噫噫當依文選陸士衡擬古詩注作噫噫。又見座右銘注。

小事之成、不

若大事之廢。言大事難廢、其所成就者多、非僅成一二小事者比。

君子之非、孫云、言以權誑君、非正也。賢于小人之是

也。言君子所見者遠大、雖或不是、視諸小人無足重輕之是、猶賢之。其晏子之謂歟。

景公欲厚葬梁丘據晏子諫第二十二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太平御覽五百五十八、無而字。

據忠且愛我、孫云、且御覽作臣。我欲

豐厚其葬、御覽作我欲厚葬之。

高大其壟。晏子曰、御覽作晏子對曰不可、公遂止。無敢問以下語。敢問據之忠與

愛于君者、蘇云、治要作敢問據之所以忠愛君者。

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我共

也。共從元刻、孫本作具、蘇云、治要亦作共。純一案日本天明刻本作供。則據以其所有共我。蘇云、治要作則。蘇云、治要作則。蘇云、治要作則。蘇云、治要作則。吾是以知

其忠也。舊脫吾字、從王校據治要。每有風雨、暮夜求之必存、舊脫、從蘇校據治要。存、在也。之字。

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為罪，不對則無以事君。對則與君心相違、不對則失其事君之道。

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君之分事、在於善羣。臣當信君、有禮于羣臣、不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

也。子專其父，謂之不孝。子以喻親於道為孝。且以尊仁安義、為錫類之大孝。若專其父、則子不子矣。妻專其夫，謂之嫉。

妬。舊脫妬字、據治要補。元。事君之道，導君以親于父兄。舊脫君以二字、語意不完、據王所見治要補。有禮

于羣臣，有惠于百姓，有信于諸侯。蘇云、治要信作義。謂之忠。治要有也字。為子之道。王云、治要之道父、屬下讀。純一案治要為臣為子為妻下、均脫之道二字。當從本書為是。本書此文脫導父二字、今據治要補。

導父以鍾愛其兄弟。孫云、鍾一施行于諸父。慈惠于衆子。蘇云、治要句上有以字。純一案以字衍。誠信于朋友，謂之孝。治要有也字。為妻

之道，使其衆妾皆得歡忻于其夫。蘇云、治要無二其字。謂之不嫉。蘇云、治要嫉作妬、句下有也字。今四

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維據盡力以愛君。王云、此下各本脫去九十九字、據羣書治要補。太平御覽禮儀部三十七、作晏子曰

不可、公遂止。乃取晏子原文而約舉之、故與治要不同。純一案王說是、今從之。何愛者之少邪？孟子離婁下曰、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四封

之貨，皆君之有也。而維據也，以其私財忠于君，何忠者之寡邪？是君為據所獨有之君也。

據之防塞羣臣，壅蔽君。揭其所以專君之實。管子明法篇曰、令出而道留謂之據、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據、壅同。無乃甚乎？公曰：

善哉！微子。疑當作微夫子、夫子之稱、本書屢見。寡人不知據之至于于是也。遂罷為壘之役，廢厚

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衆無敢枉法者。羣臣陳過而諫。君可寡過修善。故官無廢法。官無法不

行。臣無隱忠。臣有忠節。表著。而百姓大說。治要作說。

景公欲以人禮葬走狗晏子諫第二十二

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內給之祭。太平御覽九百五、命、共作供、給下無之字。晏子聞之。諫。公

曰。亦細物也。盧云、物、猶事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藉斂不以

反民。苛斂民財、不以分貧。棄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而崇左右之笑。王云、傲、輕也。崇、重也。言輕

小民之憂、而重左右之笑也。問上篇曰、景公外散諸侯、內輕百姓。韓子六反篇曰、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姦不止也。是傲為輕也。殷庚曰、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是崇為重也。則國

亦無望已。國事絕望、不可為已。且夫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棺。行

辟若此。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四句亦見諫上二十五章。怨聚于百姓

君位。難保。而權輕于諸侯。國命可危。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趣、促也。庖、庖人。

治、宰也。以會朝屬。

景公養勇士三人無君臣之義晏子諫第二十四

公孫接。孫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接。頃公孫、子車也。純一案類聚見卷八十六。爾雅釋水疏引此、公孫上有景公養勇士五字。田開疆。孫云、姓田名

族。純一案後漢書馬融傳注作疆。太平御覽九百六十七作疆。爾雅阮元校勘記云、開疆猶辟疆也。作疆蓋誤。古冶子。孫云、姓古名冶。純一案馬融傳作古。注音治、與冶通。

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趨。黃云、爾雅釋水疏、引作晨趨。三子者不起。御覽類聚約其文曰、勇而無禮。

蓋以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義。下有長率

之倫。爾雅釋詁率、循也。似非此義、此晏少之聲轉。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

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可以禁暴，外不可以威敵。舊上句脫可字、下句脫以字、並從王校補。此危國之器也不若去之。

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孫云：中一本作忠。純一案墨子兼愛下篇，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即以忠為中。

晏子曰：此皆力攻勅敵之人也。勑、強也。左傳二十二年傳勑敵之人注。無長幼之禮。論語泰伯篇曰：勇而無禮則亂。

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孫云：餽即饋段音字。三人餽以二桃、故云少。純一案類聚作晏子言於公、餽之二桃。說文饋、餽也。吳人謂祭曰餽。故為饋之段。

曰：三子何不計功而食桃。以此逮三子之死。何不二字、疑涉下文而衍。類聚無何不二字是。公孫接仰天而歎

曰：晏子，智人也。知計出晏子。夫使公之計吾功者，夫猶彼也。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

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矣。接一搏特獮，再搏乳虎。獮從元刻、孫本作獮。舊脫特字、再上衍而字、從盧校據爾雅疏補。

孫云：呂氏春秋知化篇、譬之猶懼虎而刺獮。高誘注、獸三歲曰獮。古今韻會、研、集韻或作獮、獨則研正字也。後漢書注、作持楯而再搏乳虎。持楯、即搏獮形近之誤。若接之

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與、許也。論語公冶長吾與女弗知也皇疏。無與人同、無許人同也。無、爾雅疏引作毋。下並同。援桃

而起。田開疆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仗元刻孫本並同、爾雅疏作杖。無而字。孫云、改。卻、藝文類聚、後漢書注作卻。盧校仗作杖。注云舊讀伏、改仗亦俗。純一案卻、馬融傳注作禦。上無而字。別雅四云、杖、仗也。漢書李尋傳、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義

通作仗。按韻書、杖讀上聲、仗讀去聲。說文有杖無仗。倚仗之仗、古固用杖也。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于河，鼉銜左轡，以入砥柱之中流。中字舊脫、從

黃校據爾雅疏補。孫云、銜、今本作御、非。據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改。括地志、砥柱山、俗名三門山。在破石縣東北三十里、黃河之中。純一案銜、元刻不誤。御覽九百三十二引作御、譌。

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孫云、爾雅釋水、潛行為泳。郭璞注、水底行也。引此文。純一案類聚潛行下有水底二字。逆流百步、

順流九里

孫云、順、藝文類聚作從。第一案御覽九百三十二亦作從。黃云、九里爾雅疏作七里。

得龍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

龍頭鶴躍而出。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龍之首也。

也字舊脫、從黃校按爾雅疏謂。視之上舊有若治二字。

字、俞云、若治二字、衍文也。津人皆曰河伯也。視之則大龍之首。蓋津人始皆驚疑、以爲河伯。及審視之、則大龍之首耳。視之者津人、非古治子也。古治子親殺龍、挈其頭而出、復何視乎。因涉下文若治之功、而衍若治二字耳。爾雅釋水疏、引此文無若字。疑原文並無治字。後人據誤本晏子增入之。而省若字也。第一案俞說是也、今據刪。

以食桃而無與同人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疆曰吾勇

不子若功不子遠。

類聚子若子遠並倒。

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其桃

挈領而死。

孫云、後漢書注作契領是。爾雅釋詁契、絕也。詩傳領、頸也。藝文類聚作刎頸。結一案挈契古通用。別雅四云、魏受禪表、書挈所錄。綠釋云、以挈爲契、詩邶風、死

生契聞。釋文云、契本亦作挈。史晨碑、孝經援神契。校官碑、衆儒挈聖。挈皆同契。御覽九百六十七、作古治子令二子反桃、二子慙而自殺。爾雅疏作二子取功不遠而自殺。

古治

子曰二子死之治獨生之。

孫云、生之、藝文類聚作不遠。

不仁。恥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

乎所行不死無勇。

恨乃恨之借字。恨者違也。說本王氏雜志。詳雜下二十章。

雖然二子同桃而節治專桃而

宜。

元刻如此、各本專下有其字。俞云、按二語不可曉。古治子之意、蓋以二子之勇相等。二子同食一桃、則得其節矣。治專食一桃、則得其宜矣。使二子不死、即以此言處置二桃可也。上文

二子死之、治獨生之云云、已自明不得不死之故。此二言又處置二桃、即以定已與二子之分量、故用雖然二字作轉也。

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類聚作又刎頸而死。爾雅疏作古治子亦自殺。

使者復曰已死矣。

此知餽桃時、預決其必死也。

公殮之以服葬之以士禮焉。

孫云、水經

注、淄水東經臨淄縣故城南、又東北逕蕩陰里西、水東有冢。一墓三墳。東西八十步。是列土公孫接、田開疆、古治子之墳也。晏子惡其勇而無禮、投桃以斃之、死葬蕩陰里。卽此也。

景公登射思得勇力士與之圖國晏子諫第二十五

景公登射

今本說苑同此。北堂書鈔八十、引說苑射作酌。太平御覽五百二十三引說苑作酌。晏子修禮而侍。

侍說苑作侍、書鈔引同。禮記射義篇曰、

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故晏子修禮而侍。此知晏子諷習儒家之禮。

公曰：選射之禮。

四字、書鈔引說苑作其言禮。古者以射選有德、射必以禮、故曰選射之禮。

寡

人厭之矣。

厭、書鈔引說苑作厭。

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圖國。

得、書鈔引說苑作取。

晏子對曰：君子

無禮，是庶人也。

書鈔引說苑無也字。

庶人無禮，是禽獸也。

言人無貴賤、無禮即是禽獸。諫上二章曰：凡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

有禮也、今君去禮、則是禽獸也。

夫臣勇多則弑其君，子力多則弑其長。

舊無臣字、下弑字作殺。從孫校據說苑補正。

然

而不敢者，維禮之謂也。

諫上二章、力多足以勝其長、勇多足以弑其君、而禮不使也。義與此同。

禮者，

書鈔引說苑作禮以治國。

所以

御民也。轡者，所以御馬也。

民非禮無以御之、與馬非轡無以御之同。

無禮而能治國家者，

書鈔引說苑、作無禮能治其

國家。嬰未之聞也。

嬰從元刻、說苑同。孫本譌。景公曰：善。迺飭射。

飭舊譌節、從孫校據說苑正。飭、整備也。

更席以爲上客。

以晏子爲上客。

終日問禮。

孫云、說苑修文篇用此文。

晏子春秋校注卷二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問上第三 凡三十章

莊公問威當世服天下時邪晏子對以行也第一

莊公問晏子曰威當世而服天下時邪晏子對曰行也。墨子非命中篇曰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

公曰何行對曰能愛邦內之民者能服境外之不善。先民後身仁德周洽於邦內則境外皆向化而善矣。後二

十二章曰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管子中匡篇曰愛四封之內而後可以惡竟外之不善者義同。重士民之死力者能禁暴國之邪

逆羣書治要脫逆字文義不完邪逆猶橫逆也言能重視士民惜其死儲其力者縱素逞強暴之國不敢以邪逆相加矣。中聽任賢者

舊脫中字任賢者本作中聽任賢者今本任誤作賃此因賢字而誤加貝而聽上又無中字者後人誤以聽賃二字連讀又不解中聽二字之義故刪去中字也。案中聽右聽中正之言也言聽中正之言而任賢者則

能威諸侯也。後第十八云中聽以禁邪問下篇曰中聽則民安此中聽二字之明證中聽任賢者與下文逆謀傲賢者對文。若刪去中字則與下文不對矣。羣書治要作中聽任賢者雖聖與賢異文而中聽二字則不誤。黃云賃字誤當作任。按諸云中聽皆謂平聽。中聽與復謀對文。書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總一案王黃說是今據補正。能威諸侯。中聽則行

德日進矣。又任用賢人以正民德厚民生。則政無不理國自富強。諸侯有不賓服者哉。安仁義而樂利世者能服天下。安於仁則民無疾苦。安

於義則行有節制。率舉國之衆克儉克勤以利天下爲樂。天下自歸心矣。書太甲下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不能愛邦內之民者不能服境

外之不善。君不愛民則邦內無非。輕士民之死力者不能禁暴國之邪逆。輕視士

民不復諫傲賢者。舊衍之言二字從王校刪。治要脫復字。不能威諸侯。復諫則途過飾非。僖十

者不足以察外侮。復諫傲賢者。校刪。治要脫復字。倍仁義而貪名實者。蘇云倍治要作背。純一

遠譏倭近。安有德政能樹威於諸侯乎。倍仁義而貪名實者。蘇云倍治要作背。純一

與背同。不能服天下。服天下三字舊說、從盧校補。禮記表記曰、君子尊仁畏義、與費輕實。鄭注實、謂財貨也。案若子富而有禮、節於物以自奉、故與費。恐用之非其道、

義也。惠而能散、周於物以利人、故輕實。蓋不必藏於己、仁也。尊仁畏義、不敢犯天下之公理。取費輕實、不敢徇一己之私欲。皆非異譽。說本呂氏大高應氏鑄參合之。所以天下服其德也。

威當世而服天下者、此其道也已。治要無也字。言道在倫於為己勤於為人而已。而公不用。不用晏子之言。晏子

退而窮處。鞋上一章、晏子因莊公不用其言、徒行而東歸於海濱。公任勇力之士、而輕臣僕之死、用兵無休

國罷民害。罷、治要作疲。言國力信乏。民命殘傷。期年、百姓大亂。不堪其苦故。而身及崔氏禍。禍上疑當有之字。君

子曰、盡忠不豫交。孫云、遇事盡忠、不先結交於君。不用不懷祿。鞋上一章云、君子無力于民、而旅食不惡貧賤。晏子可

謂廉矣。句首舊衍其字、從王校刪。

莊公問伐晉晏子對以不可若不濟國之福第二

莊公將伐晉、問于晏子。晏子對曰、不可。君得合而欲多。俞云、按合與給通。說文

惠王篇、是心足以王矣。下文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上言足以王、下言合於王、合即給也。君得合而欲多、謂所得者既給、而所求者彌多也。養欲而意驕。養、長也。

得合而欲多者危。貪得無厭、必有拒其貪者、抗兵以相加、故危。養欲而意驕者困。欲無窮而耽染。意安逞而放恣。有如易曰困于

石、據于蒺藜之凶象。說詳易繫辭下、及襄二十四年左傳。今君任勇力之士、孫云、任左傳作恃。以伐明主。明、古阻字。孫云、左傳作困。

若不濟、國之福也。易繫辭下曰、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微倖之功、禍機伏焉。公作

色不說。晏子辭、不為臣、退而窮處。堂下生蓼藿。王校作藜藿、云藜藿當為藜藿。藜、徒弔反。即今所謂灰藜也。藜藿皆

穢草、故與荆棘並言。若藜則非其類矣。藜藿字形相似。世人多聞藜藿、寡聞藜藿、誤與此同。門外生

荆棘。莊公終任勇力之士、西伐晉、取朝歌及太行、孟門。孫云、賈逵注國語、朝歌晉邑。杜預注、朝歌今屬

汲冢。非地同名。左傳襄二十三年、史記齊世家莊公四年事、杜預注。茲于兌。王云、兌讀爲陸。孟門、晉隘道。太行、在河內郡北。蘇云、左傳作入孟門、登太行。也。且、子餘反。此言還自伐晉、途襲莒、入且于之陸也。且于茲於聲相近。陸兌聲相近。但上有脫文耳。檀弓、齊莊公襲莒于奪。鄭注曰、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陸。陸奪聲相近、或爲兌。釋文奪、徒外反。注。期而民散、身滅于崔氏。兌同。故知茲于兌、即左傳且于之陸、檀弓之奪、鄭注之兌也。崔氏之亂。亂舊作期、從孫校據左傳。改。事見襄公二十八年。逐羣公子。各本脫子字、孫據左傳補。盧校同。事見左傳襄二十八年、及二十一年。及慶氏亡。孫云、此下有脫文、事亦見後。左傳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與晏子却殿其鄰六十二云云。總一案慶氏亡見雜下十五章、文同襄二十八年左傳而略。

景公問伐魯晏子對以不若修政以待其亂第三

景公舉兵欲伐魯、以問晏子。以問從元刻。孫本作問于。晏子對曰、不可。魯公好義而民戴

之好義者安。君好義則民安。見戴者。和。蘇云、見疑民謂、此承上言之。總一案見戴於民、作民。見戴者和、謂魯上下一心、不可侮也。伯禽之治存焉。伯禽、周公長子。始封於魯。詩魯頌閟宮、史記魯世家記其事。故不可攻。此墨家非

攻之。攻義者不祥。達天理、拂人。性、自速禍耳。危安者必困。人安耕織、我與師以危之。百姓死者甚衆、耗費又多、不自困乎。且嬰聞

之、伐人者德足以安其國、政足以和其民。德足以安近遠、國無內憂。政足以和衆豐財、民皆樂業。國安民

和、然後可以舉兵而征暴。如傷放桀、武誅紂、皆以義師伐罪救民耳。今君好酒而辟。此句與厚藉斂而急使

德無以安國、厚藉斂而急使令。舊脫而字、據上句增。急作意、從王校改。政無以和民。舊脫政字、上

對言、今德無以安之則危、政無以和之則亂、未免乎危亂之理、而欲伐安

和之國。背於治國交鄰之道。不可、不若修政而待其君之亂也。蘇云、君之二字、似不當有。傳寫者緣下衍若字、後又加之

字耳。標題亦祇作待其亂、無君之二字是其證。總一案蘇說是。民離其君。舊作其君離三字、王云、文不成義。當作民離其君、與上總其下對文。今本雜字誤在其君下、又脫去民

字耳。第一案王說是、今據得乙。

上怨其下、然後伐之、則義厚而利多。義厚則敵寡。

孟子梁惠王篇曰、仁者

無敵。利多則民歡。以義伐不義、救民於水火之中。孰不簞食壺漿以迎。公曰、善。遂不果伐魯。

景公伐萊勝之問所當賞晏子對以謀勝祿臣第四

景公伐萊。孫云、萊即萊也。服虔注左傳、齊東萊國今東萊黃縣。杜預注、萊國今東萊黃縣。勝之。問晏子曰、吾欲賞于萊。

萊下當有之役二字。言吾

欲行賞于從萊之役者、今本脫之、語意不完。

何如。對曰、臣聞之、以臣謀勝國者、

舊脫臣字、此文本作以臣謀勝國者。言以臣之謀勝人之國者、

則益臣之祿。以民之力勝人之國者、則益民之利。臣謀與民力對文。下文益臣之祿、正承此而言。今本脫臣字、則不知謀出何人矣。臣字不可無、今補。

益臣之祿。以民力

勝國者、益民之利。故上有羨獲、下有加利。

上指君言、下兼臣民言、羨、餘也。言君非臣民無所獲、當盡出其所餘、與臣民共

之。君上享其名。名從孫本、下文是上獨擅名。元刻誤民。

臣下利其實。

實、謂財貨也。利其實、如益祿益利是。

故用智者不

偷業。

謀從智生。謀利於國、祿從而至、故不必偷作別業。

用力者不傷苦。

以力勝敵、而利隨至、故不傷苦。

此古之善伐者也。

古之善用兵者、使衆皆樂爲所用。

公曰、善。于是破萊之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

凡從役者皆受賞。

是上獨

擅名利下流也。

獨、單也。擅、專也。據而有之也。君所專有者、獨勝名耳。而所得之利、均歸臣民、君不私有也。管子中匡篇曰、君人者、名之爲貴、財安可有。

景公問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以衰世而諷第五

景公外傲諸侯。傲、慢也。亦輕也。管子重令篇曰、驕諸侯者、諸侯失於外。

內輕百姓。

輕者、重之反。鄙夷也。非暴君孰敢輕百姓。管子小匡篇曰、

寬政役、易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

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

從讀若縱。好勇力則任意攻伐、構怨於諸侯。崇樂則習慣奢侈、暴斂於百姓。

諸侯

不說、百姓不親。

諸侯惡其暴力、百姓苦其苛政。

公患之。問于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

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

見理真故。

故讒人不得入。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

卒不得容

羣徒之卒四字兩見，文不成義。此四字，祇羣小二字足以了之。疑本作故羣小不得容，與故羣人不得入對文。羣小，謂君所發倖之臣妾。不得容，謂無容身之地。

薄身厚民

此文亦見後十一章，蓋晏子之主情。

故聚斂之人不得行

薄身，自養薄而德儉。厚民，愛利兼施。故聚斂之人無所容其足。

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

孫云、耗今本作耗，非。純一案不贊師侵大國，以掠其地。不逞強凌小國，以耗其民。是為公正之行。

故諸

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

兵甲從元刻，孫本作甲兵。黃云、下云劫人以兵甲，元刻是。

不威人以衆彊，故天

下皆欲其彊

易乾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德行教訓，加于諸侯。慈愛利澤，加于百姓。故海

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

羣徒之卒四字，沿上文而誤。

疑本作故讒諂之徒繁。與故聚斂之人行對文。今本之字倒著徒下，又衍羣字卒字，文不成義。

厚身養薄視民

上文厚身厚民，此文反之。疑本作厚身薄民，與辟邪阿黨對文。今本發字視字，蓋後人妄加，當刪。

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

凡師行無鐘鼓曰侵。侵，犯也。襲取也。

耗小國之

民，入其國家，漫境，艾刈其禾稼，斬其樹木之類是

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兵甲，

威人以衆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于諸侯，勞苦施于百姓，故讎敵進

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

讎敵之徒繁，不相容故。

百姓不與

與舊論與。王云、與字於義無取，當是與字之誤。百姓不與，即上文之百姓不與。

親也。繫辭傳曰：民不與。純一今據正。

公曰：然則何若？對曰：

對從元刻。明本作微，孫本同。供云、說文、微請強取也。此假借作對字，是古字之厯存者。

卑辭重幣，以說于諸侯

墨子魯問篇曰：厚為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義同。

輕罪省功，以謝于百姓

輕罪，省刑罰也。省功，減力役也。以是謝罪于百姓。

其可乎？

近焉。

公曰：諾。于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

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

交鄰有道故。

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為

人而失在為己

下在字，舊諸置下文不為與下，今從孫王校移此。孫云、為人則得，為己則失也。純一案為人，天道也。兼也。公也。故無不得也。為己，人道也。別

也。私也。故爲人者重自爲者輕。墨子經說上曰、任。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孟子無不失也。盡心上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胥此道也。

蓋儉以自利。兼以利人。所以適性。一也。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此二語足以蔽之。晏子書總二百十五章、亦以此二語攝盡。推之六經百子、乃至釋氏三藏世出世法、無能舍此以爲教者。景

公自爲而百姓不與。舊作而小國不爲與在、在字已依孫王校移前。爲字衍、從王校刪。小國二字、當爲百姓之誤。上文皆百姓與諸侯對言。此不應獨作小國、

致與諸侯義複、而文不相對。蓋傳寫之誤、今校改。爲人而諸侯爲役。有我之見存而自爲、則引生百姓之我見、同時與戎。無我之見而爲人、則消除諸侯之我見、

甘心聽命。此至聖所以無我也。管子形勢篇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蓋無我有我之辯、利害懸絕。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

矣。黃云、行蓋得之劍文。上云而失在爲己、與此相反。爲己則失、反己則得也。約一案行字不誤。言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己、強起以求仁也。故晏子知道矣。晏子

衣布衣鹿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祿給親戚朋友。節用兼愛。固深知性道矣。

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未具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齊國之政以干霸王之諸侯。孫云、此句疑脫誤。意林作吾欲霸諸侯若何。孔叢

作可以霸諸侯乎。約一案以干霸王之諸侯、義不可通。管子小匡篇、有若欲霸王、夷吾在此之說。據標題云以干霸王、此文或作以干霸王可乎。晏子對曰、對上舊衍作

王校刪。意林作晏子曰、孔叢作對曰、並無作色二字。官未具也。臣數以聞而君不肯聽也。孫云、數、孔叢作

未肯然。臣聞仲尼。臣上舊衍故字、無謂。據意林孔叢刪。孫云、孔叢下有聖人然猶四字。居處情倦。孫云、意林作居陋巷、形

一察意林作廉隅不正。孫云、正、孔叢作修。則季次意林無季原憲侍。孫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公

行、多爲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家語作公皙克。孔叢作季無。氣鬱而疾。意林無此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意林

商二德不盛行不厚。孫云、厚孔叢作勤。純則顏回騫雍侍。孫云、孔叢作顏回冉雍侍。

無騫雍二字。今君之朝臣萬人兵車千乘。兵、孔叢作立。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于民

者衆矣。民上于字從元刻。孫本作下。孫云、買即買段音字。陸當爲除。說文限、從高下也。從高險也。純一案此文不順而義尤複。孔義作不善之政加于下民者衆矣。當據刪訂。

未有能士敢以聞者。孫云、孔義作未能以聞者。純一案魏策。臣故曰官未具也。孫云、孔義作備。意林作今君未有能侍、故未具也。

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王云、羣書治要無今字。說苑同。可

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蘇云、治要聞下有之。然後其政可善。說苑作國具官、而後政可善。公作

色不說曰、齊國雖小、則何謂官不具。何元刻作可、古通。治要、說苑、具下並有乎字。此脫、當據補。謂說苑作爲、古通。則字疑涉上

下文。對曰、此非臣之所復也。治要無此七字。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情懈、說苑無吾字。孫云、情說苑

作鹽。蘇云、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集解、徐廣曰或作崩也。齊夫論志氏姓、齊之隰氏奚

姓。暱、爾雅釋詁近也。純一案莊公、成公子名購。或作厥。非隰公子名光者。左右多過、蘇云、治要作譽。獄讞不中、獄讞、說苑作刑

爲讞。說文讞舉也。玉篇讞、魚列切。與讞同。神書水言相似。則弦甯暱侍。甯從元刻。孫本誤章、與說苑同。盧云、甯與寧

臣。見諫上篇及外末篇。元刻是。蘇云、此與諫最公飲酒之弦章、相隔百餘年。治要正作弦甯。田野不修、民氓不安、民氓、說苑作人民。蘇云、治要氓作萌。

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蘇云、治要吏作士。怠作惰。偷作肆。則王子成甫暱

侍。孫云、韓非作公子成父是。說苑甫作父。蘇云、治要成作城。居處佚怠、佚怠、說苑作肆縱。蘇云、治要佚作逸。左右懾畏、繁乎樂、省

乎治。此六字、說苑治要並無。則東郭牙暱侍。孫云、姓東郭名牙。韓非外儲說、桓公問置吏於管仲。請

立以爲大理。登降肅讓、以明禮待賓、臣不如隰朋。請立以爲大行。壘草似邑、辟地生粟、臣不如

寧武。請立以爲大田。三軍既成陳、使士視死如歸、吾不如公子成父。請立以爲大司馬。犯顏極諫、

臣不如東郭牙。請以爲諫臣。純一案弦商、商當爲甯之諷。寧武、武當爲成之諷。管子小匡篇、管仲曰、升降損益進退、閑習辯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壘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衆、盡

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轡、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爲大理。

犯君顏色、從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如東郭牙。請立以爲大諫之官。大致並與此同。德義不中、信行衰微、蘇云、治要信作意、微作怠。則

管子暱侍。孫云管、說苑作筦、暱。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

令窮遠而不逆。窮遠、無遠弗届也。不逆、莫不服從也。兵加于有罪而不頓。頓與鈍通。不頓、言極順利也。是故諸

侯朝其德。諸侯服其德、莫不來朝。而天子致其祚。蘇云、治要有焉字、致下無其字。純一案傳九年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祚。杜注昨、祭肉、尊之比二

王。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者字舊脫、從王校。按治要說苑補。故曰官不具、公

曰善。孫云、說苑君道篇、孔叢詰墨篇、用此文。王云、案自公曰寡人今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以併後章入前章、而改景公問晏子曰爲公曰以泯其迹。又前章標題云、景公問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晏子對以官不具。則後章亦當有標題。今既併後入前、遂刪去後章之標題矣。不知前章是景公欲善齊國之政以干霸王、而晏子對以官不具。後章是景公欲與晏子善齊國之政、而晏子對以官不具。前章是言侍孔子者、有季次原憲仲由卜商顏回齊雍。而景公無一士。後章是言侍桓公者、有隰朋弦高寧戚王子成甫東郭牙管仲。而景公無一士。且問答之詞、皆前略而後詳、則非一篇可知。今併爲一篇。則既云今君不善政之所失于下實墜于民者衆矣。未有能士敢以聞者、臣故曰官不具也。又云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古人之文、有如是之複者乎。晏子各章、大同小異者多矣、又可一切刪而併之乎。羣書治要後章在問下篇、其首句作景公問晏子曰、可據以訂正。說苑君道篇、有後章無前章。孔叢詰墨篇、及意林、皆有前章無後章。則前後之非一章甚明。黃云、治要分寡人今欲從夫子以下別爲一章、在問下篇。王氏從之、非也。問上問下前、計都凡皆三十章。分此入問下、則下多一章矣。下篇標題章次具在、何處可以闕入。純一案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谿、晏子阻之。則自臣聞仲尼至顏回齊雍侍云云、恐未必然。孔叢以晏子稱孔子爲聖人、尤難信。況晏子之卒、當孔子四十五歲。(詳雜上二十三章注)卜商少孔子四十四歲、卜商能侍孔子、晏子墓木已拱乎。此文疑除說苑治要所引外、蓋後儒以其詞旨相類、據孔叢闕入。不足據、當刪。

景公問欲如桓公用管仲以成霸業晏子對以不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乂齊國、爾雅釋詁、治也。能遂武功而立文德。諫上十六章曰、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是爲文德。行遠在舉、勞者不疾。是爲武功。糾合兄弟、蘇云、謂兄弟之國。撫存冀州。

其言謂盟、王云、盟州二字、後不可題。盟者為其。三篇注家語正論篇曰、中國為其。信四年公羊傳曰、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佑荆。故曰撫存冀州、荆楚懼憂也。今本作盟州者、冀誤為翼、又誤為盟耳。純一今據改。吳越受令。荆楚懼憂。王云、懼者、閱之借字也。呂氏春秋本生篇、下為匹夫而不懼。高注曰、懼讀憂之閱。故曰荆楚懼憂。莫

不賓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加、猶嘉也。說文加、語相增加也。言天子嘉其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

孫云。國德、州憂。今寡人亦欲存齊國之政於夫子。存、猶寄也。論語泰伯篇。夫子德力、各為韻。

以佐佑寡人。孫云、佐佑當為左右。詩箋左右、助也。彰先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繼管子之業、後書說命下曰、罔

俾阿衡專美。有商意。晏子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賢。國有什伍。孫云、謂管子作內政以寓軍令也。純一案詳小

匡。治徧細民。治理所及、不遺一小民。例如管子問篇曰、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技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云云是。貴

不凌賤。富不做貧。此二句亦見問下十一。章。孫云、賢民貧為韻。功不遺罷。黃云、罷元刻作罷。純一案元刻誤。罷同疲。與賤貧愚為韻文。問下二十四

章曰、齊向而不遺罷。不。倅不吐愚。吐、棄也。一切經音義十一引蒼頡。倅。舉事不私。不私、遺罷、為晏子之雅言。

內妾無羨食。外臣無羨祿。羨、餘也。無羨、鰥寡無飢。言不溢於分外也。鰥寡無飢

色。飢從元刻、孫本作饑非。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窮而無告者。不以飲食之辟。劉云、辟字當作癖。癖之謂言好也。下文則

當作癖。害民之財。財從孫本明本、元刻作則、誤。不以宮室之侈。勞人之力。薄身厚民。節取于民而曾

施之。損上益下。府無藏。倉無粟。藏富於民。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此二句、亦見後十七章。是以管子

能以齊國免于難。而以吾先君參乎天子。諸侯尊為霸主、故曰參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

功烈而繼管子之業。則無以多辟傷百姓。多辟、勢必害民之財、勞民之力。是保又國家內政第一大戒。無以嗜

欲怨諸侯。舊嗜欲下衍玩好二字、案無以嗜欲怨諸侯、與無以多辟傷百姓對文。玩好二字、蓋後人妄加、今刪。言勿逞攻伐之貪欲、以權怨于諸侯。是保又國家外交第二大戒。

孰敢不承善盡力以順君意。承善以立文德。盡力以發武功。今君疏遠賢人而任讒諛。諛上二十

人使遠、諛人反昌。問下三章、使民若不勝。勞民之力甚矣、猶藉斂若不得。害民之財

若未有所厚取于民而薄其施。思得不出宮中。多求于諸侯而輕其禮。反乎交鄰

得然。藏朽蠹而禮悖于諸侯。菽粟藏深。孫云、菽而怨積于百姓。君臣交惡。君不君、

而政刑無常。孟子薛婁上云、上無臣恐國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惡能彰先

君之功烈而繼管子之業乎。問下三章、又焉可達相

景公問莒魯孰先亡晏子對以魯後莒先第八

景公問晏子莒與魯孰先亡對曰以臣觀之也。黃云、凌本作之觀、與此莒之

細人。細人、小民。變而不化。變易常經、貪而好假。說文假、高勇。說文勇、而賤仁。賤、

而不用士武以疾忿急以速竭。土、舉行優於細人者。亦唯恃武力、是以上不能養其

也。下。是由在上者、不能以節儉下不能事其上。在下者、不能本薄身厚上下不能相收。上下

報國之心、故不則政之大體失矣。故以臣觀之也。觀之、各本誤倒。從盧校莒其先

亡。公曰魯何如。對曰魯之君臣猶好為義。好義、則虧人自利者必不為。克己利下

之妥妥也。孫云、妥妥為綏。爾雅釋詁、綏、安也。總一案由禮下、大夫則綏之。釋文、綏讀曰

妥妥、言士民莫奄然寡聞。孫云、奄然、闇然。純一案此是以上能養其下。下能事其上。

上下相收。政之大體存矣。管子五輸篇曰、上必寬裕而有解舍。房注解、故也。舍、免

故魯猶可長守。然其亦有一焉。語意不明、其下疑脫失字。彼鄒滕雖奔而出其地、猶稱公

侯。孫云、說文鄭、魯縣。古鄒國。帝顓頊之後所封。杜預注左傳、滕國、在沛國公邱縣。俞云、按雉奔而出其地、乃極言其地之小。謂一雉奔竄、即出其邦城之外也。又所謂公侯者、有國之

君之通稱。故五等之封、皆曰諸侯。而春秋書諸君之葬、皆稱公也。黃云、雉不能遠飛。雉奔而出其地、喻其出交近鄰。猶稱公侯者、在國稱公、在外稱列侯、小國亦然也。謂鄒滕雖弱小、而能近

事強大、至今猶不失爲諸侯。以明魯近齊而親殷（純一案殷當作晉）以揚小國而不服于近鄰、卒以滅亡也。小之事大、舊小大互錯、從王俞校乙。弱之事疆、

久矣。彼晉者、周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晉。舊作彼周者、殷之樹國也、魯近齊而親殷。孫云、疑親殷當爲親晉。上亦當爲晉者周

之樹國也。是時魯君屢如晉。純一案彼周者殷之樹國也。與上下文不相屬、義不可通。孫說是也、今據改。言彼晉者、一周之樹國耳。魯既近齊、正宜親齊。乃不親齊而遠親晉。故下云以稱小國而不

服于鄰、以變小國、而不服于鄰、以遠望晉。晉舊謂魯、從俞校正。孫云、變小、疑編

故段用耳。以遠望晉、當作以遠望晉。左傳所謂魯有佗竟、走望在晉是也。因晉與魯形似、此章又論魯事、晉字止此一見、後人不察文義、妄改爲魯耳。晏子之意、蓋謂魯與齊爲鄰、而不知事齊。

所望者晉。晉相去又遠、緩急不足恃。故曰此滅國之道也。蘇云、俞說是。滅國之道也。齊其有魯與甚乎。孫云、魯後并于楚。莒滅于楚。

而地入。公曰、魯與莒之事、寡人既得聞之矣。寡人之德亦薄、然後世孰踐有

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爲幾。孫云、田無宇、陳桓子也。須無之子。幾、爾雅釋詁公

曰、何故也。對曰、公量小、私量大、以施于民。解詳問下其與士交也、用財無儉

儉之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外上十章曰、田氏之施、民歌舞夫

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自來先以利施人、而後不任其人之所難者蓋寡。難謂爲君難。理國政、禦外侮、甚不易也。若苟

勿辭也、從而撫之、不亦幾乎。若苟不辭其難、而任保民之責。從而撫之、不近於爲君之道乎。田氏將有齊國事、見諫下十九章、問下十七章。外上十

五章。

景公問治國何患晏子對以社鼠猛狗第九

景公問于晏子曰

孫本明本如此。元刻無于字。孫云、韓非說苑、作桓公問管仲。純一案羣書治要引說苑同。

治國何患

說苑治要引、均無治字、非。

藝文類聚五十二引、有治字。

晏子對曰

說苑作管仲對曰、治要祇作對曰。

患夫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東

木而塗之

孫云、韓非東作樹。塗當爲徐。說文、行徐也。黃云、韓非見外儲說右上。

鼠因往託焉

孫云、韓非作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純一案韓詩外傳七、作

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內。

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

敗、治要作壞。韓非作燬之則恐焚木。韓之則恐塗墮。韓詩外傳

作燬之恐壞牆。燬之恐燒木。孫云、熏、韓非韓詩外傳說苑作燬、非。塗即牆也。

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

韓非作此社鼠之所以不

得也。外傳作此鼠之患。

夫國亦有社鼠

社鼠舊作焉、據說苑治要改。與下文夫國亦有猛狗一律。

人主左右是也

類聚作人君之左右。

內則蔽善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

孫云、藝文類聚作出則賣重寒熱。入則矯誣奴（或收字）利。一作出則賣寒熱。入

則比周。與此皆不同。所見本異。韓非作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純一案韓詩外傳作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下有脫文。

不誅之則爲亂

孫本脫爲字、元刻有。說苑治要同。韓詩外傳、作君不罪乎亂法。孫云、韓非作吏不誅則亂法。

誅之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

王云、案據連

讀。方言、據、定也。廣雅同。傳五年左傳注、據猶安也。案據、謂安定之也。史記白起傳、趙軍長平以案據上黨民、正與此同。黃云、腹當爲覆。韓詩外傳七、作君又並覆而育之、又韓非子作則君不安據而有之。不當作所。說苑作則爲人主所察據腹而有之。察乃案字之譌。劉云、有字當作宥。案據當從王說。案據者、猶今人恒言所謂把持也。腹字作覆、當從黃讀。惟覆字當訓爲反。廣雅釋

言云、覆反也。而毛詩用無正覆出爲惡、桑柔覆俾我悖、瞻卬女覆奪之、鄭箋均訓覆爲反。覆而宥之、猶言平反而赦之也。晏子此語、言人臣欲誅左右、則爲君者必堅持不從。或平反其獄、以宥其羣。如後世漢文赦鄧通是也。韓詩外傳作并覆而育之、并疑平字之訛。育亦宥字之假借。韓非君不安據而有之、不當作又。黃氏謂不當作所、非也。純一案案據當從王說劉釋。腹而有之、當從韓詩

外傳作覆而育之。言不誅之則爲亂無已時。誅之則爲人主所把持而不能誅。人主非惟不罪其亂法也。並覆翼而長育之。正如鼠之不可熏燼同。故曰此亦國之社鼠也。

社鼠也。宋人有酤酒者。宋字舊脫、據韓非子補。孫云、韓非作宋人有酤酒者。一日宋爲

之酤酒者、有莊氏者。純一案韓詩外傳作人有市酒而甚美者。

爲

器甚潔清。孫云、潔當爲烈。情、烈皆文。說文無垢穢也。玉篇疾性切。置表甚長。孫云、韓非作而酒酸不售。韓詩外

不售。至酒酸而問之里人其故也。韓詩外傳無之字、蘇云、言以其故問里人里人曰、公之狗猛、狗

舊倒、從說苑乙。韓詩外傳作公之狗甚猛。人挈器而入。孫云、說文挈、懸持也。韓詩外傳作持。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

孫云、噬、韓非韓詩外傳作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

琴書治要有道術之士、欲于萬乘之主。干、韓詩外傳作白。說苑治要俱作明。而用事者迎而齧之。

孫云、說文齧、齧也。韓詩外傳作齧。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孫云、左右下韓詩外傳有者字是。用事者爲猛

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孫云、沈本注云、或作用事者爲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韓非外儲說、韓詩外傳、說苑

政理篇、用此文。王云、元刻注文同沈本。案或本是也。此治國之所患也、正對景公治國何患之問。與各篇文同一例。今本作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乃後人取韓子竄入。又改韓子之無亡爲無患、以牽合晏子。斯兩失之矣。說苑正與或本同。黃云、韓子作則術不行矣。范一案王說是、當據以訂正。此與外上十四章、大旨略同。

景公問欲令祝史求福晏子對以當辭罪而無求第十

景公問晏子曰。元刻如此、治要同。孫寡人意氣衰、身病甚。蘇云、治要今吾欲具

圭璧犧牲。圭從元刻、孫本作珪。璧、舊並譌璋。王云、珪璋本作圭璧。此後人以意改之也。古

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諫上篇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是其證。羣書治要正作圭璧犧牲。純一今據正。案日本治要圭作珪。令祝宗薦

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祀可以于福乎。祀舊譌禮、治要校文禮疑祀、今據正。蘇校同。孟子曰、稱福無不自己求之者。乃于上帝、左矣。

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于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政必均平、德同於民。

行必至公。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偏山林。孫云、一本脫以字、非。范一案此文疑本

識通於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偏山林。孫云、一本脫以字、非。范一案此文疑本

錢人謂與下文以偏山林相反妄增。不知下文義與此文相相反者、在無不敢二字也。無與不敢義複、當刪。節飲食、無多畋漁。無當作不敢。與上文一律。以無

偏川澤。無字當刪。詳上。蘇云、治要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蘇云、治要

同。純一案禮記禮器曰、祭祀不祈。鄭注云、祭祀不為求福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蘇云、曲禮下鄭氏注云、納、猶致也。爾雅釋詁云、祿、福也。納祿、猶言致福也。今君政反乎民。乎、治要而行悖乎神。今君藉重獄多、反乎民心。百姓疾怨、自為祈

下云收祿、正與此反言。大宮室、多斬伐以偏山林。羨飲食。蘇云、治要而多畋漁以偏川澤。蘇云、治要

明之德矣。是以神民俱怨。神民舊倒、今據而山川收祿。山川之產、不勝其戕賊而竭。司過薦

罪。蘇云、治要作薦至、疑誤。純一案治要校文而祝宗祈福。言祝宗與司過相反、

於民不致也。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于是廢公阜之遊。止海食

之獻。節飲食、斬伐者以時。斧斤以時畋漁者有數。也。物命以居處飲食、節之勿羨。

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蘇云、治要作焉。純一案祝宗言故鄰國忌之。忌、

諸侯不敢加兵於齊。百姓親之。民懷其德。晏子沒而後衰。蘇云、治要載此

景公問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以問道者更正第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此從元刻。孫本作何如。黃云、當依元晏子對

曰、薄于身而厚于民。前五章作薄身厚民。薄身、自為者輕。儉也。厚民、為人者重。勤也。

約于身而廣于世。約于身者、自奉極約、不役於物、所以全性之真也。廣于世者、因性

也。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明政、如供籍所謂農用八政之類是。所以正民德也。不以

也。其處上也、足以明政行教。明政、如供籍所謂農用八政之類是。所以正民德也。不以

威天下。史云、治要作而不以威下。第一案不尚武力以威天下、蓋本其取財也。權有無均

貧富。取財於富有者、以調劑貧乏者。一切經音義十七引賈逵注國語云、權、平也。於陵子貧居篇曰、鈞天地之有。論語季氏篇、孔子曰均無貧。者、伐性之斧。最足使人敗德、而無異於禽獸者也。禮樂記曰、夫物之感人無窮、而人 誅不避

貴。貴者違法必誅之。賤者有勞必賞之。不淫于樂。恐以樂虧奪民衣食之財。且廢君子之聽治、與

家非樂。蓋非樂之本。不遁于哀。遁讀為循。凡字从彳又从彳者、皆得相通。墨子非儒篇、宗(讀崇)喪循哀可

盡智導民而不伐焉。墨子兼愛下篇曰、有道肆相教誨。蓋以先覺覺後覺。倘天下有一未覺

憊假。乃墨家。不伐之宗風。勞力事民而不責焉。事民舊作歲事、王云、歲事本作事民。事、治也。勞力以

治民、而不加督責也。後人不解事民二字之義、而改事民為歲事。則既與勞力不相承、又與上句導

民不對矣。羣書治要、正作勞力事民而不責。第一案王訓事為治、以責為督責、並非。而據治要正

淺事之誤、是也。今從之。下章曰、事因於民者必成。又曰國有義勞、民有加利。是知勞力事民、

如盡力溝恤之類。即大禹形勢天下之情。蓋勞力以事民之事。而不責報也。墨子魯問篇曰、有力以

勞人。莊子天下篇、謂墨者以自苦為極。而備世之急。荀子富國篇、謂墨子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

業、齊功勞。可互證。不責與不伐、文義相對。不伐、言不伐功於己。不責、言不責德於人。皆本

兼愛之至理以為言。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為行。教尚相愛。故民不以相惡

為名。舊行上為字、錯置政上。王云、案上二句、本作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為行。(去聲)與

相惡為一句、遂移為字於政尚相利之上。而以為政尚相利連讀、以對行教尚相愛之文。則既失其義、

又失其句。而下文為名二字、遂成衍文矣。羣書治要、正作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為行。教尚相

愛。故民不以相惡為名。第一案王說是、刑罰中于德。管子明法篇曰、不淫意于法之外、廢置

今據正。此墨家兼相愛交相利之要情。順于民。置舊錯罪。俞云、廢罪當作廢置、字之誤也。舉直錯諸

是以前賢者處上而不華。蘇云、不華、即下第二十章所謂諫乎前不華乎外意。第一案鹽鐵論論誅篇、墨子有言、

處下而不怨。不肖者、自知不能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故甘處于下而不怨。四海之內、社稷之中粒食之民。蘇云、此二句。純一案社稷之中句。治要無

此二句。純一案社稷之中句。治要無此。蓋後人所加、當刪。一意同欲。此墨家向同之語。若夫私家之政。蘇云、治要無此句。純一案墨子向同下篇曰、

治天下之國、若治一家。使天下之人、若使一夫。義可互明。生有厚利。死有遺教。舊說厚利死有四字、文不成義。從王校據治要補。謂威德之君、生有厚利

被於當時。死有遺教垂於後世。此盛君之行也。舊衍公不圖晏子曰六字、從王校刪。蘇云、此下治要無。臣聞問道者更正。正疑心

更心與更容對文。聞道者更容。更容謂當肅然起敬。今君稅斂重故民心離。窮民財力以供嗜欲故。市買

悖故商旅絕。買當為賈之譌、賈與價同。悖、亂也。後漢黃昌傳注。言市征重、物價亂、商旅失利將絕迹也。玩好充故家貨殫。玩好之物充斥於市。而供家室日用者殫焉。殫、盡也。言習尚奢極、害民生也。積邪在于上。辟邪之人皆及執政。蓄怨藏于民。百姓疾怨積藏於心。嗜

欲備于側。問下三章曰、左為倡。右為優。讓人在前。諛人在後。毀非滿于國。諫上十二章曰、一國而公不圖。圖、計也。孫云、側國為類。而公不圖。圖、計也。謀也。

公曰、善。于是令玩好不御。玩物減則家貨增。公市不豫。王引之曰、豫猶誑也。說見荀子豫買下。蘇云、不豫、謂不誑也。言

公市俱以誠信相貿易、無有誑詐也。荀子儒效篇云、魯之彌牛馬者不豫買。義並同。宮室不飾。業土不成。不待土工之成而罷。止役輕稅。

民力舒。民財裕。上下行之而百姓相親。

景公問謀必得事必成何術晏子故以度義因民第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晏子對曰、羣書治要、無晏子二字。有。公曰、其術

如何。治要作何如。晏子曰、謀度于義者必得。義則無不事因于民者必成。民之所欲、公

日、奚謂也。對曰、其謀也、左右無所繫。繫、縛也。上下無所縻。縻、云、元刻靡。純一案縻亦

也。往、靡縻也。其聲不悖。正其實不逆。順謀于上不違天。大公謀于下不違民。

也。與庶義同。

供範曰、謀及庶人、庶民從之。是之謂大同。以此謀者必得矣。黃云、元刻謀作謀。純一案孟子公孫丑下曰、得事

大則利厚。事小則利薄。稱事之小大。孫本作大小。權利之輕重。國有義勞。勞俱為義、

不同妄勞。故曰義勞。勞與利對文、言國雖勞而民利也。純一案秉國者以為民勤勞為正義。民有加利。加舊諺如、王云、如當為加字之誤。民有加利、謂舉一事而利加于民也。

前第四章曰、上有義獲、下有加利。語意與此相似。又曰破蔡之臣、以此舉事者必成矣。東邑之卒、皆有加利。此皆加利二字之證。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以此舉事者必成矣。國

者與厥義。為民勞。則利之加于民者。夫逃義而謀。舊義譌人、從王校正。謀作謀。從黃校據本改。雖成不安。

厚。民無不樂助者。宜其舉事速成矣。故臣聞義、謀之儻也。也。元刻作

以。今從王顧校正。民事之本也。凡事以愛民。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舊反譌及、倍

準于義、斯平正矣。及義而謀、信民而動、與下句文義不合。及當為反。信當為倍。倍亦反也。義為謀之法。民為事之

本。故反義而謀、倍民而動、未有能存者也。上文云逃義而謀、雖成不安。故民舉事、雖成不樂。

正與此文相應。羣書治要、作反義而謀。背民而動。背與倍古字通。故知信為倍之誤。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未聞存者也。元刻如此、孫本存上有

人所加。蓋不知及信二字、為反倍之誤。故於此句內加不字、以牽合上文。昔三代之興也、謀

必度于義。于舊作其、王云、度其義本作度于義。度、特洛反、度之言宅也。辭按往漢書韋元成

坊記作度。宅者、居也。謂謀必居于義也。文十八年左傳、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杜注曰、度、

居也。大雅縣及皇矣傳、並同。是度於義、即居於義也。度於義與因於民對文。上文謀度於義者必

得。事因於民者必成。是其明證。今本作度其義、則謂非居於義之謂。事必因于民。三代之

且與上下文不合矣。治要正作謀必度於義。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及其衰也、建謀反義。元刻作建謀者及義、孫本

義無謀。舍民無事。莊子在宥篇曰、遠而不作建謀反義四字句。純一今據刪訂。與下句對文。治要作謀者反義。脫建字、衍者字。與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蘇云、

無。公曰、寡人不敏。聞善不行。其危如何。黃云、元刻危對曰、上君全善。最上者無

其次出入焉。次焉者、時。善時不善。其次結邪而羞問。又其次、即最下者。無善可言。習慣邪。全

善之君。能制出入之君。時出於善、時入於善、則不全善。視全善之君德薄矣、故受制焉。時間之君。元刻如此、孫本

問之君、即出入之君。上與全善之君、下與羞問之君、相對成文。雖日危尚可沒身。因時間善、不至全不善。故雖日羞

問之君、不能保其身。賁盈不善、又羞問善。榮紂之惡、不能損焉。此身首領恐難保也。今君雖危尚可沒其身也。

今君可當時問之君故。

景公問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以舉賢官能第十三

景公問晏子曰。蘇云、治要作景公問求賢。此下至榮君、治要無。莅國治民善爲國家者何如。晏子對曰。

舉賢以臨國。官能以敎民。國事民事、非賢能不理。問下一章曰、昔吾先君桓公下賢以身。見賢不留。使能不怠。是以內政則民懷之。征伐則諸侯畏之。

則其道也。舉賢官能則民與君矣。君舊謂若、從盧校。正。與猶親也。公曰。雖有賢能吾庸知乎。

庸猶何也。晏子對曰。賢而隱庸爲賢乎。賢不見用、等於庸衆。詎爲賢乎。吾君亦不務乎是。孫云、言君亦

不以爲事。故不知也。公曰。請問求賢對曰。觀之以其游。孫云、觀其交游也。純一案所謂觀人於其友也。孟子萬章上、載

孔子於衛主顏錡由。不主癡疽。子華子序、記子華子不應簡子之聘。去晉之齊、館於晏氏。皆其例證。說之以其行。後廿七章、景公問取人得賢之道。晏子對曰。舉之以語。

考之以無以靡曼辯辭定其行。句首舊衍君字。從蘇校刪。言取人重實行、華於言者無用也。無以毀譽非議定其

身。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蓋曲高者和寡。子華子北宮子仕篇曰、夫人之常情。譽同於己者。愛同於己者。愛之反則憎。譽之反則毀。明衆人之毀譽、不足憑也。如此則

不爲行以揚聲。俞云、古爲僞字通用。成九年左傳、爲將改立君者。定十二年傳、子爲不

掩欲以榮君。王引之云、榮讀爲營。營、惑也。見呂氏春秋淮南注。掩欲以營君者、外爲廉潔、以自掩其貪。將以惑君也。第二十一章說候人之事君曰、以爲廉求上采聽、而幸

以文達。正謂此也。營榮古字通。故通則視其所舉。蘇云、治要無其字、上有晏子對曰句。說見經義述聞、不可錄以祿下。

舉、如後二十章曰、忠臣選賢進能。睹賢不居其上。史記管晏列傳曰、鮑叔既達管仲、以身下之。又如襄三年左傳、君子謂祁奚舉其讎、解狐、不為諂。舉其子午、不為比。舉其偏伯華、不為黨。夫唯善故能舉其類。皆其例也。窮則視其所不為。問下廿四章曰、貧窮不易行。論語

則視其所不取。舊作富則視其所不取、王云、通與窮對。富與貧對。羣書治要、作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是也。今本脫分字、及貧則視其所五字。則文不成義。

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史記魏世家、韓詩外傳三、說苑臣術篇、並載李克語、文有移異而義均同。可證。漢書杜欽傳、亦有文類此。諫下十九章曰、藏財而不用、凶也。蓋有財貴相分。但視其所分予

者之賢否、即可定其人之賢否。貧則視其所不取、亦可知其操守。墨子修身篇曰、貧則見廉。是其義。夫上士難進而易退也。背義鄉義故。治要脫士字。

其次易進而易退也。鄉義亦不背義故。而字舊脫、據治要補。下同。其下易進而難退也。背義鄉義故。云、表記孔子曰、

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位有序故為上士。亂故為下。以此數物者取人。蘇云、物猶事也。其可乎。

景公問君臣身尊而榮難乎晏子對以易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為君身尊民安。為臣事治身榮。難乎易乎。晏子對曰、易。公

曰、何若。對曰、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君自養儉。苟有餘財。則身尊而民安。身尊從王校。為臣忠信而無踰職業。為臣者竭誠無欺以從事。務無虧於職守而有越分之行。則事治而身榮。公又問為

君何行則危。為臣何行則廢。晏子對曰、為君厚藉斂而託之為民。厲民自恣而假託為利民。正與上文為君節養其餘以顧民相反。進讒諛而託之用賢。辟邪阿黨。遠公正而託之不順。輕蔑有德。孫云、言不

為君所。君行此三者則危。為臣比周以求進。黃云、進元刻作寸、誤。求進求多求親對文。此言臣有三求則廢。上言君有三託則

危。亦對文。求進句絕。踰職業、屬下求多為義。求多亦句絕。踰職業防下隱利而求多。

純一案管子明法篇曰、臣下比周、以黨舉官。是以官失其治。

險乎職業之外、防遏下民、隱匿其利、而求多以私肥。正與上文爲臣忠信而無險職業相反。從君不陳過而求親。王云、謂臣在君側、不陳君過、而但求親近也。

人臣行此二者則廢。臣對君言、人字疑衍。故明君不以邪觀民。故明君反承上文君行三者則危言。蘇云、觀、猶示也。不以邪觀民、言不以邪示民也。呂覽博志、此所以觀後世已。注觀訓示。

守則而不虧。孫云、爾雅釋詁、則、常也。法也。此一察則疑財之形請、財上又脫民字。此文本作守民財而不虧、反承上文厚藉斂而託之爲民言。與立法儀而不犯對。

立彊儀而不犯。孫云、墨子有法文。後十八章曰、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文略異而義正同。

者不可以無法儀。此一察此言立法以爲萬民之儀表、而君身不得自犯。猶詩抑篇云、儆慎爾止。不愆于儀也。後十八章、立于儀法不犯之以邪。義同。立法爲儀、所以保羣勵治。遵行不犯、罔敢擾羣害治也。

苟有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不以上舊衍而字、從王校據後第十八章刪。是故刑政安于下。民

心固于上。刑平政理。民相安于下。心不貳于上矣。故察士不比周而進。故察士反承上文臣行此三者則廢言。不爲苟而求。

知苟求多利、言無陰陽。信。黃云、陰陽猶云面背。言無面從背違。行無內外。忠順則進、否則退。進退一準于道。

不與上行邪。德操貞固而不求親。此三句、亦見後二十章。是以進不失廉、退不失行也。明察之士、有足以自榮者。故人不得而廢之。問下十八章曰、進不失忠。退不失行。

而廢之。問下十八章曰、進不失忠。退不失行。

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對以六說第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持不仁其無義耳也。

蘇云、義當爲諱、蓋段字。莊子齊物論、有倫有義。崔本義作諱、是義諱同字之證。此與荀子北面端拜而諱之義同義。景公蓋自謂所持不仁。故無足諱耳也。猶云、未足與諱。不然、言若能仁也。請北面事夫子而與之諱、謂諱政治大道也。故下文云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此一

案齊策四、齊人見田驪曰、聞先生高議。與會謀云、諱與義通。蘇讀義爲諱、是也。但尚有欠審處。此文疑本作寡人持不仁、其無足諱耳。今本特刺爲持。諱刺爲義。足諱也、又倒著耳下。故文義不順。

不然。北面與夫子而義。蘇云、議同。晏子對曰、嬰人臣也。公曷爲出若言。若、猶此也。指北

面言。臣見君則北面。嬰人臣、故不敢當北面之說。公曰、請終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晏子曰、漫密不能、謫

苴不學者也。

草上不字舊脫、從王校補。盧云、苴當與苴同。上倉胡切。下才古切。倉胡反。粗、在戶反。二字義同而音異。說見廣雅疏證一。縵密猶縣密、謂事之精微者。言縵密之事既不能、苴苴之事又不學。則未有不訥者也。下文曰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善人不能

者、惡人不能疏者危。交游朋友、無以說於人、又不能說人者窮。事君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賤。修道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語意並與此同。今本脫去不字、則其義相反。且與上文不對矣。外上篇曰、微事不遁、處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大者不能致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語意亦與此同。微事不遁、處事不能、正所謂縵密不能苴苴不學也。以是明之。蘇云、王說是。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孫云、孟子所謂既不能令、純一案外上文見十七章。又不受命也。純一案說文卑、賤也。輕。善人不能感、惡人不能疏者危。感、親也。近也。疏、外也。遠。交游朋友

之詞。舊衍從字、從王校刪。無以說于人、又不能說人者窮。既無才德見說于人。又於人之有才德

要利、大者不得、小者不爲者賤。孫云、一本作餒、非。純一案要、求也。言尊位

立義、大不能專、小不能附者滅。能專修大道、立大義、向矣。乃皆不能、並於修小道

足以觀存亡矣。案此足以觀存亡、與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正相應。正文六說、必存亡並舉。今

外上十七章、事異而辭多同。本有亡無存、縵縵密不能上有脫簡。以本書文例求之、皆反其說可知也。此與

景公問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以二者第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晏子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

中、正也。衣冠正斯瞻

視。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不敢以不義之言要君。身行不順。孫云、一本下有不敢以三字、非。身

行讀去聲。此後人習聞行己之語、而罕見身行之文、故改之耳。不知身即己也。玉篇己、身也。下

文身行類、治事公、正承此文言之。未見全文、而輒以意改、粗心人大抵皆然。羣書治要、正作身

行不順。純。治事不公、不敢以莅衆。身行必循乎理、治事必

故朝無奇僻之服。奇僻之服，如諫下十三章飾履以金玉是。孫云、僻、一本作辟。所言無不義，故下無僞上之報。

上下相見身行順治事，八故國無阿黨之義。問上五章云、三者君子之常行也。舊

下有者字、王云衍。常行讀去聲。若云常行者、則當讀平聲矣。上文景公問君子常行易若、即其證。羣書治要無者字。總一今據刪。

景公問賢君治國若何晏子對以任賢愛民第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賢君之治國若何？晏子對曰：其政任賢。任賢君能以身下賢而任之

國之幹。墨子自賢中篇曰、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孟子盡心上曰、堯舜之仁。不偏愛人。急親賢也。其行愛民。用康保民。兼愛無遺。其取下節。民。富于

其自養儉。節。在上不犯下。民。罔敢侮。在治不做窮。傲、輕也。謂不虛無告。不廢困窮。從邪害民者

有罪。罪從邪說。矯亂者。進善舉過者有賞。獎進善言敢直諫者。其政刻上而饒下。微于有位。撫下以寬。赦過而

救窮。宥過無大。惠解饒寡。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賞必當賢。不以私喜淫。罰必當暴。不以私怒猛。問下八章、喜樂無羨賞。

忿怒無羨刑。參同。不從欲以勞民。蘇云、從讀為縱。純一案書大禹謨曰、罔弗百姓以從己之欲。不修怒而危國。不修怒以陵人、而危及

國本。傳十五年左傳、史佚有言曰、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者不祥。上無驕行，下無諂德。此二句、已見前七章。上無私義。義必

于天。下無竊權。柄不下移。上無朽蠹之藏。厚施。下無凍餒之民。人給家足。昭三年左傳曰、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故

言此對治之。不事驕行而尚同。同舊語司、盧云、疑同。墨子有上同篇。純一今據正。驕、縱恣也。墨子天志下篇曰、諸侯不得恣己而為政、有天子正之。天子不得恣

己而為政、有天子正之。是為上同。其民安樂而尚親。民皆安居樂業。相愛而不相惡。下章云、下以相親為義。賢君之治國若此。

景公問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以先行義第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晏子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義。蘇云、

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養民不苛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而防之以刑辟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

所求于下者必務于上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上下文諸不字而誤也。羣書治要亦作不務、則唐初本已然。案所禁

于民者不行于身、謂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所求于下者必務于上、謂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則當作

必務明矣。下文云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苟所禁於民、不以事逆之。即承此四句而言。純一案

王說是。所禁于民者不行于身。守于民財無虧之以利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保民之富。立于儀灋

不犯之以邪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前十四章曰、立法儀而不犯。義同。苟所求于民、不以身害之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文已見前

也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從上舊衍之勸二字、從蘇校據羣書稱事以任民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稱、度也。中聽以禁邪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俞云、聽謂

謂聽訟為聽。蘇云、治要無上六句。稱事以任民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量也。中聽以禁邪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俞云、聽謂

足以致邪也。向書呂刑篇曰、罔不中聽于獄之兩辭。然則中聽二字、蓋本于向書矣。不窮之以

勞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黃云、謂不害之以罰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罰舊讀實、王云、害之以實、義不可通。實本作罰、謂不以刑罰害

民也。窮之以勞、害之以罰、皆虐民之事。羣書治要正作不害之以

罰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純一今據正。苟所禁于民、不以事逆之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逆、反

異習千里而殊俗。故明王修道一民同俗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前十一章云、四海之內、粒食之民、一意同欲。大旨同。上以愛

民為灋。下以相親為義。是以天下不相違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愛民相親上、舊並脫以字。建誦

之教民也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舊作此明王教民之理也、王云、本作此明王之教民也。上章賢君之治國若此。正對賢

民之理也。詞意庸劣、乃後人所改。羣書

治要、正作此明王之教民也。純一今據改。

景公問忠臣之事。君何若。晏子對以不與君陷于難第十九

景公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說苑作齊侯。問于晏子曰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盧云、論衡定賢篇作齊侯問。詹疑

也字。盧云、論衡及說苑臣術篇、事下皆有其字。蘇云、治要

無也字。純一案太平御覽六百二十一亦無也字、今並據刪。晏子對曰治要無義字。下刑下無辟字。純一案先之者、以身黃云、對元

死。出亡不送。北堂書鈔二十九引。公不說曰。盧云、論衡但作。君裂地而封之。盧云、論衡說施俱

列。蘇云治要封作富。疏爵而貴之。蘇云、史記縣布傳云、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文與

純一案論衡封作予。此同。集解引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案

向書武城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疏爵與裂地對文。君有難不死。蘇云、治要

其說何也。舊作可謂忠乎、王云、可謂忠乎、後人依說施臣術篇、論衡定賢篇改之。正申明不死不送

平御覽治道部二引此、並作其說。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蘇云、治要奚

何也。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改。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蘇云、治要奚

純一案論衡作奚。謀而見從。治要說施同。盧云、謀論衡

御覽說施俱作何。臣奚送焉。呂氏春秋務大篇、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生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

術說。臣奚送焉。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

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若言不見用。見字舊脫、從盧校據

賢乎其死亡者也。義同。有難而死之。孫云、死說施

說苑作死。或孫所見本異。是妄死也。晏子所以不死

蘇云、治要無之字。下同。是妄死也。莊公之難。謀而不見從。盧云、謀、論衡

而送之。是詐僞也。本無同情之感故。偽

君。盧云、納

景公問忠臣之行何如晏子做以不與君行邪第二十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不掩君過諫乎前不華乎外掩、蓋也。孫云、不華、

不諱也。蘇云、

治要無此二句。選賢進能不私乎內。前十三章、言魯為國者、莫先於舉賢官能。此以忠

不私乎內者、不黨父兄。不偏富貴。稱身就位。言衡量自身之才德所堪任者以就位。問下五章曰、

不與顏色也。見墨子尚賢中篇。稱身就位、不為苟進。論語季氏篇、陳力就列。

集解引馬融云、當陳其才力、計能受祿。受舊作定、王云、祿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

度己所任以就其位。義同。計能受祿。受舊作定、王云、祿由君定。非由臣定也。定祿本作受

受祿。純一今據正。 賭賢不居其上。墨子魯問篇曰、處高爵祿則以讓賢。史記管晏列傳、鮑叔牙 受祿

不過其量。問下五章曰、稱事受祿、不為苟得。管子重令篇曰、受祿不過其功。義同。 不權居以為為行。王云、權居二字、義不

誤也。權、稱也。言應臣之行、(去聲)必準于道。不稱君以為為行也。羣書治要、正作不權君以為

行。俞云、王說非也。權居與稱位相對。權、猶稱也。居、猶位也。若作權君、則不倫矣。古之君

子所居雖卑、所行則高。所居雖行、不稱位以為為忠。任天下之重。不揜賢以隱長。務成人

所行則儉。是謂不權居以為為行。 不刻下以諛上。待下寬。君在不事太子。心一於君、不貳於儲。國危不交諸侯。盡忠謀

善。藉外。順則進。否則退。不與君行邪也。治要無也字、此三

援。 景公問倭人之事君何如。晏子對以愚君所信也。以字據 第二十一

景公問倭人之事君如何。晏子對曰。意難難不至也。見義意以為難。即畏縮不前。 明言之

以飾身。身無實行。明以。空言欺君自飾。 僞言無欲以說人。私欲熾盛。僞言無欲、冀以悅人。嚴其交以

見其愛。嚴、尊也。尊其與君相 觀上之所欲而微為之偶。微、隨之段、伺聞也。偶、合

唐韻正四十五厚偶、 求君逼爾。盧云、元 而陰為之與。蘇云、與、黨與也。言求君寵 內重

古音襲。偶與為韻。 爵祿而外輕之以誣行。誣、欺 下事左右而面示公正以僞廉。居心卑奸以事左

公正。冀以 求上采聽而幸以求進。求上因左右采聽其無欲輕 傲祿以求多。或故輕視利

此、不能求 辭任以求重。辭不勝之任、求重要之職。 工乎取。善取人所 鄙乎予。惜財如 歡乎新。慢乎

故。假託變法、便於私營。問下三十三章云、新始好利。義 恡乎財。孫云、恡、吝 薄乎施。財慳積而

同。孫云、予故為韻。純一案古音諸十二魚去聲引此。 觀貧窮若不識。鄰族戚友、雖極貧 趨利若不及。恐落人 外交以自揚。外交鄰國之

窮、觀之若不相識。 趨利若不及。後。 外交以自揚。趨幸、慶揚

以自重。背親以自厚。利之所在、雖至親亦背之而厚自取。積豐羨之餐。後傳論義、俞云、豐羨二字、道不可。義當作羨、字之誤也。羨、饒也。

豐羨猶豐饒矣。地一今按改。而聲矜恤之義。本無矜恤之心、貪得矜恤之名。非譽乎情。疑本作非譽徇乎情。今脫徇字、文不成義。非、詳同。

情、私意也。徇乎情、謂不當理也。而言不行身。口言之而身不行。涉時所議而好論賢不肖。偶涉時議、輒論人之短長。不自愧。

有之己不難非之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墨子小取篇曰、有諸己不非諸人。無諸己不求諸人。侮人反之。其

言彊梁而信。出言乖戾、終任意氣而不屈。其進敏遜而順。其干進也、敏捷謙遜而順。利。孫云、信順為順。此侮人之行

也。明君之所誅。明君洞知其姦、必誅之。愚君之所信也。愚君不察其姦、深信之。此與外上十四章、大情略同。

景公問聖人之不得意何如晏子對以不與世陷乎邪第二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何如。蘇云、治要意下有也字。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

如諫下八章春夏逆氣與役之類。從政逆鬼神。鬼神無私。從政私、故逆。藉斂殫百姓。殫、盡也。治要作單、蓋從古本。言搜刮民財殆盡。四

時易序。如禮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之類是。蓋人心不正、惑召咎徵也。神祇並怨。作事背乎天神地祇故。道忠者

不聽。道、言也。不聽也。言、以逆耳故。薦善者不行。薦、進也。薦善者不行也。諛過者有資。蘇云、治要資作賞。純一案資賞義同。救失者

有罪。罪及忠良。故聖人伏匿隱處。隱世无悶。不干長上。潛修德業。潔身守道。蘇云、治要不潔作靜。不

與世陷乎邪。乎、治要作于。不合好世。是以卑而不失義。處卑微而好義。瘁而不失廉。身勞瘁而貞廉。蘇云、

治要瘁作瘁。此聖人之不得意也。公曰聖人之得意何如。舊脫公曰二字、問答之界劃不清。今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對

曰。治要作晏子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調、和也。易乾文言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藉斂和乎民。百姓

樂其政。舊作藉斂和乎百姓樂及其政、脫一民字、衍一及字、文義參差。今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訂正。藉斂和乎民、與上舉事調乎天對。百姓樂其政與下遠者德其德對。遠

者懷其德。前第一章曰、能愛邦內之民者、四時不失序。如禮月令、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之類。

風雨不降虐。虐從元刻、治要同。孫本壽雪。書供範、日聖。是風雨不降虐之休徵。天明象而致贊。舊脫致字、王

云、下三句皆六字。唯首句少一字。羣書治要、作天明象而致贊是也。致贊、謂天致積祥以贊王者。昭元年左傳、天贊之也。杜注、贊佐助也。淮南本經篇曰、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

清而揚光。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正所謂地長育。治要作育長。而具物。禮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又曰、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可互證。神降福而不靡。民服教而不僞。靡、盡也。書微子之命曰、肅恭神人。上帝時歆。下民祖協。義

可互證。治無怨業。王云、怨讀為蕘。劉云、怨與苑同。繇一案集韻、苑與蕘同。業、事也。言治無蕘積之事。問下八章、官無怨治。義同。居無廢民。居

無憊憊者。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第二十二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乎失之。王云、兩不字涉下文不危不弱而衍。景公

問君民而危、用國而弱者、惡乎失之。故下文晏子之對、皆言其所以危弱之故。若云不危不弱、則不得言惡乎失之。且與下文相反矣。黃云、標題云景公問古者君民用國不危弱、晏子對以文王。不

字非衍。末云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正對問辭。惡乎失之、失當作法。標題云晏子對以文王、明是法字。繇一案此文疑本作古者君民而危、用國而弱、惡乎失之、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惡

乎法之。故晏子之對、先言所以危弱之故。後晏子對曰、嬰聞之以邪蒞國、以暴和民、

者危。以暴和民、義不可通。和疑為臨、字之誤也。後二十九章、景公問臨國蒞民所患何也。國與民對蒞與臨對、與此文同。修道以要利、得求而返

邪者弱。孟子告子上云、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可相發明。古者文王修德不以要

利。詩周頌維天之命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若耍利、則不純矣。滅暴不以順紂、干崇侯之暴。干、犯也。史記殷本紀、紂怒殺九侯女、

而臨九侯。鄂侯爭之。疆辨之疾。並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爰里。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

於爰而禮梅伯之臨。孫云、韓非難言篇、梅伯臨。呂氏春秋行論篇、紂為無道。殺梅伯而醢之。里。以禮諸侯於廟。文王流涕而咨之。通理篇、殺梅伯而遺文王其醢、不適也。文王親受以告諸侯。統一案淮南子說林訓、紂臨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高注構、謀也。是以諸侯明乎其行。百姓通乎其德。南其俱指文。故君民而不危。用國而不弱也。此章義欠條暢、當有脫文。

景公問古之莅國者任人如何晏子對以人不同能第二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莅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晏子對曰。地不同生。王云、地不同生、文義不明。羣書治要、生作宜是也。今作生者、涉下文俱生而誤。周官、草人、掌土化之儀。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故曰地不同宜。俞云、古生性字通用。周官大司徒職曰、辨五地之物生。杜子春讀生為性。然則此文生字、亦當讀為性。地不同性、即所謂辨五地之物性也。羣書治要作宜、蓋不知生為性之段字而改之。未足為據。統一案俞說是。而任之以一

種。責其俱生不可得。蘇云、治要有也字。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偏成。蘇云、治要有也字。

焉字。統一案不可責偏成、與責其俱生不可得、文不相對。疑責其俱生不可得、本作不可責其俱生。不可責偏成、本作不可責其偏成。此文唐初已誤。墨子尚賢中篇曰、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書君陳篇曰、無求備于一。責焉無已。智者有不能給。蘇云、治要給作治、求焉無饜、天地有夫。可互明。

不能贍也。蘇云、治要也作矣。統一案贍、說文新附、給也。小爾雅廣言、足也。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

阿黨不治乎本朝。無阿黨之私。任人之長。不彊其短。任人之工。不彊其拙。呂氏春秋

舉穀器、桓公將任甯戚。羣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恐其有小惡。以人之小惡、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且人固難全。權而用其長者、當舉也。可為確詰。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古者離散其民如何晏子對以今聞公令如寇讎第二十五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孫云、說文振、有所失也。隕與振聲相近。其常行

何如。晏子對曰。治要無晏子二字。國貪而好大。自遠亡耳。智薄而好專。猶云愚而好自用。貴賤無親焉。

大臣無禮焉。舉國誹謗。蘇云、治要無此二句。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玩百姓。慢忽之謂簡。

國無常法。民無經紀。孟子離婁上云、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是也。好辯以爲智。刻民

以爲忠。舊脫智刻民以爲五字、文不成義。從王校據羣書治要補。流徇而忘國。墨子非命下篇曰、昔三代暴王。內虐於

好兵而忘民。窮兵黷武。塗炭生靈。肅于罪誅。而慢于慶賞。誅罪嚴厲。慶賞無聞。樂人之哀。利人之

難。蘇云、難治要作害。黃初云、孟子離婁上曰、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義同。德薄不足以懷人。政刻不足以惠民。

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墨子尚賢中篇曰、賞不當賢。罰不當暴。則爲賢者不勸。而爲暴者不沮矣。

此亡國之行也。此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今民間公令如寇讎。盧云、如下當有造字。下篇有。王云、民間公令如寇讎、語意自

之離散其民。隕失其國者之常行也。舊作此古離散其民隕失其國所常行者也、王云、此文本作此古之離散其民隕失其國者之常行也。

上文景公問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若。正與此文相應。且常行之行、讀去聲不讀平聲。今本古下脫之字、國下脫者字、則文不成義。之常行也、作所常行者也、則行字當讀平聲矣。

羣書治要、作古之離其民隕其國者之常行也。校今本少失散二字者、省文也。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改。日本治要、常行上落者之二字。

景公問欲和臣親下晏子效以信順儉節第二十六

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和臣親下。奈何。臣字從元刻。孫本作民。盧云、元刻是。黃云、

使焉云云則臣和矣。晏子對曰、君得臣而任使之。與言信。必順其令。不違法令。赦其

過。任大臣無多責焉。臣字舊脫、從孫校補。大臣與選臣對文。無多責、持大體而已。使邇臣無求嬖焉。無以嗜欲

貧其家。其指臣言、下同。

無信讒人傷其心。

信從元刻。孫本作親。人當爲言、讒言與嗜欲對文。無信讒言疑忠者爲不忠。

家不外求

而足。

家上疑脫居字、居家與事君對文。言祿當足以贍其家、使不特外求紛其盡職之心。

事君不因入而進。

管子四稱篇曰、昔者有進之臣、委質爲臣、不賓事

左右。君知則仕、不知則已。

則臣和矣。儉于藉斂。

節于貨財。

節用。作工不歷時。使民不盡力。

也。勞。百官節適。

官無尤設。

關市省征。

關市議而不征。

山林陂澤不專其利。

民勿使煩亂。

禁官擾民。

知其貧富、勿使凍餒。

則民親矣。公曰善。寡人聞命矣。故

令諸子無外親謁。

孫云、不令外人親近干謁也。

辟梁丘據無使受報。

孫云、辟去之。說文報、當罪人也。从卒从段。段、服罪也。

百官節適。關市省征。山林陂澤不禁。

山林二字舊脫、據上文補。此薄賦也。

冤報者過。

報罪不當而冤抑者過之。過、

責也。留獄者請焉。

留繫於獄者、請釋之。此省刑也。

景公問得賢之道晏子對以舉之以語考之以事第二十七

景公問晏子曰取人得賢之道何如。晏子對曰舉之以語考之以事能諭

則尙而親之。

孫云、能諭、能曉喻也。古喻從言。純一案論、謂洞明治要。墨子尙賢中篇曰、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義同。

近而

勿辱。

禮貌不衰。

以取人。

以下當有此字。前十三章云、則得賢之道也。是以明君居上。以此數物者取人。語意正同。

寡其官而多其行。

荀子富國篇曰、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義同。

拙于文而工

于事。

言無務爲文、事必求其工。

言不中不言。

論語先進篇曰、言必中。同。夫人不言。行不彊不爲也。

不爲枉法之行。

景公問臣之報君何以晏子對以報以德第二十八

景公問晏子曰臣之報其君何以晏子對曰

對元刻作微。

臣雖不知

知讀若智。

必務報

君以德士逢有道之君，則順其令。有德之君，謀必度于義。事必因于民，故其令可從。逢無道之君，則爭

其不義。不與君行邪。孝經諫爭章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故當不義，臣不可不爭於君。管子四稱篇曰：有德之臣，君若有過，

進諫不疑。故君者擇臣而使之。擇賢能而任之。臣雖賤，亦得擇君而事之。孫云：意林取此文。純一案意林省作君擇

臣使之。臣雖賤，亦得君事之。

景公問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以患者三第二十九

景公問晏子曰：臨國蒞民，所患何也？晏子對曰：所患者三。忠臣不信，一患也。信臣不忠，二患也。墨子七患篇曰：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義同。君臣異心，三患也。書咸有一德曰：德惟

三、動罔不凶。是以明君居上，無忠而不信，無信而不忠者。書皋陶謨曰：知人。是以君

臣同欲。以從元刻。孫本作故。而百姓無怨也。蘇云：治要同欲作無怨。怨作恐。

景公問為政何患晏子對以善惡不分第三十

景公問于晏子曰：為政何患？晏子對曰：患善惡之不分。此即孔子正名之信。公曰：何以

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孫云：今本脫左右二字。據說苑增。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

管子明法篇曰：君臣之間明別。明別則易治也。房往，謂賢不肖。各明白而分別。無偽僞。故易治也。蓋明別，即審擇左右而善惡分之義。孔子聞之曰：此言也

信矣。善進，則不善無由入矣。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管子四稱篇曰：昔者有不善進，則

善無由入矣。說苑政理篇、作善言進不善言進。羣書治要、作善進不善進與此同。無言字。足

側、則不肖者在左右也。晉語六、韓獻子曰：或入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退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退不善、善亦退由至矣。蓋孔子所本。本書外上一章曰：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

者至。若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義可互明。

晏子春秋校注卷四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問下第四 凡三十章

景公問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明修從晏子對以省耕實第一

景公出游問于晏子曰

孫云、管子戒篇、作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蘇云、管子載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管子之對、亦略有同晏子處。孟子述之宣王、以爲景公

事、自繫屬實。則不得援管子例此。疑桓公先爲此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

孫云、管子作我遊、管子載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蘇云、管子載桓公將東遊、問於管仲。管子之對、亦略有同晏子處。孟子述之宣王、以爲景公

注、言我之遊必有所歸。猶軸之轉載附石。孟子作轉附朝舞。趙岐注、轉附朝舞皆山名也。星衍謂當從管子。趙岐以爲山名、蓋因下琅邪推知之。齊實無此山也。猶軸轉附、蓋欲知轉附轉載附石。

是時齊海運、故景公欲浮舟而南。觀孟子從流下從流上益信。

遵海而南

孫云、遵一本作尊。王云、羣書治要載此文、本作南。觀孟子從流下從流上益信。吾欲循海而南、至于琅邪。續漢書郡國志注、亦云

齊景公曰吾循海而南。今本吾欲下有觀於轉附朝舞六字、猶海作遵海、皆後人以孟子改之。

至于琅邪

孫云、至孟子作放。琅一本作琅邪。當從孟子作邪。趙岐注、齊東境上

邑也。純一案管子作邪。羣書治要作耶、邪同。

寡人何脩則夫先王之游

孫云、則孟子作比。蘇云、治要則上

循。循則與效法之義同。寡人何循則夫先王之游十字爲句。猶言于先王之游、何能遵從效法也。孟子作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修亦循之誤。吾何循者、猶言吾何遵依也。惟彼折循與比爲二語。

此則循則

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嬰聞之

嬰字之字舊脫、從

天子之諸侯爲

巡狩

孫云、之孟子作適。爾雅釋詁適、之、往也。諸侯之天子爲述職。之孟子作朝於。爲並作曰。

故春省耕而補不

足者謂之游

孫云、管子作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純一案房注原、察也。農事不依本務、當原察之。

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

之豫

孫云、實孟子作飲。管子作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夏諺曰

吾君不游

孫云、

王。我曷以休

孫云、我曷孟

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

孟子趙岐

亦遊也。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諱。我何以得見賤賤、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案遊休為韻。豫助度為韻。今君

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

糧從孫本。元刻作量。供云、量食者、量限其食也。今本皆作糧者、後人據孟子改。劉云、當以作糧為是。管子云、夫師行而糧食其民

者謂之亡。糧食者、即糧食其民、猶言就食于民也。蘇云、治要作師行而貧苦不補。無糧食二字。

貧者不補。

者舊讀苦、孫云、苦當為者、孟子補作當饋。以食食人口餽。呂氏春秋介立篇曰、狐父之盜曰邱、見而下壺餐而饋之。漢書高帝紀、呂后因饋之。餽即食也。

時而不反謂之流。從高歷時。

二字舊脫。從治要補。

而不反謂之連。

舊從下作從南、從高作從下。王云、南字義不可通、乃高

字之誤。高與下正相對。孟子作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上亦高也。見說文。羣書治要、正作從高。孟子趙注、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連者、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

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據孟子及趙注、則此文當云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下而不反謂之流。今以從高為流、從下為連、與孟子相反。未知孰是。純一案王說南乃高字之誤、又說此文當云從高

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下而不反謂之流、均是。惟未審下高二字之互錯、及下句脫歷時二字耳。此文本作夫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連。與孟子趙注義並合。今本高譌南、又與

下句下字互錯、義不可通。治要同、足見唐初已然。今依王校據孟子及趙注正。

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

孫云、管子作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孟子作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蘇云、治要下句作忘歸。

古者聖王無流連之

游。

孫云、管子作先王有游夕之樂。孟子游亦作樂。

荒亡之行。

蘇云、治要句上有無字。

公曰。善。命吏計公粟之粟。

稟舊讀引之云、掌字義不可通。當為稟字之誤。稟、古廩字也。下文發廩出粟是其證。隸書掌或作掌。與稟字略相似。故諸書稟字或誤為掌。說見管子輕重甲篇一掌下。蘇云、治要作令吏出粟以與貧者三

千鍾。

無公掌云云十六字。純一案王

藉長幼貧氓之數。

藉、因也。莊子寓言篇、寓言十九藉外論之。釋文引李注。吏所

委。

三字上下文不相屬。當刪。

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二千鍾。

王云、民字後人所加、貧者與糧老者民字。純一案治要省文未足據。民當為苦、貧苦與糧老對文。公所身見癯老者七十人。孫云、一本無老字。說文癯、羸一察昭三年左傳、三老懷餒。杜注、三老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八十已上。不見餐餽。振膳之。貧苦者由吏發粟。糧老者公自振。然後歸

也。蘇云、治要無也字。

景公問桓公何以致霸晏子對以下賢以身第二

景公問于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善飲酒，窮樂食，味方丈，好色，無別辟。孫云、

讀如僻。持一案無別辟三字、豈發。當刪。若此，何以能率諸侯以朝天子乎？晏子對曰：昔吾先君

桓公變俗以政，下賢以身。致霸之故在此。管仲、君之賊也。舊衍者字、王云、賊、害也。仲相桓公中鉤、故曰君之賊。賊

下不當有者字。僖三十三年左傳、管敬仲相之賊也。亦無者字。純一今據刪。知其能，足以安國濟功。孫云、爾雅釋言濟、成也。故迎之于

魯郊，自御禮之于廟。詳管子小匡篇異日，君過于康莊。孫云、爾雅釋宮、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聞甯戚歌

止車而聽之，則賢人之風也。北堂書鈔百四十一、引晏子春秋云、甯戚欲干齊桓公。因窮飯牛於北門外。桓公詔夜門避任車。戚乃擊轅而歌。桓公側

而異之。命後車載之。文疑出此。呂氏春秋舉難篇、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注、歌頌風也。說苑善說篇曰、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頌風。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說苑同。

宣云、史記鄒陽傳集解引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甯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軒。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此歌出三齊記。藝文類聚

又載一篇云、僉僉之水白石爛。中有鯉魚長尺半。穀布單衣裁至軒。清朝飯牛至夜半。黃懷上坂且休息。吾將拾俸相齊國。李善注文選成公子安噓賦又載一篇云、出東門今屬石班。上有松柏令清且

蘭。麤布衣兮過樓。時不遇今堯舜主。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三歌真廣雖不可知。合之亦自成章法。仁和陳嗣倩云、疾商歌、殆非一歌也。今故具錄之以備參攷焉。馬融

釋史云、此歌不類春秋人語。必後人所撰也。舉以為大田。農官。先君見賢不留。留、遲也。使能不忘。所以致霸是

政。故民懷其德。征伐則諸侯畏之。國富且強。以義征不義故。今君聞先君

之過而不能明其大節。以身下賢。節莫大焉。桓公之霸也，君奚疑焉。

景公問欲逮桓公之後晏子對以任非其人第三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二百乘，九合諸侯。孫云、爾雅釋詁會、合也。管子幼官篇、有九合諸侯之令。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晏子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言在任得其人。無關於從車之多寡。孫云、下父為韻。今君左為倡，右為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是為結邪。能保其身亦幸矣。又焉可逮桓公之後乎？乎上舊衍者字。從王校據羣書治要。刪。蘇云、治要桓公上有先君二字。

景公問廉政而長久晏子對以其行水也第四

景公問晏子曰：日字舊脫，廉政而長久。王云、政與正同。文選運命論注、引作廉正。史記今校補。廉政而長久。喻。正斷廉政之人性有不同處。水以柔為性。猶之人有廉政之質。而出之以和平。故智能馭物。而物樂為馭。所謂柔弱處上也。石以剛為性。猶之人有廉政之質。而復以堅強行之。故隨在皆物。所謂強自取柱也。此長久。其行何也。孫云、白帖作何如。純一案太平御覽五十。其亡之分論人性也。其行何也。九、藝文類聚八、並引作景公問廉政何如。晏子對曰：其行水也。言廉政如水。內明而外柔。可比德焉。老子曰、上善若水。美哉水平清清。文選注無清清二字、御覽類聚同。其濁無不雩途。孫云、途白帖作塗。說文汙、塗也。零途即汙塗。謂塗塗。洪云、文選注引作無不塗。其清塗。黃云、元刻無不字誤倒。藝文類聚八、引作水平清其濁無不塗。乎作平。清不重。其清無不灑除。孫云、白帖作灑洗灑也。途除為韻。純一案古音諸十二魚引此。御覽作其濁無不塗。其清以濟物。不傷於清。是其義。是以長久也。公曰：廉政而邀亡。孫云、邀說文逮。猶文从敕。純一案別邀與逮同。淮南子兵略訓、欲疾以邀。亦同。其行何也？對曰：其行石也。內不精明。外則頑固。堅哉石乎落落。老子曰、落落如石。視之則堅。循之則堅。內外皆堅。不能容物。又不為物所容。無以為久。是以邀亡也。老子曰、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此章大情相似。

景公問爲臣之道晏子對以九節第五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爲臣之道。治要無爲字之字。晏子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易業

辭上曰：推而行之謂之通。言善道利人無窮。當與人同。不自秘藏。薦善而不有其名。二。薦善爲慶。王云：慶字於義無取。慶本作薦。不有其名。謂不以薦善自居也。韓書薦字或作薦。形與慶相似而誤。說見管子君臣篇。羣書治要正作薦善。統一今據正。案而下疑脫用字。而古通能。薦善能用。不有其名。與見善必通。不私其利對文。上下皆四字句。此獨

七字爲句。不類。稱身居位。四。稱身就位。不爲苟進。三。管子重令篇曰：察身能而故知有脫字。稱身居位。稱身就位。不爲苟進。受官。不誣於上。義可互明。稱事受

祿。受舊爵授。從虐。校據治要正。不爲苟得。四。問上二十章曰：計能受祿。受祿不過其量。義同。體貴側賤。不逆其倫。五。居貴

居賤不陵貴。管子重令篇曰：服位不修其能。言不侵人之權也。居賢不肖。不亂其序。六。劉云：居賢不肖。猶言位置賢不

各得其位。義同。肥利之地。不爲私邑。七。蘇云：肥、饒、饒裕也。本易遯釋文。賢質之士。不爲私臣。八。士之有才德而懷實者。君用其所言。民得其所利。治要無兩所字。是。而不

伐其功。九。治要無此字。是。蘇云、此臣之道也。治要載此章在問上篇。

景公問賢不肖可學乎。不肖二字疑涉正文而衍。晏子對以勉彊爲上第六

景公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可上當有賢字、而今本脫之、義不可通。晏子對曰：詩云。孫

小雅車鄰之詩。高山仰之。景行行之。之者其人也。上兩之字、舊並作止。盧云：下止字衍。案今詩攷引史記孔子世家作行之。今史記改作行止矣。禮記表記釋文、又云行止詩作行之。又互異也。此書必本作行之。後人以今詩止字注其旁。遂誤入正文耳。王云：盧說是矣。而未盡也。此文本作詩云高山仰之。景行行之。鄉者其人也。鄉讀南鄉北鄉之鄉。鄉者、謂鄉道而行者也。表記引此詩而申言之曰、鄉道而行。不中道而廢。舊脫不字義與上下文俱不協純一今校增忘身之老也。不知

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即此所云鄉者其人也。故下文云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鄉道不已、斯謂之終善者矣。淮南說山篇曰、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也。語即本於晏子。

卷四 內篇問下第四

一〇三

若今本晏子、則兩之字僅存其一。又脫去鄉字矣。統一案兩止字。並從盧王校正。以復古詩之舊。盧云下止字衍、誤。王云、今本落鄉字、亦偶未審耳。者上之字、即古志字。心之所之爲志。猶言心之所鄉往也。墨子天志下篇、故子墨子置立天之以爲儀法。畢沅云、之一本作志、疑俗改。考古志字只作之。說文無志字。史記刺客傳、趙國志士。趙策志作之。是之即志之證。此文引詩而申言之。義與表記同。故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爲長。孫云、讀如令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爲師。由其志之所鄉、強行不已也。雖下廿七章曰、爲者常成。行者常至。

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中聽第七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晏子對曰、治要無晏子二字。易。節欲則民富。黃初云、老子曰、我無

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中聽則民安。孫云、中聽、聽獄得中也。俞云、夫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故中聽則民安也。行此兩者而已矣。蘇云、治要載此章、在問上篇。

景公問國如何則謂安晏子對以內安政外歸義第八

景公問晏子曰、國如何則可謂安矣。晏子對曰、下無諱言。上有道揆。求通民隱故。官無

怨治。怨讀爲趙。說本王氏。問上廿二章、治無怨業義同。劉云、怨亦讀爲宛。字與趙同。猶言無鬱積不通之治也。下文窮民無怨、猶言窮民無所鬱結也。通人不華。

顯達者不向奢華。窮民不怨。喜樂無羨賞。忿怒無羨刑。問上十七章、不因喜以加賞。不因怒以加罰。義同。上有禮于

士。管子大匡篇、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趙語上、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下有恩于民。如前第一章、出粟予貧苦、振贍癯老之類。以上皆百姓內安其政之事。

地博不兼小。兵彊不劫弱。以上皆諸侯外歸其義之事。百姓內安其政。外歸其義。外歸上當有諸侯二字。諸侯

與百姓對文、今本脫去。文不成義、可謂安矣。

景公問諸侯孰危晏子對以甚其先亡第九

景公問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晏子對曰：「莒其先亡乎。」說苑無先字。公曰：「何故？」說苑作奚故。對曰：「地侵于齊，貨竭于晉。」竭從元刻。孫云：一本作竭。竭，盡也。是以亡也。孫云：說苑權謀篇用此文。

晏子使吳吳王問可處可去晏子對以視國治亂第十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子大夫以君命辱在敝邑之地。」

敝，元刻作弊。劉云：之地二字，衍文也。地為施之諫。

字，後人併存之。因於地上增之字。實則左傳諸書，凡稱僻邑。無有復言之地二字者。下晏子聘魯節，辱臨敝邑。亦無之地二字。

施脫寡人。

孫云：詩傳脫，賜也。當為倪。

寡人受貺矣。願有私問焉。晏子遂遁而對曰：

從從元刻。孫本作巡。云：說文巡，視行兒。遁，還也。漢書平當傳贊，遂遁。

有恥。節古曰：遁與循同。刊謬正俗曰：賈誼過秦論，九國之師，遁巡而不敢進。遁者蓋取循聲，以為遂字。盧云：巡當作遂，下文正作遂。

嬰，北方之賤臣也。得

奉君命以趨于末朝。齊臣。不得稱吳為本朝或末朝。末朝當是朝末誤倒。趨于朝末，謂趨于吳朝之末位也。

恐辭令不審，議于下吏。

議，非也。懼不知所以對者。吳王曰：寡人聞夫子久矣。今乃得見。願終其問。晏子避席對曰：敬受命矣。

矣，畢詞。此不當有、應酬。吳王曰：

「國如何則可處，如何則可去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親疏得處其倫。」

倫者理也。賢者親之。不肖者疏之。大臣得盡其忠。信任大臣，克勤民事。民無怨治。書畢命篇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國無虐刑。象形惟明。不淫法外。

則可處矣。是以君子懷不逆之君。

懷，思也。歸也。不逆者，不逆於道也。

居治國之位。

論語泰伯篇曰：天下有

親疏不得居其倫。

親近諫諍。疏遠賢人。

大臣不得盡其忠。

謀而不從。

民多怨治。

上多暴政。

有虐刑。經刑以逞。則可去矣。是以君子不懷暴君之祿，不處亂國之位。

論語憲問篇曰：邦無道

穀、恥也。此與外上十六章大情同。末二句亦見于彼。

吳王問保威疆不失之道晏子對以先民後身第十二

晏子聘于吳。吳王曰：「敢問長保威彊勿失之道若何？」晏子對曰：「先民而後。」

先民之急。而後其身之私。墨子兼愛下篇、兼君之言曰、吾聞
爲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爲其身。蓋墨道然也。

先施而後誅。蘇云、施言施惠。謂慶賞也。

彊不暴弱。貴不倭賤。富不傲貧。
下二句已見問上七章。墨子天志中篇曰。彊不劫弱。衆不暴寡。詐不謀愚。貴不倭賤。文有出入。其義一也。

百姓並進。墨子尚賢上篇曰、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是之謂百姓並進。有司不侵。有司

民和政平。不以威彊迫人之君。俞云、退人之君、義不可通。退疑迫字之誤。若吳王藩衛侯之舍。是以威彊迫人之君矣。故晏子

以爲諷也。劉云、退當如字。下疆字當作疆。與問上篇衆疆同。不以威疆退人之君、言不以威力抑人之君也。（說文退卻也廣雅釋詁云退減也退人之君猶言使人之君出己下也）衆疆猶言廣土。言不

恃土地之廣、以併人之國也。威疆與衆疆對文。不以衆疆兼人之地。不忍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用法爲時禁暴。故世

逆其志。暴力所加、世所共惡。爲法禁之、故得天下之歡心。其用兵爲衆屏患。屏、除也。衆、

民不疾其勞。民知國有義勞。故雖勞而不怨。此長保威疆勿失之道也。失此者危矣。史記十二諸侯年表、

閻閻十一年、伐楚取番。是以衆強兼人之地。十三年、陳懷公來。留之。死于吳。是以威強退人之

定四年左傳、楚自昭王卽位、無歲不有吳師。是用兵非爲
吳王忿然作色不悅。晏子曰、寡

告之事畢矣。嬰無斧質之罪。孫云、鑽當爲質。玉篇、鑽、鐵鑽。請辭而訂。遂不復見。

君之專皇女。墨無斧鉞之罪砧。章溢切。古今韻會、續通作賢。訕爵而行。遂不復見。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說曰。天下不以千丈爲寡。人者幾矣。今得見而食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諒曰天下以子大夫諱寡人者寡矣公得見而諒

乎所聞。所見餘於所聞。請私而無爲罪。私、謂非公言。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

蘇云、廣韻釋詁云同、哀也。同曲猶言哀曲。曷爲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遂循對曰。孫云、爾雅釋言、退也。漢書、言退、退也。遂循甚難。

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案晏子無反亡君之事。反疑哭之譌。哭亡君、謂哭莊公。詳雜上

二章、及襄二十五年左傳。安危國而不私利焉。雜上三章晏子曰、同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僂崔杼之尸。見襄二十八年左傳。

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克

于邦。不自滿假。不。鏗然不滿。孫云、玉鏘聲、丑甚切。此當爲愷然之段音。俞云、愷當爲歡。說文欠部歡、食不滿。从欠甚聲。是歡之本義爲食不滿。引申之、凡不滿者皆得言歡。故曰鏘然不滿。退託于族。蘇云、言謙退而託于族以爲辭也。晏子可謂仁人矣。此與外上十七章、情同而辭異。

魯昭公問魯一國迷何也？晏子對以化爲一心第十三

晏子聘于魯。魯昭公問焉曰：「曰字舊脫、從蘇校補。吾聞之，莫三人而迷。」孫云、韓非作魯哀公問于孔子曰。鄭

諺曰、莫衆而迷。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今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舊

今吾以魯一國迷慮之，不免于亂。盧云、迷字衍、當從韓非內儲說上刪。王云、既言迷不得更言亂、此迷字蓋涉上迷字而衍。魯字當在不免于亂上。今吾以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者、以魯與也。言吾與一國慮之而魯猶不免於亂也。韓子內儲說、作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于亂。是其何也？晏子

對曰：「君之所尊舉而富貴，入所以與圖身，出所以與圖國。」劉云、以卽與也。蓋本文作以。所以圖身

所以圖國、猶之所與圖身所與圖國也。淺人不識以有與訓、妄增二與字。誤矣。上文今吾以一國慮之、卽與一國慮之。以彼例此、則此文無二與字明矣。及左右逼邇，皆

同于君之心者也。此同與諒上十八章梁丘據是問非和之同、同義。橋魯國化而爲一心。橋舊諱橋、盧云、橋文選勸進表注引

作矯。此當爲矯、與矯同。韓非作舉、義同。俞云、矯當爲矯、字之誤也。說文手部矯、舉手也。故引申之有舉義。史記屈賈倉公列傳、舌矯然而不下。索隱云、矯、舉也。矯魯國化而爲一心、猶云魯國化而爲一心。韓非子內儲說、作舉魯國盡化爲一。此作矯、彼作舉、文異而義同。若作矯、則不可通矣。蘇云、盧俞說是。外篇臣何政矯也、矯亦矯之誤。總一今按諸校正。會無與二其何暇有二。夫逼邇于君之側者、距本朝之勢。王云、此言大臣專本朝之權。國之所以殆也。殆舊譌治、俞云、此言近臣專權也。乃云國所以治、於義難通。治蓋殆字之誤。國之所以殆也、與下文行之所以衰也、身之所以危也一律。總一案俞說是、今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蘇云、荀子臣君之榮辱、不仰國之臧否、儉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古書多以持養連文。如荀子議兵篇、所謂高爵豐祿以持養之之類是也。總一案墨子七患、仕者持祿。遊者養交。義同。身之所以危也。詩曰、孫云、大雅芄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孫云、趨詩作械樸之詩。芃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

是、今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蘇云、荀子臣君之榮辱、不仰國之臧否、儉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古書多以持養連文。如荀子議兵篇、所謂高爵豐祿以持養之之類是也。總一案墨子七患、仕者持祿。遊者養交。義同。身之所以危也。詩曰、孫云、大雅芃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孫云、趨詩作械樸之詩。芃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

是以。今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蘇云、荀子臣君之榮辱、不仰國之臧否、儉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古書多以持養連文。如荀子議兵篇、所謂高爵豐祿以持養之之類是也。總一案墨子七患、仕者持祿。遊者養交。義同。身之所以危也。詩曰、孫云、大雅芃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孫云、趨詩作械樸之詩。芃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

是以。今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蘇云、荀子臣君之榮辱、不仰國之臧否、儉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古書多以持養連文。如荀子議兵篇、所謂高爵豐祿以持養之之類是也。總一案墨子七患、仕者持祿。遊者養交。義同。身之所以危也。詩曰、孫云、大雅芃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孫云、趨詩作械樸之詩。芃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

是以。今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蘇云、荀子臣君之榮辱、不仰國之臧否、儉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古書多以持養連文。如荀子議兵篇、所謂高爵豐祿以持養之之類是也。總一案墨子七患、仕者持祿。遊者養交。義同。身之所以危也。詩曰、孫云、大雅芃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孫云、趨詩作械樸之詩。芃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

是以。今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蘇云、荀子臣君之榮辱、不仰國之臧否、儉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古書多以持養連文。如荀子議兵篇、所謂高爵豐祿以持養之之類是也。總一案墨子七患、仕者持祿。遊者養交。義同。身之所以危也。詩曰、孫云、大雅芃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孫云、趨詩作械樸之詩。芃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

是以。今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蘇云、荀子臣君之榮辱、不仰國之臧否、儉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古書多以持養連文。如荀子議兵篇、所謂高爵豐祿以持養之之類是也。總一案墨子七患、仕者持祿。遊者養交。義同。身之所以危也。詩曰、孫云、大雅芃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孫云、趨詩作械樸之詩。芃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

是以。今左右讒諛相與塞善行之所以衰也。士者持祿游者養交。蘇云、荀子臣君之榮辱、不仰國之臧否、儉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古書多以持養連文。如荀子議兵篇、所謂高爵豐祿以持養之之類是也。總一案墨子七患、仕者持祿。遊者養交。義同。身之所以危也。詩曰、孫云、大雅芃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孫云、趨詩作械樸之詩。芃芃械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

義可互明。謹聽節斂衆民之術也。云謹聽節斂衆民之術也。兩文正相應。統一案自說是、今按正前第七章、景公問富民安衆。晏子對以節欲則民富。中稷則民安。義可互明。

晏子使晉晉平公問先君得衆若何晏子對以如美淵澤第十五

晏子使晉晉平公饗之文室既靜矣以宴。以宴元刻作晏已、孫本作晏以、黃云、靜

既靜矣、謂饗事畢。晏以、當作以宴。下章叔向從之宴、相與語。禮、主君饗賓。親進禮。其禮嚴肅。饗畢。又宴。賓辭讓。請用臣禮。上介爲賓。賓爲荀敬。于是語。于是道古。統一案黃說是、

今據乙正。平公問焉曰昔吾子先君得衆若何。子字舊脫、黃云、問齊桓公也。吾下嘗有

同。統一案黃說是、今據補。晏子對曰君饗寡君。莊公與今君孰賢、則景公不在席甚明。此言君饗寡君、

餐必誤字。疑本作君既寡君。即上晏子聘與節施及使臣御在君側。御侍

以對平公曰聞子大夫數矣今迺得見願終聞之晏子對曰臣聞君子如

美淵澤容之容上疑脫無不二字衆人歸之如魚有依極其游泳之樂。言君子含宏之德。有如此者。喻桓

公下賢以身。能若淵澤決竭。言不能容物。喻桓公其魚動流。動、移動。流、流走。喻諸侯

夫往者維雨乎不可復已。喻桓公往矣、不可復見。公又問曰請問莊公與今君孰賢。君

舊脫、從晏子曰兩君之行不同臣不敢知也。知上舊衍不字、從盧校刪。公曰王室之不正

也。不字舊脫、從劉校補。諸侯之專制也是以欲聞子大夫之言也對曰先君莊公不安

靜處。好樂節飲食不好鐘鼓好兵作武。句絕。武與虞與士同飢渴寒暑。與士舊

義不順。今乙。孫云處鼓暑爲韻。君之彊過人之量。孫云、言強力過人。強量爲韻。統一案以上言其長。以下言其短。有

一過不能已焉。過指通於棠棠諱言之。見襄二十五年左傳。是以不免于難。言為崔杼所殺。今君大宮室。美臺

榭。以辟飢渴寒暑。以上言其短。以下言其長。畏禍敬鬼神。以此向有忌憚。君之善足以沒身。不足

以及子孫矣。孫云、神身孫為韻。

晉平公問齊君德行高下晏子對以小善第十六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不得已而應之。

公曰。否。吾非問小善。不明晏子立言之難。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蹇然。不安曰。諸

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為尊者諱。君之命質。不容文。臣無所隱。嬰之君無

稱焉。無德可稱。平公蹇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孫云、明己之臣。亦且不能隱過。故殆也。誰

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言齊廷能容直臣。孰謂其君不肖乎。

晉叔向問齊國若何晏子對以齊德衰民歸田氏第十七

晏子使于晉。使從元刻。明本孫本俱作聘。孫云、左傳昭三年、齊侯使晏嬰請繼室于晉。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

其何如。晏子對曰。左傳無對字。此季世也。文選西征賦、勸進表兩注、引左傳文同。吾弗知。齊其為田氏乎。

孫云、左傳作陳氏。純一案左傳乎作矣。田陳同。杜注、不知其他。唯知齊將為陳氏。釋文、吾弗知絕句。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公棄其

民。而歸于田氏。杜注、棄民不恤。齊舊四量。豆區釜金鍾。一本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

于釜。蘇云、杜注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釜十則鍾。杜注、六斛四斗。案文選任彥昇奏彈劉整注、引此句及注。田氏三

量皆登一焉。鍾乃巨矣。蘇云、巨左傳作大。三量、豆區釜。杜注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一也。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

酒、慢也。好音樂而慢易憂患也。杜以酒為藏、當讀如弓韜之韜。言以音樂樂身、埋藏憂愁於樂中。

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杜注、言今至。

讒鼎

之銘

杜注、韓非說林、齊伐魯索鐘鼎。釋文服云、疾讒之鼎也。孫云、韓非說林、齊伐魯索鐘鼎。魯以其屬往。

曰昧且不顯。後世猶怠。

不左傳作平、同。

杜注、昧且、早起也。不、大也。言夙夜以務大顯、後世猶懈怠。孫云、說文昧、爽。況日不悛。

其竟久乎。孫云、竟不成字。序云章為長、疑即為此。則作長久也。左傳作能。純一案左傳是。

其竟久乎。

孫云、竟不成字。序云章為長、疑即為此。則作長久也。左傳作能。純一案左傳是。

晏子曰然則子將若何。

杜注、問何以

免此。叔向曰人事畢矣待天而已矣。

此二句左傳無。

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

卑其宗族枝葉先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

杜注、同祖為宗。正義曰、世族謂云、羊舌氏、晉之公族也。羊舌、

其所食邑名。唯言晉之公族、不知出何公也。杜云同祖為宗、謂同出一公有十一族也。謂又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

頭示之、以明己不食。唯識其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杜言或曰、蓋舊有此說。杜所不從。記異聞耳。

唯羊舌氏在而已。胙又無子。杜注、無賢子。

公室無度幸而得死。

杜注、言得以壽終為幸。

豈其獲祀焉。

杜注、言不必得祀。孫云、死祀為祿。純一案左傳無焉字。齊為田氏事、見諫

下十九章。問上八章。外上十章。又十五章。

叔向問齊德衰子若何晏子對以進不失忠退不失行第十八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

德、一本作治、非。

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

者竭心力以沒其身。

鞠射盡瘁。死而後已。

行不逮則退。

安國利民。力有不逮則退。

不以誣持祿。

不肯義卿祿而自誣。

事情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

優游者、不逢惡。不長惡。盡力守職。不怠奉官而已。荀子臣道篇曰、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是

其力不能則去。

廣雅釋詁二、不以諛持危。不持諛以危身。

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

問上十四章云、進不失忠。退不失行。

不苟合以隱忠。

劉云、隱諫若違。詳後三十三章。

可謂不失忠。

可謂不失忠。

忠者、有利。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於民之謂。孫云：大雅桑柔之篇，詩傳谷，窮也。蘇云：孫說非。此與韓詩外傳六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所引詩同一義，並是贊詞。無訓窮理。蓋谷即穀段字，當訓為害。此云進退維谷者，即贊上所謂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之語也。且明云善哉，善字即顯訓谷字。若訓為窮，失立言之情矣。傳見詩上有不肖以穀之穀，故訓此谷為窮。不知詩人原以二穀近在一處，故改一段借之穀字代之。猶小雅褒似威之。遂二誠相並，改威代威也。此近世阮氏元已言之，詳見華經室集。孫不以此訂傳之誤，而反引傳以釋此，坐未審耳。此一案蘇說谷訓善是。而引韓詩作其君聞之曰，斷上句其君。其此之謂歟。應下讀，又斷者字，並謬。今正。

叔向問正士邪人之行如何晏子對以使下順逆第十九

叔向問晏子曰：正士之義，邪人之行，何如？晏子對曰：正士處勢臨衆而不阿私，行國足養而不忘故。舊衆下脫而字，行下衍于字，從黃校增刪。詩魏風園有桃篇，行國二字有徵。行國足養，就窮時言。與處勢臨衆對文。故，舊典也。通則事上使卹其下。使卹其下之疾，苦。是為忠君。窮則教下使

順其上。使順其上之法，是為愛民。其事君也，盡禮行忠，不為苟祿。舊作事君盡禮行忠，不為苟祿。顧云：當作其事君也，盡禮行忠。不為苟祿。今並據以補正。惟盡禮行忠，文義自明。不必破行作道耳。不用則去而不議。遺

不為苟祿。純一案顧說是。其事君也，與其交友也對文。不為苟祿與不為苟感對文。今並據以補正。其交友也，諷身行義。舊作諷身義行，顧云：當作諷義行。諷，猶彼之假信為身也。義行當倒文也。身為信字之假。周禮大宗伯，侯執信圭。鄭注謂信圭象人形也。不為苟感。感，親也。身為信字之假。周禮大宗伯，侯執信圭。鄭注謂信圭象人形也。

同則疏而不讎。讎，舊讀讎，從黃校據下文正。論語衛靈篇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不毀進于君，此句脫二字，文不成義。結

民安。事上使卹，其下故。行于下則君尊，行于下即行于國，教下使順其上故。故得衆上不疑其身，上知其德行能

用于君不悖于行。忠。盡行

是以進不喪己。

己舊譌亡、王云、進不喪亡、文不成義。亡當爲己、字之誤也。喪己、失己也。失己與

危身對文。下文交還則辱、生患則危、正與此相反。辱謂喪己。危謂危身。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

退不危身。

問上十四章云、進不失廉。退不失行。可互明。

此正

士之行也。邪人則不然。用于上則虐民。行于下則逆上。事君苟進不道忠。

交友苟合不道行。

劉云、行疑義之說。持諛巧以旬祿。

旬舊譌正。王云、正當作旬。廣雅曰旬、求也。謂持諛巧之術以求祿也。俗書旬字

作巧、與正相似而誤。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

比姦邪以厚養。矜爵祿以臨人。夸體貌以華世。

禮從元刻。孫本作禮。

孫云、一本脫華字、非。

不任于上則輕議。不篤于友則好誹。

誹、非

故用于上則民憂。行

于下則君危。是以其事君近于罪。

稱國殃民。

其交友近于患。

如靳尚於屈原、李斯於韓非之類。

其得

上辟于辱。

偏于奴顏婢膝。

其爲生僨于刑。

腎不畏死。

故用于上則誅。行于下則弑。

此二句與故用于上

則民憂、行于下則君危、義鄰於複。

是故交通則辱。生患則危。

此二句、與其得上辟于辱其爲生僨于刑、義近於複。

此邪人之行也。

叔向問事君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以大賢無擇第二十一

叔向問晏子曰。事君之倫。徒處之義。奚如。晏子對曰。事君之倫。知慮足以

安國。

知讀若智。慮。說文謀思也。

譽厚足以導民。

仁聲入人心深。

和柔足以懷衆。

與物爲春。

不廉上以

爲名。

不以廉名求上采聽。

不信民以爲行。

倍、背同。問上十二章曰、事必因乎民。

上也。潔于治己。不飾過以

求先。

有過不自歎飾。心存退讓。

不讒諛以求進。

行已有恥。

不阿以私。

孫云、以一本作久、非。王云、以當作所。與下句文同一例。言

于人則不阿所私。于己則不誣所能也。作久作以、皆于文義不合。純一案王說是、當據改。

不誣所能。

自知

次也。盡力守職。不怠奉

官。從上不敢惰。

惰從元刻。孫本作惰。云、惰同惰。

畏上故不苟。

苟、苟且也。匡謬正俗八曰、苟者隨合之辭。所以行無廉恥。不存德義。謂之

且。忌罪故不辟。忌、憚也。猶畏也。畏罪故不犯刑。下也。二者事君之倫也。及夫大賢則徒處

與有事無擇也。隨時宜者也。大賢或辭或見。與時偕行。有所謂君子者。能不足以補上。退

處不順上。順、循也。治唐園考菲履。俞云、詩山有樛篇、毛傳曰、考、舉也。廣雅釋詁文同。此考字亦當訓舉。孟子滕文公篇、樛屨。趙注曰樛、猶

申板也。然則考履與樛屨同義。黃云、唐園者、藝麻桑之園也。管子輕重甲篇、北郭者、盡履履之

恥也。以唐園為本利。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得事藉。千鍾之家、不得為唐園。呂覽尊師篇、治唐

園。織繆屨。趙非聲近。葩、泉屬。今本作葩字、誘。非又通。共恤上令。共讀若恭。恤、安也。屏。曲禮下鄭注云、鞶屨、無絢之菲也。方言屏屨、鞶屨也。

言恭安上令、弟長鄉里不夸言。謹言。不愧行。慎行。孫云、愧當為愧。盧云、荀子非十二

蘇云、愧、愧形聲並近。疑段字也。周禮大司樂、大君子也。不以上為本。君。忘。不以民為

愛。世。忘。內不恤其家。恤、憂也。外不顧其游。游上舊衍身字。王云、家可以言內。身不可

人所加也。內不恤其家、外不顧其游者。游、謂交游也。下文曰身勤于飢寒。不及。誇言愧行。

僨。正所謂外不顧其游也。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引此。正作外不顧其游。純一今按。誇言愧行。

僨云、愧、荀子楊倞注作僨。云覓當與僨義同。自勤于飢寒。飢從元刻。孫本誘錢。蘇云、荀子非十二子篇注、引作

高注勤、憂也。自勤于飢寒不及醜儕。不及醜儕。醜、聚也。命之曰狂僻之民。蘇云、荀子非

言惟一己飢寒是憂。而不恤交游也。明上之所禁也。明上即明君。問上廿一進也不能及上。

引僻作。明上之所禁也。章、明君對愚君言。進也不能及上。退也不能徒

處。不可以久。處約。作窮于富利之門。墨子非儒篇曰、因入之家以為奉。待人之費以為尊。畢志

于畎畝之業。志不出于衣食之外。窮通行無常處之慮佚于心。黃云、有誤字。純一

常。慮佚于心。言忽窮忽通、心慮多出于分外也。通利不能窮業不成。通利舊倒、文義不

今本通下衍行字、常下衍處之二字、文不成義。通利不能窮業不成。通利舊倒、文義不

以補君。知見不正。無裨於君。元刻脫以字。有能不足以勞民。能不足効勞於民。俞身徒處。俞當為儉之刺字。荀子非十二子篇、儉僇

僇事。是謂之儉上。對上僇儆。自順其非。苟進不擇所道。苟得不知所惡。道、由也。陰結君之寵倖、苟求利祿、任

人睡謂之亂賊。身無以與君。能無以勞民。飾徒處之義。揚輕上之名。謂之亂

國。以上二十四字、既與上文義複。又與下文三者不合。明是後人竄入之文。當刪。明君在上。三者不免罪。罪上疑脫於字。叔向曰、

賢不肖性夫。吾每有問。而未嘗自得也。黃初云、言入於耳無得於心。度量相越何其遠也。純一案徒處之義、亦見外上十八章。

叔向問處亂世其行正曲。晏子對以民為本第二十一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世與道極。上與義違。辟同僻。正行則民遺。遺、棄也。明世亂不遵道也。史記屈原傳曰、方正不容。是其義。曲行則道廢。曲、邪也。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蘇云、與其持民而遺道乎也。似失之。純一案蘇說是。持、扶也。保也。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

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後二十六章曰、在下莅修、足以變人。可謂卑而不遺民矣。問上三十二章曰、潔身守道、不與世陷乎邪、是以卑而不失尊。蓋以道義自尊、所以正民命也。曲而不失正者。如伊尹五就桀是。以民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

苟能保民。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忘民則不仁。

叔向問意孰為高。行孰為厚。晏子對以愛民樂民第二十二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為高。行孰為厚。對曰、意莫高于愛民。孔墨愛民。意莫高焉。孔祖堯舜。墨祖大禹。

皆高其愛民之意也。行莫厚于樂民。與民同樂。又問曰、意孰為下。行孰為賤。對曰、意莫下于

刻民。刻民之意。毒萬倍於蛇蝎。惡萬倍於虎狼。品孰下焉。行莫賤于害身也。惡之害身。雖人而禽。世不齒之。辱及其親。殘孰甚焉。抑知刻民即是害身。

是其意為至下。行為至賤。在人欲上之貴之而不可能者也。

叔向問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以嗇者君子之道第二十二

叔向問晏子曰、嗇吝愛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嗇者君子之道。子華子晏子門黨篇、子華子曰、嗇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

嗇。而聖人之所寶也。所以御世之具也。三皇五帝之所留察也。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吝

愛者、小人之行也。叔向曰、何謂也。晏子曰、稱財多寡而節用之。稱、量也。不役於物。不侈

於。富無金藏。以分貧。貧不假貸。衣廳食惡。自苦為極。故不假。謂之嗇。積多不能

分人、而厚自養、謂之吝。吝不能分人、又不能自養。貪慳成性。名曰財奴。謂之愛。故夫嗇者、

君子之道。吝愛者、小人之行也。

叔向問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以尊賢退不肖第二十四

叔向問晏子曰、君子之大義何若。晏子對曰、君子之大義、和調而不緣。溪

盜而不苟。莊敬而不狃。和柔而不銓。刻廉而不闕。孫云、溪當為。言刻也。盜

日、緣循、仗物而行者也。和調而不緣、言雖與俗和調。而不循俗而行。猶言君子和而不同也。溪

盜、未詳。狃者、文選洞簫賦注曰狃、急也。字通作絞。論語泰伯篇鄭注曰、絞、急也。昭元年左

傳注曰、絞、切也。莊敬而不狃、謂從容中禮。而不急切也。銓者、說文陞、卑也。廣雅陞、伏也。

作銓者、借字耳。和柔而不銓、謂和柔而不卑屈也。和調而不緣、莊敬而不狃、和柔而不銓、刻廉

而不調、皆謂其相似而不同。蘇云、王說是。溪盜、孫義亦可通。劉云、呂氏春秋適音篇云、鰥清

則耳。鰥恒。賈子新書耳痺篇云、鰥微而輕絕。均與此文鰥字、同為刻鰥之意。盜與央同。廣雅釋詁

一、央、盡也。則溪盜之義、猶之鰥極鰥微矣。總一案刻、損減也。不敢自侈也。老子、虛而不

愛無差等。而矜不能。荀子非相篇曰、君子尊賢而能容罷。揚注罷、弱不任事者。音疲。案不遺罷與罷容罷、文異而義同。富貴不做物。貧窮不易行。孟子滕文下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莊子繕論語曰、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義並同。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論語子張篇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不退不肖、即容之矜之意。標題當依此作不退不肖。如退不肖、則君子之義不大矣。雜上八章曰、見不肖以哀不肖。可為不退不肖之證。設言為政、則不肖在所必退。此論君子之義如何為大、則當以尊賢而不退不肖為大也。意林引隨巢子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莊子天下篇曰、宋鈃尹文、接萬物以別宥為始。崔譯注、以別善惡宥不及也。此章即以別宥接萬物之明徵。

叔向問傲世樂業能行道乎晏子對以狂惑也第二十五

叔向問晏子曰、進不能事上。退不能為家。傲世樂業。枯槁為名。不疑其所守者。可謂能行其道乎。晏子對曰、嬰聞古之能行道者。世可以正則正。黃云、

元刻作世可正以則、誤。不可以正則曲。曲、委曲也。其正也。不失上下之倫。君君臣臣。父子子。其曲也。

不失仁義之理。前廿一章曰、曲而義同。道用與世樂業。不用有所依歸。孟子盡心上曰。古之人得志澤加

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黃初云。莊子天地篇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義可互明。不以傲上華世。華讀若

槁為名。故道者。世之所以治。而身之所以安也。世無道則亂。身無道則危。今以不事上為

道。以不顧家為行。以枯槁為名。世行之則亂。身行之則危。且天之與地。而

上下有衰矣。衰、差降。襄二十五年左傳、自是以衰注。明王始立。而居國為制矣。象天地為上

而民行有倫矣。錯下疑脫施字、當補。與上文一律。錯、互也。倫、理也。今以不事上為道。反天地之衰矣。

以不顧家為行。倍先聖之道矣。倍、背。同。以枯槁為名。則世塞政教之途矣。有

明上不可以爲下。

不字贅脫。從王校補。

遭亂世不可以治亂。

王云、言此反天均之衰、倍先聖之危身。明上謂明君也。前二十章曰狂僻之民明上之所禁也。義與此同。遭亂世則足以惑世。故曰有明上不可以爲下。遭亂世不可以治亂。即上文所云世行之則亂也。有明上不可以爲下、即上文所云身行之則危也。

說若道謂之惑。行若道謂之狂。惑者狂者、木石之樸也。

孫云、說文、

樸、木素也。高誘注呂氏春秋、

而道義未戴焉。戴載同。言人非木石、不可無道義。

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第二十六

叔向問晏子曰、何若則可謂榮矣。晏子對曰、事親孝、無悔往行。事君忠、無

悔往辭。

盧云、無悔往行、事親之行後無悔也。悔謂其不可復者是也。無悔往辭、言于君者後無悔也。事親事君、與下和兄弟信朋友文正相連接。純一案行接于親者多。言關于君者重。

均無後悔。非大賢乎。

和于兄弟。

即是順親。

信于朋友。

禮祭義曰、朋友不信。非孝也。又中庸曰、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

不諂過。

孫本。元刻作諂。爾雅釋詁、

不責得。

不求得於人。

言不相坐。

劉云、坐蓋差字之說。篆文差字作坐、故說爲坐。言不相坐、即言不參差也。

與不貳同。故與行不相反對文。

行不相反。

行不與言相反。禮中庸曰、言顧行。行顧言。

在上治民。

晉保惠。晉教誨。

足以尊君。

且榮。

在下莅修。

莅、治同。故書治作立。周禮鄉師注、莅修即立修。

足以變人。

使人日遷於善。

身無所咎。

咎、愆也。行無

所創。

孫云、說文亦傷也。或作創。純一案言無失行。

可謂榮矣。

叔向問人何以則可保身

則字據總目增

晏子對以不要幸第二十七

叔向問晏子曰、人何以則可謂保其身。晏子對曰、詩曰、

孫云、大雅烝民之詩。

既明且哲。

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孫云、懈詩作解。純一案詩箋、一人斥天子。正義曰、既明曉善惡。且又是非辨知。以此明哲。擇安去危。

而保全其身。不有稍敗。又能早起夜臥。非有懈倦之時。以常尊事此一人也。案此一不庶幾。庶幾、人、乃爲兆民謀利樂而立。夙夜匪懈以事之者、所以使天下無一夫之不得其所也。

之詞。屬孫云、要與微通。緒一案徵幸、屬意兼行言。意言。**不要幸。**禮中庸小人行險以徵幸、謂徵求幸也。

先其難乎而後幸得之。

論語雍也篇、仁者先難而後獲。義同。

得之時其所也。得之二字舊不重、語意不完。蓋原文本有、傳寫脫之、今校補。得之對失之言。時、是也。對非言。所、猶宜也。

對罪言。雖上十三章、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羣書治要宜作所。說苑復恩篇、晏不肖。罪過固其所也。固其所也、即固其宜也。

失之非其罪也。可謂保其身矣。

會子問不諫上不顧民以成行義者晏子對以何以成也第二十八

會子問晏子曰古者嘗有上不諫上下不顧民退處山谷以成行義者也。

諫為邪。問詞。**晏子對曰察其身無能也而託乎不欲諫上謂之誕意也。**誕、妄為大言也。言為

心辭、故謂之誕意。**上昏亂德義不行而邪辟朋黨賢人不用士亦不易其行也。**易、改而

從邪以求進故有隱有不隱。求不得則隱、非潔身也。其行法士也。邪、也、邪同。

迺夫議上則不取也。無能諫上而諫。上。奚取焉。**夫上不諫上下不顧民。**上視上之昏亂而不諫。下視民之疾苦而不顧。

退處山谷。嬰不識其何以為成行義者也。

梁丘據問子事三君不同心晏子對以一心可以事百君第二十九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孫云、順藝文類聚作從。純一案類聚見卷二十。**仁**

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事君、所以為民也。順君之心、愛民而不怠。故民

樂為用。疆暴不忠。逆民之心。黃云、元刻作暴疆。**不可以使一人一心。**愛民。**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忠於民。

不可以事一君。二句亦見外上十九章。孫云、三心、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風俗通、孔叢、俱作百心、風俗通二語作傳曰。御覽引子思子曰、百心不可得一人。

一心可得百人。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孫云、識太平御覽孔叢俱作記。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孫云、此文。結一案此與外上十九章、外下三章四章、皆同。

柏常騫問道無滅身無廢晏子對以養世君子第三十

柏常騫去周之齊。見晏子曰。孫云、家語作柏常騫問于孔子曰。騫周室之賤史也。孫云、史家語作史、非。不

量其不肖。願事君子。家語作不自以不肖。騫北面以事君子。敢問正道直行。則不容于世。孫云、直

宜行。純一案宜為直之形誤。論語微子篇、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其例。前廿一章、正行則民遺。義同。隱道危行。則不忍。劉云、隱道與正

若違、隱道即違道也。伏周書諡法解、隱拂不成曰隱。獨斷作違拂。此違假為隱之證。上叔向問齊德衰節、不苟合以隱忠。隱忠與傷廉對文。隱忠即違忠也。與此同。孫云、危行家語作宜行。王云、

此危行與論語之危言危行不同。危讀曰詭。詭行與直行正相反。作危者、借字耳。純一案王說是。家語危作宜、非。道亦無滅身亦無廢者何若。孫

家語作今欲身亦不窮。道亦不隱。為之有道乎。晏子對曰。孫云、一本無對字。善哉問事君乎。嬰聞之。執一浩倨。

舊作執二法倨。孫云、家語作浩倨者則不親。王肅注浩倨、簡略不恭之貌。法或當為浩。盧云、二、李本作一。當從之。黃云、法倨、當依家語作浩倨。倨與倨通。執一浩倨、謂剛愎自用。純一今從

諸校。則不取也。輕進苟合。則不信也。不見重直易無諱。則速傷也。豈耳故。孫云、

傷。新始好利。則無不做也。不字舊脫。孫云、家語作就利者則無不做。此文未詳。純一案

可通。此言新始好利者無不敗。敝、敗也。今本敝上脫不字、義不。故孫云未詳。茲據家語補。劉云、新始蓋變古易常之義。且嬰聞養世之君子。從

輕不為進。從重不為退。舊輕重互錯。王云、當作從輕不為進。從重不為退。輕、易也。見

見難而退也。今本輕重互易、則義不可通。家語三怨篇、作從輕勿為先。從重勿為後。注。日、赴憂患。從勞苦。輕者宜為後。重者宜為先。語意正與此同。純一案王說是。今據乙。省行

而不伐。檢身若讓利而不夸。黃初云、莊子秋水篇、貨財弗爭。不多辭讓。是其義。陳物而勿專。孫云、家語作陳物

事也。專、
見象而勿彊。孫云、象家語作像。王肅注曰、
道不滅身不廢矣。孫云、家語三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晏子春秋校注卷五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雜上第五 凡三十章

莊公不說晏子晏子坐地訟公而歸第一

晏子臣于莊公公不說飲酒令召晏子晏子至入門公令樂人奏歌曰已哉已哉寡人不能說也爾何來爲古音諧四之引此、哉來諧。案古音哉音慈、來音釐、同部。晏子入坐樂人

三奏然後知其謂己也遂起北面坐地北面、臣禮。公曰夫子從席曷爲坐地晏

子對曰嬰聞訟夫坐地今嬰將與君訟敢毋坐地乎嬰聞之衆而無義彊

而無禮好勇而惡賢者禍必及其身禮義所以自尊、專尙強暴而廢之、且惡賢人。是穢身之道。若公者之謂

矣且嬰言不用願請身去請身者、言臣委身於君、今言不見用、祇得請身於君而去。外上廿章云、願乞骸骨、義同。諫上五章、已有請身之說。遂

趨而歸管籥其家者納之公其、猶在也。財在外者斥之市史記貨殖傳、烏氏保畜牧及衆斥賣。索隱謂畜牧及至衆

多之時、斥而賣之。曰君子有力于民則進爵祿不辭貴富順則進、志在民也。無力于民而旅

食而、猶不惡貧賤。不用不懷祿。不惡貧賤東研海濱。亦見外上二十二章。居數年果有

崔杼之難

莊公不用晏子晏子二字從盧校增致邑而退後有崔氏之禍總目作難第二

晏子爲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

退朝而乘，噴然而歎。孫云、噴一本作噴。說文噴、太息也、或作噴。字林噴、息憊也。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

從數也。也讀為邪。晏子曰：吾歎也，哀吾君不免于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

死矣。崔杼果弑莊公。見襄二十五年左傳。晏子立崔杼之門。左傳有外字。杜注、聞難而來。從者左傳作其人曰：

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也讀為邪、下同。杜注言己與眾臣無異。曰：行乎。曰：獨吾罪也

乎哉？左傳無獨字。吾亡也。杜注、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杜注言安可以歸。君民者，豈以陵

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餐。杜注、言君不徒居民上、臣不徒求祿、皆為社稷。故君為社

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杜注、謂以公義死亡。若君為己死，左傳無君字。而為己亡，非其

私暱，孰能任之？左傳作誰致任之。杜注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

而焉得亡之？杜注、言己非正卿、見待無異於眾臣、故不得死其難也。將庸何歸？杜注、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門啓而入。崔子

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言禍之始終、吾皆不與。

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

言臣道以能存君為社稷立功為重、死亡不足以塞責。嬰豈婢子也哉？其綏而從之也。嬰非其婢子、焉得綏而從之。也讀為邪。遂袒

免坐。自崔子曰至此、左傳無。露左臂曰袒、去冠括髮曰免。枕君尸而哭。左傳作枕尸股而哭。興、起、三踊而出。踊、跳躍也。人謂

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杜注、舍置也。

崔慶劫齊將軍大夫盟，晏子不與。第三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孫云、杼、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作殺。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

及顯士庶人于太宮之坎上。說文力部曰、人欲去以力脅止曰劫。漢書高帝紀上、因以劫衆。注、劫謂威脅之。令無得不盟

者。爲壇三仞。八尺爲仞。招其下。孫云、招當爲坎、說文陷也。玉篇招亦與坎同、苦感切。蘇云、廣雅招、坑也。言爲坑其下。以甲千列環

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鉤其頸。

鉤舊作拘、黃云、拘當依後漢馮衍傳注作鉤。下云曲刃鉤之、御覽四百八十、三百七十六、並作戟鉤。結一案御覽三百五十三亦作鉤、今據正。北堂書鈔百二十四誤作抱。劍承其

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孫云、後漢書注作盟神視之。劉云、公孫氏者、受其不祥。下文不與公室而與崔慶、亦作不與公孫氏而與崔氏。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孫云、韓詩外

新序作十人。次及晏子。孫云、次、後漢書注作而後。晏子奉楮血。仰天歎曰。蘇云、後漢書注作晏子奉血仰天曰。嗚呼、崔

子爲無道。黃云、後漢書注作崔氏無道。而弑其君。孫云、殺後漢書注新序作殺。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

此不祥。俛而飲血。孫云、後漢書注、作若有能復崔氏而晏不與盟、明神視之、遂仰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

黃云、後漢書注、作晏子與我。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後漢書注、無子字。子不變子言、後漢書注、不與我。戟既在脰、

劍既在心。蘇云、後漢書注無二既字。純一、案後漢書注、戟上有則字。維子圖之也。後漢書注、無維字也。晏子曰、劫吾以

刃而失其志。孫云、後漢書注作意。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孫云、回後漢書注韓詩外傳作留。純一案新序亦作回、一本作

圖、回字是。非義也。孫云、義韓詩外傳作仁。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孫云、今本作天討乎、形相近、字之誤也。據呂氏

春秋訂正。純一案元刻正作夫詩乎、新序無此句。蘇云、韓詩外傳、後漢書注、並無此句。詩云、莫莫葛藟、孫云、詩及呂氏春秋韓詩外傳作葛是、俗作藟。施于條

枚。孫云、施、呂氏春秋作延。愷悌君子、孫云、詩作豈弟、呂氏春秋作凱弟、求福不回。呂氏春秋高注、

章。莫莫、葛藟之貌。延、蔓于條枚之上、得其性也。樂易之君子、求福不以邪道、順於天性、以正直受大福。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孫云、韓詩外

傳作嬰其可回矣、新序嬰可謂不回矣。蘇云、後漢書注

曲刃鉤之

蘇云、後漢書注曲作鉤。

直兵推之

孫云高誘注淮南子、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戟何不句、直矛何不推、不撓不義。劉云、推乃摧字之訛也。摧者、摧陷之義也。韓詩外傳、及新序知勇篇均作推、與此同誤、當從淮南高注訂正。呂氏春秋知命篇、作子推之矣、惟亦摧字之誤也。高注淮南、所據蓋古本。

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

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

孫云、舍後漢書注作釋。

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

若、而、並後也。指或者言。為大不

仁、謂殺君。為小仁、孫云言其舍已。

焉有中乎。趨出、援綏而乘。

援舊作授、孫云、授呂氏春秋知分篇同、意林所載呂氏作援、當從之。純一案授蓋援之形誤、盧從意林是也、今據正。御覽見三百七十六、又四百八十同。

僕將馳。晏子撫其手。

撫新序作拊。

曰、徐之。

徐、呂覽作安、意林引同。

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

野。

野、御覽兩引俱作山。呂覽意林引並同。

命縣于廚

孫云、太平御覽作庖廚、新序作虎豹在山林、其命在庖廚、文義不逮此矣。純一案御覽四百八十無庖字。蘇云、韓詩外傳作廩廩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嬰命有繫矣。

盧云、有繫、御覽兩引皆作有所縣。蘇云、韓詩外傳同御覽。純一案呂覽意林引並作懸、蓋縣之俗字。繫當從諸書作縣。

按之成節

蘇云、韓詩外傳作安行成節。

而後去。詩云

孫云、鄭風無衣之詩。蘇云、韓詩外傳下有無衣如濡、徇直且侯二句。

彼已之子

詩云、已

舍命不渝

孫云、韓詩外傳渝作儵。詩箋舍、猶處也。據此則當為捐舍、鄭說非。詩傳儵、變也。據韓詩亦可讀為儵生之儵。

晏子之謂也。

孫云、呂氏春秋知分篇、新序義勇篇、韓詩外傳二、俱用此文。

晏子再治阿而信見景公任以國政

信見盧校作見信。

第四

景公使晏子為東阿宰

孫云、左傳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柵。杜注、齊之阿邑、齊威王烹阿大夫即此。元和郡縣志、東阿縣、漢舊縣也、春秋時齊之阿地。

按此已名東阿、則漢承古名。又本草經已有阿膠、阿柯通也。盧云、御覽二百六十六、又四百二十四、皆無東字。蘇云、治要亦無東字。純一案藝文類聚五十、亦無東字。當並據刪。太平寰宇記、

齊州界城縣、本春秋齊邑、謂祝柯、魯東柯也。古祝國、黃帝三年、而毀聞于國。舊脫而字、孫云、意林
之後。按古東柯齊界阿、晏嬰城。城內有井、水和膠入藥方。作治阿三年。王云、三年下有而字、而今本脫之。下文云三年而譽聞于國、又云三年而毀聞于君、三年而譽聞于君、則此亦當有而字。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職官部六、太平御覽職官部六十四、皆作三年而毀聞于國。純一今據補。景公不說。類聚治要並無景字。召而免之。孫云、一本脫而字、非。意林作召而問之。晏子謝曰、嬰

知嬰之過矣。類聚作嬰知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于國。景公不忍。四字、治要省作一公字。

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于國。景公說、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四字舊脫、孫云、藝文類聚有辭而不受四

字、疑此脫。蘇云、治要同類聚。純一案下文景公問其故、即問辭而不受之故。今本脫去、文不成義。御覽亦有、今並據諸書補。後文是故不敢受、正承此而言。景公問其故、

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孫云、說文後、或从足作蹊。玉篇蹊雞切、徑也。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

之。舉儉力孝弟。蘇云、治要作悌、下同。純一案力謂力田、勤也。晏子向儉向勤、蓋墨風也。罰儉窳。窳、惰也。又器不堅煖也。而惰民惡

之。決獄不避貴彊、而貴彊惡之。舊脫而貴彊三字、孫云、意林作不畏貴彊。此下疑有貴彊二字、後人以貴彊重出、故脫之。黃云、盧校作決獄

不避貴彊、而貴彊惡之、當依補。蘇云、治要有貴彊二字、無而字。純一案黃說是也、今從盧校、與上下文一律。左右所求。蘇云、治要所求、上有之字。彊則予、

非彊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孫云、意林作不能過禮。純一案體、謂接納與之同體、禮中庸體羣臣也注。而

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黃云、乎御覽作于、下二句俱同。純一案三邪、謂淫民情民貴彊。一讒毀乎內。乎、孫本

讒謂左右與貴人。二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謹更之。孫云、意林作臣請改轍、更治三年、必有譽也。蘇云、治要無謹字。純一案更、改也。

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說。不舉儉力孝弟、不罰儉窳、而惰民說。

決獄阿貴彊、而貴彊說。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說。事貴人體過禮、而貴人

說。是以三邪譽乎外。各本是下脫以字。從一二讒譽乎內、兩乎字御覽治要並作于。三年而譽聞

于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誅者宜賞，而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今上而字下之，字舊並脫，據

治要補。孫云、藝文類聚、作者者嬰之所治者當賞、而今所以治者當誅。是故不敢受。子華子北宮子仕、作昔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取也、而更得罪焉。今者臣之所治、君之所當誅也、而更得賞焉。

景公知晏子賢，適任以國政，三年而齊大興。景公乃任以國政焉。第一案外上二十章旨同。

景公惡故人晏子退國，亂復召晏子第五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

惟新。義略同。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晏子歸，負載。負載猶負於背、戴於首、任勞役也。

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故、固。請毋服壯者之事。請、通誠。

毋、語助。無意義。言嬰固老耄無能從政、誠能服壯者之事、能負能戴、明不鄉祿也。外上廿二章、嬰故老耄無能、毋敢服壯者事。毋亦語助、否則與彼下文東眺海濱、不相應矣。

公自治國。無禮義。身弱于高國。高國二氏、齊之卿族。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五句亦見外上廿二章、彼文無于字、

大作。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命下篇曰：「安危治亂、存乎上之為政也。」田疇墾辟。

孫云、玉簫壑、苦很切、耕也。治也。辟當為闢。第一案管子牧民篇曰：「地辟舉則民留處，墾田誠牧民之首務。」蠶桑參牧之處不足。牧舊作收、盧校作牧、

云收。言民皆勤於事也。勤事者衆、而地不足。故下云絲蠶于燕、牧馬于魯。然則參牧、當作參養牧、放解明矣。純一今據改。絲蠶于燕，牧馬于魯，共貢

入朝。墨子聞之。孫云、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為宋大夫、在孔子後。曰：「晏子知道。」道在順則進、否則退、能儉且勤、事必因民而厚利之。

景公知窮矣。窮于應付、即窮于晏子。此與外上廿二章為一事。

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

齊饑，晏子因路寢之役以振民第六

景公之時饑

孫云、一本作饑、非。

晏子請為民發粟

急愛故。

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晏子

令吏重其賃

孫云、說文賃、庸也。言重其庸直。

遠其北

北為臺之營域。

徐其日而不趨

孫云、趨讀如促。盧云、荀子王霸篇揚僚

注引、作重其賃、遠其徐、仇其日、皆是也。仇、緩也。純一案是謂曲而不失仁義之理、見問下廿五章。

三年、臺成而民振

事因于民、晏子善權。

故上

說乎游。民足乎食。君子曰、政則晏子欲發粟與民而已。若使不可得、則依

物而偶于政

孫云、物、事也。言據事而不違于政。事謂為臺。俞云、依、猶因也。偶、讀為

寓。古字通用。寓、猶寄也。依物而偶于政者、因物而寄于政也。若晏子因築臺

之事。而寄發粟之政是也。純一案偶、合也。言依為臺之事而發粟、合於振民之政也。

景公欲墮東門之堤晏子謂不可變古第七

景公登東門防

孫云、說文防、堤也。黃云、東門防、亦稱防門。

民單服然後上

陸

公曰、此大傷牛馬蹄

矣。孫云、時、隨字省文。

夫何不下六尺哉。晏子對曰、昔者吾先君桓公明君也、而管仲

賢相也。夫以賢相佐明君、而東門防全也。古者不為、殆有為也。

黃云、不為當作不下、步下

有為而誤。純一案黃說未允。不為之為讀平聲、承上不

下六尺言。有為之為讀去聲、以防下六尺則無齊言。

蚤歲、淄水至、入廣門、

之誤。淄水在齊、與舊同。以下文入廣門云云、當為淄字明矣。俞云、齊都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故有時淄水大至而為害也。純一今從盧俞校改。

即下六尺耳。鄉

者防下六尺

孫云、鄉即歸省。

則無齊矣

孫云、言國皆傾沒。

夫古之重變古常

孫云、爾雅釋詁古、故也。法、常也。純

一案自來常法、富其經驗、不可輕言變更、故古人重之。之、當作人。與此同。此之謂也。

景公憐飢者晏子稱治國之本以長其意第八

景公游于壽宮

孫云、齊桓公死于此宮、見前。純一案藝文類聚八十引無於字。壽宮即胡宮、本齊先君胡公之宮。胡公壽考、故亦稱壽宮。

睹長年負

薪者而有飢色。

孫云、長藝文類聚作薪。義同。純一案類聚無者而二字。

公悲之喟然歎曰。

王云、歎曰二字、後人所加、公悲之喟然令吏養之、

皆是記者之詞。後人加歎曰二字、則以令吏養之、為景公語、謬以千里矣。說苑貴德篇有歎曰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藝文類聚火部引晏子、作公喟然令吏養之、無歎曰二字。諫上篇公喟然曰、後人加歎字。下篇喟然流涕、後人加歎而二字。諫上十六章、亦有公喟然歎曰之文、王無說。令吏養之。晏下五章。純一案王說是、當據刪。諫上十六章、亦有公喟然歎曰之文、王無說。令吏養之。晏

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

樂賢則賢聚、哀不肖則不肖者無不得所。問下廿四章曰、尊賢而不退不肖、此君子之大義也。

守國之

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所不逮。

盧云、說苑無所字是。純一案文選西征賦注引亦無。

治國之本也。公笑有

喜色。

墨子耕柱篇曰、世俗之君子、無義而謂之有義則喜。

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

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無室者論而共秩焉。

孫云、共說苑作供。純一案論、公擇也。秩、祿也。所以為養也。

曰諾于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墨子兼愛下篇曰、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節用上篇曰、

聖王之法、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辭過篇曰、內無拘女、外無寡夫。皆墨道所重也。孫云、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景公探雀鵲鵲弱反之晏子稱長幼以賀第九

景公探雀鵲。

孫云、爾雅釋鳥生喙鵲。郭璞注鳥子須母食之。魯語、鳥翼鵲卵。文子上德篇、鵲卵不探。方言、鵲子及鵲雛、皆謂之鵲。純一案雀說苑作鵲、古字通。鵲

弱反之。

蘇云、治要反上有而字。純一案北堂書鈔八十五引反上有故字。藝文類聚九十二引同。

晏子聞之不時而入見。

舊時上有待字、見下有

景公二字。王云、各本有景公二字、乃涉上文而衍、今據羣書治要刪。不待時而入見、本作不時而入見、時即待字也。不待而入見、謂先入見也。古書待字多作時、（說見經義述聞歸有時下）外下篇晏子不時而入見、即其證。後人不知時為待之借字、故又加待字耳。（說苑貴德篇作不待請而入見請字亦後人所加其謬更甚）羣書治要無待字。純一並從之。

然。

慚汗

晏子曰君何為者也。公曰吾探雀鵲鵲弱故反之。晏子遂巡。

孫云、爾雅

言遂、退也。說文巡、視行兒。北面再拜而賀曰、治要無而字、書鈔八十、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孫云、王類聚

作人。統一案讀鈔及御覽九百二十二引並同。公曰寡人探雀巢、擊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孫云、是類焉邪。孫云、一本作人。晏子對曰、君探雀巢、擊弱反之、上有故字。是長幼也。孫云、是類吾君仁愛、會禽獸之加焉。蘇云、治要君上無吾字、又無仁愛二字、非。劉云、說苑貴德篇加。而況于人乎、類聚無于字。此聖王之道也。孟子因齊宣王不忍牛之殺、以羊易之、稱其德可保民而王、用意同此。孫云、說苑貴德篇用此。

景公睹乞兒于途晏子諷公使養第十

景公睹嬰兒。嬰當作孩、老子曰、有乞于途者。公曰、是無歸矣。盧云、矣說苑作夫。晏子對曰、君存也。在何為無歸。使吏養之。黃云、元刻無之字、劉云、說苑貴德篇說吏字。可立而以聞。而則也。孫云、說苑貴德篇用此文。

景公慙則跪之辱不朝晏子稱直請賞之第十一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孫云、爾雅釋宮、宮中之門謂之閭、其小者謂之闔。蘇云、治要閭作門、下同。

則跪擊其馬而反之。孫云、跪、足也。荀子勸學篇、蟹六跪而二螯。說文跪字作足。則足者使守門是也。擊、太平御覽一作繫。蘇云、治要無其字、與下文一律。

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睹裔款而問曰。孫云、款、說苑作款、誤。君何故不朝。對

曰、昔者君正晝。畫各本誤畫、從盧黃蘇校改。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閭。則跪擊其馬

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元本作公慙而出反不果、孫校本據太平御覽訂正。是以不朝。晏

子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正閭。則跪擊馬而反之

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子大夫上博有天子、王云、天子後人所加。

以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猶宋穆公言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段也。後人不解古書文義、乃妄加一天字。天子大夫並稱、斯為不倫矣。說苑正諫篇有天子、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羣書治要正作子大夫。純一今據刪。黃云、元刻脫率字。今見戮于則跪以辱社稷。孫云、見戮言殺辱。孫云、治要尋作羞。吾猶可以齊

于諸侯乎。齊讀為躋。晏子對曰君勿惡焉。臣聞下無直辭。孫云、治要聞下有之字。上有隱惡。

惡各本作君、孫云、隱君太平御覽作墮君是、一作隱惡。蘇云、一本作隱惡是也、與下驕行對文。治要作墮君。總一從蘇校正。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

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堯設諫鼓。舜立諫木。禹縣鐘鼓鐸聲而置鞀。教以事者鞀鐸、語以慶者鞀磬、告以獄訟者鞀鞀。鞀以慶者鞀磬、告以獄訟者鞀鞀。鞀以慶者鞀磬、告以獄訟者鞀鞀。今君有失行則跪直辭禁之。蘇云、治要作而則跪禁之。是君之福

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

子曰可。于是令則跪倍資無征。孫云、說苑作正。純一案資者、給賸之謂。征、正同、稅也。時朝無事也。不必有事、國

時可朝。孫云、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景公夜從晏子飲晏子稱不敢與第十二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之家。之家二字舊脫、文不成義。說苑有家字、御覽四百五十五引說苑同。今據補家字。並據下文司馬穰苴之家、樂丘據之家、

增之字。文前一驅款門。孫云、款說苑御覽作報。純一案御覽二百五十同。一側。又四百六十八引本書並作款。治要同。曰君至。晏子被玄

端立于門。玄舊避情諱作元、今據說苑治要改。孫云、元端、說文端、衣正幅。端與端通。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

微有事乎。微、無也。詩式微毛傳。君何為非時而夜辱。辱、謂辱臨。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

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孫云、布御覽一作鋪。蘇云、廣雅薦、席也。釋名云、薦所以自薦、藉也。陳簠簋

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蘇云、治要無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孫云、史記列傳、司

商也。齊景公時、晏嬰乃薦田穰苴。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孫云、介立于門曰：諸侯得

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蘇云、治要叛者作兵、下有大臣得微有不服乎一君

何為非時而夜辱？蘇云、治要夜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夫子

將軍、王云、此文本作願與夫子樂之。與上答晏子之言、文同一例。後人以此所稱是司馬穰苴、故

改夫子為將軍耳。不知春秋之時、君稱其臣無曰將軍者。說苑作夫子、即用晏子之文。治要所引、

正作夫子。純穰苴對曰：夫布薦席，北堂書鈔百二十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

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蘇云、治要作撫琴。純

孔廣陶校云、陳本俞本及右挈箏，行歌而出。孫云、出御覽作至。黃云、元刻公曰：樂哉！

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彼從元刻、說苑、御覽、治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

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王云、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飲食部二所引、皆無君

加君子曰也。純一案君子曰云云、明是記者之結論。不得因治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

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孫云、說苑正

景公使進食與裘，晏子對以社稷臣第十三

晏子侍于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孫云、暖說苑作熱。純一案北堂書鈔百四十三暖

作暖。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書鈔餽作饋、孔校云、吳氏仿宋本作饋。敢辭。公

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孫云、說文茵、車重席。說苑茵席作田繭者、

也。廣雅云、社稷謂之穀。司馬相如說苗從革。漢書霍光傳作綱。苗綱綱並同義。此一敢辭。此見
案書鈔三十七引、奉上苗上、並無君字。孔校云、吳氏仿宋本奉上苗上皆有君字。餘同。
風。公曰、然夫子之于寡人何爲者也。也、同邪。然對曰、嬰社稷之臣也。蘇云、
度。嬰字也。字。公曰、何謂社稷之臣。蘇云。治要作公問。社稷之臣若何。對曰、夫社稷之臣、蘇云、治要能立
社稷。使不動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名無不正。孫云、別說施作辨。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無尤
無益治。蘇云、作爲辭令、可分布于四方。使無不信服。蘇
治要宜作所。不見晏子。孫云、說苑臣
術篇用此文。

晏子飲景公止家老斂欲與民共樂第十四

晏子飲景公酒。晏子具酒飲景公。令器必新。見公之奢。令上當有公字。家老曰：財不足，請斂于氓。晏子曰：止。明禁之。夫樂者，上下同之。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上下同樂，樂始能久。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大夫以下，孫云：大夫一本作匹夫、非。各與其僚，無有獨樂。天子不能與天下同樂，則失其所以爲天子與天下。諸侯不能與境內同樂，則失其所以爲諸侯與國。大夫以下不能各與其僚同樂，則失其所以爲家而身不安矣。此知晏子甚顧人無上下，皆絕自營之私。必各盡其量以與衆同樂，可謂兼愛無遺矣。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此墨家非樂之情。

晏子飲景公酒公呼具火晏子稱詩以辭第十五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云。孫云、小雅賓之初筵詩。言失德也。屢舞僎僎。傳云、僎僎不止也。孫云、言失容也。舊有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二句。王云、此也。俄、傾貌。言失德也。屢舞僎僎。傳云、僎僎不止也。孫云、言失容也。舊有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二句。王云、此二句後人所加。晏子引賓之初筵。以戒景公。前後所引。皆不出本詩之外。忽闖入既醉之詩。則大爲不倫。其謬一也。既醉之詩。是說祭宗廟族無筭爵之事。非賓主之禮。今加此二句。則與下文

賓主之禮也。五字不合、其誤二也。說苑反實篇有此二句、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斷不可信。純一案王說是也、今據刪。既醉而出、並受其福。賓主

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伐、戕害也。賓主之罪也。舊無主字、俞云、說苑反實篇作賓主之罪也、當從之。上云既醉而出、

並受其福、賓主之禮也。此云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罪也。兩文相應、不得無主字。後人因醉而不出、以實言不以主言、故刪主字。然不出者、賓也。留賓不出者、主也。是時晏子為主人、則固不應專罪客矣。當從說苑補主字。純一從之。嬰已卜其日、劉云、此已字、與只字同。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祭之、再

拜而出。曰、豈過我哉。吾託國于晏子也。俞云、豈過我哉、當作我豈過哉。自喜託國之則語不可通矣。黃云、二句連讀、言不得以託國晏子而過我。以其家貧善寡人、貧善舊作貨養、文不成義、從盧校據說苑改。不欲其淫侈

也。而況與寡人謀國乎。孫云、說苑反實篇用此文。

晉欲攻齊使人往觀晏子以禮待而折其謀第十六

晉平公欲伐齊。孫云、伐後漢書注作攻。純一案後漢書注見馬融傳。使范昭往觀焉。孫云、文選注作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純一案文選張

同。蘇云、文選注本韓詩外傳。景公觴之。孫云、韓詩外傳作錫之宴、新序作賜之酒。飲酒酣。孫云、酣一作醉。范昭

起曰。起字舊脫、從孫校據文選注補。請君之棄罇。孫云、韓詩外傳作願君之俸樽以爲壽。新序作願請君之樽。是樽罇傳皆尊字之俗。純一案范昭故意犯分。公曰、酌寡人之罇。孫云、文選注作公令酌。左右酌樽以獻。為僕

飲之。飲之、酒器也。或作尊。玉簋或作樽傳。又云樽同。公曰、酌寡人之罇。孫云、文選注作公令酌。左右酌樽以獻。為僕

晏子曰、徹罇更之。孫云、徹後漢書注作撤、俗字。文選注作徹去之。純一案韓詩外傳作酌寡人罇之客。晏子隱斥范昭之無禮。罇罇具矣。

范昭佯醉不說而起舞。不佯醉則無以自處。文選張協雜詩、及陸機演連珠注、並無佯醉二字。孫云、舞文選注作舞、俗字。謂太

師曰。孫云、謂韓詩外傳文選注作願。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黃云、文選陸機演連珠注調作奏、無能字乎字。純一案張協雜詩注同韓詩外傳八、

作子爲我奏。吾爲子舞之。又故意。孫云、冥韓詩外傳文選注作育、冥言成周之樂。犯分。太師曰、冥臣不習。義相近。純一案言不習、所以拒絕之。

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

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孫云、知新序作禮。且欲試

吾君臣、故絕之也。釋名釋言語絕、截也。如割截也。絕之謂截止之、猶拒絕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爲客

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人主舞之。今

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爲也。黃云、初學記十五、作臣不敢爲之。范昭歸、以報平公曰、

孫云、以報文選注齊未可伐也。孫云、伐韓詩外傳文選注作並。臣欲試其君、後漢書注作吾而晏子識

之。讀後漢書注、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續連珠注、並作知。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樂舊作禮、王云、禮本作樂、此鈔上文不知禮而誤。太師掌

樂、故曰臣欲犯其樂而太師知之。若禮則非太師所掌、且上文屢言成周之樂、則此不得言禮明矣。新序雜事一作禮、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韓詩外傳八、及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續連珠注引晏

子、並作欲犯其樂。純一今據正。于是輟伐齊謀。輟、止也。此句承上文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作結。與標題晏子以禮待而折其謀、亦甚相應。今本脫之、

語意未完。文選張協雜詩注、陸機續連珠注並有、今據補。仲尼聞之曰、孫云、仲尼文選注作孔子。黃云、元刻脫之曰二字。善哉、不出尊俎之

間、而折衝于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舊作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無可謂折衝矣五字。之謂也、可謂折衝矣。孫云、衝者、衝車。折、

挫之也。王云、此文本作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衝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無可謂折衝矣五字。知衝、即折衝也。知折聲相近、故字亦相通。舊本知下脫衝字、而後人不知、又於晏子之謂也下、

加可謂折衝矣五字、謬矣。新序與此同、亦校書者依俗本晏子改之。後漢書馬融傳注、太平御覽器

物部六、引晏子。並作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文選張協雜詩注、冊魏公九錫文注、爲袁紹徵豫州文注、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注、續連珠注、揚荊州誄注、並引作不出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

之外、晏子之謂也。皆無可謂折衝矣句。純一案王說是、諸書引此、並作折衝。標題亦作折其謀。似不必作知衝耳。夫、韓詩外傳八作善乎、文選續連珠注作善。張協雜詩注作善哉、足證原文非一夫字。今從王說、及雜詩注、並諸書刪正。

而太師其與焉。其字疑衍。孫

二云、韓詩外傳、新序
韓專篇、用此文。

景公問東門無澤年穀而對以冰晏子請罷伐魯第十七

景公伐魯傳許

孫云、傳讀附。墨子有韓傳篇。

得東門無澤

孫云、姓東門、字無澤。

公問焉

焉下疑脫曰字、後二十章景公問

焉曰、是其例。書鈔百五十六作景公伐魯問無澤曰。

魯之年穀何如

書鈔穀作豐。孫云、說文年、穀孰也。

對曰

孫云、今本脫曰字、陰據太平御覽增。

陰

冰凝陽冰厚五寸

陰冰凝舊籍陰水厥、王云、此文本作陰冰凝句。陽冰厚五寸句。文選海賦、陽冰不治本此。陰冰者、不見日之冰也。陽冰者、見日之冰也。言不見日

之冰皆凝、見日之冰則但厚五寸也。文選注及御覽、皆作陰冰凝、自是舊本如此。今本作陰水厥、誤也。黃云、王讀是也。而義又未盡。陰冰者、陰寒之冰、凍於地下者也。陽冰者、陽烜之冰、結于水上者也。月令曰、水始冰、地始凍。夏小正曰、正月寒、日將凍。傳曰、陰也者、變也。變而緩也。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管子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皆其證。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謂寒溫得其時、故下曰寒溫節。冬有堅冰、為下年穀熟之兆、今俗尚有此占。純一案御覽六十八作陰冰凝、三十五作陰冰凝、誤。今從王說正。下同。

以告晏子

舊脫公字、從王校補。孫云、御覽作公問晏子。

晏子對曰、君子也、問年穀而對以冰、禮也

作晏子曰、夫問年穀而以冰對、禮也。御覽三十五作晏子曰、君問年穀答以冰、禮也。陰冰凝、陽冰厚五寸者、寒溫節。節則刑政

平

書鈔節字不重、非。

平則上下和

書鈔上下和則年穀熟。

書鈔有也字。孫云、御覽作寒溫節則政平、政平則上下和、上下和則年穀孰。

和則年穀熟

書鈔有也字。

孫云、御覽作寒溫節則政平、政平則上下和、上下和則年穀孰。

年充衆和而伐之

御覽無此句。年充衆和而伐之。

臣恐罷

民弊兵不成君之意

孫云、御覽作臣恐疲兵而無成。

請禮魯以息吾怨

魯以息吾怨、又六十八、遣其執以明吾德。

孫云、御覽作臣恐疲兵而無成。

請禮魯以息吾怨

孫云、怨御覽作愁。純一案總刻御覽三十五、作君盡禮

作請禮魯以息怨也

此墨家非攻兼愛之情。

公曰善、迺不伐魯

作遠。

景公使晏子予魯地而魯使不盡受第十八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

孫云、蓋泰山之陰也。史記集解賈逵曰、二十五家爲一社。

使晏子致之。魯使子

叔昭伯受地

孫云、左傳昭十六年、有子服昭伯。杜預注、惠伯之子、子服回也。疑卽此人。

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

忠廉也。

忠、誠也。廉、清也。言無所貪圖。

曷爲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于君曰、諸侯相見

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

禮曲禮上曰、退讓以明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

交委、多爭受少

周禮大司徒、令

少曰委、多曰積、皆所以給賓客。多爭受少、當作爭受其少、與爭處其卑對。文。言交給賓客之物、爭受其少。今本爭上衍多字、受下脫其字、文不成義。

行之實也。禮成

文于前、行成章于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

之忠

曲禮上、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疏曰、明與人文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

吾是以不盡

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于名、小

國貪于實

實、謂財貨也。

此諸侯之公患也。

公從元刻、黃云、凌本同。孫本作通、云下文亦作公患。

今魯處卑而不

貪乎尊、辭實而不貪乎多、行廉不爲苟得、道義不爲苟合。

道、由也。

不盡人之

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于公患。公曰、寡人說

魯君、故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

句

君以驩予之地

驩、同歡。

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爲德矣。

明不

公曰、善。于是重魯之幣、毋比

諸侯。

幣重于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禮厚于賓客。

君子于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爲重

名也。

廉之見重于世如此。

景公游紀得金壺中書晏子因以諷之第十九

景公游于紀

舊說景字、孫云、據太平御覽增。括地志、劇、舊州縣也。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紀國。

得金壺

孫云、今本脫壺字、一本作

發而視之、元刻作發其

發而視之

元刻作發其

本發而視之、今本而作其、則文不成義。太平御覽器物部六、獸部八、玉海

中有丹書曰無

食反魚

舊作食魚無反、蓋涉下文誤倒。本作無食反魚、與勿乘駑馬對文。太平御覽八百九十六引此、正作勿食反魚、無乘駑馬。今據乙。

勿乘駑馬

孫云、說文無

驚字。字林、駑也。玉篇、乃乎切。最下馬也。

公曰善哉如若言

如舊讀知。若從元刻、孫本作苦。俞云、知當作若、皆形似而誤也。言哉如若言、猶

云善哉如若所言。劉說同。純一今據正。

食魚無反則惡其鰓也

孫云、說文鰓、鰓臭也。玉篇、先刀切。

勿乘駑馬惡其不

遠取道也

舊作取道不遠、劉云、此節均叶韻。如下文力與側叶、閭與壺叶是也。此文遠與鰓不叶、疑正文本作惡其不遠取道也、道與鰓叶。淺人不察、妄易為取道不遠、不復

知其於韻不叶也。純一案劉說是、今據乙。

晏子對曰不然食魚無反毋盡民力乎

御覽作食魚不反、無盡民力也。案反、翻也。

今吾鄉猶有君子不食翻身魚之語、蓋本此。其意在戒

勿乘駑馬則無置不肖于側乎

御覽

作不乘駑馬、無致不肖於側也。劉云、則字衍、則蓋側字之訛文、後人又移置語首。純一案劉說是、御覽無則字、當據刪。古音諸一截引此、力側諸。

公曰紀有書何

以亡也

御覽作紀得此書何以亡。孫云、謂其言可傳、不當亡國。

晏子對曰有以亡也嬰聞之君子有道懸之

閭、孫云、古人門席皆有銘。純一案懸、縣之俗字。閭、里門也。有道懸之閭、蓋墨家有道肆相教誨之意。

紀有此言注之壺

孫云、一本作其、皆非。一本作其、皆非。

閭壺為韻。純一案古音諸十二魚引此。

不亡何待乎

御覽作紀有此書、藏之於壺、不亡曷待。

景公賢魯昭公去國而自悔晏子謂無及已第二十二

魯昭公失國走齊

事見昭二十五年左傳。御覽九百九十七作哀公。說苑敬慎篇作哀侯。並非。

景公問焉

舊失作棄、景作齊。王云、棄國本作失

國、此後人依說苑敬慎篇改之也。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草部、太平御覽百廿四、並作失國、齊公同焉。齊字涉上句走齊而誤、當從御覽作景公問焉。治要作齊景公問焉、亦衍齊字。純一案王說是、

今據曰：子之年甚少，奚道至于此乎？

舊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于此乎。王云、案類聚御覽、並作子之年甚少，奚道至于此乎。道、

由也。言何由至於此也。此字正指失國而言。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無奚道至於此乎六字。今既從說苑作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又從晏子作奚道至於此乎。既言何、又言奚。既言棄國、又言至於此。則累於詞矣。純一案王說是、今據刪訂。鮑刻御覽奚譌天。蘇云、治要作子之選位新、奚道至於此乎。

昭公對曰：吾少之時。

孫云、一本作吾之

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

體、御覽作禮。

人多諫我者，吾已不能從。

舊作吾志不能從，今據

改。是以內無拂而外無輔。

治要無而字。是以孫本作好則、元刻作是則、王云則本作以。是以二字、乃推言所以無輔弱之故。今本作是則、亦後人以說苑改之。羣書治要、類聚、御覽、並作是以。純一今據改。拂、治要御覽並作弱。輔、當作備。荀子臣道篇曰、有能比知同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君擣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輔拂無一人、諂諛者甚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

衆。諛下舊衍我字、蓋後人所加、據御覽刪。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偃且揭矣。

舊作偃且拔矣、王云、羣書治要、作孤其根、密其枝葉、春風至偃以揭也。偃、仆也。揭、舉也。秋蓬未大而本小、故春氣至則根爛而仆於地。類聚、御覽、並作孤其根本、密其枝葉。今本云云、亦後人以說苑竄改。說苑作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程氏易曉通藝錄曰、蓬之根孤、而枝葉甚繁。既枯、則近根處易折、折則浮置於地。大風舉之、戾于天、故言飛蓬也。說苑言拔、蓋考之不審矣。案程說甚核。又案晏子作孤其根、密其枝葉、密與孤正相對。說苑作惡於根本、美於枝葉、美與惡亦相對。今本晏子作孤其根而美枝葉、美與孤不相對。兩用晏子說苑之文、斯兩失之矣。黃云、古人文字、多以相錯見義、此文當以孤其根而美枝葉為正。根言孤。以見枝葉之密。枝葉言美、以見根之惡。諸書所引、欲取文字正對、以意改爾。根且拔矣、當依治要作偃且揭。說文、偃、僵仆也。揭、高舉也。蓬至秋既仆於地、大風舉之、終且高戾于天、程說是也。純一案王取文字正對、稍泥。程黃說是、今據改。

景公辯其言。

以語晏子曰：以、無以字。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

上文輔拂無一人、諂諛者甚衆、是其多悔之證。故標題云去國者自賢。上文人多諫我者、

而自悔。御覽七百四十一、引作愚人多悔、侮蓋悔之形誤。

不肖

者自賢。上文人多諫我者、

庸者不問除。

除舊譌證、王云、證本作除、除與除同。廣雅曰、除、道也。大程桑柔傳曰、除、道也。庸者不問除、

除舊譌證、王云、證本作除、除與除同。廣雅曰、除、道也。大程桑柔傳曰、除、道也。庸者不問除、

除舊譌證、王云、證本作除、除與除同。廣雅曰、除、道也。大程桑柔傳曰、除、道也。庸者不問除、

除舊譌證、王云、證本作除、除與除同。廣雅曰、除、道也。大程桑柔傳曰、除、道也。庸者不問除、

謂不問涉水之路、故謂也。不問險、不問路、其義一而已矣。荀子大略言、迷者不問路、窮者不問途。楊倞曰、途謂徑險、水中可涉之徑也。是其證。後人誤以險為類陸之陸、故妄加土耳。治要正引作窮者不問陸。蘇云、陸當依荀子作途。詩載馳驅、大夫跋涉。釋文引韓詩曰、不由陸途而涉曰跋涉。淮南脩務訓高注、不從蹊途曰跋涉。二途字、與此義同。作陸者、蓋誤文。治一案險陸途義並同。今從王。迷者不問路。窮而後問險、迷而後問路。此二句、非。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刀劍之屬。臨噓而遽掘井。下臨字舊脫、據御覽補。孫云、說文噓、飯室也。純一案墨子公孟篇、是譬猶噓而穿井也。言掘井雖速、無濟於噓、義與此同。蓋飯室而噓、飲水可止、古有是喻。說苑作辟之猶渴而穿井、臨難而後鑄兵、雖疾從而不及也。雖速亦無及已。喻雖悔已遲。孫云、說苑雜言篇、以晏子為越石父也。

晏子使魯有事已仲尼以為知禮第二十一

晏子使魯。孫云、使、韓詩外傳作聘。仲尼命門弟子往觀。子貢反報曰、孰謂晏子習于禮

乎。夫禮曰登階不歷。歷、過也。過、超越也。堂上不趨。授玉不跪。今晏子皆反此。孰謂

晏子習于禮者。晏子既已有事于魯君。劉云、已即既也。蓋一本作既、一本作已、後人併而一之。退見仲尼。

仲尼曰、夫禮登階不歷。堂上不趨。授玉不跪。夫子反此。禮乎。禮字舊脫、從黃校按初學記文部補。

晏子曰、嬰聞兩楹之間。楹從元刻。各本誤。孫盧校同。君臣有位焉。君行其一、臣行其二。黃

此君臣行禮之通例、鄭注禮經屢言之。初學記無兩其字。君之來邀。孫云、邀初學記作遠。說文邀、疾也。續文作邀。黃云、初學記作君之所來遠。是以登

階歷堂上趨以及位也。黃云、及初學記作反。黃云、及初學記作反。黃云、及初學記作反。黃云、及初學記作反。君授玉卑、故跪以下之。且吾聞之、

大者不踰閑、小者出入可也。論語子張篇、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孔注閑、猶法也。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晏子出、

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反。命門弟子曰、不法之禮。舊脫反命門弟子曰六字。不法之禮、作不計之義。王云、不

計之義、初學記文部作不法之禮。上有反命門弟子曰六字。然則不計之義二句、乃孔子命門弟子之語。今脫去上六字、則不知爲何人語矣。外上篇曰、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命門弟子曰云云、文義正與此同。韓詩外傳四載此事、亦云孔子曰善、禮中又有禮、維晏子爲能行之。孫云、韓詩外傳用此文、蘇云、韓詩外傳與此小異。

晏子之魯進食有豚亡二肩不求其人第二十二

晏子之魯朝食進饌同膳有豚焉。晏子曰去其二肩。盧云、去、藏也。下所以云去、藏也。弄本後作、古人藏去字、祇用去。漢陳遵傳、遵善書、與人尺牘、皆藏去以爲榮。注、去、藏也。晏子藏其二肩。故下曰藏餘不分。純一案肩、豚膊也。晝者進膳

則豚肩不具。侍者曰膳豚肩亡。言具而亡之。晏子曰釋之矣。釋、舍也。猶言不問也。侍者曰我能得其人。晏子曰止。不許吾聞之量功而不量力則民盡。在上者較量其功、而不度量民力、則民窮。藏餘不分則民盜。意以有餘當分給不足者、藏其所餘而不分、無怪民之爲盜也。子教我所以改

之。言問豚肩不具、是我之過、子當教我改之。無教我求其人也。此知晏子在在繩墨自矯。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第二十三

曾子將行。孫云、說苑、曾子從孔子於齊、齊景公以下卿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禮記亦有此云送曾子、豈好事者爲之與。其言謬甚。純一案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當齊莊公三年。前五年晉圍臨淄、晏嬰大破之。則晏子長孔子、至少二十餘歲。仲尼弟子列傳、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少晏子七十餘歲。至從孔子於齊、纔不及二十歲、亦當晏子九十歲、未知晏子果有此壽否。又據年表、景公五十八年薨、孔子年六十二。據齊世家、晏子先景公卒十年、適當孔子五十二歲、曾子生甫七歲。揚倬謂好事者爲之、信而有徵矣。然本書問下二十八章、既載曾子問晏子云云、此章又載晏子之贈言、則曾子不必曾參。或史記多不足據與。又案孔子世家、孔子適周見老子後、老子送之曰、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或好事者之所仿與。晏子送之曰君子

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或好事者之所仿與。

贈人以軒、說苑作財非、軒與言爲韻。統一案古音諸九寒引此。黃云、說苑韓言篇、家語六本篇、文選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注、並作以財。不若以言。孫云、

意林作贈人以財、不若以言。太平御覽作不若贈人以言。盧云、若或本作者。純一案藝文類聚三十一、作不如贈人以言。吾請以言乎、乎舊請之、從以軒

乎。會子曰：「請以言。」
孫云、荀子大略篇、作會子行、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絕一案荀子非相篇

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燝之、

屈申木也。玉簫、而九切。以火屈木曲。考工記、揉輻必齊。鄭氏注、揉謂以火槁之。荀子勸學篇作輶。按揉俗字、輶借字。其圓中規。孫云、圓、楊倞注作員。雖

有槁暴。孫云、考工記、輟雖傲不載。鄭氏注謂輟、輟暴。陰柔後必撓減、撓草暴起。陸傳明音義。暴、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蕭報反。楊係注、槁枯暴乾。不復腐。

矣。孫云、楊侯注巖、荀子觀學篇、木直中繩、輅以爲輪、其曲中規。雖有槁
 墨、不復挺者、輅侯之然也。按巖挺聲相近。黃云、荀子大略篇作巖。
 故君子慎隱惓

孫云、荀子大略篇、君子之隱括、不可不謹也。慎之。隱與
 厚通、謂隱括。荀子性惡篇、枸木必將待隱括蒸矯然後直。**和氏之璧**、孫云、蘇文類聚引琴操、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璞。

獻懷王。懷王使欒正子占之、言玉石。以爲欺謾、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云云。按晏子已稱和氏之璧、則非懷王時事。平王之前有靈王、亦非懷王子。蔡邕錯誤、不可反以疑此書。

而則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一索韓非子和氏璧，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使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則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

誑、而別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遂命爲和氏之璧。淮南子冥覽訓高注、以卞和得美玉璞於荆山之下、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寶焉。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寶焉。

又異、未。井里之困也。孫云、意林作井里璞耳。荀子大略篇、和之璧、井里之厥也。楊倞注井里、里名。厥也未詳、或曰厥石也。晏子春秋、作井里之困也。謝侍郎

墻案厥同梁。說文梁、門梱也。梱、門梁也。荀子以厥爲梁、晏子以困爲梱、皆謂門限。意林不解、乃改爲璞矣。星衍案宋人刻石、稱門限爲闕根。厥與困、蓋言石塊耳。

良工修

之則爲存國之寶。孫云、意林作則成寶。大略篇、作玉人琢之、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蘇云、荀子爲天子寶。

蘭與葳本、二草名也。神農本草經、蘭草一名水香。葳本一名鬼卿、一名增新。陶宏景云、今東閩有煎澤草名蘭香。名醫云、葳本可作休藥面脂。荀子大略篇、作蘭茝葳本、故定以爲二草。而勸學

三年而成。湛之苦酒。

作漸於蜜醴。勸學。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孫云、荀子勸學篇作殷。佩與服、聲義皆相近。湛之麋醢而買

匹馬矣。麋舊讀糜、孫云、說苑作麋醢、疑當為醢酒之醢。當是蘭本、或誤以醢、乃發其香。王云、麋醢當作麋醢、字之誤也。周官醢人、麋醢鹿醢。鄭注曰、麋亦醢也。鄭司農云、有骨

為麋。無骨為醢。內則、有麋醢醢。說苑雜言篇、家語六本篇、並作湛之以麋醢。則麋為麋之誤、明矣。文選王粲贈蔡子篤詩注、太平御覽香部三引此、並作麋醢。純一案文選注作湛之麋醢、貨以

為。今從王。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孫云、湛一本作蕩、非。願子之必求所湛。文選注作

所湛。墨子所染篇引詩云、必擇所。嬰聞之、君子居必擇鄰。孫云、鄭舊作居、據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訂正。說苑作處、荀子

勸學篇。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孫云、辟讀如避。黃云、說苑辟患作修。純一案擇居二句、類

聚二十三作可以避患也。荀子勸學篇作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嬰聞汨常移質。習俗異性。孫云、汨常說苑作反常。說文

汨、古段切、汨段。按汨字從出、與汨羅字異。不可不慎也。此章大情、與墨子所染篇同。惟此多就理言因。所染多就事實言果耳。孫云、意林作可不慎乎。荀子大略篇、

說苑雜言。用此文。

晏子之晉睹齊纍越石父解左驂贖之與歸第二十四

晏子之晉至中牟。劉云、此節與下晏子為齊相節、均非晏子本書也。此二事載于史記、管晏

史公均弗錄。此二事、乃見于他書者也。越石父事、呂氏春秋觀土篇載之、或史記即本於彼書。後人據他籍及史記所載補入此二節、非其舊也。孫云、中牟當潁水之北。史記索隱、此趙中牟在河北。

非鄭之中牟。正義相州陽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睹弊冠反裘負芻。孫云、反太平御覽作衣。芻史記正

作皮。文選講德論注同。盧。息于塗側者。孫云、塗、新序太平御覽作途是。塗俗字。純一案史

云、反裘所謂惜其毛也。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也。舊也上衍者字、

異。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孫云、言

百七十五。孫云、父新序作甫。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孫云、言

也。呂氏春秋新序、作齊人累之。史記承其誤、則云越石父在縲紲中。按此云晏子曰、何為為僕。孫云、今本下為字作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切、急迫也。黃云、文選講德論注、作吾身不免凍餓之地。是以

為僕也。孫云、太平御覽作不免飢凍、為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二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贖之。賸舊作贈、孫云、使償其備直也。黃云、贈當作贖。標題云、解左驂贖之與歸。呂氏春秋、新序、及文選注、御覽所引、並作贖。一今據改。

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孫云、絕、斷交也。一索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劉云、呂氏春秋觀土篇、作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也。新序雜事篇同。是也。晏子方輕視石父、安得遽稱為夫子。且下文或稱為子、或稱為客、亦無稱為夫子者。疑此文當作吾未嘗得交子也。夫子為僕二年、夫者、語詞也。則子也夫三字互易、遂作得交夫子矣。

子為僕二年、吾迺今日睹而贖之。吾于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孫云、詩傳暴、越石父對曰、對下舊有之。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詘、貶下也。文選半疾也。

而申乎知己。孫云、申新序作信。一索史記作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乎作屈。而申乎知己。索隱、信讀曰申。周禮皆然。申於知己、謂以彼知我、而我志獲申。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序注、引作士者伸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言君子不自矜功以輕人之身、更不因彼功而自詘仁人所引作士者伸乎知己。

吾二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乘、不我辭也。孫云、嚮新序作向是。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僕我者同矣。舊脫僕字、語意不完。文選注作是與臣僕者同矣、又脫我字。此句臣僕、正承上文為人臣僕言。言子既贖我、理應知我、不臣僕我。乃不我辭而乘、又不我辭而入、是與臣僕我者何異。故

我猶且為臣。臣當作僕、與上文四言為僕相應。或僕字不可少、今補、庶與上文相協。我猶且為臣。臣下增僕字、與上文三言臣僕相應。請鬻于世。債左驂之直。元本孫本、並作見之、此從或本。日、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

意。孫云、意呂氏春秋作志。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省行、檢身也。引、延長也。不引其過、言不終其過。察實者不譏

其辭。其、以同。孫云、呂氏春秋作察實者不留聲、觀行者不譏辭、新序同。統一案高注呂覽云、欲觀人之至行、不譏刺之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

高注辭、謝也。謝不敬而可以弗棄也。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醢而禮之。王云、飲讀為請。革、改也。向者不辭而入、今者

糞灑改席而禮之、則改乎向者之為矣。晏子以此為請、故曰嬰請革之也。請與誠聲相近、故字亦相通。孫云、說文醢、冠發禮祭。玉簪、子會切。越石父曰、吾聞之、

至恭不修途。至恭在心不在迹。尊禮不受擯。擯、斥也。棄也。尊人以禮、適以自尊。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

此五字、呂覽作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上客。史記管晏列傳約其文、與此小異。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蘇云、言自以為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于戾、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老子曰、自伐者無功。孫云、呂氏春秋觀土篇、新序節士篇、用此文。

晏子之御感妻言而自抑損晏子薦以為大夫第二十五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闕其夫為相御。闕、隙也。擁大蓋策駟馬、

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

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不自滿假今子長

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仰望絕矣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

晏子怪而問之。怪其前後若兩人。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孫云、史記晏子列傳用此文。

泚子午見晏子晏子恨不盡其意第二十六

燕之游士。辭說之。孫云、姓泚。字子午。有泚子午者。南見晏子于齊。燕在齊北、故曰南見。言有文章。

術有條理。立辭皆斐然成章。推行則秩然有序。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二百篇。睹晏子，恐

懼而不能言。懼舊讀憤，黃云、慎當作懼。李本作恐，古懼字。純一今據改。恐懼不能言，未能忘勢故。晏子假之以悲色。假、寬也。悲、

也。開之以禮顏。微露笑顏，兼以禮貌。然後能盡其復也。復、白也。白、客退，晏子直席而

坐，直、正也。廢朝移時。朝、知妖切。從旦至食時為終朝。詩蝦蟇崇朝其用傳。在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

憂也。浩然之氣失養故。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僕子午以萬乘之國

為不足說，以千里之塗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

于我。廣雅釋詁：殫，盡也。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矣、殫

乎也。然吾失此，何之有也。何之有也、當作何功之有也。今脫功字、文不成義。此指懷善而

死者甚多。吾既失此、獨莫大焉。何能有功於齊。

晏子遺北郭騷米以養母遺舊讀乞騷殺身以明晏子之賢第二十七

齊有北郭騷者。孫云、姓北郭名騷。結果罔。孫云、今本罔作果、據呂氏春秋訂正。罔蒲葦、孫云、

罔。說文、葵束也。玉篇始有罔字。口衮切。織也。杼也。織范履。舊說范履、履作履、並據呂氏春秋訂正。范履即席履。

以養其母。猶不足。踵門。孫云、說文踵、一日往來兒。見晏子。曰：竊說先生之義，願乞所以

養母者。孫云、藝文類聚作託以養母。純一案類聚見卷八十五。呂氏春秋士節篇、此下有晏子之

免。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類聚八十五無使人二字。而作以。辭金受

粟。類聚八十五引止此。辭上有騷字。有聞。類聚三十三、開讀聞。晏子見疑于景公。出薛。孫云、類聚作奔。過北郭騷

之門而辭。呂氏春秋高注、辭者、別也。

北郭騷沐浴而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高注：適、之也。晏子

曰：見疑于齊君。齊字不當有。將出薛。薛、呂氏春秋俱作奔。高注：走也。北郭騷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

車，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高注：行、去也。北郭子

召其友而告之。黃云、元刻脫郭字。曰：吾說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焉。吾聞之，

養及親者，身仇其難。及舊作其、王云、養其親本作養及親。養及於親，則德莫大焉，故必身仇其難也。今本及作其，即涉仇其難而誤。藝文類聚人部十七、太

平御覽人事部百一十、引此並作養及親。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恩篇同。純一今據正。孫云、高誘注呂氏春秋仇、當。玉篇、去痕切。說苑、藝文類聚作更。今晏子見疑

吾將以身死白之。高注：白、明也。著衣冠，令其友操劍奉笥而從。孫云、今本脫笥字、造

于君庭。孫云、藝文類聚作遂造君廷。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復者、白事於君者。今去齊國，齊

必侵矣。蘇云、侵上疑有見字。純一案齊必侵矣、文義不明。疑本作齊必見侵、下方見國之

必侵，不若先死。先字舊脫、據呂氏春秋、藝文類聚、說苑補。方、猶將也。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孫云、說苑作請絕

案託、玉篇憑依也。增韻信任也。言請以吾頭為憑信、明著晏子之賢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于笥中，奉以託。退而自

刎。孫云、藝文類聚作乃自殺。純一案說苑作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其友因奉以託。以字舊脫、而謂復者曰、孫云、復

春秋作觀者。此北郭子為國故死。劉云、此字不可通。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恩篇、均無此字。此乃北字譌衍。吾將為北郭子

死，又退而自刎。此殺己以利天下之義。知北郭子及其友皆墨者。景公聞之大駭，乘駟而自追晏子。孫云、

文辭傳也。呂氏春秋作驛。高誘注驛、傳車也。說苑作馳。及之國郊。高注：郊、境也。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聞北

郭子之以死白己也，太息而歎曰：嬰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高注、

晏子自謂為北郭騷不得其人、為不知士也。又不知北郭騷能為其殺身以明己。故曰晏之亡豈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自責深也。孫云、呂氏春秋士節篇、說苑復恩篇、用此文。說苑作晏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文視此多劣。

景公欲見高糾晏子辭以祿仕之臣第二十八

景公謂晏子曰、吾聞高糾與夫子游。孫云、糾說苑作繆。糾繆聲相近。黃云、糾元刻作紂、下章同。寡人請見之。

晏子對曰、臣聞之、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王者保民、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者、悖矣。為祿仕者、不能

正其君。仕務安國利民、為祿則居心不正、安能正君心之非。高糾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干嬰之行。孫云、說苑作

干嬰之過、補嬰之闕。特祿仕之臣也。孫本脫仕字。孫云、祿說苑作進。何足以補君乎。孫云、說苑君道篇用此文。總一案此與下章並外上二

十三章、均言高糾事。

高糾治晏子家不得其俗迺逐之第二十九

高糾事晏子而見逐。高糾曰、臣事夫子三年、無得。蘇云、言無祿位也。外上二而卒

見逐其說何也。晏子曰、嬰之家俗有二、而子無一焉。糾曰、可得聞乎。晏子

曰、嬰之家俗、閒處從容不談議、則疏。讀讀本字、於義無取。當讀為義。義讀古通用、詳問上十五章。又疑讀之言旁、蓋傳寫者涉上談

字言旁誤衍。談義、與揚美削行驕士慢知為儻文。易乾文言曰、利物足以和義。墨子經上曰、義、利也。故問上二十二章曰、謀必度于義。若閒處從容時不談義、則不知利人利物、為真自利之道。

其人即不可親、宜疏而遠之。出、不相揚美。揚人之善、成人之美、可以端風化。入、不相削行。削行、規過也。則不與。與、猶

易感二氣感應以相與、鄭注。通國事無論。論、古通倫。倫、理也。謂家事國事、恆互相通。一一當有條理。如問下五章、體貴側賤不逆其倫。又十章、親疏得處其倫。皆是。

無倫則驕士慢知者、墨子貴義篇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則不朝也。朝、見也。呂覽淫辭篇

孔穿朝注。不見士慢知之。人、欲行常諒而學日益也。

此三者嬰之家俗，今子是無一焉。故嬰非特食餽之

長也。劉云、長與主同。言非彼主食之人。是以辭。脫此三字。

晏子居喪遜咎家老仲尼善之第三十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

孫云、晏桓子名弱。

麤衰斬。

衰、裏十七年左傳作縗。杜注斬、不緝之也。縗在胸前。縗、三升布。正義、喪服傳曰衰三

升。鄭玄云布八十縗為升。文選揚子雲解嘲注、引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

嬰麤斬衰、居倚廬。孫云、衰左傳作縗。說文、縗服長六寸、博四寸、直心。苴經帶杖。菅屨。

杜注苴、麻之有子者、取其篋也。杖、竹。菅屨、草屨。釋文、以苴麻為經及帶。食粥居倚廬。寢苦枕草。

杜注、此禮與士喪禮略同。其異惟枕草耳。正義曰、喪服傳及士喪禮記、皆云居倚廬。寢苦枕草。鄭玄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其異者、唯

彼言枕由此言枕草耳。居倚廬寢苦者、鄭玄云、倚木為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其異者、唯

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杜注、時之所行。士及大夫、縗服各有不同。晏子為大夫而

子未為大夫。言晏子為大夫者、禮

喪服大夫之子、行從大夫之法。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杜注、晏子惡直己以斥時失禮。故

是正禮。言唯卿得服大夫服。我是大夫得服士服。又言己位卑、不得從大夫之法者。是惡其直己以

斥時之失禮。故孫辭略答家老也。鄭玄注雜記上引此云、此平仲之謙也。孫云、鄭注言謙者、言己

非大夫。故為父服士服耳。曾子以問孔子。問舊作問、據家語子貢問篇改。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駭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義正作證

晏子春秋校注卷六

漢陽張純一仲如

內篇雜下第六凡三十章

靈公禁婦人爲丈夫飾不止晏子請先內勿服第一

靈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黃云、說苑政理篇作景公。純一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

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

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者。者字舊脫、從王校據說苑補。蘇云、男子一本作男、非。裂斷其衣帶相

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之于內而禁之于外猶懸牛首于門

而賣馬肉於內也。盧云、賣御覽作鬻。此賣當作賣。與鬻同。內覽御作市、似非。黃云、縣

說是。門、國門。內、宮內。門與內對文。公何以不使內勿服。何以說苑作胡。以字疑衍。則外莫敢爲也。公曰善。

使內勿服不踰月而國人莫之服。舊脫不字人字、從盧王校據御覽補。王云、不踰月、言其速也。若無不字、則非其旨矣。說苑作不踰月、

文雖小異、而亦有不字。孫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齊人好轂擊晏子給以不祥而禁之第二

齊人甚好轂擊。孫云、說文轂、輻所棲也。純一案御覽七百七十三、引作齊人好擊轂。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

患之。耗財、費時、長門等。迺爲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藝文類聚七十一引作晏子爲新車良馬、出與其人相犯。曰轂擊

者不祥。孫云、轂擊、御覽作犯轂。臣其祭祀不順。順當爲慎。古順字作慎、形近而誤。居處不敬乎。祭祀慎則德精明、居處敬則

行嚴正、故無不祥。類聚無此十一字。下車棄而去之。棄而舊倒、從王校據御覽及說苑正。類聚無棄字。然後國人乃不爲。乃字、疑脫

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民不能止。孫云、不能說苑作不肯。故化其心、莫若教也。疑脫

身字。後漢書第五倫傳曰、以身教者從。孫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

景公薨五丈夫稱無辜晏子知其冤第三

景公敗于梧丘。孫云、敗文選注作田。太平御覽作遊梧丘。爾雅釋丘、當塗梧丘。鮑案敗御覽三百六十四作遊。又三百九十三、三百九十九、並作田。夜猶

早、公姑坐睡。孫云、說文睡、坐寐也。鮑一案御覽三百九十三、又三百九十九、並無姑字。文選江文通上建平王書注、作夜坐睡。而薨有五丈夫

孫云、文選注作見一丈夫。鮑一案一誤。胡刻文選正作五。御覽三引均作五。北面韋廬。孫云、韋廬說苑作倚廬。黃云、稱無罪焉。文選注作倚徒。鮑一案倚徒是。

公覺、召晏子而告其所薨。公曰、我其嘗殺無罪邪。其、猶豈也。殺無罪、舊作殺不辜。孫云、無罪、義複。說苑誅上有而字、誤同。御覽三百九十九、引作我其嘗殺無罪、是已。今據刪不辜二字。晏子對曰、昔者先君靈公敗。孫云、

作出敗。太平御覽作田。有五丈夫來駭獸。舊作五丈夫畧而駭獸。五上脫有字、夫下脫來字、衍畧而二字、文義不諧。說苑同、蓋後人沿本書之譌而改之、不足據。

畧而二字、御覽三引並無、足證其爲衍文。文選故並斷其頭而葬之。並舊作殺之。王云、既言斷其頭、則無庸更言殺之。殺之二字、後人所加也。說苑辨物篇有此二字、亦後人依俗本晏子加之。文選上建平王

曹注、引作悉斷其頭而葬之。太平御覽人事部五、作斷其頭而葬之。人事部四十、作故並斷其頭而葬之。皆無殺之二字。鮑一案鮑刻御覽三百六十四、作斷其頭埋之。三百九十三、作故斷其頭而葬之。三百九十九、作故並斷其頭葬之。今從王說、據御覽刪訂。命曰五丈

夫之丘。此其地邪。公令人掘而求之、則五頭同穴而存焉。御覽三百九十九、作命人掘其葬處求之、

得五頭同穴而存焉。文選注作命人掘之、五頭同穴。一公曰嘻。孫云嘻、讀省文。鮑一案御

本作五頭共孔。孫云、廣雅釋言窹、孔也。孔即穴。公曰嘻。孫云嘻、讀省文。鮑一案御

吏厚葬之。舊無厚字、非。蓋五頭同穴、葬之久矣。今特掘求得之、仍唯葬之而已、不徒等於戮

尸乎。與下文君懷白骨、甚不相應。文選注作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是已。今據增

字。國人不知其夢也。孫云、夢、一本作夢、非。此書多以夢為夢。曰君懷白骨而況于生者乎。不遺

餘力矣。不釋餘知矣。孫云、知說苑作智。統一案。言必盡智竭力懷生民矣。故曰人君之為善易矣。人君舊作君。從孫校

說苑說苑改。孫云、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柏常騫禳梟舊謂鳥從盧校改死將為景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第四

景公為路寢之臺成而不踊焉。孫云、踊說苑作通、下同。言不到也。踊當是踊之誤。王云、作踊者是。成二年公卒傳、蕭同姪子、踊于棺而

闕客。何往曰踊、上也。此言不踊、謂臺成而公不登。供說同。蘇云、王說是。廣雅釋詁、亦訓踊為上。統一案凡從足又從彡之字、義並同。如跡與迹、踰與逾之類、可證。此踊與通並從通、聲同。

足與彡、義同。踰訓上、說文通、達也。義近。柏常騫孫云、字伯常名騫。曰君為臺甚急臺成君何為而不踊

焉。公曰然有梟。孫云、詩大雅瞻卬、為梟為鴟、惡聲之鳥。爾雅釋鳥、有梟鴟。郭璞注、土梟。說文云、梟、食母不孝之鳥。故冬至捕梟、磔之。字从鳥首在木上。昔者鳴。王云、古謂夜曰昔、或曰昔者。莊子田子方篇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是也。後第六章云、夕者昔與二日門。夕者與昔者同。其聲無不為也。

其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吾惡之甚是以不踊焉。柏常騫曰臣請禳而去之。之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

孫云、禳一本作禳、非。公曰何具對曰築新室為置白茅焉。焉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公使為室成

置白茅焉。柏常騫夜用事明日問公曰今昔聞梟聲乎。梟舊作鴟、黃云、鴟宜作梟。下鴟當陸、續君鴟、並宜改從一律。統一案。黃說是、今據說苑改。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之梟當陸布翼翼舊謂型、從孫校據說苑改。亦能益寡人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

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趣、促也。柏常騫

伏地而死。此騫之作偽也。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也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

之壽乎對曰能公曰能益幾何對曰天子九諸侯七大夫五公曰子亦有

徵兆之見乎對曰得壽地且動公喜令百官趣具騫之所求。趣、促也。柏常騫

伏地而死。此騫之作偽也。公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也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

出，遣晏子于塗，拜馬前。

齊辭。

黃云、晏子辭其拜也。

齊曰：

元刻如此。孫本作齊辭曰、說苑作辭曰齊、並誤。

爲君禳臬

而殺之。

君禳舊倒、從盧校據說苑乙。

君謂齊曰：子之道若此其明也，亦能益寡人之壽乎。

之字舊脫、據上文增。

齊曰：能。今日大祭也。

且、將。

爲君請壽。故將往以聞。晏子曰：嘻，亦善矣。

矣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

能爲君請壽也。

也讀爲邪。

雖然，吾聞之：維以政與德而順乎神。

劉云、苑辨物篇、而爲衍文。

爲可以益壽。

黃初云、莊子徐無鬼篇曰、夫神者好和而惡彊、是其義。故行仁政以保民、修至德以全性、是爲探根固柢、長生久視之道。純一案壽莫壽

於仁民以自成其仁、而通乎物之所造。

今徒祭，可以益壽乎？然則福兆有見乎？

兆即徵兆。孫云、兆說苑作名。

對曰：

得壽，地將動。晏子曰：騫，昔吾見維星絕，樞星散。

莊子大宗師篇、維斗得之、終古不惑。釋文、維斗李云北斗、所以爲天之領維。陷名天樞、北斗七星之首。云絕云散者、偶爲地氣所蒙、隱而不見耳。

地其動。

古人觀于天象、有此經驗。足徵實以力動、感無不通。

汝以是乎？柏

常騫俯有聞，仰而對曰：

孫云、仰一本作抑、非。

然。晏子曰：爲之無益，不爲無損也。

言地動與求壽

無關。

汝薄斂。

斂從孫本、元刻作賦、義同。說苑作薄賦斂。

毋費民，且無令君知之。

俞云、柏常騫知地之將動、而借此以欺景公、自必不令

君知、何必晏子戒之乎。當從說苑作且令君知之。蓋此與外篇所載太卜事相類、彼必使太卜自言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即令君知之之意。所謂恐君之惶也。後人不達、臆加無字。則晏子與騫比周以欺其君矣、有是理乎。蘇云俞說是。純一案無、毋同。語助無義。太卜言地動、見外上二十一章。孫云、說苑辨物篇用此文。

景公成柏寢而師開言室夕晏子辨其所以然第五

景公新成柏寢之室。

室從元刻。孫本作臺。黃云、臺字誤。云立室、可證。孫云、括地志、柏寢臺、在青州千乘縣東北三十里。

使

師開鼓琴。

孫云、樂師名開。

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

王云、夕與邪、語之轉也。呂氏春秋明理篇、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

謂正、乃不正矣。高誘注、言其室邪不正、徒正其坐也。夕又有西義。周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鄭氏注、不正東鄉。不正西鄉。故下云國之西方、以尊周也。公曰：何以知

之師開對曰：東方之聲薄。薄，微也。文選神女賦注引蒼頡。言東方之聲微低，故知其寬展也。西方之聲揚。揚者，高舉之義。詩伴

水箋疏。此謂西方之聲、較東方之聲高。故知其迫促也。公召大匠曰：立室何爲夕？立字舊脫，王云、以下文立室立宮例之，則室上當有立字。純一

今據大匠曰：立室以宮矩爲之。矩，法也。禮大學是以君子有矩之道也注。于是召司空曰：立宮何爲

夕？司空曰：立宮以城矩爲之。明日，晏子朝。舊衍一公字、今刪。下章晏子朝公曰、公字不重。可證。公曰：先

君太公以營丘之封立城，曷爲夕？晏子對曰：古之立國者，南望南斗，北戴

樞星。南斗六星，即斗宿。樞星詳前。彼安有朝夕哉？朝，東夕西，或寬或迫，所不計也。然而以今之夕者，以字衍周

之建國。國疑本作邦，僕人避諱。改。詩云、周雖舊邦。國之西方，以尊周也。此室西迫於東之故。公蹇然曰：古之臣

乎。

景公病水菴與日鬪，晏子教占菴者以對第六

景公病水。太平御覽七百四十。三、作景公水疾。臥十數日。御覽三百九十。八、無臥字。夜菴與二日鬪，不勝。晏子

朝。公曰：孫云、御覽作公說之曰。夕者，吾菴與二日鬪。吾字舊脫，從黃校據。風俗通義怪神篇補。而寡人不勝，我其

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菴者，立于閭。立舊誤出，從黃校據。風俗通義正。使人以車迎占菴者。風俗

通義迎下有召字、贅、不可從。至，曰：曷爲見召？晏子曰：夜者，公菴與二日鬪，不勝。舊作公菴二日與公鬪不勝、

王云、此當作公菴與二日鬪不勝。與上文文同一例。不勝，謂公不勝也。今既顛倒其文、又衍一公字、則義不可通矣。風俗通義正作公菴與二日鬪。純一今據乙刪。恐必死也。

舊作公曰寡人死乎、蓋後人據下文改。不合晏子口氣。今據風俗通義訂正。故請君占菴，是所爲也。四字尤省、蓋後人妄加、當刪。占菴者

曰：請反其書。其舊作其、孫據風俗通改。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孫云、風俗通所上有日無字。所下重病字。

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

公舊作故。孫云、將已御覽作將愈也。王云、故者申上之詞。上文未言病將已，則此不得言故病將已。故

營焉公。下文占蓍者對曰、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即用晏子之言。則此文本作公病將已明矣。今本公作故者、涉上文故請君占蓍而誤。太平御覽疾病部亦引此、正作公病將已。風俗通義同。純

一今據改。以是對。占蓍者入。公曰、寡人蓍與二日鬪而不勝、寡人死乎？

疑當作寡人其死乎、與

上文我其死。占蓍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

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蓍者。占蓍者曰、此非臣之力。

孫云、力風俗通太平御覽作功。

晏

子教臣也。

孫云、風俗通臣下有對字。

公召晏子、且賜之。

孫云、且風俗通作將。

晏子曰、占蓍者以臣之言

對、者從孫本、元刻脫。臣從元刻、孫

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

孫云、風俗通臣下有身字。意林作使

占蓍者占之。占者至門。晏子使對曰、公病、陰也。與二日鬪。日、陽也。不勝、疾將退也。三日而愈。公賞占蓍者。占蓍者辭曰、晏子之力也。公問晏子。晏子曰、臣若自對、則不信也。純一案

御覽七百四十三、作若使臣言、則不信也。後漢書郭玉傳、醫之為言意也。晏子蓋藉占蓍者、以醫景公之意矣。此占蓍者之力也。

者字舊脫、按風俗通義增。臣

無功焉。公兩賜之。

孫云、風俗通作公召吏而使兩賜之。

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蓍者不蔽人

之能。

孫云、風俗通怪神篇用此文。

景公病瘍晏子撫而對之迺知羣臣之野第七

景公病疽。

孫云、說文疽、久癰也。

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

請下疑脫于字。

職當撫瘍。

孫云、說文瘍、頭創也。非此

義。又瘡、瘍也。蓋瘍言瘡。玉篇、瘡同瘡。言按瘡疽瘡也。

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

孫云、意林

作欲見不得、問國子。國子曰、熱如火。純一案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八引同意林。

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

孫云、意林作色如日、大如未熟李、誤。純一案御

覽同、大下有字。

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

孫云、墮、與墮聲相近。玉篇、狹長也。隋、或謂下陷。純一案墮上當有其字、與下文同

一。曰如履辨。孫云、爾雅釋器、革中絕謂之辨、孫炎注辨、中分也。郭璞注、中斷皮也。屏履以皮爲之、中裂似瘡與。黃云、今俗呼屨之破者曰裂辨。音同辯。一二子

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

人乎。公視晏子、重於二子。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御者即侍者。刷手盥之。孫云、刷與盥通。純一案解

手令溫、發席、傳薦、發、開也。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

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璧玉形圓、而中有孔。其墮者何如、曰如珪。珪本作圭、刻上方下之瑞玉。晏子

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君子指晏子。野人指高子國子。

晏子使吳吳王命儻者稱天子晏子許同惑第八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行人、官名。掌朝覲聘問之事。吾聞晏嬰、蓋北方辯于辭習于禮

者也。命儻者曰、說苑引無曰字。客見則稱天子請見。儻者掌擯相之禮。即周禮秋官之司儀。說苑無請見二字。明日、

晏子有事。覲。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孫云、蹙說苑作慙、非。結一案蹙然、行不安貌。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九作蹙然。行

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蹙然者三。曰、臣受命弊

邑之君、將使于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于天子之朝。孫云、不敏、說苑作不佞。知古人稱不佞

者、謙不敏也。敢問吳王惡乎存。北堂書鈔引說苑存作在。晏子以吳廷不得稱天子。既稱天子、吳王何在不便明斥其非、而自稱迷惑、即謂吳王迷惑。真辯於辭者。

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孫云、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晏子使楚楚爲小門晏子稱使狗國者入狗門第九

晏子使楚。楚文類聚二十五、作晏子短小使楚。九十四楚人二字、舊在短下、從蘇校乙。孫

云、太平御覽作晏子短小使。為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初學記省作楚為小門。孫云、為意林作作。延太平御覽作迎。純一案御覽三百七十八作迎。一百八十三、又七百七十九、又九百五俱作延。類聚二十五、又九十四並同。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初學記作使狗國即從狗門入、孫云、使狗國者、意林作往詣狗國。今臣使楚、意林作使入楚。意不當從此門入。初學記

楚不當從狗門入也。孫云、此門、藝文類聚、太平御覽作狗門。純一案御覽一百八十三、又九百五、均作此門。儼者更道從大門入。孫云、意林作不可從狗

門入也。遂大門入。純一案御覽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使子為使。四字舊說、孫云、太平御覽作今齊無人邪、使

子為使。意林作齊之臨淄都無人邪、非。純一案今本脫使子為使句、語意不完。今依孫校、據御覽三百七十八補。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二百間。舊

齊之二字、黃云、御覽三百七十八、又四百六十八、並引作齊之臨淄。純一案御覽七百七十九、類聚說苑並同。今據補。三百間、御覽七百七十九作三萬戶。張袂成陰。孫

陰、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帷。據下云成雨、則此當為陰。王云、張袂成帷、揮汗成雨、甚言其人之眾耳。成帷與成雨、其意本不相因。齊策云、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成帷成幕、與成雨意亦不相因也。今本作成陰、恐轉是後人以意改之。說苑、意林、藝文類聚、太平御覽、皆作成帷。則本作帷明矣。純一案成陰較成帷義長。揮汗成雨。比

肩繼踵而在。孫云、說文踵、跟也。踵追也。經典多通用踵。何為無人。孫云、為、意林作容。黃云、御覽作何

七百七十九。王曰然則何為使子。舊作然則子何為使乎、案此文本作何為使子。因乎與子形引均同此。

不協。說苑奉使篇、正作然。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下兩主字舊作王、孫云、御覽作使賢者使于賢國、使不肖者使于不肖之國、國一亦作主。今本主作王、非。說苑亦作主。純一案孫說是、今據改。御覽

作國者、見三百七十八。作主者、見七百七十。嬰最不肖、故宜使楚矣。宜舊作直、黃云、九。類聚作齊使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直御覽作宜。純一

案說苑同。宜字義長、今據改。類聚作嬰不肖、故使王爾。孫云、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楚王欲辱晏子指盜者為齊人晏子對以橘第十

晏子將使楚。

元刻脫使字、孫本使作至、王云、意林、及北堂書鈔政術部十四、藝文類聚人部九、果部上、太平御覽果部三、並引作晏子使楚。但省去將字耳。說苑奉使篇、作

晏子將使荆。可據以楚王聞之。

王字舊脫、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類聚二十

二字。說苑作

晏子賢人也。今方來、吾欲辱之。御覽七百七十九、作楚王知其賢智、欲辱之。又九百

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

王云、爲其來、於其來也。古者或謂

臣請縛一人、過王而

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

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

爲、類聚二十五及八十

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

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

孫云、說苑、藝文類聚、後漢書注、淮

木焉。其名爲櫟。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化爲

枳焉。說苑作紅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櫟之紅北。生不爲橘、乃爲枳。說文枳木似橘。純一案後

漢書注、見馮衍傳。類聚二十

五作紅北、八十六作淮北。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書鈔無

也。

今民生長于齊不盜。

類聚八十六同此、無長字。二

入楚則盜。得無楚

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熙也。

王引之經傳釋詞云、非、猶不也。

墨子天志下篇曰、今人處若家得罪、將猶有異家所以避逃之者。所以、可以也。言聖人不可與戲也。

非信無所與計事者。言無可與計事者也。漢書所作可、是所可同義之證。熙、音義作嬉。云一本作

寡人反取病焉。

書鈔作寡人反自取辱。說苑作荆

孫云、意林作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者過王。問何處人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

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淮南。紅北則爲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臣不

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東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東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辯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閒、東徒以過之。王曰、何爲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東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紅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爲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怪乎。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楚王饗晏子進橘置削晏子不削而食第十一

景公使晏子于楚。楚王進橘。置削。削是刀之類。桓二年左傳註注佩刀削上飾疏。晏子不削而並食之。

剖、分析也。一切經音義三十二引蒼頡。楚王曰、橘當去剖。元刻如此、說苑同。孫本脫橘字、當補。橘當去剖、又七百九十九、作橘未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削。敬人主之

者萬乘之主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之主二字舊脫、文不成義、今補。萬乘之主、指楚王言。謂今萬乘之主賜橘。未教臣剖。剖則不敬、故不敢剖。不然。孫云、說苑脫不字。純一案說苑作然臣非不知也。亦通。臣非不知也。孫云、說苑奉使篇用此文。

晏子布衣棧車而朝。田桓子侍。景公飲酒請浮之。第十二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孫云、說苑田作陳。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子。孫云、高誘注淮南浮、猶罰也。

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孫云、玉藻、麋裘青紵也。卿大夫之服。純一

案玉藻、棧軫之車。孫云、考工記、棧車欲弇。鄭氏注、士乘棧車。說文棧欄也。竹木之

應作麋。車曰棧。玉藻、仕版切。考工記、車軫四尺。鄭氏注軫、與後橫木。而

駕駕馬以朝。孫云、太平御覽作晏子衣緇布之衣而積裏。棧軫之車而牝馬以朝。與今本大異、不知何故。麋裘本卿大夫之服。駕字又篆文所無。疑後人竟改積裏牝馬爲之。

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

設施脫此三字。

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孫云、禮記投

登、若是者浮。鄭氏注、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丘據。晏子曰。或作餽。或作符。按此書乃浮無字。與鄭氏所引不同。疑向有重出之章、為後人刪去。

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顯其身。孫云、顯舊作尊、據說苑改。以下云非敢為顯受知之。寵之百萬

以富其家。羣臣之爵。孫云、之舊作其、據說苑改。莫尊于子。祿莫重于子。盧云、重、說苑臣術篇作厚。今

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韓非外儲說左、孫叔敖相楚。棧車駑馬。往棧車、柴車也。

則是隱君之賜也。則是舊倒、從孫校據說苑乙。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

而後飲乎。其、猶抑也。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之卿位。賜之舊倒、從盧王校據說苑乙、與上文同。以

顯其身。顯舊作尊、從盧校據說苑改。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之舊作以、從盧王校據說苑

改、與上文同。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孫本據說苑改君作臣。

盧云、舊本君字並不誤。下云則過之、乃君過其臣也。但此下當補一臣字。統一案盧說是也。然義有未盡。此文疑本作臣聞古之賢君。知臣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今元刻脫知臣二字、

說苑脫君知二字、語意均不完。當並存君字臣字、中間加一知字。則妥矣。臣有受厚賜。臣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臣上當有知字。而不顧其困族。

困從元刻。孫本作困、據說苑改。盧云、困字似亦可通。純一案困字是。國乃困字之誤。孫據說苑字改正字、非。下云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即困族也。則過之。不能通君

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不能行君之令故。君之內隸。隸、屬臣之父兄。若有離散。

在于野鄙。是不通君之賜。此臣之罪也。君之外隸。外從孫本、據說苑改。元刻作內、非。臣之所職。此職字、與上文異

義。當讀若職。說文職、記數也。从耳、戠聲。周禮職方氏、因學紀聞云、漢樊毅修西嶽廟記、作職方氏。然則臣之所職、即臣之所職也。若有播亡。亡舊作之、孫本據說苑改。

在于四方。是不通君之賜。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不能行君之令。此臣之罪

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孫云、意說。苑作主誤。且以君之賜，父之黨，無

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簡舊作間、

舊泉陶謨簡而廉。鄭注簡。謂容量凝重。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是謂君賜之實。此文亦見外上二十七章。如此者，爲彰君

賜乎？爲隱君賜乎？說苑作如此、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爲我浮無字也。孫云、說苑臣術篇用此文。純一案無

字、說苑作相子。外上二十六章旨同。

田無宇請求四方之學士晏子謂君子難得第十三

田桓子見晏子獨立于牆陰，曰：子何爲獨立而不憂？何不求四方之學士

可者而與坐？方舊作鄉、從黃校據標題改。晏子曰：共立似君子，出言而非也。外闕華美、嬰惡

得學士之可者，而與之坐。且君子之難得也，若華山然。華舊作美、從孫校據藝文類聚改。莊子天下篇、宋

孫尹文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崔譔云、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表己心均平也。晏子心儀華山、蓋先宋孫尹文隆道風者。名山既多矣，孫云、藝文類聚作

柏既多矣。望之盡日不知厭。純一案名山既多矣五字、蓋後人仿下句妄加。與上文不協、殊嫌其贅。當刪。松柏既茂矣，喻君子閭中

然盡日不知厭。相相舊作相相、王云、相相二字、於義無取。相當爲相。音忽。說文相、高兗。從木目聲。故山高兗、亦謂之相。相與相、字相似。世人多見相、少見相、

故相誤爲相。此言望之相相然、下言登彼相相之上、則相爲相之誤明矣。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盡日舊作盡目力、蓋由日誤爲目、文不成義。校者遂以意增力字、曲成其說。然盡目力不知厭、未若藝

文類聚引作盡日不知厭義長。今據以訂正。望之相相然、有可望而不可及。而世有所美焉。世

與共矣。固欲登彼相相之上、乞乞然不知厭。蘇云、乞與勤同義。乞勤一聲之轉。小爾雅勤、勤也。廣韻勤、用力也。玉篇引倉

頤篇云、莫、乞乞也。莫與勤、亦同音字。此云乞乞、言其用力勤之意耳。謂用力登其上也。純一案固欲登彼相相之上、固疑當作因、形近而誤。言因君子德美可觀、欲效法之、而有高山仰之景行

行之之事。仇仇然不知厭、後二十七章云、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是其義。蓋見道甚真。深造有得。欲罷不能也。小人者與此異。若部婁之未

登。孫云、部婁、說文附婁、小土山也。春秋傳曰、附婁無松柏。部與附聲相近。蘇云、言未登之時則善也。善字當另爲句。善。孫云、句。結一案此喻未與相接、似尙可取。登

之無蹊。蹊、謂徑道也。漢書李廣蘇建傳贊、下自成蹊。蹊注。無蹊、言登之無可登、喻爲人所棄。維有楚棘而已。廣雅釋木、楚、荆也。荆棘、喻不可與觀。

遠望無見也。喻平庸無足觀。俛就則傷要。喻卑劣常爲害。黃云、要古腰字。嬰惡能無獨立焉。孫本脫嬰字。元刻脫嬰字。

義均不完、今並接補。且人何憂。易繫辭下曰、天下何思何慮。義同。靜處遠慮。襄二十八年左傳、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謂。見歲若

月。言惜歲易過如月也。孫云、悲身世之無常。學問不厭。不知老之將至。孔子好學、不知老之將至。墨子修身、華髮隳顙而猶弗舍。安用

從酒。從讀若緩、下同。田桓子曰、何謂從酒。晏子曰、無客而飲、謂之從酒。今若子者、

晝夜守尊。尊、酒器。說文謂之從酒也。樂酒無厭。謂之亡。

田無宇勝樂氏高氏欲分其家晏子使致之公第十四

樂氏高氏。孫云、樂施字子旗。高彊字子良。欲逐田氏鮑氏。逐從元刻。孫本請逐。孫云、田無宇證桓子。鮑國證文子。田氏鮑氏

先知而遂攻之。高彊曰、先得君、田鮑安往。昭十年左傳、作先得公。陳鮑焉往。杜注、欲以公自輔助。遂攻虎

門。孫云、杜預注左傳作公門。一家召晏子、晏子無所從也。左傳作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從者曰、何

爲不助田鮑。左傳作其徒曰、助陳鮑乎。晏子曰、何善焉其助之也。左傳作曰何善焉。杜注、言無善義可助。何爲不

助樂高。曰庸愈于彼乎。左傳作助樂高乎。曰庸愈乎。杜注、非惡不差於陳鮑。門開。公召而入。左傳作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

之而後。樂高不勝而出。田桓子欲分其家。左傳作樂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以告晏子。晏子曰、不

可。君不能飭法。而羣臣專制。君不能整飭法紀。而羣臣擅權。亂之本也。今又欲分其家、利其

貨是非制也。言非法也。子必致之公。且嬰聞之。廉者。政之本也。廉從孫本。元刻作禁。非。讓者。

德之主也。樂高不讓。以至此禍。不讓則強取。感亡家之報。故可毋慎乎。言慎毋蹈樂高覆轍。廉之謂公。

正。廉則無偏私。讓之謂保德。周語下。昔史佚有言曰。德莫若讓。韋注讓。遠怨也。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怨利生

孽。左傳作殖利生孽。杜注殖。蓄也。孽。妖害也。王云。左傳作殖利。本字也。此作怨利。借字也。前諫上篇。外無怨治內無亂行。言君勤於政。則外無積積之治。內無昏亂之行也。是晏子

書。固以怨為殖矣。荀子哀公篇。富有天下而無怨財。揚倅曰。怨讀為植。言雖富有天下。而無植蓄私財也。彼言怨財。猶此言怨利。舊為維義為可以長存。字在

可以下。文義不順。從王校乙。且分爭者不勝其禍。分。忿同。忿爭則貪。瞋忿肆。終必敗亡。辭讓者不失其福。辭讓則廉。正謙和。

無不吉。子必勿取。老子曰。多藏必厚亡。桓子曰。善。盡致之公。而請老于劇。孫云。劇。左傳作甚。與劇不同。括地志。

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二十里。故紀國。密州莒縣。故莒子國。

子尾疑晏子不受慶氏之邑晏子謂足欲則亡第十五

慶氏亡。孫云。問上第二章末云。及慶氏亡。語意未了。疑接此章。後人割裂之。分其邑與晏子邶殿。邶從孫本。元刻誤邶。孫云。邶殿。杜預春秋

釋例。其鄙六十。晏子勿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王云。初學記人部中引晏子。本作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晏子不受。人問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不受。今本邶殿云云及子尾二字。皆後人以左傳改之。其標題內之子尾及足欲則亡四字。亦後人所改。晏子對

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滿則溢。故。吾邑不足欲也。幸可。不亡。益之以邶殿。迺足欲。足

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正義曰。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邶殿為外也。言吾先有邑。更不得益邶殿耳。純一案正義未得其旨。此

言設因益邶殿足欲而亡在外。則並吾故有之一邑。不得由吾作主矣。故下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民字舊脫。從孫盧王校

據左傳補。

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孫云、左傳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

敢貪多。所謂幅也。

孫云、沈啓南本有注云、或作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無功之賞、不義之富、禍之媒也。夫難治(問)求富、禍也。慶氏知而不可行、是以失之。我非

惡富也。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吾恐失富。不敢受之也。盧云、此段在何獨弗欲下、是晏子本文。文選六代論、五等論、兩注。並引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可知唐時本如是。後人輒以左傳慶氏之邑足欲以下寬易之。元刻不知此為本文。而但注於所謂幅也之下、云或作云云、沈啓南本亦同。然猶幸有此注、今得致而復之、進為大字。而以左傳之文作注、庶乎不失其舊。王云、盧改是也。西征賦注、數銜賦注、運命論注、劍閣銘注、並引晏子前車覆後車戒。合之六代五等諸侯二論注、凡六引。純一秦盧王說是也。當據以訂正。

景公祿晏子平陰與橐邑晏子願行三言以辭第十六

景公祿晏子以平陰與橐邑。

孫云、左傳襄十八年諸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杜預注、平陰城在濟北盧縣東北。供云、橐疑橐字之誤。左氏襄六年傳、晏弱圍棠。杜注、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史記晏嬰列傳、萊之夷維人也。其地相近。

反市者十一社。

反讀為販。荀子儒效篇、積反貨而為商賈注、別雅四云、

反讀作販。正韻販亦作反。二十五家為一社。

晏子辭曰、吾君好治宮室。民之力弊矣。

困也。又好盤游

翫好以飭女子。

孫云、說文翫、習厭也。飭與飾通。

民之財竭矣。

竭、盡也。

又好興師。民之死近矣。

黃初云、韻會、近迫也。

弊其力、竭其財、近其死、下之疾其上甚矣。此嬰之所為不敢受也。

言民不堪命。嬰忍受祿乎。

公曰、是則可矣。雖然、君子獨不欲富與貴乎。

君子疑當作吾子、或從下文作夫子。然作

君子亦

晏子曰、嬰聞為人臣者、先君後身。

問下十一章曰、先民而後身。問上十一章曰、傳于身而厚于民。蓋晏子全書之主旨。此言先君

後身。君以尊君為義。君事即羣事。先君之急而後其身之私。臣道然也。

安國而度家。

王云、度讀為宅。宅度古字通。爾雅宅、居也。大雅縣傳曰度、居也。文王有聲篇、宅

是鎬京。坊記、宅作度。安邦而度家。宗君而處身。度亦處也。處亦居也。

宗君而處身。

孫云、宗、尊也。左傳伯宗、史記作伯尊。

曷為獨不欲

富與貴也。

言為臣者欲保富貴。道莫先於忠君。使君能保富。民則君之身尊而國安。然後臣身常貴家富矣。

公曰、然則曷以祿夫子。晏

子對曰：君商漁鹽。

孫云、商同商。說文行賈也。

關市譏而不征。

譏、察也。察奸而不征稅也。

耕者十取一

焉。弛刑罰。若死者刑。若刑者罰。若罰者免。若此三言者，嬰之祿。君之利也。

言能舒民之財力、減民之死刑。勝於益嬰之祿。亦君之厚利也。孟子對梁惠王曰、省刑罰、薄稅斂。對齊宣王曰、耕者九一。關市譏而不征。其仁民之心同。

公曰：此三言者，

寡人無事焉。請以從夫子。公既行，若三言，使人問大國。大國之君曰：齊安

矣。使人問小國。小國之君曰：齊不我加矣。

加、陵也。論語公冶長、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集解引馬注。

梁丘據言：晏子食肉不足，景公割地將封晏子。辭第十七

晏子相齊三年，政平民說。梁丘據見晏子中食而肉不足。

太平御覽八百六十三引、文同此。又八百

四十九引、無梁丘據見晏子六字。

以告景公。旦日，

此六字、御覽八百四十九作景公悅。北堂書鈔百四十五、以告作還言之。

封晏子以都昌。

舊作割地將封晏子、王云割地將三字、原文所無。封晏子下、有以都昌三字、而今本脫之。都昌、齊地名。鈔本北堂書鈔封爵部下、出晏子都昌辭而不受八字。注引晏子云、景公封晏子以都昌、晏子辭而不受。太平御覽飲食部七同。太平寰宇記曰、都昌故城、齊頃公封逢丑父食采之邑。晏子春秋云、齊景公封晏子以都昌、辭而不受。即此城也。則此文原有以都昌三字明矣。其割地將三字、則後人以意改之。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寰宇記、見絳州。昌邑縣、古都昌之地。即齊七十二城之一。

晏子辭而不受。

舊無而字、從王校補。

曰：富而

不驕者，未嘗聞之。

黃云、元刻之誤者。純一案元刻無者字、並無之字。或黃所見本異。

貧而不恨者，嬰是也。所以貧

而不恨者，以若為師也。

若從元刻。孫本作善、非。以若為師、以貧為師也。子華子晏子問中虛。以治五官。精氣動薄。神化同瀉。齋其所以出。而謹節其所受。然後神宇泰定而精不搖。其格物也明。其遇事也剛。此之謂儉。是知晏子尚儉。貴乎心外毫無物染。故必以貧為師。今

封、易嬰之師。

今封以都昌、則不貧。是易嬰之師也。

師已輕。封已重矣。

師本至重、而輕之。封所宜輕、而重之。烏乎可。黃初云、輕師重封、

莊子繕性篇所謂喪已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

敢辭。

景公以晏子食不足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第十八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藝文類聚二十五引文同。說苑作君之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

不飽。墨道尚儉。自苦為極。傳則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故韓非外儲說左云、揚子法言五百篇曰、墨晏儉而廢禮。此傷墨之辯也。使者

反言之。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也讀為邪。孫云、藝文類聚作如此貧乎。寡人不知，是寡

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孫云、說苑作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

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覆、猶被也。三族、父族母

族妻族。前十二章云、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是為澤覆三族。國之簡士、待臣而舉火者數百家。是為延及交游。以振百姓

諫上五章、晏子家粟、盡分於強。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

民，夫字衍、說苑無。當據刪。是臣代君君民也。說苑作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君也。蘇云、言代君為民之君。忠臣不為也。厚

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為筐篋之藏也。說苑作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仁人不為也。進取

于君，退得罪于士，身死而財遷于它人，是為宰藏也。說苑作厚取之君而無所施之、身死而財遷。宰、家宰也。

智者不為也。夫十總之布，孫云、總即稷假音字。說文、布之八十縷為一總。說苑作八升。一豆之食，豆、食器。

足于中免矣。言免於凍餒。此心足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

仲。孫云、五百、太平御覽作三百。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御覽四百二十四、引作管仲不辭。獨辭何也。晏子曰：嬰聞之。聖

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御覽作意

以管仲失之、嬰得之。故再拜而不敢受命。孫云、說苑臣術篇用此文。純一案此與下十九章、並外上二十四章情同。

景公以晏子衣食弊薄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第十九

晏子相齊。衣十升之布。

八十縷爲升。魯語妾衣不過七升之布注。

食脫粟之食。

舊無上食字。王云、脫粟上當有食字。後第二十六云、

食脫粟之食。即其證。今本脫食字、則文義不明。且與上句不對。後漢書章帝紀注、北堂書鈔酒食部三、初學記器物部、太平御覽飲食部八引此。並云晏子相齊、食脫粟之飯。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御覽八百四十九、又八百六十七引此、脫粟上並有食字。

五卯。苾菜而已。

卯從元刻、黃云、凌本同。純一案孫本卯誤。卯、卯、雞卯。後二十六章、亦作五卯、苾菜耳矣。可證。御覽八百四十九、引作苾五卯耳。苾上脫苾字。又八百六十七、引作五卯苾菜而已。苾誤若。而並作五卯、足證卯字之誤。

封邑。使田無宇致臺與無鹽。

孫云、齊語、以衡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章昭注、以安瀾子居賴。又遷之于駘。杜預注、齊邑。按在今青州、臨朐縣界。郡國志、無鹽屬東平國。本宿國任姓。

左右以告公。公爲之

營丘。

孫云、今青州臨淄是也。

爲地五百里。爲世國長。

于公之身。有數十公矣。苟能說其君以取邑。不至公之身。趣齊搏以求升

土。

孫云、趣當爲趨。言皆至齊爭地也。純一案史記李斯傳、彈等搏。搏猶街技之義。不得容足而寓焉。苟得其君之歡悅、即可以取封邑。則不待至公之身、

趨齊街技求地者衆、已無託足之所矣。

嬰聞之。臣有德益祿。無德退祿。惡有不肖父爲不肖子。爲

封邑以敗其君之政者乎。

田桓子疑晏子何以辭邑。晏子答以君子之事也。第二十

孫云、恐子不肖、仍致削祿。純一案父貪封邑遺子者、其父子必俱不肖。故云然。

遂不受。

景公賜晏子邑。晏子辭。田桓子謂晏子曰。君歡然與子邑。必不受。以恨君

何也。

王云、恨非怨恨之恨。乃恨之借字。恨者、違也。君與之邑而必不受、是違君也。故曰必不受。受以恨君。說文恨、不聽從也。吳語、今王將恨天而伐齊。章注曰、恨違也。古多通用恨字。

齊策、秦使魏封致帝於齊。蘇代謂齊王曰、今不聽、是恨秦也。恨秦、違秦也。新序雜事篇、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亦謂違君也。此皆借恨爲恨之證。

晏子對曰。嬰聞

之節受于上者。明不貪也。寵長于君。長、進益也。漢書嚴安傳、儉居于處者、舊脫于字、

文同一例。處、常也。呂覽誣徒篇、喜怒無處注。名廣于外也。大夫長寵廣名、君子之事也。嬰獨庸能已

乎。庸、猶何也。

景公欲更晏子宅晏子辭以近市得求諷公省刑第二十一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孫云、欲更、藝文類聚作欲使更。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文選謝玄暉之宜城出新林浦向板

橋詩注、引左傳無近市二字。不可以居。文選應休璉與從弟君苗君胃書注、引本請更諸爽塏者。文選陸

府齊語行引左傳、省作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之地。韓非作景公過晏子曰、子宮小近市、

請從子家豫章之園。昭三年左傳杜注、湫、下。隘、小。囂、聲。塵、土。爽、明。塏、燥。正義

曰、塏、高燥之地也。故為燥也。以所居下濕塵埃、故欲更於明燥之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園。豫

章之園、高燥之地也。黃云、正義引晏子春秋云、將更於豫章之園。今無此文、蓋後人據左傳竄改

晏子原文。晏子辭曰、左傳、無晏子二字。君之先臣容焉。杜注、先臣晏子之先人。孫云、

後人依左傳改亂之。臣不足以嗣之。孫云、嗣、藝文類聚作代。於臣侈矣。杜注、侈、奢也。且小人近市、朝夕得

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杜注、旅、衆也。不敢勞衆為己宅。韓非作晏子再拜而

曰、子近市。韓非作子家習市。識貴賤乎。文選景福殿賦注、作景公謂晏子

曰、子之宅近市、則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左傳無

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繁于刑。杜注、繁多也。有鬻踊者。故對曰、踊

則庶幾亂疾止也。孫云、韓非難云、小雅巧言之詩。其是之謂乎。孫云、韓非難二篇用此文。

景公毀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第二十二

晏子使魯。舊衍比其反三字、從盧校刪。景公爲毀其鄰以益其宅晏子反聞之待於郊使

人復於公曰臣之貪。舊竊貪、從盧校改。頑而好大室也乃通於君。小爾雅廣詁、通達也。故君大

其居臣之罪大矣公曰夫子之鄉惡而居小故爲夫子爲之欲夫子居之

以歛寡人也。嫌、快也。足也。以嫌寡人、猶云滿寡人之意也。晏子對曰先人有言曰毋卜其居而卜其

隣舍。雜上廿三章云、君子居必擇鄰。今得意于君者嫌其居則毋卜已沒氏之先人卜與臣

鄰吉臣可以廢沒氏之卜乎。違卜不祥。且犯非禮。夫大居而逆鄰歸之心臣不願也請

辭。孫云、按今本皆與左傳同。刪去此文。疑後人妄以左傳改此書也。盧云、今本晏子使晉至酒許之。皆左傳之文。非元本。今依元刻及沈啟南本所注、進爲大字。以復其舊。純一案盧說是、

今從之。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酒許之。黃云、按標題云景公毀晏子鄰以益其宅、晏子因陳桓子以辭。據此、則

前文以或本爲正。末數語仍當以今本補之。乃與標題語合。純一案黃說是、今從之、以左傳文注此、晏子使晉。景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酒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

非宅是卜。維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酒許之。案水經淄水注、齊北門外東北二百步、

有齊相晏嬰冢宅。左傳晏子之宅近市。景公欲易之。而嬰弗更。爲諫曰、吾生則近市。死豈易志。乃葬故宅。後人名之曰清節里。

景公欲爲晏子築室于宮內晏子稱是以遠之而辭第二十二

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欲朝昔相見。昔從元刻、猶存古義。孫本作夕、太平御覽、藝文類

昔之期、襲梁及翟。昔與夕同。穀梁傳、日入至于星出謂之昔。莊子天運篇、蚊蚋噉膚。則通昔不寐矣。注、通宵也。列子周穆王、昔昔夢爲國君。注、猶夜夜也。史記龜策傳、衛平對宋元王曰、

今昔壬子宿在夢牛。晉張華詩、伏枕終遙昔。唐書宗室傳、帝憂之一昔。皆以昔為夕。相字各本並脫、今據類聚六十四、及御覽百七十四引補。

為夫子築室于閨

內。黃云、標題作宮內是。純一案類聚御覽引、並作閨內。

可乎。晏子對曰、臣聞之、隱而顯。

言大德深藏不露。如禮中庸所謂君子之道闇然

而日章

近而結。言至性感孚無間。如老子所謂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

維至賢耳。如臣者、飾其容止以待命。

舊作待承

令、承字衍、命令義同。今從孫盧校據類聚御覽刪訂。

猶恐罪戾也。今君近之、是遠之也。

近之則容止難飾、罪戾微多、是所以遠之。

請辭。

景公以晏子妻老且惡欲納愛女晏子再拜以辭第二十四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迺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

之內子邪。晏子對曰、然。是也。

是也與然義複。衍、當刪。

公曰、嘻、亦老且惡矣。

惡、陋也。

寡人有

女少且姣。

姣、美也。

請以滿夫子之宮。

廣雅釋詁四、滿充也。

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

惡。

疑當作乃此。老且惡者。

嬰與之居故矣。

蘇云、故、猶素也。言素與之居也。列子黃帝篇、而安于於陵故也。張注訓故為素、是其證矣。

故及其少

而姣也。

故與固同。

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

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

倍與背同。

再拜而辭。

此與外下十章旨同。

景公以晏子乘弊車駕馬使梁丘據遺之。

文義不完當據正文補。轎車乘馬四字。

三返不受第二

十五

晏子朝、乘弊車駕馬。

弊、說苑作敝。下同。蘇云、治要無駕字。

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邪。何

乘不佞之甚也。

佞舊作任、王云、不任本作不佞。

景公曰、何乘不佞之甚也。陳風月出篇、佞人懷令。毛傳曰、佞好兒。釋文、

佼字又作佼。引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佼。荀子成相篇曰、君子由之佼以好。是佼佼古字通。後人不通佼字之義而改不佼為不任謬矣。羣書治要、正作不佼。說苑臣道篇作不任、亦後人依俗本晏子改之。太平御覽車部三引說苑、正作不佼。下有注云、佼古巧反。純一案王說是、今據正。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

族。俞云、國語楚語臣能自壽也。章注曰壽、保也。然則以壽三族者、以保三族也。管子霸言篇、國在危亡而能壽者明聖也。能壽亦即能保也。及國游士、皆得生

焉。游士、說苑作交游。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于臣足矣。晏子出。公使梁

丘據遺之駟車乘馬。孫云、說文駟、車輪前橫木也。此當為路車借字。言大車。蘇云、治要作路輿乘馬。下同。三返不受。公不說。

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外上廿五章、晏子不受狐白之裘。公曰、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

語意同此。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蘇云、治要臨作監。臣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

齊國之民。齊字舊脫、蘇云、治要作食飲、國上有齊字。純一案說苑亦有齊字、今據補。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蘇云、治要

治要無二其字。純一案晏子蓋欲天下之動貞於一揆也。今駟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外上廿五章、言狐裘君服之上、而使

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為教。用意與此同。民之無義。義即禮儀本字。侈其衣服飲食、而不顧其行者。蘇云、治要作衣食。不

上有許多字。純一案說苑亦無服飲二字。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治要無讓字。此與外上廿五章情同。孫云、說苑臣道篇用此文。

景公睹晏子之食菲薄而嗟其貧。晏子稱有參士之食。第二十六

晏子相景公。食脫粟之食。太平御覽八百五十、下食字作飯。八百四十九、八百六十七、下食字並譌作飲。北堂書鈔百四十三兩引、下食字一作食一作

飯。又百四十四引、下食字亦作飯。孫云、初學記二十六、後漢書注、食作飯。說文粟、嘉穀實也。蓋米之有稭者為粟。脫粟、免粟。言出于稭而未春也。炙三弋、五卵、茗

菜耳矣。卵從元刻、凌本及書鈔百四十三兩引並同。孫本譌卵。前十九章云、食脫粟之食。五卵。茗菜而巳。孫云、詩傳弋、射。說文作雉、繳射飛鳥也。言炙食三禽耳矣。盧云、弋見

夏小正傳。弋也者、禽也。卵、即雞子。王云耳矣者、而已矣也。疾言之、則曰耳矣。徐言之、則曰而已矣。凡經傳中、語助用耳字者、皆而已之合聲。說見釋詞。公聞之、往

燕焉。

書鈔百四十三兩引、燕並作燕。孔廣陶云、吳山尊仿宋本晏子、及陳本俞本書鈔譌作燕。案燕與燕並通。

睹晏子之食也。公曰嘻。夫

子之家如此其貧乎。而寡人不知。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以世之不足也。

墨子昭昭然為天下愛不足。晏子同。蓋遵禹教也。

免粟之食飽。

俞云、上云食脫粟之食。此云免粟之食飽。免、即脫也。廣雅釋詁免、脫也。錢氏大昕發新錄曰、免與脫同義。引論衡道虛篇、免去皮膚為證。謂免去、即脫去也。而未引晏子此

文、失之。純一案晏子食而不忘人之飢。有甚顧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之意。

士之一乞也。三乞字

皆當作乞。說文氣作乞。餽作氣。此復借氣為餽、故下云有三士之食。俞云、乞當作既。說文邑部既、小食也。論語不使勝食既、今論語作氣。此省作乞、古字並通。士之一乞、猶云士之一食。下文二乞三乞並同。故曰嬰無倍人之行、而有參士之食。純一案乞、御覽八百四十九誤作足。下同。

炙三弋。士之二乞也。苔菜五卵。苔菜二字

舊脫、御覽引作菜五卵、今據上文補。

士之二乞也。嬰無倍人之行。

墨子經上云、倍為二也。言嬰之德行、無加于人。

而有參

士之食。君之賜厚矣。嬰之家不貧。再拜而謝。

御覽謝作辭。前十二章、又外上廿六章、情同。

梁丘據自患不及晏子。晏子勉據以常為常。行第二十七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之。為者常成。行者常

至。墨道尙勤。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所以成己之德也。

嬰非有異于人也。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者當作耳。句

絕。易乾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勉不息。晏子有焉。

故難及也。

此文疑本作常為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耳。足成嬰非有異於人之意、方合晏子語氣。今本耳作者、又贅故難及也四字、以牽合上文至死不及之說。頗似晏子自炫。與嬰非有異於人之義不協。蓋由錢人妄改無疑。說苑如此、亦後人依俗本晏子改之。不足據。孫云、說苑建本篇用此文。

晏子老辭邑。景公不許。致車一乘而後止。第二十八

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曰。自吾先君定公至今。用世多矣。齊大夫未有老

辭邑者。

舊衍矣字、從王校刪。案齊先君無定公、或即太公子丁公。丁定音近。言自丁公至莊公、用世者共二十一君。齊大夫未有以老辭邑者。

今夫子獨辭

恐死而俗變。謹視爾家。毋變爾俗也。晏子之家俗有三。見雜上廿九章。能毋變俗。則子孫不失爲善人。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命子壯而示之第三十

晏子病將死。鑿楹納書焉。說苑作斷楹內書焉。謂其妻曰。楹語也。孫云、太平御覽作書記曰也。子壯而示

之。示、說苑作視。及壯發書。王云、書之言曰、舊脫一書字、文義不明。從王校據白帖十及說苑反質篇補。布帛不可窮。窮

不可飾。牛馬不可窮。窮不可服。士不可窮。窮不可任。國不可窮。窮不可竊

也。窮、乏也。以菽粟不可窮。窮則無可食不待言。故略之。布帛窮則無可飾。牛馬窮則無可服。教重蠶桑。故以厚生也。說見雜上五章。由是爲士、可以食志而任重。謀國、可使常富而非竊

也。位也。

晏子春秋校注卷七

漢陽張純一仲如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凡二十七章 孫云、俗本以此附內篇。盧云、自此已下、吳勉學本有缺篇。且篇次不與孫本同。今故具列孫本次第、使可案焉。

而禮焉。

景公飲酒命晏子去禮晏子諫第一

景公飲酒數日而樂去冠披裳自鼓盆瓊。

舊作釋衣冠自鼓缶、韓詩外傳九、作齊景公樓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孫云、

釋衣冠、太平御覽作去冠破裳。王云、羣書治要、及北堂書鈔衣冠部三、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九、服章部十三、並引作去冠被裳。自鼓盆瓊。御覽器物部三、又引作自鼓盆瓊。今本云云、乃後人依新序刺奢篇改之。純一案王說是而未盡。此文自鼓缶、本作自鼓盆瓊。王引諸書可證。惟御覽四百六十八、引作自鼓盆、脫瓊字。釋衣冠、御覽六百九十六、引作去冠披裳是也。披、解也。淮南齊俗訓按斷撥授注。今並據正。御覽四百六十八引謂左右曰、仁人亦樂是乎。孫云、左右新序作披作破。義近。其他引披作被、直是誤字。

四百六十八作問左右曰、仁者亦樂此乎。蘇云、治要作問於左右曰、仁梁丘據對曰、仁人之

耳目亦猶人也。夫奚爲獨不樂此也。蘇云、治要無亦字。梁丘據對曰、仁人之

不猶人、非據所及知也。公曰、趣駕迎晏子。孫云、趣新序作速。蘇云、晏子朝服而

至。舊說服字、而作以、從孫校據韓詩外傳補訂。新序同。治要作朝服以至。受觴再拜。公曰、寡人甚樂此樂。此樂二字。

欲與夫子共之。蘇云、共之、治要作同此樂。請去禮。孫云、韓詩外傳無此句。文理不貫。晏子對曰、君之言過矣。

治要無此句。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晏恐君之不欲也。君舊作君子、王云、子字涉上下文

禮。則羣臣以力爲政。強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將安立矣。故曰晏恐君之不

今齊國五尺之

童子、蘇云、殆要作今齊國小童、自中以上。力皆過嬰。又能勝君。韓詩外傳、作齊國五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然而不敢亂者、

力皆過嬰。又能勝君。韓詩外傳、作齊國五尺以上。力皆能勝嬰與君。

然而不敢亂者、

蘇云、治要無亂字。鮑一案
韓詩外傳作所以不敢者。**畏禮義也。**
元刻如此。孫本據韓詩外傳新序刪義字。
王云、孫刪義字、非也。此義字、非仁義之義。乃禮儀之儀。周禮大司徒、以

元刻如此。孫本據韓詩外傳新序刪義字。王云、孫刪義字、非也。此義字、非仁義之義。乃禮儀之儀。周禮大司徒、以

儀辨等。則民不越。鄭注曰、儀謂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故曰不敢亂者、畏禮儀也。古書仁義字、本作誼。禮儀字、本作義。後人以義代誼、以儀代義、亂之久矣。此文作義、乃古字之

面。臣北面。父坐子伏之屬。故曰不敢亂者、畏禮儀也。古後人以義代誼、以儀代義、亂之久矣。此文作義、乃古字之

僅存者。良可寶也。韓詩外傳新序無義字者、言禮而餽在其中。故文從省耳。不得據彼以刪此。各本及羣書治要、皆有義字。純一寨王說是。

上若無禮蘇云、治要上作君。

字者、言禮而饒在其中。故文從
要、皆有義字。鮑一寨王說是。
上若無禮、蘇云、治要上作君。

無以使其下下不樂爲使故。下若無禮無以事其上非儼卽諂故。治要倭下事下並無其字。夫麋鹿維無

禮無以事其上。非儼飢諂故。治要侯下事下並無其字。夫麋鹿維無

禮作唯。故父子同麀牝也。同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孫本脫以字。新序、御覽四百六十八引、

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

有。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邦。舊邦之舊其大夫無禮官吏

禮無以臨邦禮無以臨邦皆四字句、今校刪。大夫無禮大夫無禮官吏

不恭父子無禮子不孝。其家必凶兄弟無禮弟不恭。不能久居爲韻。純一案唐韻正四紅邦引此。邦、古音博工反。先秦韻讀云、邦恭凶同韻。東部。古音諧一東引此。自嬰聞之

必凶兄弟無禮弟不恭。不能久居爲韻。純一案唐
索韻讀云、邦恭凶同韻。東部。古音證一東引此。自嬰聞之

至不能久同、新序無。韓詩外傳、作故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

自天子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
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

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鄭風相鼠之詩傳、遄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

居爲韻。中間不應雜以爲人上無禮四句無韻之文。今本如此、
過死。鷲風相鼠之詩傳、還故豈不可去也。公曰、寡

人不敵。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於此。蠱、惑也。孫云、蠱、韓詩外傳、韓詩外傳所傳作面。請殺之。韓詩外傳、韓詩外傳所傳作面。

以至於此。韓詩外傳所序非面。請殺之。韓詩外傳、非請殺王也。

晏子曰、左右何罪。蘇云、治要
向作無。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

治要
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禮者至。君若

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蘇云、治要
有矣字。公曰善。請易衣革冠。蘇云、治要
無革字。更受

蘇云、治要
有矣字。
公曰、善。請易衣革冠。
蘇云、治要
無革字。
更受

命晏子避走立乎門外。公令人糞灑。糞、除穢也、灑、即洒也。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召衣。

人糞灑糞、除穢也、
糞灑卽廄壅。改席召晏子衣冠以迎。舊作
召衣

冠以迎晏子、王云、召衣冠三字、文不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後人所加。當從羣書治要作召晏子。俞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成義。且易衣革冠、已見上文。不當重出衣冠以迎。四字乃云、此本作召晏子、衣冠以迎。上文景公曰請易衣革冠更受

命。故比云衣冠以迎。王說非也。下云公下拜送之門。有迎乃有送。可知此四字之非衍。特傳寫奪去。而補者誤著之召字之下。則文不成義。羣書治要、因刪此四字矣。蘇云、俞說是。純一今據正。
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禮焉。禮字舊脫、從王校據治要補。噲酒嘗膳。孫云、說文噲、口有所銜也。蘇云、治要無此。再拜。告饗而出。蘇云、治要無告饗二字。公下拜。送之門。反。命。撤酒去樂。蘇云、治要無門反命三字非。撤
作。曰。吾以彰晏子之教也。治要彰作章。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酒酣。願無為禮。晏子諫。刺奢簞、用此文。蘇云、治要載此章在諫上篇。純一案此與諫上二章為一事。

景公置酒泰山四望而泣晏子諫第二

景公置酒于泰山之上。上從元刻。孫本作陽。云、沈啓南本有此章。俗本皆刪去。據藝文南為陽。山北為陰。管子小匡篇曰、齊地南至於岱陰。則景公不得置酒於泰山之陽。御覽人事部百三十二、引作泰山之陽。乃後人以意改之。元刻本、沈本、及御覽人事部三十二、皆作泰山之上。蘇云、音義作上。純一案藝文類聚十九、作齊景公置酒泰山。酒酣。公四望其地。喟然歎。孫云、歎今本作嘆、泣數行而下。曰。御覽三百九十一、引作公四面望喟然歎曰。又四百九十。寡人將去此堂堂國而死乎。舊國下衍者字、從盧校據御覽刪。黃校同。御覽兩引、乎並作耶。文選秋與賦注、作景公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左右佐哀而泣者三人。御覽兩引、均作左右泣者三人。類聚同。曰。臣細人也。臣舊作吾、御覽四百九十一同誤。今從盧校、據御覽三百九十一改。猶將難死而況公平。棄是國也而死其孰可為乎。此十一字殊贅、御覽兩引並無、當據刪。晏子獨搏其髀。孫云、說文髀、股也。純一案類聚及御覽兩引、並無獨字其字。廣雅釋詁三搏、擊也。仰天而大笑曰。御覽三百九十一無而字。類聚同。文選秋與賦注、作左右皆泣、樂哉。今日之飲也。公怫然怒曰。孫云、說文怫、鬱也。玉篇、意不舒怡也。晏子獨笑曰。寡人有哀。子獨大笑。何也。御覽四百九十一、作笑何也。又三百九十一、作笑何也。並無寡人有哀句。晏子對曰。今

日見怯君一。孫云、說文然、多畏也。杜林說然从心。玉篇、怯、懼也。畏也。去劫切。諛臣二。舊有人字、王云、人字涉上文。則不當有人字。藝文類聚人部三、及太平御覽引此、皆無人字。諛臣三與怯君一對諛上十七章、亦云不仁之君見一。諛諛之臣見二。純一今據刪。是以大笑。公曰、何謂諛

怯也。晏子曰、夫古之有死也。令後世賢者得之以息。不肖者得之以伏。諛上

十八章。唐韻正一屋伏、古音蒲北切。引此文。並引列子天瑞篇、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以證伏與息爲韻。若使古之王者如毋有死。舊作毋

俞云、本作如毋有死。如與而通。如毋有死者、而無有死也。諛上篇云、若使古而無死。此云若使古之王者如毋有死。文異而義同。因如誤作知、寫者遂移至毋字之下、義不可通矣。純一案俞說是、今據乙

正。自昔先君太公、至今尚在。而君亦安得此國而哀之。夫盛之有衰、生

之有死、天之分也。物有必至、事有常然、古之道也。文選藉田賦注引此文同。曷爲可悲。文選

賦注引、分作曷、常作當、曷爲可悲作曷爲悲老而哀死。至老尙哀死者、怯也。左右助哀者、諛也。怯諛聚居、

是故笑之。公慙而更辭曰、我非爲去國而死哀也。寡人聞之、彗星出其所

向之國。君當之。今彗星出而向吾國。我是以悲也。古人以彗星出於當地、爲咎徵故。史記齊世家、作彗星出東北。當

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正義曰、彗若帚形。見其境。有亂也。晏子曰、君之行義回邪。義、儀本字。行儀、猶言行相。回、曲也。無德于

國。穿池沼、則欲其深以廣也。以、猶也。爲臺榭、則欲其高且大也。賦斂如擄奪、

擄、亦虐也。後漢班彪傳下注。奪、劫奪。禮大學爭民施奪注。誅僂如仇讎。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五、引作君穿池欲深廣。爲臺榭欲高大。無賦斂如擄奪句。僂作讎。自

是觀之、弗又將出。史記正義、弗音佩。謂客星侵近邊側欲相害。舊衍天之變三字、王云、此何暇在彗。弗又將見矣。此文曰弗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語意前後相同。則不當有天之變三字明矣。續漢書天文志注、引作亭又將出。彗星之出、庸何懼乎。困學紀聞亦同。史記齊世家、

作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皆無天之變三字。純一今據刪。彗星之出、庸可懼乎。懼各本作悲、從王校據諸

案弗、亭之借字。御覽引作亭又將至。彗星容可拒乎。

書所引改。王云、可讀曰何、何可古字通。庸。亦何也、古人自有複語耳。文十八年左傳、庸何傷。襄二十五年傳、將庸何歸。皆其證也。于是公懼、迺歸。竇池孫云、說文。廢臺榭。薄賦斂。緩刑罰。三十七日而彗星亡。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牛山而悲。登公阜睹彗星而感。旨同而辭少異爾。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此章前中與諫上十七章並十八章首段為一事。後半與諫上十八章末段為一事。

景公嘗見彗星使人占之晏子諫第三

景公嘗見彗星。明日召晏子而問焉曰、曰字舊脫、從蘇校補。寡人聞之、有彗星者、必有亡國。蘇云、有字疑錄上而衍。夜者、寡人嘗見彗星。吾欲召占者使占之。晏子對曰、君

居處無節、衣服無度、不聽正諫。王云、正與証同。說文証、諫也。齊策、士尉以証靖郭君是也。亦通作正。呂氏春秋慎大篇、不可正諫。建鬱篇、使公卿列士正諫。是也。與事無已。事、土木之事。賦斂無厭。瘠民賦。賦斂無厭。瘠民賦。使民如將不勝。竭民力。萬民懟怨。

涕星又將見、彗星獨彗星乎。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使積之。晏子諫。辭旨同。而此特言嘗見為異爾。故著于此篇。盧云、此章與

本缺。純一案諫上十八章末段宜參觀。

景公問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諫第四

景公飲酒樂。孫云、俗本以此章移景公於途後之非。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文選秋與賦注、作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

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文選秋與賦注、無則字。得作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孫云、杜預注、爽鳩氏、少皞之司寇也。純一案見昭二十年左傳。季荊因之。孫云、杜注、季荊、虞夏諸侯。代爽鳩氏者。有逢伯陵因

之。孫云、杜注、逢伯陵、殷諸侯。蒯一案有讀為又。蒲姑氏因之。孫云、杜注、蒲姑氏、殷周之閉。代逢公者。而後太公因之。古

若無死。孫云、若一本作君、非。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謂梁丘據與我

遊公阜。一日而有三過言。但析為章而辭少異。皆著于此篇。此一察此章與諫上十七章並十八章首段宜參觀。

景公謂梁丘據與己和晏子諫第五

景公至自敗。孫云、敗左傳作田。晏子侍于過臺。梁丘據造焉。孫云、梁丘據左傳作子獻。稱其字。公曰維

據與我和夫。維左傳作唯。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

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昭二十年左傳杜注、燂、炊也。釋文云、醯、呼令反。醢、音海。

烹、管庚反。爰也。燂、章管反。燂也。正義曰、醢、酢也。醢、肉醬也。宰夫和之。齊之以

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杜注濟、益也。洩、瀉也。文選陸士衡答賈長卿詩注、作以洩其過。說文傑、除去也。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君臣亦然。杜注、亦如羹。君所謂可而有否焉。杜注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杜注、獻君之否、成君之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晉語九、史黯對趙簡子曰、事君者將可而替否。

是以政平而不干。干、犯也。無過與不及、故不相犯。民無爭心。政平故。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且

平。酸醎無言。酸醎舊讀奏酸、孫云、詩作酸假。傳酸、總。假、大也。左傳作酸假。禮中庸作奏字。而寫者誤合之。又脫去酸字耳。當依左。時靡有爭。

杜注、詩頌殷中宗。言中宗能與賢者傳改正。黃云、凌本作酸醎。純一今據正。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酸、醎也。酸、大也。言總大政。能使上下皆知和羹。正義曰、詩商頌烈祖之篇。祀中宗之詩。言中宗總齊大政。自上及下無怨恨之言。時民無有相爭鬭訟者也。先王

之濟五味。杜注濟、成也。和五聲也。管子宙合篇曰、五味不同物而能合。五音不同聲而能調。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

亦如味。一氣。杜注、順氣以動。一二體。正義曰、樂之動身體者、唯有舞耳。文舞武舞舞有文武二體。正義曰、一國之

事、諸侯之詩、為風。天下之事、天子之詩、為雅。成功告神為頌。四物。杜注、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杜注、宮商角徵羽。六律。正義曰、周禮太師、掌

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蕤、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小呂、夾鍾。月令以小呂為仲呂。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黃帝之所作也。
七音。杜注、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八也。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釋文、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

風。杜注、八方之風。釋文八風、易緯通卦驗云、東北曰條風。東方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方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闐闐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條風又名融風。景風一名凱風。
九歌。杜注、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功。釋文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
以相成也。杜注、言此九者合。然後相成。

清濁大小。元刻作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疏舊作流、今從左傳釋文校改。

以相濟也。杜注、周、密也。正義曰、周疏以上凡十事。皆兩字相對。其義相反。君子聽之、乃言樂聲如此相反以成音曲。猶羹之水火相反。人之和而不同也。

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杜注詩、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音無瑕。孫云、幽風狼跋之詩。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鄭語、和實生。公曰善。此章與諫中段、景公曰據與我和為一事。

景公使祝史禳彗星。晏子諫第六

齊有彗星。昭二十六年左傳杜注、出齊之分野。正義曰、出於玄枵之次也。景公使祝禳之。左傳無祝字。杜注、祭以禳除之。案此文祝下當有史字。

晏子諫曰無益也。祇取誣焉。杜注、誣、欺也。純一案徒自欺耳。天道不誣。孫云、誣、不貳其命。杜注疑也。

若之何禳之也。左傳無也字。且天之有彗也。左傳有也字。以除穢也。以彗形如帚故。君無穢德又何

禳焉。言心無穢。彗不能禳。若德之穢、禳之何損。損、虧減之義也。易損釋文。晏子以彗星之出、禳之無益、不禳無損。人君惟德是修、則有吉無凶也。

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上帝即自心之真原。事攝之以敬。則清靜為天下正。獲福自無疆矣。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杜注：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故四方之國歸往之。正義曰：詩大雅大明之篇。君無違德。

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流從元刻。左

傳同。孫本作汜。孫云、汜即流隸字。杜注、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舊德下衍之字。據左傳刪。民將流亡。祝史之爲。

無能補也。公說乃止。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登公阜見彗星章旨同。故著于此篇。總一案此與諫上十八章、使禱彗星爲一事。

景公有疾梁丘據裔款請誅祝史晏子諫第七

景公疥遂瘡。左傳杜注瘡、癰疾。孫云、事在昭二十一年。總一案遂當作且、說詳諫上十二章。期而不瘳。釋文期、音基。瘳、病癒也。諸侯

之賓問疾者多在。杜注、多在齊。梁丘據裔款。杜注、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吾當是君之譌。

豐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爲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于祝固。史嚚以辭賓。杜注、欲殺嚚固。辭謝來問疾之賓。以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

日宋之盟。杜注：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屈建問范會之德于趙武。杜注、士會賢聞於諸侯。故問之。趙武曰：

夫子家事治。襄二十七年、昭二十年左傳。家上並有之字。孝經廣揚名章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禮大學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趙武以爲言。言于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不愧。信從元刻。凌本左傳並同。孫本作言、非。其家事無猜。元刻作情、猜。

其祝史不祈。杜注、家無猜忌之事。故祝史無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杜注、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爲諸侯主也。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向矣哉。能成、是。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于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杜注、無廢事。上下無怨。服虔云、謂人神無怨。動無違事。動合人天。其祝史

薦信。無愧心矣。

杜注、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

杜注、與受

國

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

頗邪。

頗、廣雅釋詁二、妄也。昭十二年左傳書辭無頗注、偏也。

上下怨疾。

服虔云、復是人與神相怨疾也。

動作辟違。

動作邪僻違理。

從欲

厭私。

杜注、使私情厭足。純一案從讀如縱。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

鐘從明本。

斬刈民力。輪掠其聚。

杜注、掠、奪

取也。正義曰、輪、墮也。故為墮毀。奪其所聚之物。孫云掠、漢書武紀作略。

以成其違。

以成其違理之行。

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

行非度。

正義曰、肆、縱恣也。恣意行非法度之事也。

無所還忌。

杜注、還猶顧也。

不思謗讟。

正義曰、俗本作畏、定本作思。純一案畏字義長。

不憚鬼神。神怒民痛。

痛、疾也。

無悛于心。

悛、改也。

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

杜注、以實白神。

是為言君之罪。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正義曰、掩蓋愆失。妄數美善。是矯詐誣罔也。

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求從元刻、黃云凌本同。孫本譌成。杜注、作虛辭以求媚于神。

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

舊衍之字、俞云、其國以禍。四字為句。言國以之而受禍也。

與上文國受其禍相對為文。說詳羣經平議左傳。純一今據刪。

祝史與焉。其所以夭昏孤疾者。

舊無其字、據上文補。文同一例。夭、夭折。

不盡天年也。昏、昧也。昏也。亂也。孤疾、與著社正相反。

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于鬼神。

僭、不信也。慢與慢同。

公曰然

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

杜注、言非詐祝史所能治。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

黃云、萑當作

菴、元刻作菴。說文菴、菴爵。似鳩雁而大。菴、老兔。似鷗鷖而小。菴、菴之已秀者也。菴從佳从丫。菴、从艸菴聲。

舟鮫守之。數之薪蒸。虞候

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杜注、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釋文菴、音丸。鮫、音交。數、素口反。蒸、之丞反。

籠曰薪。細曰蒸。蜃、市軫反。正義曰、周禮司徒之屬。有林衡之官。掌巡林麓之禁。鄭玄云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竹木生平地曰林。山足曰麓。此置衡鹿之官。守山林之木。是其宜也。舟是行水之器。鮫是大魚之名。澤中有水有魚。故以舟鮫為官名也。周禮山澤之官。皆名為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鄭玄云虞、度也。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澤、水所鍾也。水希曰藪。則

數是少水之澤。立官使之候望。故以虞侯為名也。海是水之大神。有時祈望祭之。因以祈望為主。海之官也。此皆齊自立名。故與周禮不同。山澤之利。當與民共之。言公立此官。使之守掌。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故鬼神怒而加病也。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倡尔之關。暴征其私。正義曰。縣鄙之人。入從國之政役。近關

又征稅。奪其私物。而使民困也。余舊作介。王引之云。倡介本作倡尔。余即逐字。近也。倡爾之關。謂近國都之關也。今本作倡介者。後人依誤本左傳改之。辨見經義述聞。純一今據改。承

嗣大夫。疆易其賄。杜注。承嗣大夫。世位者。純一案。布常無藝。杜注。藝。法制也。言布

誅法。常也。常亦為法。藝當為執。即臬徵斂無度。苛徵暴斂。毫無限制。宮室日更。日事改淫樂不

違。杜注。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于市。杜注。肆。放也。外寵之臣。僭令于鄙。杜注。詐為教私

欲養求。不給則應。杜注。養。長也。所求。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杜注。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成縣。東北有攝城。姑尤。齊東界也。姑水尤水。皆在城陽郡東南入海。其為人

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杜注。萬萬曰兆。君若欲誅于祝史。修德

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杜注。除遺責。釋文。責本又作債。案別雅四云。國策馮援為孟嘗

君收責于薛。史記孟嘗君傳作收債。按周禮天官小宰。聽稱責以傳別。漢書高帝紀。此兩家當折券棄責。後漢書樊宏傳。責家聞者皆慙。凡諸責字。義皆為債。公疾愈。公以有

而疾必愈。故疾愈。孫云。左傳無此句。俗本移此在景公飲酒樂章之前。今據沈啓南本。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病久。欲誅祝史以謝。事旨悉同。但述辭有首末之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此與諫上十

二章為一事。

景公見道殣自慙無德晏子諫第八

景公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孫云。菽。當為菽。王引之云。鳧。鴈也。鳧。鴈食以菽粟。則鳧鴈乃家畜。非野鳥也。出而見殣。殣。死為殣。昭三年左傳。道殣相望。謂晏子曰。此何為而死。晏子對

乃家畜。非野鳥也。出而見殣。殣。死為殣。昭三年左傳。道殣相望。謂晏子曰。此何為而死。晏子對

曰此餒而死。孟子梁惠王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大致相似。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甚矣。對曰

君之德著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

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

何為其無德。蘇云、其字疑衍、上文亦無。純一案說苑作何為其無德也。御覽五百四十八。又八百四十一兩引、並有其字。足見非衍。顧臣願有請

于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殲之有。孟子嘗因梁惠王好樂。曰今王與百姓同樂則

王矣、又謂齊宣王曰、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與王何有。與晏子用心同。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

貨偏有所聚。偏舊作衡、孫據說苑改。菽粟幣帛腐于困府。孫云、詩傳、圓者為困。倉頡篇、府、文書財帛藏也。惠不徧

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萬國。此文疑本作惠不徧于百姓。心不周乎萬國。相對成文。今本徧下衍加字、心上衍公字、句法不調。則桀

紂之所以亡也。以不與民偕樂而獨樂故。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孫云、偏今本作徧。據說苑改。黃云、元刻作徧。

純一案徧徧古通用。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于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

殲何足恤哉。孫云、說苑至公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遊寒塗、不與死諸。辭如相反、而其旨實同。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景公遊寒塗、諫上十九章。

景公欲誅斷所愛櫛者晏子諫第九

景公登筲室而望。孫云、藝文類聚作青堂。見人有斷雍門之櫛者。王引之云、櫛即櫛字也。說左傳襄十八年、伐雍門之櫛。作菽、同。中山經、其狀如櫛。郭璞曰、即櫛字也。是雍門之櫛、即雍門之櫛。純一案類聚八十九作准門。或雍之形誤。公令吏拘之。顧

謂晏子趣誅之。越、遠也。廣雅釋詁一。晏子默然不對。公曰雍門之櫛寡人所甚愛也。

比見斷之。比舊作此、從盧校改。故令夫子誅之。默然而不應何也。晏子對曰嬰聞之古

者人君出，則闢道十里。孫云、闢一本作避。

非畏也。冕前有旒。

孫云、說文旒、垂玉也。冕飾旒聲同耳。黃云、大戴禮子張問

入官篇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並可爲冕無後旒之證。

惡多所見也。續紘充耳。

充舊作琬、孫云、說文續、繫也。續、冠卷也。琬、即充俗字。玉篇琬耳也。

齒融切。藝文類聚、作難續塞耳。純一案說文續、以玉充耳也。臣致等曰、今充耳字、更從玉旁充。非是。廣韻琬、耳玉名。詩傳云、充耳謂之瑱。字俗從玉。足證充耳爲正。今並據改。

惡多所聞也。

類聚兩惡多下、並無所字。泰幣重半鈞。

泰從元刻。孫本作大。音義並同。三十斤曰鈞。禮月令鈞衡石注。

欲輕也。刑死之罪。日中之朝。

朝、市。孫詒讓云、日中之朝、謂市朝也。易繫辭云、日中爲市。周禮司市云、國君過市、則刑人赦。晏子此言、與禮

正合。說詳周禮正義。君過之、則赦之。

類聚無上七句。

嬰未嘗聞爲人君、而自坐其民者也。

坐、舉也。一切經音義二引蒼頡。此二句、類聚作人君自生其民。公曰、赦之。舍之。無使夫子復言。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欲

者、（者字舊脫今補）事悉同。但辭少異耳。故著于此篇。純一案犯槐斬竹事、見諫下第二章第三章。

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晏子諫第十

孫云、俗本刪此章。曰

昭二十六年左傳、作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數曰。美哉室其誰將有此乎。

舊作美哉其室將誰有此乎、王云、當作美哉室其誰將有此乎。今本其字誤入上句內、則文義不順。誰將、又誤作將誰。案本篇標題曰、景公坐路寢曰誰將有此。誰將二字向不誤。則作將誰者誤也。左傳正作美哉室、其誰有此乎。後第十五云、後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孰字亦在將字上。純一今依王說、據左傳改。杜注、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數也。

田氏乎。

左傳作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爲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

田無宇爲埠矣。

孫云、埠、玉篇水隈也。胡肝切。純一案爲埠、喻能除害利民也。

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爲善者君上之所勸也。豈可禁哉。夫田

氏國門擊柝之家。

柝、行夜所擊木也。孟氏國門擊柝之家。子葛章下抱關擊柝注。父以託其子、兄以託其弟、於今三世

矣。山木如市、不加于山。魚鹽蚌蜃、不加于海。

解詳問下十七章。

民財爲之歸。今歲凶

饑。元刻謬。飢。元刻謬。

蒿種芼斂不半。孫云芼、說文沖覆芼。純一案蒿、艾類。芼、飽召生草。可爲道。莠者。言今歲凶。不惟未粟無收。卽蒿芼之屬、亦斂不及半。

路有死人。望。道殣相望。齊舊四量。四升爲豆。舊脫四升二字、爲涉下文誤作而。今據問下十七章補正。下文注並詳後。豆四而

區。區四而釜。釜十而鍾。田氏四量、各加一焉。以家量貸、以公量收。則所以

糴。孫云、糴說。文市穀也。百姓之死命者、澤矣。民命之將死者、被其膏澤而生矣。今公家驕汰。新列民力。見前七章。而田

氏慈惠。國澤是將焉歸。王云、澤、古舍字。說見管子戒篇。田氏雖無德、而有施于民。有字舊脫、據左傳補。

公厚斂。而田氏厚施焉。詩曰、雖無德與汝。式歌且舞。孫云、小雅車摯之詩、純一案杜注、詩義取雖無大德。

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此章蓋本昭三年及二十六年左傳、綜合而成。國之歸焉。歸於田氏。不

亦宜乎。元刻往云、此章與景公登路寢而歎、景公問後世有齊者、叔向問齊國之治若何、辭旨略同而小異。故著于此篇。盧云、吳本缺此章。純一案此與諫下十九章、問上八章後段、問下十七章前半、後十五章爲一事。

景公臺成盆成适願合葬其母晏子諫而許第十一

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

曰、寡人夜者。盧云、夜字衍、者乃昔之譌。王云、盧說非也。古謂夜爲昔。故或曰昔者。或曰夜者而三矣。然則夜非衍字、者亦非昔之譌也。聞西方有男子哭者。聲甚哀。氣甚悲。是奚爲者也。邪。同。

寡人哀之。晏子對曰、西郭徙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孫云、孔叢作盆成匡。形相近、未知孰誤。盧校作盆成

造。云适譌、據禮記檀弓上正義引改。純一案盧說是。孟子盡心下有盆成括、寫者習聞之。遂以其所知、改其所不知也。標題又因正文改。孔叢見詰墨篇、其書不足據。父之孝子、

兄之順弟也。孫云、孔叢作弟。弟。又嘗爲孔子門人。孫云、孔叢作其父尙爲孔子門人。純一案尙爲嘗之誤。其父二字衍。觀彼下文云。門人

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以造爲孔子門人、非以其父爲孔子門人明矣。今其母不幸而死，柩未葬。孫云、言未附葬於其父。家貧

身老子孺。盧云、弱、小弱也。疑與孺同。玉篇音短、孤也。供云、弱即孺字之俗。莊子大宗師篇、而色若孺子。釋文獨、弱子也。孺孺字形相近。恐力不能

合柩，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因問其偏柩何所在。偏柩從元刻。釋史同。孫本作偏柩。盧云、

偏爲偏親。柩卽上文所云柩板。公因其有恐不能合柩之語。故使問其偏親之柩何所在。語意自明。上文柩板、不當改作柩板。柩卽柩板。若以應柩葬之柩而言柩板。恐非辭。下文偏之所在、亦當作

偏柩之所在。純一案盧說偏親是。柩作柩非。柩、謂合葬也。禮記檀弓下、衛人之柩也。離之魯人之柩也。合之往。偏柩對合柩言。本文重在合柩。上云柩板未葬、言未柩之新柩亟須合柩。故問已葬之

偏柩何在。下云偏柩寄於路寢、故恐不能合柩而悲。不應改柩爲柩、致失合柩之本情。孫本兩柩字並誤、當從元刻改。晏子奉命往弔，而問偏柩之

所在。柩字舊脫、據上下文補。盆成适再拜稽首而不起曰：偏柩寄于路寢，得爲地下之

臣擁札摻筆。孫云、說文札、牒也。摻卽操字異文。給事宮殿中右陛之下。以上十九字無謂、當刪。此處當有柩板二字。願

以某日送，未得君之意也。窮困無以圖之，布唇枯舌，焦心熱中。今君不辱

而臨之，願君圖之。晏子曰：然，此人之甚重者也，而恐君不許也。盆成适蹙

然。孫云、說文蹙、蹙也。蹙、蹙也。曰：凡在君耳。凡、皆也。且臣聞之，越王好勇，其民輕死。墨子兼愛下篇、昔

者越王句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智爲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者、不可勝數也。楚靈王好細腰，孫云、腰當爲要。俗加肉。

其朝多餓死人。人上當有之字。墨子兼愛下篇、昔荆靈王好小要。荆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匡。據而後與、扶垣而後行。故此云多餓死之人。子胥忠其

君，故天下皆願得以爲臣。孝己愛其親，故天下皆願得以爲子。舊脫中二句、文不成義。王

云、此文原有四句。秦策云、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爲臣。孝己愛其親、天下皆欲以爲子。文義正與此同。下文今爲人子云云、正承上四句言之。純一今據補。今爲人子

而離散其親戚。舊人子下衍臣字、從俞校刪。俞云、親戚、謂父母也。孝乎哉！足以爲臣乎。本書文向辭屬。上文子胥孝己、忠孝

景公築長康臺晏子舞而諫第十二

景公築長康之臺。晏子侍坐。觴三行。晏子起舞。曰：歲已暮矣，而禾不穫。

也。忽忽矣，若之何？蘇云、忽忽與下憊憊、同當訓憂。非如禮器祭義注、訓為勉勉者比。此與史記梁孝王世家云、意忽忽不樂。義同。又大戴禮、君子終身守此勿勿。

何？孫云、憊憊、爾雅釋訓憂也。純一案方言十二、憊、拙、忤也。錢鍾箋疏引詩坤蟲憂心憊憊、毛傳何。憊憊憂也。又引此文作歲云暮今而役不罷、憊憊矣若之何。案苦當為若之形誤。諫下五章兩言若之何。可證。古音諧二。

月引此、忽忽憊憊諧。舞三而涕下沾襟。景公慚焉。為之罷長康之役。

元刻注云、為長康欲美之、景公冬起大臺之役、辭旨同而小異。故著於此篇。純一案諫下第五章、第六章、宜參觀。

景公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公怒將加誅。晏子諫第十三

景公好弋。孫云、韓詩外傳、作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純一案藝文類聚九十、引作齊景公、無好弋二字。

使燭鄒主鳥而亡之。孫云、苑作燭鄒。韓詩外傳作顏斯聚。藝文類聚作顏斯聚。此脫顏字。一本作祝鄒。呂氏春秋尊師篇、顏斯聚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盧云、御覽四百五十五引說苑、亦作燭鄒。純一案御覽九百十四引本

書、作顏斯聚。又八百三十二引韓詩外傳、亦作顏斯聚。今本韓詩外傳係譌鄒。類聚引無之字。公怒召吏欲殺之。舊脫欲字、孫云、藝文類聚作公召欲殺之。純一案

御覽九百十四引本書、作公召吏殺之。無欲字、非。又四百五十五引說苑、八百三十二引韓詩外傳、並作景公怒而欲殺之。今據增欲字。晏子曰：燭鄒有罪二。

無三字。御覽引彼作夫。聚有死罪三。類聚作係聚有三罪。請數之以其罪而殺之。孫云、御覽

一。案說苑同。韓詩外傳作請數而誅之。公曰：可。于是召而數之。公前曰：說苑作於是乃乃燭

下無燭鄒名。御覽引燭鄒。汝為吾君主鳥而亡之。孫云、依藝文類聚作爾。純一案御覽九百十

四引此同類聚。說苑一二三均在罪上。有是字。御覽引彼同。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

孫云、藝文類聚作一罪也。下作二罪三罪。純一案御覽九百十

四引此同類聚。說苑一二三均在罪上。有是字。御覽引彼同。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

罪二也。類聚無之故二字。韓詩外傳殺上有而字。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以輕士。盧云、以韓詩外傳九、說苑正諫篇俱

作而。純一案以同而。外傳諸侯上有四國二字。是罪三也。韓詩外傳、有天子聞之。必將貶細吾君。危其社稷。絕其

數濁鄒罪已畢。黃云、凌本無已字。請殺之。公曰：勿殺。說苑作公曰止、勿殺而謝之。韓詩外傳、

人敬謝焉。劉云、此下證以御覽四百五十五引、及說苑辨物篇、當補而謝之三字。寡人聞命矣。孫云、韓詩外傳、說苑正諫篇、用此文。

欲殺閼人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欲諫野人、諫上二十四章。欲諫閼人、諫上二十五章。

景公問治國之患晏子對以佞人讒夫在君側第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佞人讒夫之在君側者，蘇云、治

佞人。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與、猶黨也。後此治國之常患也。舊脫治字、當作長、

正。與上下文同一例。公曰：讒佞之人，則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會為國常患乎？兩則字、晏

子曰：君以為耳目而好謀事，謀舊謬繆、從蘇校據治要正。則是君之耳目繆也。繆、紕

亂君之耳目。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蘇云、治要下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

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忿然作色不說。治要無忿然曰：夫子何少

寡人之甚也？舊少譌小、脫之字。王云小本作少、此後人不解少字之義而改之也。史記李斯傳、

曰、少者不足之詞。並與此少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少。對曰：臣何敢矯也？矯舊作矯、義不可

之語。俞云、此矯字與問下篇矯魯國之矯、同為矯之誤字。荀子臣道篇曰、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

吾矯君。又曰、事暴君者。有補削。無矯拂。晏子言臣何敢矯、言臣何敢有所矯拂乎。蓋因公忿然

作色故云然。蘇云、治要何作非。矯夫能自周於君者、孫云、周、杜預注左傳密

作矯。純一案矯矯同。今並據正。才能皆非

常也。夫藏大不誠于中者，必謹小誠于外。大不誠，即大姦。小誠，謂小忠小信。小以成其大。不誠

黃云、元刻此下重衍于中者等十五字。

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王云、能與而同。

君怨良臣。君舊作公、王云、公本作君。此節上

文公不能去而誤。上文公不能去，是指景公而言。此文君怨良臣，則泛指為君者而言。與上句君字同義。羣書治要正作君怨良臣。純一今據正。

則具其往失而益

之。言順君之嗜欲、舉良臣往日令君失意之事、以益其怨。

出則行威以取富。

出則假借君威、肆行而貪得。

夫何密近，不為大

利變。

蘇云、治要何作可。純一案何讀若可、古通。夫、猶彼也。變、易也。言彼能密近於君。故意不為大利易行。而務與君赴義。正所謂必謹小誠於外也。

而務與君

至義者。

舊衍也字、從蘇校據治要刪。孫云、言取利於外間。而不營利於密近。偽以義結於君。

此難見而且難知也。

舊作此難得其知也、盧云、其疑

具。蘇云、治要作此難得而其難知也。義亦不可斷。純一案此文疑本作此難見而且難知也。言讒佞之人、工於作偽之心、難見而且難知也。今本見作得者、古得作尋。故古書得見字恒互訛。下脫而字。且其義。又脫難字。文不成義。治要字不脫而

文有誤。故其義亦不可通。今仍依治要校訂之。

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

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患日不足。

患字舊脫、王云、元刻有日不足三字。孫本無。審見賓客二句、皆四字為句。日不足句獨少一字。

且語意未明。當依羣書治要作患日不足。聽治不留、患日不足、言其敏且勤也。純一今據補。

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

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

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

助元刻作物、盧云、孫本改助。而音義仍作物。亦疑而未定也。王云、物字義不可通。孫

改為助是也。治要正作助。孫本助字係剗改。蓋音義先成。而剗改在後。未及追改音義耳。

寡人亦事勿用矣。

矣字舊脫、從蘇校據治要補。

對曰：讒

夫佞人之在君側者，

孫云、文選注作讒佞之人。隱在君側。

若社之有鼠也。

詳問上九章。

諺言有之曰：社

鼠不可熏，去此乃治矣。

舊無此乃治矣四字、治要同。蘇云、治要無諺言七字、熏作燭。孫云、文選注引有云去此乃治矣。今本去下疑脫四字。黃云、孫頤谷

據文選思倖論注、作去此乃治矣。純一案沈休文奏彈王源注、文與思倖論同。今據補。

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

俞云、古依隱同聲。廣

雅釋器曰、衣、隱也。釋名釋衣服曰、衣、依也。是隱與依、聲近韻通。此隱字當讀為依。依君之威以自守、正與上社鼠之喻相應。純一案俞說亦通。隱當如字讀。匿也。藏也。言讒佞之人、匿藏

於君之威權。是故難去焉。故字舊脫、據治要補。蘇云、治要焉作也。載此在問上篇。元刻注中。足以自保。云、此章與景公問倭人之事君何如。景公問治國何是三章。大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總一案問倭人事。君、問上二十一章。問治國何是、問上九章。

景公問後世孰將踐有齊者晏子對以田氏第十五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于字舊脫、太平御覽七十一引同。今據雜上五章補。望見齊國。問晏子曰、後

世孰將踐有齊國者乎。御覽引無國字乎字。晏子對曰、非賤臣之所敢議也。公曰、胡必

然也。得者無失、則虞夏常存矣。常、元刻作當。晏子對曰、臣聞見足以知之者、智

也。見下舊衍不字、從王校據下文臣奚足以知之。見足以知之、言見微知著也。先言而後當者、惠也。孫云、惠與慧通。夫智與惠、君

子之事。臣奚足以知之乎。雖然、臣請陳其為政。君彊臣弱、政之本也。君唱

臣和、教之隆也。言君當才德邁衆。刑罰在君、民之紀也。今夫田無宇、二世有功于國。

而利取分寡。取通聚。漢書五行志、內取茲為爲注。寡、說文少也。從山。公室主兼之。田氏從頌。頌、分賦也。故為少。言利聚則分諸孤寡貧乏之人。

公室之國權專之。國權為田氏所專。君臣易施。王云、施讀為移。易移、猶移易也。荀子儒效篇、充虛之相施易也。漢書衛綰傳、人之所施易。施字並讀為移。倒言之則曰易施。莊子人間世篇、哀樂不易施乎前是也。陳氏專國。而君失其柄。故曰君臣易施。總一案王說亦通。但據下文家施不及國、是施當如字讀之證。易、謂變易。易繫辭上六父之義易以貢釋文。君臣易施、言大夫不得施及國人。今施及之與君同。而無衰乎。而從元刻。而從今本徑改為能、而古字亡矣。

而無衰乎。而從元刻。而從今本徑改為能、而古字亡矣。嬰聞之、臣富主亡。由是觀之、其無宇之後為

幾。為舊誤無。從俞校。據問上八章正。齊國、田氏之國也。嬰老、不能待公之事。公若即世、政不在

公室。公曰、然則奈何。晏子對曰、維禮可以已之。其在禮也、家施不及國。昭二

十六

年左傳正義曰、大夫稱家。家之所施、不得施及國人。言國人是國君之民不懈。貨不移。盧云、所有。大夫不得妄施遺之、以樹己私惠。陳氏施及國人、是違禮也。

左傳作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杜注、守常業。士不濫。杜注、不失業。官不諂。左傳作陷。杜注慢也。大夫不收公利。杜注、不作福。正義、大夫不得聚收公利、自作福也。公曰、善。今知禮之可以爲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可猶所也。與天地並立。杜注、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忠。令、善也。忠、左傳作共。下同。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經也。君令而不違。黃云、元刻衍厲字。臣忠而

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杜注、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

貞。姑慈而從。杜注、從不自專。婦聽而婉。杜注、婉順也。禮之質也。賢、體也。左傳作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

寡人迺今知禮之尚也。左傳作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晏子曰、夫禮先王之所以臨天下也。

以爲其民。左傳作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故尚之。正義曰、先古聖王。以有上下之禮。乃可治其天下。又禮與天地同貴。是以先王上之。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坐路寢、問誰將有此。景公問魯甚孰先亡、因問後世孰有齊國。晉叔向問齊國之治若何三章。答旨同而辭異。故著于此篇。總一案上文所舉、即本篇第十章。問上八章。問下十七章。而諫下十九章、亦宜參觀。

晏子使吳吳王問君子之行晏子對以不與亂國俱滅第十六

晏子聘于吳。吳王問君子之行何如。晏子對曰、君順懷之。政治歸之。君順於道則懷之。政治歸之。問下十章云、君子懷不逆之君。居治國之位。不懷暴君之祿。不居亂國之位。二句已見問下十章、居彼作處。君

子見光則退。光、拾錢。事之先見者也。不與亂國俱滅。不與暴君偕亡。元刻注云、此章與吳王問辭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篇。總一案文見問下十章。

卷七 外篇重而異者第七

一九五

吳王問齊君侵暴吾子何容焉晏子對以豈能以道食人第十七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僻陋蠻夷之鄉，希見教君子之行。孫云、希說文作稀。此省文。

請私而無爲罪。晏子蹇然辟位。吳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侵。諫下二章曰、刑殺

侵當爲慢。說文玉篇無慢字。類篇侵、謨官切。健也。又莫燕切。情也。純一案

侵與慢慢、聲義並同。類篇訓情、義近。墨子經說上、敬侵連言。亦以侵爲慢。野以暴。兩以字、

義。又與且同義。前二章曰、穿他祖則欲其深以廣也。爲臺樹則欲其高且大也。以且對言、是以猶且之證。吾子容焉。何甚也。晏子遵循而

對曰。循字舊說、孫云、當爲道。循。即逡巡。今據補。臣聞之。微事不通。麤事不能者必勞。問上十五章曰、

不學者。大事不得。小事不爲者必貧。得。問上十五章曰、大者不大者不能致人。小者

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困。問上十五章曰、身無以用人。而又不爲人用者卑。此臣之所以仕也。如臣者豈能

以道食人者哉。食、養也。文十八年左傳功以食民注。此句後二十八章兩見。晏子出。王笑曰：嗟乎。今日吾譏晏

子。猶保而訾高擻者也。舊訾倒著猶上、擻謂擻。孫云、釋史引或本、作猶保而訾高擻者。俞云、訾乃譬字之誤。擻乃擻字之誤。高讀爲谷。墨子公孟篇、是

猶保謂擻者不恭也。此即保而谷擻之義。保、爲保體。擻者、揭衣也。擻誠不恭。保則更甚。故曰譬

猶保而谷擻者也。純一案俞說擻乃擻之誤、是也。謂訾乃譬之誤、高讀爲谷、並非。本文猶字、即具

譬義。不必破訾爲譬。高擻、謂擻衣甚高。不必破高爲谷。訾即谷義甚明。不必曲爲之解。今訾從

釋史引乙。擻從俞說正。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問天下之所以存亡。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三章。或

事異而辭同。或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純一案上文所舉、即問上十五章、問下十二章。

司馬子期問有不干君不恤民取名者乎晏子對以不仁也第十八

司馬子期。孫云、姓司馬字子期。問晏子曰：士亦有不干君。干、求也。不恤民。恤、憂也。徒居無

爲。無所事事。而取名者乎。晏子對曰：嬰聞之。能足以贍上益民而不爲者謂之

不仁。不仁而取名者，嬰未得聞之也。

元刻注云、此章與故向問徒處之義章、旨同而有詳略之異。故著于此篇。此一寒徒處之義、即問

下二十章。

高子問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晏子對以一心，第十九。

子之心三也。蘇云、治要作耶。也耶同。晏子對曰：善哉問。事君

非一也。王云、非一也、本作非一心也。與非三心也對文。今本一下脫心字、羣書治要有。純一

三心也、心字乃衍文。治要非一心也、各承上文心字言、一下三下、均不必有心字。蓋本文如此。今本非

三心也、兩心字並贅。當刪。而嬰之心非二心也。三下心字衍。蘇云、治要載此在問下篇。下無。且嬰

之子靈公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復小爾雅廣言、白也。廣雅釋詁一、語也。盡復而不能立之政、謂盡言于君而不見用也。所謂

僅全其四支以從其君者也。幸免於死。及莊公陳武夫、尚勇力、欲辟勝于邪。

而嬰不能禁。故退而野處。野從元刻。孫本作塋。孫云、塋、說文塋。古嬰聞之。

言不用者、不受其祿。不治其事者、不與其難。吾于莊公行之矣。言所以不死今

之君、輕國而重樂、薄于民而厚于養。藉斂過量。掠民財而無節。使令過任。竭民力而不休。而

嬰不能禁。嬰庸知其能全身以事君乎。嬰字孫本無。言今能全身否不可知。元刻注云、

晏子。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第一

晏子再治東阿上計景公迎賀晏子辭第二十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數、責也。漢書項籍傳集注。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

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于子。誅、責也。襄三十一

子對曰：臣請改道而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之字舊脫，從盧校據說。

苑補。于是明年上計。孫云、漢書武帝紀、受計於甘泉。顏師古注、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也。景公迎而賀之曰：甚

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一乘至貨賂不

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者字舊脫，從盧俞校據說苑補。君反以罪臣。說苑

有而字。今臣後之治東阿也。治字舊脫，從盧校據說苑補。屬託行，貨賂至，並重賦斂。孫云、並重說苑作並會是。

倉庫少內。內、納同。言賦斂于民者甚重、而納于倉庫者甚少。便事左右。左右、君所寵倖者。陂池之魚，入于權家。

家舊譌宗。從王校據說苑改。案文選任彥昇為蕭楊州作薦士表注、引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迺反迎

而賀臣。臣愚不能復治東阿。舊少一臣字、王云、君迺反迎而賀臣絕句。與上君反以罪臣對文。臣下當更有一臣字、屬下句讀。今本脫一臣字、則文

義不明。說苑亦脫臣字。純一案王說是、今據補。願乞骸骨。乞賜骸骨以歸。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辟舊譌僻、從盧校據說苑改。辟讀為

避。謂將避去。景公迺下席而謝之曰：子彊復治東阿也。強、勉也。東阿者，子之東阿也。

寡人無復與焉。孫云、說苑政理篇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晏子再治東阿而見信、景公任以國政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說見韓上第四章。子華子

北宮子仕篇載此事。

太卜給景公能動地晏子知其妄使卜自曉公第二十一

景公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臣能動地。孫云、高誘注淮南子動、震也。公召晏子而告

之曰。

淮南道應訓、論衡變虛篇、均作晏子往見公。公曰。

寡人問太卜曰：汝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

動乎。

黃云、論衡引、可上有固字。

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鉤星在四心之間。

孫云、淮南作句星在房心之間。高誘注句星、客星也。房、昴。句心守房心、則地動也。鉤字此作四、通。黃云、淮南及論衡、並作房心。音義作四星誤。供云、史記天官書、免、一名鉤星。出房心間地動。房為天駟。四與昴通、即房星也。又房四星、而稱為四。亦猶心三星、而詩稱為三也。義亦得通。

言之、恐子之死也。

從盧校乙。

默然不對、恐君之惶也。

王云、此惶字與惑同義。言恐君為子之所惑也。惶惑語之轉。

字亦作惶。後漢書光武紀曰、惶惑不知所之。蜀志呂凱傳曰、遠人惶惑、不知所歸。是惶與惑同義。淮南道應篇、作恐公之欺也。欺與惑義亦相近。

子言、君臣俱得

焉。

謂子自言於君、則君不惶、臣不欺、亦可免子之死、故曰君臣俱得。

忠于君者、豈必傷人哉。晏子出。太史走入見

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陳子陽聞之曰：

孫云、淮南作田子陽。高注田子陽齊臣也。

晏子默

而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也。往見太卜者、恐君之惶也。晏子仁人也。可謂

忠上而惠下也。

孫云、淮南道應訓用此文。元刻注云、此章與柏常壽懷梟死、皆為公請壽、晏子識其妄章。旨同而辭異。故著於此篇。總一案論衡變虛篇、亦用此文。柏常

壽請壽、即離下四章。

緊請壽、即離下四章。

有獻書譖晏子

晏子二字當重

退耕而國不治復召晏子第二十二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而進之。

而同期。治要作即。

不同君所欲。

君所欲者譏諛耳。

見不善

則廢之。不辟君所愛。

辟讀若避。晉語八、趙武子事君。不援而進。不阿而退。義略同。

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

治要

引止此。

有納書者。

標題有字本此。案標題有字、義與或同。春秋穀梁隱三年傳曰、有內辭也。載離下。或外辭也。則有與或皆為一分之義。毛詩商頌玄鳥、奄有九有。文選冊魏

公九錫文。李注引韓詩作九域、有域一聲之轉。國語魯語、共工氏之伯九有也。注有、域也。或古域字。吾友陳敦復云、孟子萬章、有饋生魚於鄭子產。禮檀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三有字

域字。吾友陳敦復云、孟子萬章、有饋生魚於鄭子產。禮檀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三有字

或同。曰廢置不周于君前謂之專。俞云、不周當為不由。廢置不由於君前、故為專也。統一案周疑問之形誤。出言不諱

于君前謂之易。之從孫本。元刻脫。易、猶違。呂氏春秋禁塞篇、古之道也不可易注。專易之行存則君臣之道廢

矣。吾不知晏子之為忠臣也。公以為然。晏子入朝公色不說。故晏子歸備

載。孫云、備同備。備載、言備駕也。使人辭曰、嬰故老悖無能、毋敢服壯者事。雜上五章云、嬰故老

之事。毋語助。同此。辭而不為臣。退而窮處。二句已見問上二章。東耕海濱。雜上一章、作東耕于海濱。堂下生藜

藿。門外生荆棘。二句已見問上二章。彼作藿藿。蘇云、藿當為藿。七年。燕魯分爭。百姓悖亂。雜上五章、作百姓大亂。而

家無積。室如縣。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諸侯輕之。身弱高國。身弱于齊之卿族高國二氏。劉云、此文錯簡、當作七年而家

無積。公自治國。權輕諸侯。身弱高國。燕魯分爭。百姓悖亂。統一案劉說是。公恐復召晏子。此句雜上五章同。晏子至。公一歸七

年之祿。一、皆也。而家無藏。盡以分貧。晏子立。諸侯忌其威。高國服其政。二句已見雜上五章。燕

魯貢職。小國皆朝。皆、元刻作時。晏子沒而後衰。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惡故人晏子退章、旨同。敘事少異。故著于此篇。統一案說見雜

上五章。

晏子使高糾治家二年而未嘗弼過逐之第二十三

晏子使高糾糾從孫本。元刻作糾。孫云、糾、今本作糾。即糾字壞也。說苑作縶、音之轉。治家二年而辭焉。說苑臣術篇、作高糾仕於晏子。

晏子逐高僚事子三年。會無以爵祿而逐之。敢請其罪。說苑作其義可乎。書鈔同。晏子曰、若夫方立之人。

易恒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正義曰、君子立身。得其恒久之道。故不改易其方。方、猶道也。若夫方立之人、謂若彼以道立身之人。維聖人而已。說苑書鈔、均無此二句。

故不改易其方。方、猶道也。若夫方立之人、謂若彼以道立身之人。

如嬰者，仄陋之人也。

仄，古側字。漢書賈誼傳集注。側陋者，僻側淺陋也。書堯典明明揚明揚，側陋語也。並引說苑臣術篇晏子此語，以為同證。別雅五云：溫子昇舜廟碑，感夢長曆。明敷仄陋。即用虞書

明揚側陋語也。並引說苑臣術篇晏子此語，以為同證。若夫左嬰右嬰之人。

左右云者，備強之謂。

不舉四維，四維將不正。

四從孫本。元刻譌曰：二本並脫四維二字，文義不完。今校增。管子牧民篇曰：守國之度。在無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孫云：說苑作有四維之。然後能。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也。

此知晏子在在。鍾墨自矯。

吾是以辭之。

高糾章、旨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高糾事、見雜上二十八章二十九章。說苑臣術篇用此文。

景公稱桓公之封管仲益晏子邑辭不受第二十四

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公桓公，予管仲狐與穀，其縣十七。

狐穀，地名。

皆著之于

帛，申之以策。策，簡也。書也。通之諸侯，以為其子孫賞邑。寡人不足以辱而先君也。

今為夫子賞邑，通之子孫。通，涉上文而誤。疑當作遺。晏子辭曰：昔聖王論功而賞賢，賢者

得之，不肖者失之。墨子尚賢上篇曰：以勞殿賞。量功而受祿。故官無常貴。而民常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義同。御德修禮，也。

無有荒怠。今事君而免于罪者，其子孫奚宜與焉。今嬰事君，無功可言。差幸免於罪耳。其子孫奚宜與受賞邑。蓋

晏子之意，甚不以世祿為然。若為齊國大夫者，必有賞邑。則齊君何以共其社稷與諸侯

幣帛。若僅列為大夫未必有賞邑。則齊邑不足賞。君何以供社稷之祭用、與交四鄰諸侯幣帛之需。問下十二章、魯昭公謂晏子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默然不揚。可

謂知言。嬰請辭，遂不受。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致千金而晏子固不受。使田無宇致封邑晏子辭章。旨悉同而辭少異。故著于此篇。純一案雜下十八章、十九章、二十章、

大旨並同。

景公使梁丘據致千金之裘晏子固辭不受第二十五

景公賜晏子狐之白裘。狐之白裘、文不成義。疑本作白狐之裘。與玄豹之冠、玄豹之莛

玄、各本雖清諱作元、今改正。玄豹之莛不成文、莛疑冠之形誤。下章云、晏子布衣鹿裘以朝。禮禮弓下云、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禮器云、晏平仲解衣冠以朝。晁冲之閑居詩、荒蕪蔣詡徑。破

微晏嬰冠。足證其裘冠之惡。其貲千金。使梁丘據致之。晏子辭而不受。三反。孫云、反一公曰、公曰、

寡人有此一將欲服之。今夫子不受。寡人不敢服。雖下廿五章就車言、夫與其

閉藏之。豈如弊之身乎。與其閉藏而弊。何若服而弊之為愈。晏子曰、君就賜。就、成使嬰修百官之

政。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于下。不可以為教。慈云、此言君服此裘于上。臣服此裘于下。則是同君。恐奢侈之民。皆從而效

之。故云不可為教。上篇今轅車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云云。義正同此。固辭而不受。元刻往云、此章與景公使梁丘據遺之車馬三返不受章。旨同而事少異。故著於

此篇。統一案雖下二十五章及下章旨並同。

晏子衣鹿裘以朝。景公嗟其貧。晏子稱有飾第二十六

晏子相景公。布衣鹿裘以朝。供云、呂氏春秋貴生篇、顏闔守閭。鹿布之衣。鹿即麋字之省。莊子讓王篇、作直布之衣。直即麋字。此鹿裘亦謂麋裘也。

公曰、夫子之家若此其貧也。北堂書鈔百二十是奚衣之惡也。兩也字俱寡人

不知。是寡人之罪也。晏子對曰、嬰聞之。蓋顧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味為

非。蓋顧人而後行者。不以邪僻為累。僻、元刻作辟。晏子尚儉。惡衣服、非飲食、

饒顯然。貪味屬食言、不得屬衣言。衣食之間、又有脫句甚明。疑本作嬰聞之。顧人而後衣食者、不以貪味為非。顧人而後行者、不以邪僻為累。今本衍兩蓋字、衣下

說者不以襁布為惡。顧人而後十一字。一必字、一尤字、俱謂作不。則義不可通矣。顧人而後衣二句、承上奚衣之惡言。為本章之主。食行二義、皆實也。故下文專以布衣鹿裘、有飾作結。嬰不肖。嬰之族。又不如嬰也。待嬰以祀其先人者。五百家。此文已見問下十二章。嬰又得布

衣鹿裘而朝。于嬰不有飾乎。再拜而辭。四字衍、無謂。當刪。元刻注云、此章與陳無字請解晏子。景公睹晏子之食而嗟其貧章。旨

仲尼稱晏子行補三君而不有果君子也第二十七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

事之以恭儉。晏子。二字舊脫、從孫校據孔叢補。君子也。孫云、孔叢詰墨篇、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儉。莊公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

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此作莊公壯、與孔叢言法者不合。莊公好勇、疑作法之誤。盧云、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則法字亦非誤。此一察此文壯、孔叢作法。法與武勇、義正相反。以上下文例之、法字近是。願晏子不尚武、此云事之以宣武。孔叢云事之以勇。似均不合。然此云宣武者、謂宣明止戈為武。孔叢作勇者、謂如君子之勇。上三章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云夫曹劌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桑履之人也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非匹夫之勇、敵一人者比。則與晏子非攻之旨符合矣。蓋莊公之壯、非君子之勇。正晏子欲行禮義之勇以止之者也。觀諫上一章、莊公奮乎勇力不顧行義可證。又十七章曰、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問下十五章曰、莊公好兵作武。前十九章曰、莊公陳武夫、向勇力。皆此云莊公壯之明徵。然則本文壯字不誤。孔叢作法、直是壯之誤字。

相三君而善不通下。善教不通行於下。晏子、細人也。

也。小。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嬰聞君子有譏于嬰。是以來見。如嬰者。豈能以

道食人者哉。此句已見前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與齊國之簡

土。簡舊作簡、今校改。說見雜下十二章。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嬰為此仕者也。嬰舊作臣、晏子對孔

臣為僕亦不諱。今校改。下同。與上文一律。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前十九章云、嬰於靈公盡復而不能

不能禁。今君輕國而重樂、嬰又不能禁。是皆晏子對孔子、難言之隱衷也。晏子出。仲尼送之以賓客之禮。再拜其辱。反

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黃云、姓與生古通。行補三君而不有。不有、不自有其功也。晏子、

果君子也。孫云、已上三章、黃之案本凌濛初本皆刪去。今據沈啓南本補入。然篇次第亦多錯亂、皆訂正。盧云、吳本缺此章。元刻注云、此章與仲尼之齊不見晏子、魯君問何事回曲之君章。旨同而述辭少異。故著於此篇。第一案外下三章四章、問下十二章、旨並同。

晏子春秋校注卷八

漢陽張純一仲如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凡十八章。盧云、吳本不分。蘇云、舊以此與上篇並合為一卷。意在合七略之數。

仲尼見景公。景公欲封之。晏子以為不可。第一

盧云、吳本作廿八。

仲尼之齊。見景公。景公說之。欲封之以爾稽。孫云、爾稽。墨子作尼谿。尼爾、稽谿、聲皆相近。以告晏子。

晏子對曰。不可。彼浩裾自順。孫云、浩裾。墨子作浩居。史記作倨。倨。洪云、浩裾即倨。倨。借字。不可以教下。好樂

緩于民。緩從孫本。元刻作緩。孫云、今本緩作緩。非。豈論作繁於樂。而舒於民。因舒知為緩字。黃云、墨子非儒篇、作好樂而淫人。不可使親治。恐廢於

立命而怠事。怠舊謂建、孫云、墨子作怠是。言特命而怠于事也。統一今據正。案建為速之形誤。逮古通怠。不可使守職。使字舊脫。從

補。言恐不勤於職守。厚葬破民貧國。謂破民之財、而使國貧。久喪循哀費日。循舊謂道、孫云、墨子作宗喪循哀。孔叢作崇喪。遂哀。

王云、道當作道、道與循同。墨子作宗喪循哀、不可使慈民。文義正與此同。問上十一章曰。不從業。不從於哀。即循哀也。循之言途也。途哀、謂哀而不止也。說見諫下廿一章修哀下。統一今從

孫王。不可使子民。孫云、墨子作慈民。子當讀為慈。行之難者在內。平天下易。平自心難。管子有內業、心術、白心等篇。可為行難

在內之證。易繫辭上曰、无思无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墨子向賢中曰、聖人之德。而

總乎天地。皆攝外於內。知行之難在內矣。黃初云、王文成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而

儒者無其外之。無其外、無讀為無。說文無、媚也。無其外、即下所謂異于服。勉于容。故

異于服。勉于容。異其服制。勉飾外容。孫云、墨子作機服勉容。不可以道衆。孫云、道墨子作尊。而剛百姓。剛古訓

記孝文本紀教訓其民正義。自大賢之滅。周室之卑也。威儀加多。而民行滋薄。重禮文。失禮意。故老子曰、禮者虛

作威容修飾以蠱世。

飾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禮以示儀。

以示儀三字舊脫。從孫校據墨子補。

務趨翔

之節以觀衆。

務字舊脫。據墨子補。孫云、墨子作勸衆。

博學不可以儀世。

王云、言孔子博學而不可爲法於世。

勞思不可

以補民。

言無裨益于民。元刻脫以字。

兼壽不能殫其教。

殫其博而寡要。孫云、墨子作兼壽不能盡其學。

禮。

言其禮繁而難遵。孫詒讓注墨子云、當年、壯年也。孫云、究墨子作行。

積財不能贍其樂。

積財不足以供樂舞之費。

繁飾邪術以

營世君。

孫云、高誘注淮南營、惑也。

盛爲聲樂以淫愚民。

民上舊衍其字。據墨子刪。與上句文同一例。淫、謂侈其性也。

其道也

不可以示世。

元刻脫其道二字及世字。

其教也不可以導民。

墨子無兩也字。鹽鐵論論誹篇、晏子有言。儒者華於言而寡於實。繁於樂而舒

於民。久喪以害生。厚葬以傷業。禮煩而難行。道近而難遵。大旨與此章同。

今欲封之以移齊國之俗。

孫云、移墨子作利。

非所以

導衆存民也。

孫云、墨子作導國先衆。

公曰善。于是厚其禮。留其封。

封字舊脫。孫據墨子增。

敬見而不

問其道。

各本見下而字。倒著留其封上。句法不調。今據墨子乙。

仲尼迺行。

孫云、墨子非儒篇、此作孔子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

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云云。疑本晏子春秋。後人以其譏議孔子、乃刪去其文。改爲仲尼迺行四字。墨子非儒篇、又載齊景公問晏子曰。孔子爲人何如。晏子不對。公又問。復不對。景公曰、以

孔丘語寡人者衆矣。俱以賢人也。今寡人問之。而子不對。何也。晏子對曰、嬰不肖。不足以知賢人。雖然、嬰聞所謂賢人者。入人之國。必務合其君臣之親。而弭其上下之怨。孔丘之荆。知白公

之謀。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幾滅。而白公僂。嬰聞賢人得上不虛。得下不危。言聽於君必利人。教行於下必利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從也。行義可明乎民。謀慮可通乎君臣。今孔丘深慮

同謀以奉賊。勞思盡知以行邪。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賢人之行也。入人之國。而與人之賊。非義之類也。知人不忠。趣之爲亂。非仁義之本也。逃人而後謀。避人而後言。行義不可明於民。謀慮不可通於君臣。嬰不知孔丘之有異於白公也。是以不對。景公曰、嗚呼。既寡人者衆矣。非夫子、則吾終身不知孔丘之於白公同也。亦晏子春秋本文、後人刪去者。疑在此章之前。據墨子知之。純

一案孫說未足據。何也。墨子非儒篇、孔子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鵠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蘇時學注云、據史記范蠡亡吳後。乃變易姓名。適齊。爲鳴夷子皮。然亡吳之歲乃孔子卒後六年。景公卒後

十七年。又安知蠡之適齊而樹之田氏之門乎。此真齊東野人之語也。又知白公之謀云云。畢沅注云、孔叢詰墨云、白公亂在哀公十六年秋。孔子已卒十旬。蘇時學云、此誣罔之辭。殊不足辨。唯據白

公之亂，在景公卒後十二年。而晏子卒更在景公之先。又安能預知後事。而先與景公言之。案蘇論是也。據史記齊世家，晏子先景公卒十年。亡吳之歲，在晏子卒後二十七年。自公之亂，在晏子卒後二十二年。其說不能見信於後人，故本書不取，專就儒家旨趣異於墨者而非之。此知晏子當歸墨家。墨子非儒之文，凡本書所無者，皆後人增成之。元刻注云，此並下五章，皆毀謗孔子。殊不合經術。故著於此篇。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晏子對第二盧云、吳本作廿九。

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為者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鞫語者也。」鞫從元刻。孫本作鞠。孫云、姓鞠名語、疑即皋魚。皋魚聲相近。純一案鞫語似非姓名、文有譌奪。明于禮樂，審于服喪，其

母死，葬埋甚厚。孫云、埋當為。俗从土。服喪三年，哭泣甚疾。疾、痛也。公曰：「豈不可哉，而色

說之。」現喜悅之色。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知能繁登降之禮，知下能字疑衍。下並同。制規矩之

節，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行表綴之數，表、表敬也。綴、綴淫也。以教民，以為煩人，留曰：「留、為也。故制禮

不羨于便事，孫云、言便事而已。不求餘也。非不知能揚于戚鐘鼓竿瑟以勸衆也，勸衆當作觀衆。以

為費財留工，留、稽也。故制樂不羨于和民，樂以和民而已。不淫樂以妨民事。非不知能累世殫

國以奉死，哭泣處哀以持久也，而不為者，知其無補死者，而深害生者，既埋已成之財。又禁後生之財。故不以導民。今品人，說文品、衆庶也。飾禮煩事，徒飾禮文。不煩煩以從事。羨樂淫民，淫、康

侈民。崇死以害生，二者，聖王之所禁也。賢人不用，德毀俗流，儉德毀滅。奢侈流。故二

邪得行于世，三邪者、飾禮。羨樂崇死也。是非賢不肖雜，問上三十章曰、為政何患、患善惡之不分。上妄說邪，上心多妄。樂與邪

故好惡不足以導衆，好惡失其正故。此三者，路世之政，單事之教也，單從元刻。黃云、殘本同。

孫本作癘。王引之曰、作單者是也。單讀爲癘。爾雅癘、病也。字或作瘰。大雅板筮、下民卒瘵。毛傳曰瘵、病也。路與單義相近。方言瘵、敗也。路露古字通。言此三者、以之爲政則世必敗。以之爲教則事必病也。供云、管子戒篇、選路家五十室。周書皇門解、自露厥家。路與露同。贏也。路世、猶言衰世也。單事與路世對言之。俗本改作道事之教。非是。蘇云、荀子論兵篇、路亶者也。亶與單一聲之轉。義一而已。彼以路亶連文。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說之。聞聲而此以路單對文。乃古義。道字直是誤文。公曷爲不察。聲受而色說之。聞聲而色喜。

仲尼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第二盧云、與本作三十。

仲尼游齊見景公。景公曰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孫云、孔叢引墨子、作仲尼先生奚不見晏子乎。仲尼

對曰臣聞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仲尼出景公以

其言告晏子晏子對曰不然非嬰爲三心三君爲一心故。非字舊脫、從王校補。三君皆

欲其國家之安也。是以嬰得順也。嬰聞之是而非之。當譽而非而是之。當辭而

猶非也。均不是也。孔丘必據處此一心矣。此文疑本作孔丘必處一於此矣。言以是爲非、或

公孫丑下、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義與此同。今本此上脫于字、衍據字心字、一又倒著此下、義不可通。此與下章並問下二十九章外

上十九章旨同。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致問第四盧云、與本作三十一。

仲尼之齊見景公而不見晏子。子貢曰見君不見其從政者可乎。仲尼曰

吾聞晏子事二君而順焉。吾疑其爲人。晏子聞之曰嬰則齊之世民也。嬰世

夫。自稱世爲齊民。謙也。不維其行。不識其過。不維持其正行而常之。不自識其過失而改之。不能自立也。不能自立于齊而保其身家。

嬰聞之有幸見愛無幸見惡。非可愛而愛。不當惡而惡。誹譽爲類。譽從元刻。孫本作誹、非。言誹明惡。譽明美。以類相從。非若

變惡之聲響相應。如響應聲。見行而從之者也。墨子脩身篇曰、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嬰聞之以一心

事二君者所以順焉。君雖有三。而事之心。欲其國之安無二致。是其所以為順也。以二心事一君者不順焉。嬰

果有三心。不惟事三君不順。即事一君亦必不順。今未見嬰之行、而非其順也。也同邪。今未見嬰所以順之實。輒譏嬰以順之名邪。嬰聞

之、君子獨立不慚于影。孫云、影當為景。獨寢不慚于魂。禮中庸曰、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是其義。文選恨賦注、引作君

子獨寢不慚於魂。孔子拔樹削迹。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不自以為辱。身窮

陳蔡。身字舊脫、據孔叢詰墨篇補。窮、指絕糧七日言。不自以為約。以內無慚於衾影故。非人不得其故。今譏人不知其所以然。

是猶澤人之非斤斧。山人之非網罟也。是猶水濱之人。惟自善其網罟之用。而非山人之斤斧。山居之人。惟自善其斤斧之用。而非

澤人之網罟。無當也。斧罟為網。無當。出之其口。率爾鼓舌。不知其困也。不知實行者之困難。始吾望儒而貴之、今

吾望儒而疑之。兩儒字舊誤傳、孫據孔叢改。仲尼聞之曰、語有之。言發于爾。孫云、爾不可止

于遠也。韓語類編篇曰、語不及舌。行存于身、不可掩于衆也。墨子脩身篇曰、君子以身戴行者也。禮大學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

嚴乎。吾竊議晏子、而不中夫人之過。竊議、私議也。不中、不適當也。吾罪幾矣。吾不免於罪矣。丘聞

君子過人以爲友、不及人以爲師。君子德過於人。則以其人爲友。德不及於人。則以其人爲師。今丘失言于夫

子。夫子、指晏子。夫子譏之、是吾師也。夫子舊不重、王云、譏之上當更有夫子二字。而今本脫之、則文義不明。上文曰君子不及人以爲師。故此曰夫子譏之、

是吾師也。純一今據補。荀子修身篇、非我而當者吾師也。因宰我而謝焉。宰我、言語之科。謝、認過也。然仲尼見之。然下當有後字。孫云、

用此文。

景公出田顧問晏子若人之衆有孔子乎第五盧云、與本作三十二。

景公出田。寒故以爲渾。

孫云、此渾字假音。

猶顧而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焉。

乎。晏子對曰：有孔子焉，則無有若舜焉。

此六字與上下文氣俱不貫。疑本作若問有無舜焉。言此衆人之中有孔子。若問有無舜，則嬰不識。下句同。今本問語則、有無倒、若著有下、義不可通。

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閒矣。

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閒矣。南子叙真訓、

則嬰不識。公曰：孔子之不逮舜爲閒矣。

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

言孔子僅能行舜之一節。

處民之中其過之識

其過之識、疑本作其識不能

過之。謂其知識不逮於衆人。今本識字倒著之下、又脫不能二字、文不成義。

况處君子之中乎。

舊作况乎處君之中乎、王云、處君之中、本作處君子之中。下文曰舜

者處民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是其證。今本脫子字、則義不可通。純一案王說是。惟謂脫子字、未審。况下乎字、即子之譌而誤倒者。今乙正。

舜者處民

之中、則自齊乎士。處君子之中、則齊乎君子。上與聖人

增韻、與、及也。

則固聖人

之林也。

孫云、林一本作材。

此迺孔子之所以不逮舜也。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晏子對以勿憂第六

盧云、吳本作三十三。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

末章晏子役後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云云。是晏子先景公卒十年。當景公四十八年。即魯定公十年。據孔子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相魯。時晏子已卒。據十二諸侯年表、齊歸魯女樂。在定公十二年。亦晏子卒後事。此文不足信。鄰國有

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

北堂書鈔四十九引、若何上有爲之二字。孔廣陶校云、全椒吳氏做宋本晏子、無爲之二字。陳本

俞本

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

弱主、昏庸無能之謂。

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陰

重孔子、設以相齊。

孫云、孔叢設作欲。純一案設者、虛假之詞。設以相齊、蓋陰謀也。

孔子疆諫而不聽。必驕魯而

有齊。

孫云、有齊、孔叢作適齊。疑有嘗爲適、盧云、有猶待也。

君勿納也。夫絕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

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于陳蔡之間。孫云、孔叢詰墨用此文。元刻注云、此上五章皆毀謗孔子。而此章復稱爲聖相。設相齊以困孔子。似非平仲之所宜。故著於此篇。

景公問有臣有兄弟而彊足恃乎。晏子對不足恃。第七盧云、吳本作三十四。

景公問晏子曰。有臣而彊足恃乎。晏子對曰。不足恃。有兄弟而彊足恃乎。

晏子對曰。不足恃。公忿然作色曰。吾今有恃乎。晏子對曰。有臣而彊無甚

如湯。湯有臣伊尹仲虺。女嬙女房。義伯仲伯。見史記殷本紀。可謂強矣。有兄弟而彊無甚如桀。無。湯有弑其君

桀有亡其兄。二句義不可曉。豈以人爲足恃。舊衍哉字。蓋後人不知下文也。與邪同。二句當連讀。妄增之。今校刪。可以無亡

也。孫云、強陽兄亡爲韻。此章及下六章。俗本刪去。元刻注云、此章景公問臣並兄弟之強。而晏子對以湯桀。無以垂訓。故著於此篇。此章下舊有與字。俞云、此與字似不當有。寫者依他篇增之。而不知其非。純一今據刪。盧云、吳勉學本缺此與下六章。元刻本、沈啓南本、吳懷保本、皆有。

景公遊牛山少樂。請晏子一願。第八盧云、吳本作三十五。

景公遊于牛山。少樂。公曰。請晏子一願。晏子對曰。不。

晏子一願。對曰。臣願有君而見畏。孫云、不。讀如否。不。嬰何願。公曰。

有妻而見歸。婦人謂嫁曰歸。有子而可

遺。燕翼詒謀。孫云、畏歸遺爲韻。純一察古音諧五齊引此。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也字舊脫。從蘇校。載一願。載與再

晏子對曰。臣願有君而明。有妻而材。家不貧。有良鄰。有君而明。日順嬰之

行。嬰字當在日順上。言嬰日順承明君之令以爲行。今似言明君日順嬰之意以爲行。非。有妻而材。則使嬰不忘。明行忘爲韻。古音

不貧。則不慍。朋友所識。似言家不貧。則可周濟。朋友所識。使無慍怒。有良隣。論語里仁爲美。則日見君子。

相觀摩。嬰之願也。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載一願。三字舊脫，從劉校補。晏子對曰：臣願有

君而可輔。輔當作備。有妻而可去。去，藏也。前漢蘇武傳：招野鼠去草實而食之，往去，收藏也。但有妻而可藏，與有妻而見歸，義鄰於複。去或當訓

辭訓棄。謂有妻設不願相備，即可自由離去。如雜上廿五章：晏子之御，其妻請去。其例也。晏子思怨平等。或對景公為此戲言，亦不足怪。然雜下廿四章：景公欲納愛女。晏子不信，老妻之託而辭之。後第十章斥田無宇云：去老者謂之亂。納少者謂之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知晏子之平等，必不肯正義也。有子而可怒。墨子耕柱篇：子墨子怒耕柱

子。怒，發貴也。即責備賢者之責。孫云：韓公曰：善乎晏子之願也。元刻注云：此章載晏去怒為韻。純一案古音諸十二魚上聲引此。無以垂訓。故著於此篇。純一案元刻載諺裁、從盧校改。盧云：吳本缺此章。

景公為大鐘，晏子與仲尼柏常騫知將毀第九。盧云：吳本作三十六。

景公為大鐘，將縣之。晏子、仲尼、柏常騫。初學記十六引晏子在柏常騫下。二人朝，俱曰。孫云：初學

來朝皆曰。鐘將毀，衝之，果毀。孫云：衝讀如撞。初學記作撞。純一案太平御覽五百七十五、公召

三子者而問之。者字疑衍。御覽作公見三子問之。無者字可證。初學記無而字。晏子對曰：鐘大，不祀先君而以燕

非禮。是以曰鐘將毀。此以神道設教。仲尼曰：鐘大而縣下，衝之，其氣下回而上薄。

初學記作其氣不得上薄。是以曰鐘將毀。此就物理言之。柏常騫曰：今庚申，初學記今下有日字。雷日也。音莫

勝於雷。音、御覽初學記並作除。是以曰鐘將毀也。此陰陽家言，殊不足信。元刻注云：此章與景公

故著於此篇。純一案元刻成諺臣、據明本改。盧校同。景公為泰呂成、即諫下十二章。盧云：吳本缺此章。

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晏子對以去老謂之亂第十。盧云：吳本作三十七。

田無宇見晏子獨立于閨內，有婦人出於室者。盧云：韓詩外傳九、非晏子之妻。乃其妻之使人為近理。髮

班白。衣緇布之衣。而無裏裘。韓詩外傳作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爲

者也。何爲舊倒。王云、當作何爲者也。言此出於室者、何等入也。今本晏子曰。嬰之家也。

韓詩外傳作無宇曰。位爲中卿。食田七十萬。韓詩外傳補。食字舊脫、據何以老妻爲。妻爲舊倒、王云、當作

何以老妻爲。言富貴如此、何用老妻爲也。今作何以老爲妻、則對曰。嬰聞之。去老者謂之

亂。納少者謂之淫。且夫見色而忘義。處富貴而失倫。謂之逆道。嬰可以有

淫亂之行。不顧于倫。逆古之道乎。韓詩外傳作棄老取少謂之聲。貴而忘賤謂之亂。見色而悅謂之逆。吾豈以逆亂聲之道哉。元刻注云、此章

與景公以晏子妻老欲納愛女、旨同而事異。陳無宇雖至凡品、亦未應以是誦晏子。設非晏子者、將納共說、見棄妻乎。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純一案景公欲納愛女、即離下廿四章。盧云、吳本缺

此章。

工女欲入身于晏子。晏子辭不受。第十一盧云、吳本作三十八。

有工女。託于晏子之家者。者上舊衍焉字、據太平御覽四百二十六引刪。曰。婢妾。東郭之野人也。孫云、婢妾御覽作

婢子。東郭今本作在廓、據御覽作東郭。廓、俗字。願得入身。比數于下陳焉。晏子曰。乃今而後自知吾

不肖也。舊作今日、王云、日字後人所加。凡書傳中、言乃今而後者。加一日字、則古之爲

政者。士農工商異居。男女有別而不通。故士無邪行。御覽無不通故三字。女無淫事。今

僕託國主民。受全國之託而主民事。而女欲奔僕。僕必色見而行無廉也。色見文義不順、當作見色。孫云、廉

御覽作廉。盧云、御遂不見。元刻注云、此章與犯傷槐之令者女求入晏子家。事同而辭略。且無

本缺此章。

景公欲誅羽人晏子以爲法不宜殺第十二盧云、吳本作三十九。

景公蓋姣。姣、佼同。美好也。有羽人視景公僭者。孫云、周禮羽人、下士二人。屬地官司徒。一案下犯上謂之僭。隱五年穀梁傳始僭樂。

公謂左右曰、問之何視寡人之僭也。羽人對曰、言亦死、而不言亦死、竊

姣公也。公曰、合色寡人也。俞云、合色無義。下文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雖使爲一句。說文部否、相與語唾而不受也。從否聲。公曰否者、深怪其語。故先唾而不受耳。孫詒讓云、合疑咎之誤。說文口部云、咎、苛也。呂氏春秋權勸篇云、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子反叱曰咎。退酒也。皆咎聲義同。

殺之。晏子不時而入見曰、蓋聞君有所怒羽人。公曰、然。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對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儻不宜殺也。

公曰、惡然乎。若使沐浴、寡人將使抱背。元刻注云、此章不典。無以垂訓。故著于此篇。一案此章當刪。盧云、吳本缺此章。

景公謂晏子東海之中有水而赤、晏子詳對第十三盧云、吳本作四十。

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中、藝文類聚八十五引無之字。八十七引、亦有。太平御覽八十二引、亦無之字。有水而赤、其中有

棗。御覽八十二引無其字。又九百六十五引其作水。類聚八十五、無其中二字。八十七有。華而不實、何也。晏子對曰、御覽兩引、並無對字。

昔者秦繆公。御覽兩引、一無者字。一有者字。繆並作穆。類聚八十五無者字。八十七有。乘龍舟而理天下。黃云、元刻無舟字。孫云、藝文、

類聚作乘龍。文選注作乘舟。今訂定作乘龍舟。純一案御覽兩引、並作乘龍治天下。類聚兩引、治均作理。以黃布裹烝棗。類聚八十五作黃帝布。八十七及御覽兩引、

並同。至東海而捐其布。孫云、捐、藝文類聚作投。黃云、文選新刻漏銘注作極。純一案御覽八

海而投其布。故水赤。類聚同。惟八十五布上有棗字。彼黃布、故水赤。彼、孫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作破。俞云、孫

若作破字、則破黃布三字文不成義。烝棗上亦當有彼字。蒙上而省。烝棗、故華而不實。公曰、吾詳問子、何爲對。孫云、詳問、

文選注作伴問。通俗文、陽作詳。虛辭也。盧云、何為二字疑衍。黃云、文選注無何為二字。蘇云、何為下當有對字。傳寫者緣下對字而脫耳。景公言吾乃伴問、何為對。故晏子答以詳問詳對。義本昭顯、以為衍文、語意不完矣。純一案御覽八百二十作吾伴問。九百六十五作吾伴問子。類聚兩引作吾伴問子耳。並無何為對三字。然引文從略、不盡可據。蘇說義長。劉云對下脫晏子對三字、是也。今據御覽八百二十引、補於下。晏子對曰、嬰聞之。文選注及御覽兩引、並無之字。類聚八十五無、八十七有。釋史同。詳問者亦詳對之也。文選注作伴問者伴對也。御覽九百六十五同文選注、惟也作之。又八百二十、及類聚八十五、均作伴問者亦伴對之。類聚八十七及釋史同。惟並無之字。元刻注云、此並下一章、語類併而義無所取。故著於此篇。孫云、已上七章。據沈啓南本、吳懷保本、增入。盧云、吳本缺此章。

景公問天下有極大極細晏子對第十四盧云、吳本作四十一。

景公問晏子曰、問、太平御覽九百二十七引作謂。天下有極大物乎。物字舊脫、據御覽補。晏子對曰、御覽無晏子二字。

有。句。北溟有鵬。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古音諸七與引此、雲天諧。尾偃天間。說文偃、躍啄北

海。說文啄、鳥食也。頸尾咳于天地。咳御覽作該。然而廖廖乎不知六翮之所在。舊脫北溟有鵬句。乎字倒著

然而上。王云、自足游浮雲以下六句、皆指鵬而言。今本脫去鵬字、則不知為何物矣。太平御覽羽族部十四鵬下引此、作鵬足游浮雲云云。則有鵬字明矣。又案頸尾咳于天地乎。乎字本在下句廖廖下。廖廖即廖廖、曠遠之貌也。故曰廖廖乎不知六翮之所在。今本乎字在上句天地下、則文義不順。御覽引此、乎字正在廖廖下。純一案王說是而義未盡。此文本作北溟有鵬、與東海有蟲對文。莊子逍遙遊篇、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也。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列子湯問篇文同。列子並以焦螟與鵬對舉。大旨與此全同。則本文當作北溟有鵬明矣。今本脫去、王僅補

一鵬字、語意仍未完足。今並據以增訂。古音

語四之上聲引此、海在諧。孫云、咳與闕通。

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者字舊脫、據文選鶴鶴賦注補。孫云細、

藝文類聚作小。純一案類聚見九十七。晏子對曰、有。句。東海有蟲。孫云蟲、今本作蠱。據文選注藝文類聚改。純

名曰焦螟。四子。巢于蟲睫。孫云、蟲文選注作蚊。俗字。純一案御覽九百五十一、作生於蚊睫。謹說文作蚊。目旁毛也。再乳再飛。而蟲不

為驚。孫云、藝文類聚作飛乳去來。而蚊不驚。純一案文選七命注。同孫見類聚。明王元貞校類聚、作再乳而飛。蟲不為驚。御覽作再乳而飛。蚊不為驚。臣嬰不知

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孫云、列子湯問篇、江浦之閭生廢蠱、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此一案例聚冥作類。文選鰓鰒賦注、作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鰓螟。御覽作臣嬰不知名、東海耆老、命曰鰓螟。驚名冥爲韻、古音諸十青引此。

莊公圖莒國人擾給以晏子在迺止第十五

盧云、吳本作四十二。

莊公闔門而圖莒國人以爲有亂也皆操長兵而立于衢間。

衛字舊脫、從王校據下文補。黃云、

元刻操作標。下同。王云、衢間、當衢之闕也。

公召睢休相

孫云、姓睢名休相。

而問曰寡人闔門而圖莒國人

以爲有亂皆操長兵而立于衢間。

操舊作標、孫云、標當爲標。此一案例、持也。得、擊也。又磨也。義不及操字妥適。今改從上文一律。

元刻並作標、皆操之形誤。

奈何休相對曰誠無亂而國人以爲有、

人字舊脫、據上文增。則仁人不存。無

素孚民望之仁人在此、無以安其心故。問下十二章曰、晏子仁人也。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觀此益信。

請令于國言晏子之在也公

曰諾以令于國孰謂國有亂者晏子在焉然後皆散兵而歸。

皆知晏子能安國故。

君子

曰夫行不可不務也晏子存而民心安此非一日之所爲也。

黃云、元刻脫非字。

有所

以見于前信于後者。

舊無有字、語意不完。今校增。

是以晏子立人臣之位而安萬民之心。

元刻

注云、此章特以晏子而給國人。故著於此篇。

晏子死景公馳往哭哀畢而去第十六

盧云、吳本作四十三。

景公游于菑。

孫云、太平御覽作臨菑。說苑作菑。郡國志平昌有菑鄉。韓非作游少海。蘇云、治要無于字、菑作臨。此一案例刻御覽四百八十七作游臨菑。文選諸儒碑注作菑。

齊安陸昭王聞晏子死。

孫云、死御覽作卒。蘇云、治要同。此一案例說苑亦作卒。

公乘修輿服繁組驅之。

孫云、說苑作乘輿

素服、釋而驅之。文選注作公擊驛而馳。按韓非作趨駕煩且之乘。則繁組、馬名。煩繁、且組、聲相近。說文駟、壯馬也。一日馬駟駟也。文選注作擊驛。形相近、字之誤耳。蘇云、治要作公乘而

驪。孫詒讓云、考工記與人云。飾車欲侈。此景公意欲急行、不在車之侈弁。竊疑晏子本文、當作公侈乘輿。古从躬从多之字、聲近通用。周禮樂師趨以采齊。鄭注云、故書趨作夥。鄭司農云夥當為趨。書亦或為趨。趨俗書亦或作夥。並其證也。此侈即韓子之趨、言催促令急駕乘輿也。繁駟煩且、義亦難通。說苑宋本作乘駟。文選注引亦作夥。疑繁駟之駟、亦即夥之形誤。這一案胡刻仿宋文選、兩引並作繁駟。海錄軒本、並作擊駟。此文乘侈輿、當依孫校作侈乘輿為是。

舊作而因為遲。孫云、說苑、文選注、太平御覽、俱作自以為遲。蘇云、治要同。此一今據改。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遽。孫云、選文選注作驟。太平御覽作遠。此一案說苑、治要、並作速。胡刻仿宋文選兩引、并作知不如車之驟。案古今注卷下、曹真有駟馬。名為駟駟。言其馳驟、如烈風舉帆之疾也。音義引作駟、誤。海錄軒本文選、並作知不如車之駟。案駟廣韻、玉篇、並云疾也。則又乘。文選兩引、並有之字。比至于國者。說苑治要並同。文選兩注並御覽、均作比。四下而趨。行哭而往。至伏尸而號。舊說至字、孫云、尸說苑作屍。王云、案伏尸至國而往、向未至也。則至字必不可少。說苑君道篇、及羣書治要、太平御覽人事部百二十八、並作至伏尸而號。文選諸篇碑注、齊安陸昭王碑注、並作至則伏尸而哭。此一今據補。御覽五百四十九引尸作屍。日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言事無巨細皆見責。寡人猶且淫佚而不收。

收、歛也。小怨罪重積于百姓。今天降禍于齊。蘇云、治要有國字。此一案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夫。孫云、文選注作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非外儲說、說苑君道篇、用此詳見經傳釋詞。說苑作矣非。御覽四百八十七、作社稷危矣。百姓誰告。雖無將字、而義正同。謂晏子既沒。百姓疾苦。將誰告而誰拯之。文選兩注、均因省去上文日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云云。於此作百姓誰復告我惡邪。失其百姓無告之旨。不可從。韓非外儲說左上、文與此異。錄之以備參稽。齊景公游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晏疾甚。且死。恐公後之。景公遽起。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煩且之乘。使驛子韓輻御之。行數百步、以驛為不疾。奪轡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驛子韓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元刻注云、此並下二章。皆晏子沒後景公追懷之言。故著于此篇。蘇云、治要此下接晏子沒後十有七年云云。載此在雜下篇。

卷八 外篇不合經術者第八

二一七

晏子死景公哭之稱莫復陳告吾過第十七盧云、吳本作四十四。

晏子死。景公操玉加于晏子屍上。舊脫屍上二字、從孫校。按御覽五百四十九增。而哭之。涕沾襟。御覽作涕下沾衿。

孫云、爾雅釋器、衣皆謂之襟。

章子諫曰、非禮也。公曰、安用禮乎。昔者吾與夫子遊于公阜

之上。阜舊作邑、從盧校改。一日而三不聽寡人。今其孰能然乎。諫上十八章云、昔者從夫子而

今誰責寡人哉。吾失夫子則亡。無以自存。何禮之有。免而哭。免冠而哀盡而去。孫云、太平御覽

哀盡、哀畢也。上章標題云哀畢而去。是其證矣。御覽非。純一案哀盡、盡哀、其義一也。

晏子沒左右諛弦章諫景公賜之魚第十八盧云、吳本作四十五。

晏子沒十有七年。黃云、盧校段下有後字。純一案史記齊世家、景公四十八年晏子卒。後十年景公薨。此云晏子沒十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未知孰是。七或式之形

誤。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孫云質、射質也。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

播弓矢。播、棄也。弦章入。公曰、章。此下各本俱缺。元刻作吾失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

諸人言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章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受。文止此。此由後人按御覽九百三十五引晏子補入。孫本作自晏子沒後。不復聞不善

之事。弦章對曰、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則黃。食蒼則蒼是也。公曰、善。吾不食諸人以言也。以魚五十乘賜弦章。章歸。魚車塞塗。撫其御之手曰。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

故過失不掩之。今諸臣諛以干利。吾若受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晏子之遺行也。音義云據御覽增。王云、孫所增文。乃雜取諸書補入者。不足為據。因

錄元刻。又以羣書治要、及御覽四百二十六所引補之。俞云、王補洵較孫刻為備。惟此文實見於說苑君道篇。治要及御覽所引均不全。因錄說苑。補王引所未及。純一案諸引莫備於說苑、今從俞校

補。自吾失晏子于今十有七年。治要有矣字。未嘗聞吾不善。吾下舊衍過字、據治要及御覽九百三十五引刪。

今射出質而唱善者若出一口。治要無而字。若作如。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肯也。知不

足以知君之不善。治要無之字。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治要無之字。然而有一焉。臣聞之

治要無之字。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御覽九百三十五、作君好臣服。君嗜臣食。服食爲韻。古音諧一韻引此。夫

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孫云、藝文類聚、作食黃即身黃。食蒼即身蒼。鮑一案類聚見卷九十七。御覽九百四十八同。治

要無夫字、及兩則字。黃蒼爲韻。古音諧十六庚引此。君其猶有諂人言乎。治要諂上有食字、人下有之字。公曰、善。治要引止此。載雜下。今

日之言。章爲君。我爲臣。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章歸。歸上二字舊脫、據御覽

四百二十六。魚乘塞途。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昔者晏子

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御覽四百二十六、作故天下稱之。今諸臣諂諛以干利。故出質而唱

善。如出一口。今所輔于君。未見于衆。而受若魚。若、此也。是反晏子之義。而順

諂諛之欲也。固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孫云、說苑君道篇用此文。

盧云、與本此章。

國學名著

經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論語	學庸	孟子	詩經	書經	易經	禮記	春秋三傳
正史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編年史	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 (以上景印)
史評	史通通釋	文史通義	諸子學	老子	莊子	墨子	荀子
理學	宋元學案	明儒學案	韓非子	論衡	文集	文選	古文辭類纂
詩歌	楚辭	古詩源	十八家詩鈔	駢體文鈔	詞曲	詞綜	元曲選
小說	水滸傳	三國演義	紅樓夢	儒林外史	老殘遊記	文學批評	文心雕龍
	詩品						

◀ 印精版字古仿用 書各列上 ▶

世界書局發行

仿古
字版
晏子春秋校注

張純一校注

晏子春秋。以湖北局之元本。浙江局之孫本。二本並稱最善。本書以元本爲主。輔以孫本。參考孫盧黃藏諸本。並江南圖書館藏明活字本。料簡短長。凡一字可疑者。必反復審校。誼求其安而後已。

晏子向無注本。今以其文章可觀。義理可法。允宜推行於世。除甄錄舊注外。間附注者張君己意。

張君注是篇。稿經五易。寒暑兩更。搜檢原書。詳加尋討。其校勘之苦心有足多矣。

精裝一冊

價洋八角

寄費掛號
一角三分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印刷

晏子春秋校注 (全一册)

注意

本館訂於廿五年七月
份新訂書目為準

定價大洋八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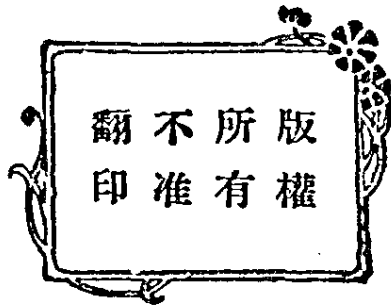
(外埠酌加運費隨費)

著者 張純一

發行者 陸高誼

印出 刷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